

## 楔子

凄风！苦雨！

地惨！天愁！

一个怪异的行列，沿着虚悬岩壁的羊肠小径，走向巫峡边缘“钓鱼矶”。

钓鱼矶——一个半亩大小的平台，下面湍急澎湃的江流。

这行列，的确够惹眼，说它怪异并不为过，四个劲装少年，扛着一口红漆大棺木，走在最先，后面两个侍婢模样的少女，挽扶着一个二十左右美若天仙的少妇，亦步亦趋，少妇面色灰败，钗环不整，翠黛深锁，步履蹒跚，手中抱着一个箱再后面，是数十个老少男女俱全的武林人，一个个面露诡秘贪婪之色。

矶上，已有人等候，人数不下于二千。

上得平台，四个劲装少年把棺木放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墓穴边，然后垂手傍棺而立。

手抱黑箱的少妇，目射怨毒之光，一扫围上来的人群，然后向四少年道：“下葬！”

“且慢！”

随着这一声震耳欲聋的沉喝，一个锦袍老者，越峰而出。所有在场的武林人，齐齐面露骇色，目光全集中在这锦袍老者身上。

手抱黑箱的少妇，凄厉地道：“武林一君、先夫惨遭阴谋暗算，难道阁下还不肯放过尸体？”

“武林一君”诡秘一笑道：“甘夫人，今天在场的武林朋友，差不多都是尊夫生前结有梁子的人，如果夫人不愿尊夫破棺碎尸的话……”

“怎么样？”

“请把那物件交与老夫，或说出藏处……老夫保证没人敢手抱黑箱的少妇，娇躯晃了两晃，厉声道：“办不到！”

“夫人别忘了尊夫已练就金刚不坏身手，他的死……嘿嘿……恐怕其中……”

人群之中，起了一阵骚动，每个人的面上，有不同的表情。

“武林一君，你说这话的目的何在？”

“只是提醒夫人一下而已！”

“你卑鄙险毒的心思，骗不了三岁孩童！”

“夫人自己考虑后果吧！”

“哼！后果，谁敢一动棺木……”

“如此，恕老夫不敢干犯众怒！”

说着，退了开去。

就在“武林一君”退开之际，数条人影，迫近了棺木。

手抱黑箱的少妇，厉叫一声，一掌扫向了那迫近棺木的人影，这一击，大有石破天惊之势，狂风卷处，惨嚎倏起，数人之中，已有三人被震得飞泻而出，坠入滚滚江河。

而少妇也在这掌击出之后，芳容惨变，连退数步，两个侍婢模样的少女，急忙扶住，一股血水，从裙下顺腿流了一地。

这情景，使所有的在场者为之一怔。

随着，暴喝之声，乱成一片，所有的人一涌而上，扑向那具红漆棺木，

四个抬棺木的劲装少年，齐发一声厉吼，出手硬攻。

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于此展开。

少妇目眦欲裂，张口喷出一口鲜血，娇躯摇摇欲倒。

这一场搏击，结束得很快，只刹那工夫，地上已积了十多具尸体，四个劲装少年，也在其中。

棺木被打开了，一个面如冠玉的青衣人，静静地躺在棺中，掌风，指风，全集中向那棺中的尸体卷射。

棺木成了碎片，尸体被卷得不停翻腾……

“各位适可而止！”

发话的是那身着锦袍的“武林一君”，声音不大，但震耳如割。

人潮随着喝声，退了开去。

少妇被两侍婢架扶着，目眦尽裂，凌厉怨毒之状，令人不寒而栗。

“武林一君”面含阴残笑意，一挥手，立即有四个黑衣老者，大步走向尸前，一阵检视搜摸，然后退了回去，其中之一躬身道：“禀圣君，无发现！”

少妇口里突地发出一阵歇斯底里地狂笑，笑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笑声中，移步向人圈走去，人群下意识地向让开了一条路，少妇径自走到台边。

两个侍婢，花容惨淡，紧随在后。

“武林一君”老脸一变，弹身即扑，这一扑之势，可说快过电光石火……

同时数十条人影，也相继扑出……

也就在“武林一君”弹身的同时，少妇已脱手掷出了那黑箱。

“武林一君”凌空一抓，毫厘之差，没有抓中，黑箱已坠入滚滚波涛之中。

少妇蓦地回身，双掌一推一带，惊叫声中，两侍婢被推落江流。

然后，回身一扫群豪，咬牙切齿地道：“各位可以满意了！”

说完，拖着踉跄的步子，折回场中。抱起死尸，放入墓穴，悲呼一声，横掌拍向自己的天灵。

“阻止她！”

惊呼挟着喝声而起……

“噗”血光迸现，少妇天灵尽碎，尸身倒仆入墓穴之中。

于是——

“钓鱼矶”起了一座巨坟，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玉面无敌甘祖年夫妇之墓。”

于是……

## 第一章 恐怖葬礼

一溪如带，上面映着一条红木板桥。  
翠竹成阴，映着紫姹嫣红的花树。  
花竹掩映之中，隐约露出一角竹篱茅舍。  
时方近午，云淡风清。  
这情调多么富于诗情画意。

一个村家装束的少年，肩上负着一袋米，手中提着一篮酒菜，健步如飞，跨过板桥奔向那间茅屋。

这少年虽是一身材俗打扮，但却生得剑眉星目，俊逸超凡。

“爸！”

少年高叫一声，推开了虚掩着的门扉。

“碎！刷……”

酒菜米饭，散了一地。

草堂之中，横陈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死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

少年面如死灰，身形摇摇欲倒。

久久之后，才暴喊一声：“爸爸！”扑到尸身之上，放声痛哭起来，哭声，使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仙居，蒙上了一层惨雾愁云。

声嘶了！

泪尽了！

眼角渗出了血水。

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竟然惨遭横死。

谁是凶手？

谁……

我要报仇……

少年歇斯底里狂喊着，眼中射出复仇的火花，恨毒在血管中奔流，尸身上的血，把他染成了一个血人。

倏地——

少年止住悲嚎，目射奇光，一不稍瞬地注视着地上。

他父亲右手放处，现出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迹！

黑箱……易斌……

以下是一横，手指还捺在那横上，显然他父亲在未断气之前，拼聚残余力量，在地上留字，而仅写了黑箱易斌完整的字，一口气接不上来，死了。

黑箱，黑箱，是什么？父亲生前从未提起过……

少年喃喃地自语着，心念转到了易斌两个字。

易斌，易叔叔，“圣剑飞虹易斌”，未来的岳丈，与父亲是金兰之交，难道杀死父亲的凶手会是……

想到这里，不由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全身一阵股栗。

黑箱？

易斌！

这岂非说明了杀人的凶手是“圣剑飞虹易斌”，而关键却在那黑箱，但于黑箱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待见到了易斌，真相自然大白。

父仇不共戴天，他虽是自己未来的岳丈，这仇岂能不报！

“易斌呀，易斌，我周靖若不杀你誓不为人！”

复仇的火焰，替代了锥心痛楚，他恨不能立刻手刃仇人，于是，他就在中堂之内，埋葬了他的父亲，悲声祝祷道：“父亲，靖儿替您报仇去了，安息吧！”

他含悲忍泪，拜别了父灵，背起他父亲惯用的兵刃霸王鞭，反锁上门，取道直扑“圣剑飞虹易斌”的居处“枫林渡”。

经过一日夜不息的奔驰，第二天晨早时分，周靖来到了枫林渡口。

枫林深处，一栋红砖小屋在望。

周靖咬了咬牙，把霸王鞭掣在手，向小屋扑去……

“易斌，纳命来！”

那声音充满了怨毒，令人听了为之下寒而栗。

声方入室，眼前的景象使他愕然怔住。

厅中椅碎桌裂，地上血迹斑斑，似乎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拼斗，但却不见半个人影。

周靖怔了片刻之后，再度厉声喝道：“易斌，滚出来！”

就在此刻，身后突地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靖哥哥，你怎么……”

周靖全身象触了电似地一震，陡地回身，入门处，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正是他的未婚妻易秀云。

易秀云以下的话，被周靖面上所呈现的恐怖杀机止住了。

周靖面对未婚妻易秀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双方骇然凝视片刻之后，易秀云惊异地道：“靖哥哥，你这是做什么？”

周靖猛一咬牙，恨恨地道：“报仇！”“报仇！”

“不错！”

易秀云粉腮骤变，退了一个大步道：“报什么仇？”

“杀父之仇！”

“什么？周伯伯他……”

“死了，全身都是剑孔，你父亲手段够狠，心肠够毒！”

易秀云再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你说我爹爹是凶手！”

“他是的！”

“不可能！”

“为什么？”

“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家！”

周靖冷笑了一声道：“那是死人说了谎？”

易秀云粉面倏笼寒霜，激动无比地道：“靖哥哥，你……你是怎么了？”

“我很正常，家父已死，他不会说谎，他在临死前在地上留字指出了凶手，我只要报仇！报仇！”

说到最后一句，向空一挥霸王鞭，竟是声泪俱下。

易秀云大声道：“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我爹爹寸步未离家门……”

周靖铁青着面孔道：“现在人呢？”

“他……他老人家……”

“怎么样？”

“昨晚我打鱼归来，屋中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他……失踪了，至今未归！”

周靖再度扫了现场一眼，心念数转，倏地哈哈一阵狂笑道：“我不是三岁小孩那么容易受骗，他逃不了，也躲不了，无论上天入地，我周靖誓报此

血仇。”

“住口！”

“哼！”

“周靖，你说，周伯伯留了什么字？”

周靖想起父亲倒卧血泊的惨状，心里又是一阵剧痛，星目怨毒之气更浓，咬牙切齿地一字一句道：“黑一箱一易一斌！”

易秀云骇怪无已地道：“黑箱？”

“不错！”

“什么黑箱？”

“那得问你父亲”。

“等他老人家回来我会问明白这件事的。”

“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告诉你他失了踪，我……”

“哼，有这样巧的事！”

“你以为我骗你？”

“可能！”

这句话可伤透了她的芳心，厉声道：“周靖，你真正的目的何在？”

“报仇，血债血还！”

“衡情度理，这完全不可能，而且我们的关系……”

周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易斌与父亲是金兰之交，自己与易秀云已经订了婚约，是未婚夫妇的关系，但转念一想，这又算得什么，人在利害冲突之下，何事不可为，当下一横心道：“易秀云，我们的婚约就此解除！”

易秀云如中雷击，花容惨变，蹬蹬蹬连退数步，语不成声地道：“你……你……你说……什么？”

“解除婚约！”

易秀云发出了一阵凄厉而疯狂的笑声，久久，才道：“周靖，你不要忘了今天你加诸我的侮辱，好的，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现在你与我滚！”

两串泪珠，终于滚下她的粉颊。

周靖也不由侧然，他本意并不希望如此，然而事无两全之策，他不能不报父仇，自然不能娶仇人之女为妻，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悲剧。

易秀云再次厉声喝道：“周靖，你与我滚！”

“可以，你说出你父亲藏匿之所……”

“哼！藏匿！周靖，凭你在他老人家剑下走不出三招！”

周靖生性高傲，更何况此时恨满胸膛，寒声道：“如果我不死在他剑下，他必亡身在我鞭下！”

“你走是不走？”

“不走！”

“呛！”的一声清啸，寒芒耀眼，易秀云已掣出了长剑。

这对未婚夫妻，在刹那之间，竟成了生死冤家。

周靖紧了紧手中霸王鞭……

易秀云凝注了周靖片刻，忽地发出一声凄怨的叹息，还剑入鞘，掩面急掠而去，眨眼之间，消失在枫林之中。

周靖愕然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心里感到一种幻灭的悲哀。

一对通家之好，自幼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妻，就这样地分开了！

是人为？

是命运？

终于，周靖的情绪重又被仇恨所控制，他进入房间逐一搜索，毫无端倪可寻，恨恨地又转身出来……

暮然——

他目光触及中堂壁角的墙上几个淡淡的字迹，走近一看，不由心头巨震，一阵毛骨悚然，那字是以剑尖在仓促之间刻成，赫然是：“黑箱周物武君”六个字。

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

显然又与“黑箱”有关，从字面解释，可能是黑箱系周家之物，但武君两字又作何解说，是人名，还是……

这字看来是易斌所留，他号称“圣剑飞虹”剑术造诣相当精深，如果在交手之间，在壁上刻字并非难事。

从现场判断，确实是经过一番打斗。

可是对方又是什么样的人物？

易斌留这几个字的用意何在？

是故布疑阵？抑是……

周靖满头玄雾，想不出其中道理。

如果一切属实，那问题仍然是在黑箱。

脑内灵光一现，他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易斌在杀害挚友取得黑箱之后，黑箱又被人所夺，而这出手的，必是什么“武君”的人。

问题至此，变成了扑朔迷离，令人莫测。

如果易秀云在此，也许能查出些线索，但她走了。

周靖对着那六个谜样的字呆呆地发愣。

只有一点，他仍坚信易斌是杀父的凶手。

“易斌，你逃不了，我总有一天会把你碎尸万段……”

周靖恨毒至极地自语了一句，转身……

突地——

一个冰冷但不失娇脆的声音道：“别动！”

周靖不由毛发俱竖，来人欺到身边而不被自己发觉，那人的身手实属骇人听闻，一呆之后，道：“阁下何方高人？”

那冰冷而又娇脆的声音道：“这个你可以不必问，现在回答我的问话，记住不许回头！”

周靖骇然道：“不许回头？”

“嗯！”

“为什么？”

“回头必死！”

周靖闻言之下，不由怒气横生，冷笑了一声道：“只怕未必？”

“你想死的话无妨试试。”

冷哼声中，周靖身形电疾前飘五尺，掉转身形，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面前，是一个奇丑绝伦的黑衣女子，粗眉细眼，塌鼻掀唇，发乱如草，那容貌，真要使人作三日之呕。

黑衣丑女目中陡射杀光，冷厉叱道：“你死定了。”

那声音令人听了不寒而栗。

周靖下意识地退了...个大步。

黑衣丑女带杀的目光有若闪电，直照在周靖的面上，良久才冷凄凄地道：“霸王鞭周公铎是你什么人？”

周靖面色一惨，咬牙道：“那是先父！”

“你为了黑箱而来？”

周靖这一惊非同小可，这黑衣丑女怎么也知道“黑箱”，“黑箱”到底包含了什么秘密？心念未已，只听黑衣丑女沉声一喝道：“有人来了！”

周靖又是一震，自己毫无所觉，而黑衣丑女竟然察知有人到来，只这眨眼之间，黑衣丑女已如幽灵鬼魅般地消失不见。

当下一按心神，飘身出了屋门。

眼前一花，四条人影，如枯叶般了无声息地泻落地面。

周靖举目一扫来人，几乎失声惊叫，来的赫然是四个面无人色，身着孝袍的怪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僵尸来得恰当些。

四个僵尸怪人，落地之后，半言不发，僵直地站在当场。

周靖忍不住喝问道：“四位何方高人？”

四僵尸连目光都不会转动一下，恍若未闻。

周靖不由寒气大冒，再度喝道：“四位来意如何，若再装聋作哑……”

一阵怪笑，震耳传至。

周靖更加震惊莫名，想不到枫林渡会来了这么多武林人，但不知……

怪笑声落，声中已多了一个黑袍皂靴狰狞如鬼的老者。

黑袍老者双目青光闪闪，望着周靖狞声一笑道：“小子！叫易斌出来见老夫！”

周靖心念一转，道：“阁下又是为了‘黑箱’而来？”

“嘿嘿嘿，不错！快叫易斌出来！”

“你自己不会叫？”

“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竟敢顶撞老夫？”

周靖没好气地道：“你算什么东西，大刺刺的指使别人？”

“黑风怪，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黑风怪老脸一沉，越显狰狞可怖，阴森森地道：“小子，你人小胆子可不小，嘿嘿，老夫让你见识一下，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说着，向四僵尸怪人之一挥了挥手。那僵尸怪人只一闪，便到了周靖身前，枯枝似的手爪，一抓而出，这一抓之势，不但快逾电奔，而且奇奥绝伦。

周靖不由怦然心惊，划身弹退八尺……

僵尸怪人枯瘦的乌爪原式不变，如影随形般抓至。

周靖在退身之际，一抖手中霸王鞭，一招“遮天蔽日”，幻起一片鞭幕，把门户封闭得缝隙不透。

怪人一变式，右手抓鞭，左掌斜里劈出。

这一抓之势，奇诡厉害已极致，周靖被迫得连连退步，毫无还手之力。

怪人一招得势，怪招跟着出手。

周靖冷哼了一声，抢鞭反击，一口气挥出了一十八鞭之多。

他父亲“霸王鞭周公铎”，名震天南，周靖自幼受其熏陶，已尽得真传，只是功力火候较差而已，这一展开反击，其势也相当惊人。

转眼之间，双方交换了十个照面。

暴喝声中，周靖鞭势再变，“风云变色”，“孽龙倒海”，“旋乾转坤”，霸王鞭三绝招以骇电奔雷之势，罩身击向了对方。

“砰！砰！砰！”

僵尸怪人连中三鞭，身形连摇急摆，但，却连哼都不哼一声，出手如故。

周靖不由亡魂大冒，这霸王鞭三绝招是他所学最凌厉的三招，而且那三鞭即使是石头也得被击成碎片，僵尸怪人竟然夷然无损……

但觉虎口一震，鞭梢已被对方抓住，另一只手也同时被扣。

他这一急，确实非同小可。

“黑风怪”一声怪笑，道：“放开他！”

那僵尸般的怪人一松手退回原地，与另三人站在一起。

周靖羞怒交迸，恨恨地道：“黑风怪，记住这笔账！”说着，手中鞭朝背上一插，转身便走……

“小子、你还想走？”

暴喝声中，黑影一晃，“黑风怪”已横拦身前。

周靖一咬牙道：“你准备怎么样？”

“小子，你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哼，你讲！”

“一条路，拜老夫为师！”

“你在做梦！”

“黑风怪”老脸一寒，狰声道：“第二条路就是死！”

周靖连退三步，双掌蓄势，栗声道：“黑风怪，你出手吧！”

“你真的想死？”

“恐怕你办不到？”

“那你无妨试试看！”

看字尾音未落，手爪已电抓而出，周靖连转念愿的余地都没有，右腕已被对方扣住，一道劲流，顺腕而上，立时全身酸软，真力尽散。

“黑风怪”掉头向四个僵尸般的怪人道，“进屋一搜！”

四怪人声息全无地向屋中扑去。

“黑风怪”才回头向周靖道：“小子，你答应不答应做老夫的传人？”

“办不到！”

“砰！”一条人影，从门内飞泻而出，栽倒在地，紧接着又是一条，两条……先后四条飞栽地面，赫然是扑向小屋门的四个僵尸。

僵尸怪人似乎不知痛楚，既不吭，也不哼，齐齐一跃而起，作势……

“黑风怪”狰狞的面孔一沉，一挥手道：“退开，看住他！”

语声中，松开了手，缓缓向屋门走去。

四僵尸怪人齐齐收势，退开支外，各占一个方位，看住了周靖。

周靖傲气天生，明知难以脱出四怪人之手，但仍大踏步向外闯去……狂贱怒卷，四怪人挥手之间，周靖被迫回了原地。

“黑风怪”这时已欺身到了小屋门前。

倏地——

屋内传出一个冰寒的喝声道：“黑风怪，你给我站住！”

周靖听得出那声音是发自那黑衣丑女之口。

“黑风怪”不期然地止住了脚步，狰声道：“屋内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黑箱’与此间主人‘圣剑飞虹易斌’一齐失踪，你带着那四具行尸快滚吧！”

“黑风怪”一代巨魔，岂能吃得下对方这一套，一声怪笑道：“好大的口气，老夫还是第一遭听到有人敢如此对老夫说话，报名上来？”

“你不配！”

“嘿嘿嘿，老夫倒是要看看……”

“你找死！”

喝话声中，一个奇丑的黑衣女子，在门内现身。

“黑风怪”面色大变，蹬蹬蹬退了数个大步，脱口道：“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四字出口，使在一旁的周靖心头巨震，想不到这黑衣丑女就是十多年来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女煞星“恨世魔姬”，十多年来，死在她手中的武林人，数以百计，但有一个特点，就是被杀者差不多全是年青高手。

“恨世魔姬”再次道：“你滚是不滚？”

“黑风怪”心中虽骇凛不已，但他也是赫赫有名的厦头；如果说滚就滚，这口气无论如何也憋不下，同时，他来此是有所为的，焉能甘心就此一走，当下色厉内在地道：“恨世魔姬，你未免欺人太甚？”

“哈哈！黑风怪，本人向来不问交情是非，逆我者死！”

“黑箱已被你得手了？”

“放屁，我刚才不是说连同屋主人一齐失踪了吗？”

“哼！这话老夫信得过，恐怕……”

“怎么样？”

“其他的武林朋友信不过！”

“恨世魔姬”掀唇一咧、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道：“黑风怪，现在我要你滚！”

“如果不呢？”

“那就连你手下的四行尸一起留在此地！”

声音中充满了恐怖杀机，令人听了不寒而栗。

“黑风怪”惊悸地退了一步，怒目注视了“恨世魔姬”片刻，终于回过身去，向四行尸一挥手道：“带人走！”

四尸之一伸手抓向了周靖，快得几乎肉眼难辨。

周靖惊觉之时，已被对方抓个结实。

“慢着！”

“恨世魔姬”冷喝一声，闪身出屋。

“黑风怪”狞声道：“怎么样？”

“把人留下！”

“老夫已看中了他要收做传人。”

“我要你把人留下！”

“黑风怪”一窒之后，面上掠过一抹阴残的笑意，跨前数步，一把抓过周靖，向前一推，道：“人在这里，后有期！”

声落，人已在十丈之外，四尸也跟着弹身，眨眼而没。

就在“黑风怪”一行五人消失之后，周靖身形晃了两晃，仆地栽倒。

“恨世魔姬”惊得一怔，随即冷笑数声道：“黑风怪，你竟敢在他身上施手脚，这笔帐将来一定要结！”

自语声中，走近周靖身前。凝视了半晌，突地发出一声凄怨的叹息，伏

下身去，用手一探穴脉，不由恨声道：“好厉害的手法，竟然封闭了他的阴维十四穴！”

随即伸指疾点周靖数处重穴，然后附掌于“天突穴”，迫入一股真气，另一手来回轻点阳维脉，所属的三十二穴……

半个时辰之后，被封的“阴维脉”十四穴逐一冲开。

周靖站起来，向“恨世魔姬”深施一礼道：“谢过前辈援手之恩，将来必有以报！”

口里说着，心里却大感疑惑，她原先明明要杀自己，怎么反而又救自己？

“恨世魔姬”冷冷地道：“谢大可不必，我本来要杀你，现在我不杀你了，在我未改变主意之前，你赶快离开……”

周靖倒吸了一口凉气，道：“那是另一回事，晚辈恩怨分明。”

“快走！”

“前辈为什么要杀人？”

“我恨透世上所有的人！”

“为什么？”

“这不是你该问的话！”

周靖心念一转，道：“黑风怪曾说前辈已得到了‘黑箱’

“你相信？”

“这个……”

“你叫什么名字？”

“周靖！”

“好，周靖，听着，‘黑箱’确实已随易斌失踪，信不信由你！”

“晚辈相信！”

“你可以走了！”

“晚辈有一事请教。”

“你讲？”

“什么是黑箱？”

“噫，你不知道？”

“不知道，先父因此而兀，但晚辈却不知道‘黑箱’为何物！”

“你来此为何？”

“一来报父仇，二来‘黑箱’既是先父遗物，自然要追回！”

“找谁报仇？”

“易斌！”

“你错了！”

“为什么？难道……”

“杀死你父亲‘霸王鞭周公铎’的并非‘圣剑飞虹易斌’

周靖大感骇然，栗声道：“不是他？”

“不是！”

“何以见得！”

“你父是被一种邪门掌功震断心脉，身上剑孔仅是故布疑阵，以我所知，易斌并未练有这种邪门学功，而且他的功力修为也办不到一掌震死一个一流高手的地步！”

周靖不由机伶伶打一个冷噤，道，“可是先父留字……”

“我也是见了留字而来，也许其中另有蹊跷，掳走易斌的人，功力极高，

半步之差，我追了两个时辰没有追上！”

周靖不由大惊失色，以“恨世魔姬”的盖世身手，竟然追不上那劫走易斌的人，功力岂非是不可思议？

照此看来，未婚妻易秀云的话不假！……

陡然，他想起自己一时不察，和易秀云解除婚约，这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错误，岂非要由此而遗憾终生，登时愧悔交加，冷汗洋洋而出，他忘其所以地大叫：“我要找到她，向她解释，请她原谅！”

“她是谁？”

周靖痛苦地皱了皱眉道：“易斌的女儿易秀云！哦……还有

“还有什么？”

“屋内壁上也留得有字！”

“我看到了，要解开这个谜，必须找到‘武君’其人！”

“武君是个什么样的人？”

“武林中未听说过！”

“哦！这……”

“现在听我回答你的问题，十八年前，天下第一高手‘玉面无敌甘祖年’夫妇遇害，‘黑箱’落入江湖，据说甘祖年曾在无意中获得一部上古秘笈，练成了‘金钢不坏神功’，成为天下无敌的高手，这举世无双的秘笈，就藏在那‘黑箱’之中，所以十多年来，武林对这只‘黑箱’梦寐以求……”

周靖双目暴睁道：“那‘黑箱’又怎会落入先父……”

“十八年前，巫峡的钓鱼矶上，甘夫人被迫自决，把‘黑箱’抛入矶下的江流之中，也许令尊在无意中得到！”

“甘祖年既已修成‘金钢不坏神功’，何以还会被害……”

“这是一桩武林疑案！”

周靖心中思潮起伏如涛……

杀死父亲的凶手是谁？

是否与掳劫易叔叔的同是一人？

父亲和易叔叔的留字更加无法解释了！“黑箱……易斌”，“黑箱周物武君”，其关键何在？

那神秘人幼掳“圣剑飞虹易斌”的目的何在？

“黑箱”到底落入何人之手？

心念未已，只听“恨世魔姬”冰冷地道：“周靖，你可以走了！”

周靖望了对方奇丑绝伦杀机隐隐的面孔一眼，禁不住心生寒意，道了声“再见！”弹身就朝枫林小道奔去……

就在此刻——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厉喝。

周靖不期然地刹住身形，回头一看，登时惊喜莫名，返身扑回小屋之前。易秀云长剑横胸，怒目切齿地对着“恨世魔姬”。

周靖颤声高叫一声：“云妹！”

易秀云恍若未闻，口发厉喝道：“恨世魔姬，还我父亲命来！”

“恨世魔姬”冷森森地道：“你就是易斌的女儿？”

“不错！”

“谁告诉你我杀死你父亲？”

“黑箱既为你所得，难道你还不承认杀人？”

“你看到‘黑箱’！看到你父亲的尸体？”

“有人看到！”

“谁？”

“这你不必问，自然有人看到！”

周靖暗忖，这必是“黑风怪”受挫而退，故布流言，使武林中人群起而对付“恨世魔姬”，当下急声道：“云妹，这是误会！”

易秀云连头都不曾回，冷哼了一声，一抖手中剑，劈向了“恨世魔姬。”

周靖暗地叫了一声：“糟，这岂非以卵击石……”

“恨世魔姬”手一扬，易秀云长剑脱手飞上半空，人也蹬蹬退到一丈之外。

“丫头，念在你无知，饶你一命，快滚！”

易秀云粉腮一片惨厉之色，目眦欲裂地道：“女魔，姑娘我与你拼了！”

周靖大喝一声：“云妹不可！”

喝声中，易秀云已扑向“恨世魔姬”。

“找死！”

“恨世魔姬”冷哼一声，迎着易秀云的来势，划出一掌

周靖阻止不及，猛一弹身，从横里撞去，就空劈出一道如涛劲气。

“砰！砰！”两响，闷哼与惨号齐发，易秀云被周靖所发掌风，震得向斜里飘去，而周靖却正迎上“恨世魔姬”的一掌，登时口血迸飞，飞栽两丈之外。

易秀云见状，不由窒在当场。

周靖以手撑地，站起身来，一抹口边血渍，向易秀云道：“云妹，这是误会！”

易秀云不答周靖的话，怨毒的目光，再度射向“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丑脸之上抖露一片恐怖杀机，缓缓欺前一丈，向周靖道：

“周靖，你既然敢再回来，我非杀你不可！”

周靖咬牙道：“前辈，请求你放过她！”

“你自身难保！”

“但晚辈诚恳作此请求！”

“她是你什么人？”

“未婚妻！”

易秀云凄厉地道：“周靖，我的事不用你管，谁是你未婚妻！”

喝话声中，又一次扑向“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左掌一挥，一道如山劲气，暴卷而出，惨哼又传，易秀云的娇躯，应势倒泻而回，栽落三丈之外。

周靖心里一急，身形摇摇欲倒。

“恨世魔姬”左掌上扬，拍向周靖的脑门……

周靖此刻连闪避招架的气力都没有，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一声轻叹，“恨世魔姬”突地把掌力收回去。

周靖自认必死，这突然的转变，大出他意料之外，尤其那一声轻叹，充满了幽凄之情，令人心弦为之震颤。

她以嗜杀名丧江湖，为什么她下不了手？

她为什么叹息？

莫非她伤心人别有怀抱？

“恨世魔姬”猛一顿足，如一缕淡烟般飘逝，这奇丑绝伦的女魔，给他心灵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声娇哼传来，周靖目光一转，只见易秀云正面对着自己，粉腮之上，罩着一层难以言喻的复杂表情。

周靖满面歉疚之色，上前一步道：“云妹……”

易秀云粉腮一寒，打断了周靖的话道：“周靖，你为我挡了两击，我很感激你，这人情将来再还，至于你对我的侮辱，仍如前言，我一定要报复！”

说完，踉跄地奔向小屋……

周靖惶急的道：“云妹，你听我解释！”

“砰！”易秀云进入小屋，关上了门。

周靖怔怔地望着那两扇紧闭门扉出神，心里说不出是酸是苦。

归鸦噪晚，飞鸟投林。

夜翼覆盖了整个的大地。

周靖已整整站了两上时辰，高傲的性格，使他不屑于叩门求恕，终于，在一声长叹中，蹒跚地离开现场，晃眼投入夜幕冗沉之中。

就在周靖走后，小屋的门突然开了，露出一张梨花带雨的面庞。

顾盼之间，小屋已被包围在熊熊烈焰之中。

且说，周靖一路疾奔，离开了“枫林渡”。

傲气，使他离开，但内心之中，对未婚妻易秀云的歉疚，并未稍减，在行为与思想互相矛盾之下，痛苦更加尖锐了。

此次寻仇，使他体会到江湖的诡橘，和自己的功力根本微不足道。

踏着那无尽的官道，使他有前途茫茫之感。

江湖荡荡，何处觅仇踪！

他联想到如果“黑箱”之中，真的藏有所谓盖世秘复，而夺走“黑箱”的人，也就是杀死父亲，掳走易叔叔的那人的话，此仇恐怕今生难报了，按“恨世魔姬”说，那人的功力在她之上，若再让对方练就秘笈上的武功，报仇还有什么指望？

心念之中，不由大感气馁。

蓦地——

一阵令人心悸的异声，随风隐隐飘传入耳。

那声音沉闷而凄厉，像野兽临死时的嘶鸣，刺耳之极。

周靖不由怦然心惊，驻足倾听，那怪声却又忽然中止了。

正待举步，怪声又起，这回，他可听清楚了，怪声来自官道右侧的林野之中，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不自禁地调转方向，朝那片林野奔去。

入林之后，怪声又止。

周靖抱着一窥究竟的心，穿枝拂叶，朝林深处搜去。

突然——

一声重重的喘息，使他大吃一惊，循声望去，忍不住惊呼一声，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只见林空之间的一块五丈方圆的草地上，躺卧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双手按在胸前，在大声地喘着气，那人胸衣尽碎，胸前血肉模糊，有的地方已现出了骨头。

周靖怔了怔，走近前去……

那人口里突又发出怪号，双手不停地在胸前撕抓，血肉狼藉，厥状之惨，

令人不忍卒睹、

周靖大是不忍，暴喝一声道：“你疯了？”

喝声中，伸指疾点那人双臂“曲尺穴”。

怪人双手嗒然下垂，但身躯却在拼命地蠕动，面孔扭曲成了一个怪形，目中射出一种疯狂而又痛苦至极之色。

周靖骇然望着这副惨状，不知所措。

渐渐，那怪人平静下来，以一种乞怜祈求眼色望着周靖。

周靖伸手解了他被制穴道，这时他才看清这怪人竟然是个二十左右的美少年，只不知何以会落得如此惨状，当下一皱眉道：“阁下怎么回事？”

那怪少年似乎在尽量抑制痛楚，半晌，才颤声道：“我……我被人陷害，中了剧毒！”

“什么，中了剧毒？”

“是……的！”

“什么毒使得你撕胸裂肤！”

“子午毒……”何谓子午毒？”

“子不见午，每一个时辰发作一次，六个时辰死亡，发作之时，如虫钻心……”

“在下可有效劳之处？”

“我……中毒已深，至多再发作一次……神仙难救！”

周靖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惶然道：“难道没有解药？”

“有；但来不及了，远在百里之外！兄台上姓？”

“在下周靖！”

“小弟叫……甘江，有……一个不情之请……”

“甘兄请讲，小弟当尽力而为！”

“请你……替我报仇！”

周靖慨然道：“仇人是谁？”

“我的妻子！”

“什么，害你的是你的妻子？”

甘江黯淡的双目，陡射怨毒至极的光芒，咬牙切齿地道：“这贱人叫‘鬼女石兰花’……”

“你妻子会对你下毒手？”

“她……恋奸情热，伙同奸夫……”

周靖不由一阵热血沸腾，愤然道：“甘兄，奸夫是谁，你说，小弟我决替你手刃奸夫淫妇！”

甘江目眦欲裂地道：“奸夫是……唉，周兄盛情可感，你还是走吧！”

周靖讶然道：“甘兄怎的又改变了主意？”

“你我萍水相逢，我不能害你！”

“为什么？”

“恕小弟直言，那一双狗男女的功夫，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周靖豪气干云地道：“甘兄说出来听听看！”

“他叫‘盖世太保洪一民’，当代年青一辈中第一高手！”

“盖世太保洪一民？”

“不错！”

周靖不由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面露骇然之色，他虽不常走江湖，但

“盖世太保”之名，却是如雷贯耳。

“周兄，明白了吧？”

“不，甘兄，我决定为你报仇，虽然小弟功力浅薄，但天下无不成的事……”

“周兄，太不可能了，还是请你……”

周靖斩钉截铁地道：“不！小弟意已决，甘兄不必多言了！”

甘江眼中露出极感激之色，栗声道：“周兄，小弟我在临死之前，能认识你这么个朋友，虽死也瞑目了！”

周靖激动地道：“甘兄，你真无法……”

“没有救了，半个时辰之内，任何人无法往返百里之外，而且……”

周靖心里一沉，他自忖确实是难以办到的事。

甘江突地伸手从头上摘下一个血红色的心形之物，递与周靖道：“我托大称你周弟，你持此‘血心’去见家母，可以向她要求传你一武功，如你能得她传授几手，报仇当不成问题！”

周靖骇异莫名地接在乎里，道：“血心？”

“不错，血心，但有一点周弟务必紧记！”

“什么？”

甘江眼圈一红，面上的肌肉起了一阵急遽的抽搐，咬牙道：“切不可把我的死讯告诉她老人家，只能说是我俩义结金兰，我命你向她老人家请授武功……”

“为什么要这样？”

甘江眼中滚出了两颗豆大的泪珠，凄声道：“她老人家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她受不了这打击！”

周靖骇然望了甘江一眼，点了点头道：“小弟记住了！”

“周弟，愚兄虽死也瞑目了……”

“甘兄，伯母的住处……”

“血谷！”

“血谷？”

“不错！”

“这……这‘血谷’，坐落何处？”

“就在……”

突地——

甘江面色惨变，道：“周弟，不行了，快坐到身边！”

周靖急把“血心”挂在颈间，惶惑不已地依言坐到甘江身旁，甘江前胸肉糜骨露，血水还不停渗出，周靖几乎想闭上眼睛……

“别动！”

“甘兄，你……你做什么？”

“我要在死前把本身一甲子的真元给你，聊报知遇之恩！”

“这……使不得！”

“时间不待，别动，凝神内视，提气接引！”

“甘……甘兄……”

“快！”

两只手掌，一附“命门”，一贴“天灵”，两道劲流，分注而入……

盞茶工夫，周靖由清而浑，再由浑而清，附在穴道上的手掌，无力地滑下，周靖急忙回身，甘江口眼皆闭，死了！周靖望着甘江的遗骸，不由黯然泪下。

前后只半个时辰光景，他交了一个朋友，经历了一场人间惨剧，也意外地得到了一甲子功力。

这简直像是一场荒唐而又恐怖的梦。

这也可算是名符其实的生死之交，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意外地结交。”

他喃喃地祝祷道：“甘兄，小弟会依你的话去做，替你报仇，活劈奸夫淫妇……”

“哈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竟然被人欺近身边而不自觉。

周靖身形前飘八尺，然后电疾回过身来。

眼前，站着一个人面目阴沉的黄衫少年，嘴角噙着一丝冷酷的笑意，双目青光熠熠，一不稍瞬地注视着周靖。

周靖被对方超常的眼神所慑，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道：“兄台何方高人？”

黄衫少年不屑已极地冷嗤了一声道：“小子，你先报名！”

这一声小子，叫得周靖心火大发，俊面一变，冷哼了一声道：“兄台说话放客气些？”

“这已经算是相当客气了！”

周靖怒目扫了黄衫少年一眼，转身走向甘江的尸体……

“小子，瞧你土头土脑的，火气还不小，报名上来！”

“你算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哈，说出来吓破你的胆！”

“哼，大言不惭！”

“土小子，甘江与你是什么关系？”

周靖心中一动，原来他是认识义兄的，当下强捺怒火道：“在下周靖，与甘江是朋友！”

“朋友，哈哈哈哈哈，好极了，你准备为他收尸？”

“不错！”

“墓坑掘大一点！”

“为什么？”

“还有你与他合葬呀！”

周靖登时气冲顶门，怒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要活劈的人！”

周靖登时心头巨震，毛发进立，蹬蹬连退三步，厉声道：“你就是……”

黄衫少年接口道：“盖世太保洪一民！”

周靖再退了一个大步，俊面抖露一片恐怖杀机，栗声道：“你就是‘盖世太保洪一民，？”

“嗯，死在我手里你不算冤！”

“洪一民，鬼使神差，我要当甘江之面活劈了你！”

“周靖，你在做梦！既然你一心要替他卖命，本少爷应当成全你！”

“哼！”

冷哼声中，周靖掣下了背上的霸王鞭。

“盖世太保洪一民”不屑地一撇嘴道：“土小子，你能接得下本少爷三招，今天暂时放过你！”

周靖气得七窍冒烟，大喝一声道：“纳命来！”

呼的一鞭，”朝“盖世太保，洪一民”当头劈落。

周靖幼得其父“霸王鞭周公铎”熏陶，鞭法造诣不弱，只是内功较差，现在他已得了甘江的一甲子功力，这一掣之势，岂是等闲。

“盖世太保洪一民”见状心头一凛，但他竟然不闪不避，一掌切向鞭梢。以肉掌硬切钢鞭，确属骇人听闻。

周靖一咬牙，劲力再加二成！

“砰！”

掌鞭相接，周靖的钢鞭被震得直荡回去，虎口发麻，几乎把握不住，人也跟着跟呛后退。

“盖世太保洪一民”也同时退了三个大步。

这一击，证明了周靖的功力较之对方逊色多多。

周靖心头寒气大冒，甘江的话不虚，“盖世太保洪一民”的功力，果然骇人听闻，自己若非得到甘江的一甲子功力，这一个照面势非丧命不可。

心念之中，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盖世太保洪一民”阴恻恻地一笑道：“周靖，接第二招！”

声落，一掌斜斜击出……

周靖心头一凛，双掌挟以毕生劲力，硬对过去。

劲势甫接，周靖立觉对方这一击重逾山岳，就在此际，“盖世太保洪一民”左掌一划，第二掌跟着劈出……

“砰！”然巨响声中，夹着一声惨哼，周靖跌跌撞撞地直退到一丈之外，哇的喷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摇欲倒。

“盖世太保洪一民”阴声道：“周靖，接这生死所系的第三招！”

周靖不由亡魂大冒，他在受伤之余，怎能再接对方一击

就在此刻——

一声暴喝倏告传来：“孽畜，老夫活劈了你！”

声音震人耳膜欲聋。

“盖世太保洪一民”闻声面色惨变，惊悸地回头望了一眼，弹身飞遁。

风声飒然中，一个高大狰狞的老者，电泻而至。

周靖骇然心震，这老者是谁，竟能使不可一世的“盖世太保”望影而逃。

老者目光一扫周靖，这一眼看得周靖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从目光可以看出老者的内力修为在“盖世太保”之上。

“孽障，你逃不了的！”

猛喝声中，老者一把扶起甘江的尸体，风驰电掣地追了下去，眨眼而杳。

“老前辈，请留步！”

周靖脱口急呼，呼声未已，老者身形已然消失，他此刻伤势不轻，自是无力追赶，纵使他完好如初，以那老者如电身法而论，他自忖望尘莫及。

一时之间，他愣在当地，不知如何是好。

他本来要埋葬甘江，却来了“盖世太保”，几乎使他丧命。

现在又平空钻出个怪老者，带走了尸体。

这老者带走尸体的目的何在？

难道这怪老者与义兄甘江有什么渊源？

看样子他是在追杀“盖世太保洪一民”，原因何在，是否就是为了甘江之死，抑是另有其他……

周靖脑胀欲裂，就是想不出其中蹊跷。

心里，可就难过万分，义兄甘江，惨遭奸夫淫妇以卑鄙手段所毁，临死把全身真元输注给自己，还赠“血心”，要自己赴“血谷”求他母亲传功，而自己却连埋葬他的尸体这一个起码心愿都未能办到，真是愧对友灵。

当下愤然一跺脚道：“我誓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将就原地坐了疗伤。

顿饭工夫，疗伤完毕，站起身形，睁眼看处，不由心头巨震，目瞪口呆，只见四周高高矮矮为数不下五十的武林人，把自己团团围住。

从这些武林人的目光中，他判断出对方来意不善。

适时，一个虬髯老者越众而出，乾指周靖，沉声道：“你就是周靖？”

周靖茫然不解地道：“不错，各位……”

“老夫‘神风掌玉魁’，有几句话问你，盼你能据实回答！”

“请问！”

“霸王鞭周公铎是你什么人？”

提到父亲，周靖不由心中一痛，咬牙道：“是先父！”

“先父？”

“有何不妥？”

“神风掌王魁”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友，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否则这些武林同道……”

周靖骇然变色道：“怎么样”

“恐怕不会放过你！”

“晚辈不明白前辈话中之意？”

“神风掌王魁”目光向四周的群豪一扫，然后疾言厉色地道：“霸王鞭周公铎因何而死？”

“黑箱！”

“你到枫林渡意在何为？”

“向‘圣剑飞虹易斌’索仇，但易斌与‘黑箱’已同时失踪，同时根据其他线索家父并非死于易斌之手……”

“死于何人之手？”

“一个练有邪门掌功神秘人！”

“嘿嘿嘿嘿……”

冷笑声中，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丐，跨入场中，一敛笑声道：“娃儿，老要饭的叫‘仁心圣丐朱非，……’”

周靖忙施一礼道：“先父生前曾对晚辈提及！”

“仁心圣丐朱非”老脸罩霜，语音冰凉地道：“你口口声声称周公铎先父，哼！你还是直说为妙！”

周靖满头玄雾，张口结舌不知所语……

“神风掌王魁”接话道：“你真的是‘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

周靖震惊不已地道：“难道这会有假？”

“可能！”

“前辈什么意思？”

“霸王鞭周公铎年青时在一次拼战中伤了下体，已失去了生殖能力，所以他终生不娶，那里会有儿子？”

周靖俊面大变，这是他闻所未闻的事。

在自己的记忆中，确乎没有母亲的影子，而父亲也从不曾提及，问他时只说死了，可是自己从有记忆时起，就与父亲相依为命，这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这是无稽之谈！”

“哼，无稽之谈，周公铎失去生殖能力的事，尚有不少武林朋友知道……”

“仁心圣丐朱非”插口道：“我老要饭的可以证明王老儿的话是实！”

周靖暗忖，难道这是真的？但纵使自己不是周公铎亲生，抚养之恩天高地厚，又与亲生何异，当下抗声道：“晚辈不愿对此有所争辩！”

“神风掌王魁”向前跨了一大步，厉声道：“你与‘恨世魔姬’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问得大出意料之外，窒了半晌才道：“毫无关系可言！”

“有人目睹‘黑箱’落入‘恨世魔姬’之手，而你与她在一道？”

“这不是事实！”

“你还想狡辩？”

周靖突地想起这必是“黑风怪”因吃亏在“恨世魔姬”手下，而故意无的放矢，使武林人群起而对付她，这种用心可谓卑鄙之极，自己曾受“恨世魔姬”救命之恩，应当为她分辨。

心念之中，脱口道：“恨世魔姬是无辜的……”

群雄之中，暴起一片怒哼之声。

周靖咽住了以下的话，怒声道：“各位干脆说出来意吧？”

“神风掌王魁”老脸顿时罩起一片杀机，厉喝道：“老夫等要查明杀死‘霸王鞭周公铎’的凶手！”

周靖大受感动，怒火不由平息了下去，道：“各位前辈盛情之感，这访凶报仇的事，晚辈份所当为，不劳……”

语音未已，一个枯瘦如柴的土蓝布袍老者，冷哼了一声道：“娃儿，不用假惺惺作样，今天的事不见真章不休！”

周靖目光一扫对方道：“前辈是……”

“老夫衡山派掌门祝南峰，与周公铎八拜为交！二十年前因一点小事而互不往来，想不到……”

周靖面容一肃，施礼道：“侄不知，多有冒犯！”“神风掌王魁”怒声一喝：“娃儿，说，你与‘恨世魔姬’，是什么关系？”

蓦在此刻——

数声冷笑，倏告传来，接着一个森冷冷的声音道：“我与周靖毫无关系可言，你们何必自作聪明而为难他！”

群雄霍然震惊，齐齐转身面向声音所传的林中。

衡山掌门祝南峰沉声发话道：“尊驾就是‘恨世魔姬’？”

“不错！”

“黑箱是否真的为尊驾所得？”

“何人目睹？”

群豪不由面面相觑、祝南峰一怔神道：“江湖传言如此！”

“哈哈哈哈哈，祝南峰亏你是一派之长，江湖流言也当回事。你们听着，‘黑箱’究竟落入谁手，将来自会分明，我‘恨世魔姬’今天不想杀人，识相的快滚吧！”

场中群雄俱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却再没有一个人敢吭气。

“恨世魔姬”杀人如草，功力更是高不可测，场中谁敢与敌。

久久，再无声息。

“恨世魔姬”显然已离开了。

“神风掌王魁”转面向周靖道：“娃儿，不管真相如何，反正你不是周公铎的儿子，这事将来查明再说！”

周靖怒火再起，大声道：“若非是各位动机可感，我周靖今天非扯直不可！”

“神风掌王魁”性如烈火，暴喝一声道：“小子，你最好快滚！”

周靖俊面一寒道：“王魁，我并不是怕你？”

“好哇，你就试试看！”

声落，双掌已告劈出。

他既号“神风掌”，掌上的造诣当然有独到之处，这一击之势，不但劲如排山，而且快得令人咋舌。

周靖也不由暗自心凉，一弹身道：“看在先父面上，让你一掌！”

“不知死活的小子，你以为凭‘恨世魔姬’几句话老夫就不敢杀你！”

随着喝话之声，双掌再度击出。

周靖一咬牙，挥掌硬接，他自得甘江输以一甲子功力，再加上本身修为，已堪列入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轰然巨震声之中，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

周靖能硬接“神风掌”一击而无逊色，看得在场的人心头一震。

暮在此刻——

一声娇喝倏告传来：“住手！”

两个宫装少女轻盈妙曼地泻落当场，其中之一情目流波，向周靖道：“你就是周靖？”

周靖愕然道：“不错，正是在下！”

## 第二章 逆旅怪客

两宫装少女突临，其中之一道：“你就是周靖？”

周靖愕然道：“不错，正是在下！”

两宫妆少女互望了一眼，点点头，仍由那发话的道：“周相公，我家夫人有请！”

周靖骇然道：“请在下？”

“是的！”

“没有错吧？”

“除非相公不是周靖！”

“贵主人是谁？”

少女掩口一笑道：“届时自知，婢子未奉令不敢相告！”

周靖心里不由打了一个结，由这两名婢女的装束而言，所谓的夫人，必是什么王公贵妇之流，但不知何以要找上自己？莫非又是为了“黑箱”……

目前在场的武林人，除了少数可能真的志在查明父亲的死因之外，其余大部分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真想不到父亲会保有这风靡武林之物，而且因此饮恨九泉。

心念数转之后，又问道：“在下可否知道原因？”

少女秀目一颦，道：“请相公原谅，这也不便奉告！”周靖心里暗忖，人家既然相请，不管是龙潭虎穴，刀山剑树，也得走上一遭，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何必畏首畏尾，当下一颌首道：“好，请带路！”

突地——

群雄之中，走出三个黑炭也似的怪人来，六只怪眼，齐集在周靖身上，其中身材最高的一个道：“周靖，你想一走了之？”

周靖用力一哼道：“三位如何称呼？”

“草山三鬼！”

“三位有何指教？”

“你随我兄弟上一趟草山！”

“为什么？”

“不管为什么，反正不会要你的命就是！”

“如果在下说不呢？”

“你办不到！”

两宫妆少女齐齐发出一声冷笑，其中之一上前两步，面对“草山三鬼”道：“你们想找死不成？”

“草山三鬼”之一，”嘿嘿一声怪笑，道：“丫头，看你细皮嫩肉，经不起大爷……”

话未说完，倏地发出一声惨不忍闻的狂嚎，焦炭般的身躯，腾起丈来高下，“砰！”的一声，仆地而亡。

所有在场的高手，一个个亡魂大冒。

没有一个人看出这宫装少女是用什么手法毁了这一鬼。

宫妆少女依然态度从容，向另一少女和周靖道：“我们走！”

“贱婢，还我兄弟的命来！”

震耳暴喝声中，“草山三鬼？”之二，扑向了那出手的少女场面在一时之间，充满了恐怖杀机。

那少女妙手一扬……

闷哼起处，二鬼被凌空震回了原地。

少女粉腮一寒，抖露出一片杀机，冷冷地道：“你们兄弟，口出狂言，咎由自取，你两若再不识相，可别怪姑娘我心狠手辣。”

“草山三鬼”凶残成性，手足连心，岂肯就此甘休，双双狂吼一声，再度扑向了宫妆少女，两道排山劲气，随扑击之势发出。

“找死！”

宫妆少女冷喝一声，绰立原地不动，如山劲气在将卷及她身躯之际，突自两旁滑过，二鬼惊魂出窍，但已无法收势……

素性一横心，改掌为爪，罩身抓去。

扑身，发掌，变爪，“决得犹如电光石火。

场中自命不凡的一流高手，也无人能挡二鬼联手一击。就在二鬼乌黑的手爪即将抓及对方之际，两声惨嗥，震撼了全场，二鬼身躯倒泻而回，栽落两丈之外，寂然不动，显然又已丧命。

场中功力较高的，仅只看出宫妆少女双掌迎着二鬼一亮，其余功力差的，仍然看不出二鬼的死因。

所有之人，一个个面如土色、冷汗涔涔而下。

宫妆少女这种功力，可说是前未之闻，举手投足之间，毙了不可一世的三个魔头。

周靖也为之惊栗不已，一个婢女，身手如此，其主人可想而知。少女掌毙三鬼之后，秀眸一扫全场，然后转身道：“周相公请！”

周靖在两个宫妆少女前后夹护之下，离开现场。

所有在场的武林高手，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待到三人身影消失之后，才纷纷散去。

且说，周靖和两个宫妆少女，一路疾奔，入夜，投宿旅店之中。

一个村俗打扮的少年，带着两个千娇百媚的宫妆少女同行，的确费人猜疑，引得旅店上下，议论纷坛。

两少女对周靖执礼甚恭，亲自端送茶水，弄得周靖忐忑不安，满头玄雾。用罢酒饭，时已二鼓，两少女仍逗留室内不去。

周靖尴尬地道：“两位请安吧！”

两少女瓠犀半露，粉腮绽出春花也似的笑容，其中之一道：“婢子俩奉命伺候相公！”

周靖剑眉一蹙道：“不敢当，两位到隔室安置吧！”

“但我两至少一个陪相公？”

周靖俊面一阵灼热，急道：“不用！不用！”

“相公可知目前处境？”

“处境，什么意思？”

“江湖之中已盛传‘黑箱’落入‘恨世魔姬’之手，而相公与‘恨世魔姬’关系密切，‘恨世魔姬’飘忽无定，所以大家的目标转移到相公身上……”

周靖不由啼笑皆非，愤然道，“这纯是无稽之谈！”

“可是传言如此，万一相公有所失闪，婢子俩无法向夫人复命。”

周靖心念疾转，这两个少女来意十分可疑，八成仍然是为了“黑箱”，故意花言巧语笼络往自己、自己血仇在身，岂能

轻投虎口，目前最上之策是摆脱这两个少女，持义兄甘江的“血心”，

赴“血谷”、求武功，然后再出江湖，探访仇踪，并完成义兄临死的重托，为他诛杀奸夫淫妇……

那少女接着又道：“周相公，我叫若梅，她叫若兰，请相公直呼名字！”

周靖点了点头，道：“好，你俩出去吧，我要睡了！”

两少女同时一皱眉。

若兰道：“相公，你请安睡吧，婢子就在门边椅子上坐守，若梅姐到临室稍息也好！”

周靖别具用心，当即一摇头道：“不行，有人在旁我睡不着！”

若梅突地向若兰膘了一眼道：“既是周相公执意如此，我们就从命吧！”

说着，双双站起身来，道了晚安，出房而去，“砰”的一声，反扣了房门。

周靖和衣倒在床上，筹思如何摆脱这两个神秘的女子。

远处，传来了三更三点的鼓梆之声，周靖双眼瞪视着帐顶，计无所出，他要有所行动而不惊动两个神秘少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睡在临室，而另一个据猜想可能守伺在房门之外。

这房间只有前窗而无后窗，前窗与房门毗连，房门已被反扣。

破窗而出，不可能，向后破壁而出，更是不可能，因为破壁难免发生响动，以两女的功力而论，任何轻微的响动，都逃不过她们的耳鼓。

如果错过这时辰，明天可能就到她们口称的夫人之处，更别想脱身了。

想来想去，半筹莫展，索性闭上了眼……

他联想到“恨世魔姬”向他所讲的“玉面无敌甘祖年”夫妇的故事和其他种种，“玉面无敌甘祖年”既已练成“金刚不坏神功”，竟然还遭人毒手，这简直不可思议？

而甘夫人何以又在自决之前，把“黑箱”投入江流？

父亲怎会得到这“黑箱”？

如果说“黑箱”之中真如江湖传言，藏有绝世武功秘窟，那父亲在得到之后，为什么不觅地潜修？

“黑箱”究竟落入谁手？“圣剑飞虹易斌”为什么会被掳劫，是否“黑箱”之故？”

由此，他又想到被自己在一时冲动之下，解除婚约的未婚妻易秀云，心里不由一阵绞痛，愧悔交加。

他也想到——

甘江！

血心！

血谷！

朦胧之中，只见灯光映照之下，自己的床前，站了一个人影。

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一翻身坐了起来，掀开帐子，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床前站的是一个灰衣蒙面人，房门已敞开了一条缝，显然这怪客是由门而入。

奇怪的是那两个女子竟然毫无动静。

莫非她俩真的睡着了？

当下颤声道：“阁下何方高人？”

“老夫无名无姓！”

周靖问话之时，把嗓音提得很大，即使是个普通人睡在临室，也准被惊

醒，但依然反应毫无，这使得他寒气股股而冒。

灰衣蒙面人似已窥透他的心意，冷冷地道：“你不必故意声张，两只小狐狸在日出之前，不会醒来。”

周靖不由头皮发炸，惊魂杳杳，以两个少女的骇人身世，竟然无声无息地被这怪客制住，那这怪客的功力，岂能想象。

当下硬着头皮，跳下床来，粟声道：“阁下意在何为？”

怪客仍以冷得令人窒息的声音道：“有几句话问你！”

“什么话？”

“你且跟老夫到外面再说！”

周靖暗忖，这岂非是离了虎口，又入狮口，这神秘怪客目的何在呢？

“走吧？”

“在此他说也是一样！”

“你真的要跟两只小狐狸走？”

这话问得周靖大感错愕，一时之间，无言以对，分明怪客已了解他的心意，一语中的，他筹思了半夜，无计摆脱两女，现在是奇迹似的机会，但后果又如何呢？

“娃儿，不必左思右想，老夫对你并无恶意，否则杀你不费吹灰之力，你自问功力比之两个小狐狸如何？”

周靖一想也是，如果是祸，自己飞也飞不了，当下一点头道：“好吧！”

两人弹身越房离开旅店，一路落荒而行，顾盼间，来到一座破庙之前。

周靖既知反抗是徒劳，心中反而泰然下来，随着怪客入庙。

这庙破败荒芜，蛛网尘封，显然是间久绝香火的废庙。

深宵！

破庙！

怪客！

此情此景，的确令人不寒而栗。

周靖忍不住再次问道：“阁下请示尊名？”

蒙面人略一沉思之后，道：“娃儿，你我在旅馆碰面，你就称老夫为‘逆旅怪客’吧！”说完朗吟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吟至此，戛然而止，悠然一叹之后，又道：“你叫周靖？”

“不错！”

“你确是‘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

周靖不由怦然心震，这是他第二次听到有人追究他的身世，暗忖，难道自己真的不是周公铎之子？但，自己自有记忆以来，就与父亲相依为命，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当下惑然道：“阁下因何有此一问？”

“逆旅怪客”冷漠地道：“老夫偶有所感，随便问问而已，到底是不是？”

“阁下因何有感？”

“因你的容貌酷似老夫一个故友！”

“哦！原来如此，天下容貌相似之人甚多……”说到这里，忽然顿住，他想起昨天“神风掌王魁”和“仁心圣丐朱非”说过的话：“……周公铎年青时在一次拼战中伤及下体，失去生殖能力，是以终生不娶，何来儿子……”

“逆旅怪客”，似未注意及周靖的神色，一顿之后，道：“周公铎死于何人之手？”

“这是一个谜，在下正竭力查访！”

“你对黑箱之秘所知多少？”

“这个……事先可以说完全不知，先父遇害之后才从留字中得悉！”

“传言黑箱落入恨世魔姬之手……”

“这并非事实，乃是黑风怪故布流言。”

“你为恨世魔姬辩护？”“没有这个必要，在下与她素昧平生，而且‘黑箱’与先父之死，有因果关系，在下誓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仇家！”“逆旅怪客”点了点头道：“嗯，老夫相信你的话！”“阁下要问的就是这些？”

“就是如此！”

“在下也有个问题请教！”

“你说说看？”

“黑箱之中确实藏有绝世秘笈？”

“这老夫可以告诉你，是事实！”

“阁下何以能确定？”

“这个，你不必多问，老夫不能回答你！”

周靖怔了一怔，又道：“阁下可知与在下同行那两个女子的来历？”

“看她们出手，是属于地灵宫门下！”

“地灵宫？”

“不错！她们找上你可能与黑箱有关！”

“地灵宫在于何处？”

“据说是在地下，江湖中没有人确切知道。”

“在下可以告辞了吧？”

“慢着！”

“阁下还有话要说？”

“你父霸王鞭周公铎，得到黑箱，而并未习练黑箱之中的武功，足证其诚实不苟，老夫当助你访仇……”

“阁下盛意心领，这仇在下誓要亲手了结！”

“嗯，有志气，你目前危机重重，因了‘黑箱’之故，武林中不肖之徒，在倾力搜索你和恨世魔姬的行踪，你必须多加小心！”

周靖不由感激地望了逆旅怪客一眼，道：“多承指教！”

“你可以走了！”

“再见！”

周靖奔出庙外，不久，天色放明，他窃喜脱了两个地灵宫女子的掌握，但对逆旅怪客却有点莫测高深之感。

想起江湖中的诡橘多诈，不由恨得直咬牙。

奔了一程，突地想想自己应该问问逆旅怪客，血谷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回头可能已经迟了，逆旅怪客当不会久停在那破庙之中。

失悔之余，顺着官道无目的奔去。

正行之间，两个少女横阻道中，待到发觉，已回避不及，暗忖，糟糕，这真是冤家路窄了，只好硬着头皮，双眼望地疾奔如故。

“站住！”

一声娇喝使周靖不由自主地刹住身形。

“小姐，是个小土包子！”

“格格格格……”

周靖抬头一看，不是地灵宫的那两个女子，不禁暗叫一声惭愧，眼前，

是一个丫头装束的青衣少女，她身后一个粉红劲装的女子，面侧向一旁。

那一声小土包子，使周靖心里满不是意思。

青衣小婢惊异地望着周靖，目不稍瞬，可能她发觉这土包子竟是个罕见的美男子。

周靖冷哼了一声，举步便……

“喂，你别走！”青衣小婢一横身阻在路中。

周靖俊面一沉道：“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我叫春桃……”

“在下没有请教你的大名。”

那叫春桃的小婢，被抢白得粉面飞霞，不禁恼羞成怒，娇斥道：“土包子，你找死不成？”

“你骂谁土包子？”

“骂你，怎么样？”

“你敢再骂一句我非教训你不可！”

“土包子！”

“拍！”挟以一声惊叫，青衣小婢手抚粉腮，蹬蹬蹬退了数步。

周靖在盛怒之下，打了对方一记耳光，出手之后，又觉不该，何必跟一个小丫头争长竟短，他反而怔住了。

倏地——

眼前一亮，那粉红劲装的少女已回过面来，四目交投，双方俱是一怔。

那女子生得芙蓉如面玉为骨，的确可当得上人间绝色四个字。

“呛”的一响，寒芒耀眼，青衣小婢春桃，已掣剑在手，小脸蛋绷得紧紧的。

“春桃，退下！”

声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周靖为之心里一荡。

春桃恨恨地哼了一声道：“小姐，我非……”

“要你退下！”

春桃狠狠地瞪了周靖一眼，退在一旁。

劲装少女盈盈上前两步，福了一福道：“小婢适才口出不逊，望相公勿与她一般见识！”

周靖本已自悔莽撞，被对方这一讲，更加不好意思，赧然道：“在下一时失手，姑娘海涵……”

春桃小嘴一撇道：“哼，失手，若非我猝不及防，凭你‘住口！’”

少女一喝，春桃背过身去，还剑入鞘，一语不发，腮间指印清晰可见。

“相公尊姓大名？”

“在下周靖！”

少女粉腮微微一变，掠过一抹难以觉察的异色，哦了一声道：“原来是周相公，小女子杨慧珠……”

“杨姑娘莫非有所见教？”

杨姑娘面色一惨，秀目泪光晶莹，凄声道：“小女子幼遭孤露，与舍妹相依为命，不意祸起萧墙，舍妹被先奸后杀……”

周靖大喝一声道：“有这等事！”

喝声中，晃身欺到杨慧珠身前三尺之地，又道：“姑娘打算……”

杨慧珠咽声道：“我主婢两人，侥幸脱身，但目前仍在被追截之中，自

付终将遭对方毒手，是以拦阻官道，希望能碰上一个侠义之士，为我带一个信……”

周靖侠义之心大动，愤愤然道：“奸杀令妹的凶手是谁？”

“就是前面不远……”

杨慧珠伸手朝左面的山坳内一指，就在这伸手之间，一缕劲风，指体而至，“不好！”两字尚未出口，人便砰然栽倒。

待到醒来，发觉自己竟然一丝不挂，精光赤条地躺在一张绣榻之上，不由震惊欲死，猛一腾身，只感全身酸软无力，又颓然地倒回床上。

暮在此刻——

一条纤纤人影，走向床来，她，正是那青衣小婢春桃！

周靖登时血脉贲张，火高千丈，厉声道：“不要脸的贱货，竟然敢用这种下流手段……”

“嘘！噤声！”

春桃以指比口，一脸惶急之色。

周靖急以锦被，遮住赤裸的身体，再度厉声道：“贱婢，你准备做什么？”

春桃顿足道：“相公，求你别声张，我来救你！”

周靖一愕道：“救我？”

“是呀，若被发觉，你我都将遭死！”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无暇相告，相公先穿上衣服！”

说着，把周靖的衣物，扔到床上，然后背过身去，娇体在不停地颤抖，显然她内心激动无比。周靖将信将疑地穿上衣服，以手扶床，坐直了身子。

春桃立即递过一粒朱红小丸，道：“这是解药，快服下！”

“解药，我中了毒？”

“快呀，时间不待了！”

周靖怔了一怔，终于把那粒朱红小丸纳入口中，片刻之间，一股阳和之气，自丹田升起，酸软之感骤失，功力恢复，一挺身下了床，愣愣地望着春桃，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

春桃把霸王鞭递了过去，道：“跟我来！”

周靖满头雾水，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茫然地跟着春桃走，出了房门，是一条长长甬道，一列五开间的房间相对，每一间房门都关得紧紧的。

走了不及数丈，突地一阵咻咻怪声入耳。

周靖拗不过好奇心的鼓荡，循声止步，靠近窗门，从窗眼中向内一看，几乎失口惊呼，只见房内壁间，一列铜环，十几个赤身露体的少壮男子，被反缚在铜环之上。

一个个面红筋胀，鼻息咻咻，口发怪声，不停地扭动挣扎，目中闪射一种兽性的欲焰，那情景令人为之头皮发炸。

春桃急得吹鼻子瞪眼，又不敢声张，连连用手拉他的衣服。

周靖憋着一肚子闷气，离开窗眼，越过两道房门，只听最后一间房内，异声大作，他忍不住又凑了过去，春桃阻之不住。

眼睛凑上窗眼，一看，吓！一幕不堪入目的丑剧，顿呈眼前。

房内，一张象牙大床，床上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太婆，赤身仰卧，一个健壮男子，伏在她的身上，那老太婆虽然发如白霜，但身体丰硕如中年妇人……淫猥之声，阵阵透出。

周靖一颗心几乎跳出口来，全身鸡皮疙瘩遍起。

这真是人间怪剧，想起自己也是被掳者之一，不由连打了两个寒襟。

春桃连连拉扯他的衣服，示意急速离开……

就在此刻——

只见伏在那老妖怪身上的男子，竟然不动了，“砰！”的一响，滚下床来，竟然已经死了。

周靖顿感一阵毛骨悚然。

脚步声，房中出现两个美赛天仙的少女，其中之一，正是以指穴法点倒周靖的杨慧珠，另一少女，疾步转入另一间房，杨慧珠则一手抄起那具男尸，拉开后窗，向外一抛，周靖钢牙咬得格格作响，杀机阵阵冲胸而起……

转入隔壁的女子，带进了一个少壮男子，一松绑，那男子似饿狼般地扑上牙床。

显然这些男子，事先被服了淫药，本性已失。

春风一度，便变成了死尸，确实是惨绝人寰……

周靖再也无法忍耐，退后三步，手起一掌，便朝房门劈去……

“你想找死！”

春桃花容失色，压低嗓音一喝，双手死命地抱住周靖，往回一拖。房内传出一声轻喝：“谁？”

春桃粉腮骤呈煞白，一手掩住周靖的口，一手紧扣住他的右腕，回答道：“是我，小姐，春桃！”

“你作死，还不快滚！”

“是，小姐！”

拉着周靖，转入另一道长廊，迅快地隐入一间小屋之中。

春桃关好房门，转动房内一张雕花大床栏沿上的一个凤头，格格轻响过处，壁间开了一道小门。

“进去，快！”

周靖咋了咋舌，跨入小门，小门随即闭合，前面，一道石级，斜直向下，走完石级，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狭窄的地道。

他像木偶似的随着春桃摆布。

地道曲折而深远，似乎无穷无尽，足足奔行了半个时辰。才到尽头，出得地道，眼前是一个古木幽幽的山谷，那出口正开在山壁脚间，两人在一棵树下坐了。

春桃用手一拭额际的汗珠，苦笑一声道：“相公，能脱魔窟，真是侥幸！”

周靖咬牙切齿地道：“有一天我必要毁去这罪恶之窟！”

“但愿如此！”

“哦，春桃，你为什么救我？”

“血心！”

“血心？”

“不错，我看到你挂在颈间的‘血心’，才不顾一切的设法救你！”

“为什么？”

“听家父说过‘血心’主人曾有恩于我家……”

“血心主人是谁？”

春桃大感意外地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这……这是我一个义兄所赠，要我凭此去办一件事！”

春桃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道：“相公，我能顺利救你出来，实在是奇迹，若非正好碰上那老妖怪行功，要脱离魔窟可比登天还难！”

周靖剑眉一蹙道：“老妖怪，你说的是房中那白发妇人？”

“不错！”

“她在行什么功？”

春桃登时玉面通红，羞答答地垂下头去，半晌才道：“返老还童功！”

“返老还童功？”

“是的！”

“世上会有这种怪功？”

“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她派出手下，四出搜掠练过武的少壮男子，供她练功……”说至此话锋一顿，粉腮更红了，接着又道：“采足五百男子的真元，就可返老还童，而且功力之深厚，普天之下恐难找敌手！”

周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道：“我也是供她练功者之‘当然！’”

“哼，总有一天，我要斩尽这些妖魔。”

“被害者已达四百以上，不出一年，邪功必成，要想毁这魔窟，恐怕很难很难！”

“一年之内我必回来！”

“相公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什么地方？”

“桃花宫，那怪物便是桃花宫主人桃花姥姥！”

“桃花宫？”

“是的，震慑武林的一谷二院三宫之一！”

“何谓一谷二院三宫？”

春桃诧异地扫了周靖一眼，似乎奇怪他何以如此孤陋寡闻，当即道：“血谷，残人院，天邪院，冥宫，地灵宫和桃花宫。”

周靖不由心中大震，自己在短短几天当中；竟然和一谷二院三宫中的一谷二宫发生了纠葛，义兄甘江，赠“血心”要自己赴“血谷”求授武功，为他报仇，地灵宫两个宫装少女若梅、若兰，功高莫测，也找上了自己，逆旅怪客救自己脱出人掌握，想不到又险些命丧桃花宫。

心念一转，道：“春桃姑娘！”

“我姓李！”

“哦，李姑娘可知血谷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仅知血谷之名！”

周靖微感失望，话风一转，道：“姑娘仗义相救，在下谨铭在心……”

突然——

冷笑之声，震耳而来。

李春桃登时面如土色，栗声道：“快逃！”

“哼！逃，做梦！”

两个少女，电泻而落，其中之一，正是那杨慧珠。

周靖俊面立时抖露一片恐怖杀机，大步向杨慧珠欺去，咬牙喝道：“妖女，我要你的命！”

杨慧珠格格一笑道：“周靖，凭你还不配！”

“你无妨试试看！”

看字声落，一道排山掌力罩身卷向了杨慧珠，他得甘江输以一甲子功力，再加上本身修为，挟愤出手之下，的确未可小觑。

杨慧珠一折腰弹了开去。

旁边，另一少女已迫得春桃毫无还手之力。

“贱婢，你竟敢公然抗拒！”

春桃半言不发，狠命反击。

杨慧珠媚目带俏，娇声一笑道：“周相公，你还是随奴家回夫，家师已答应让我俩……”

“住口，不要脸的女人，我要你的命！”

“你这是多此一举！”

“看掌！”

呼呼连环三掌出手，势如骇电奔雷。

杨慧珠视排山掌劲如无睹，身形一欺，穿入掌风之中，出手便点……

周靖大感骇然，旋身横闪五尺，霸王鞭已掣在手中，一抡，鞭影如山，挟雷霆万钧之势，罩身击向杨慧珠。

“格格格格……”

娇笑声中，周靖但觉虎口一震，鞭梢已被对方握在手心，登时亡魂大冒，想不到对方的身手竟然高到这种地步。

惨哼倏传，周靖眼角一瞟，只见李春桃口血飞溅，娇躯摇摇欲倒。

周靖不由肝胆皆炸，春桃为了救他而背叛桃花宫，他焉能任令她惨遭横死，当下虎吼一声，贯足毕生功力一振，竟然夺得了霸王鞭，闪电般扑向了正要向春桃下手的那少女。

杨慧珠虽然身手诡异奇奥，但周靖确是内力惊人，这一猛力夺鞭，使她在猝不及防之下，退了三个大步。

就在周靖扑向那少女之际，春桃倏地栗声道：“周相公，你走，记住为我报仇！”

就在春桃扑身之际，杨慧珠大喝一声：“贱婢，门规在等候你！”

挟着喝话之声，从横里电闪扑上，拍出一掌。

“砰！”夹以一声凄厉的惨叫，李春桃樱口一张，射出一股血箭，人似断线风筝，飞栽两丈之外。

那边周靖霸王鞭三绝招已告出手，鞭影如山之中，迫得那少女连退数步。

春桃的惨叫，使周靖目眦欲裂，这女子为了救他，势非要丧命不可，一收势退到春桃身前，枪然道：“李姑娘，你伤势怎么样？”

“相公……我……恐怕难逃宫中酷刑，你……快走，别理我。”

周靖心里一痛，咬牙道：“李姑娘，我带你走！”

“周靖，你在做梦，除非你肋生双翅！”

两少女举步迫近前来。

周靖目赤似火，面上杀机浓炽，横鞭当胸，大有搏命之慨。

“相公，你走，别顾我！”

“不！”

场中空气紧张到无以复加。

两少女已欺近到一丈之地，周靖暴喝一声，霸王鞭挟以毕生功劲，挥扫

而出，势如滔天狂澜。

两少女左右一闪，周靖一击落空，两少女划了一道半弧，一袭周靖侧背，杨慧珠则出手抓向地上的李春桃。

危机千钧一发。

周靖肝胆欲裂，电掣转身，不顾本身安危，一招“泰山压顶”和身扑击杨慧珠。

这种搏命的打法，确实出乎两少女意料之外。

两声惨叫同是传出……

杨慧珠被周靖一鞭打得脑袋开花，而另一少女的掌力也同时切实地击中了周靖。

周靖撒手扔鞭，红血狂喷，砰然栽倒。

李春桃厉叫一声：“周相公！”不顾伤痛，连爬带滚地扑到周靖身上，凄声道：“相公，这是命！”

周靖双目猛睁，厉吼一声：“我不认命！”

摇晃着站起来，口一张，又是一股血泉喷出。

那“桃花宫”中的少女，粉腮罩满恐怖杀机，阴森森地道：“春桃贱婢，原来你是看上了这小白脸，才敢作死，现在让你如愿以偿，做一对地下鸳鸯吧。”

话声中，一掌劈向了春桃。

周靖怒哼一声，手中鞭竟然举不起来，身形一个踉跄，几乎栽倒。

“砰！”挟以半声凄哼，春桃的娇躯，被扫得翻滚丈外。

周靖哇地又吐出一口鲜血。

那少女娇躯一挪，欺到周靖身前伸手可及之地，冰寒彻骨地道：“周靖，你目前暂可以不死，也许……‘黑箱’能换回你一命！”

周靖咬着牙，一言不发，恨毒至极地瞪视着这少女。

少女冷笑一声，伸手便抓……

周靖连半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就在此刻——

那少女突地芳容大变，电疾收回抓出的手，向后一抄，侧转娇躯，娇喝一声：“什么人？”

苍林寂寂，没有半丝反应。

那少女撒开手掌，掌心之中赫然是三颗松针。

周靖大感骇然，以松针当暗器，这种身手确是武林罕见。

少女扔去松针，再度喝道：“什么人？给姑娘滚出来！”

“吃吃！”

冷笑声中，一个奇丑绝伦的黑衣女子，幽幽现身出来。

她，正是名丧江湖的女魔“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会突然在此现身，的确大出周靖意料之外。

那少女望着“恨世魔姬”奇丑的面容，骇然退了一个大步，道：“你……你是……”

“恨世魔姬”恍若未闻，径自走到周靖身前，冷冷地道：“周靖，武林中误会我得‘黑箱’而使你受池鱼之殃，这一点我很抱歉！”

“这一点在下并不当回事！”突然——

那少女撮口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长啸，声传四谷。

“恨世魔姬”冷喝一声：“你找死！”

娇躯一弹，攻出一招。

这一招奇诡绝伦，那少女竟然毫无还手之力，被迫得连退三步。

“恨世魔姬”如影附形而上，双掌圈出了三道弧形。

一声凄厉的惨叫，破空而起，那少女飞泻三丈之外，仆地而亡。

周靖看得寒气大冒，这种手法，的确骇人听闻。

“恨世魔姬”转身道：“周靖，你还能走？”

“勉强可以。”

“那就走吧，那老妖精出来倒是惹厌！”

周靖目光一扫李春桃道：“还有她……”

“她是谁？”

“宫中一个侍婢，曾舍命救我，不知她伤势……”

“恨世魔姬”停了片刻，走过去用手一探，道：“五腑离位，恐怕难以活命了！”

周靖心头一震，激动地道：“我不能让她就此送命！”

“你爱她？”

这话问得大出周靖意料之外，这问题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春桃冒死救他脱离魔宫，他自不能弃她不顾，当下尴尬地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她对在下有恩，当然不能弃之不顾！”

“可是她快要死了？”

“我要尽力救她！”

“此后，你已是‘桃花宫’水火不容的对头，同时，对方也决计不会放过这叛宫之人，势必派出高手追杀……”

周靖傲然道：“我会再回来的，我誓必要毁去这座魔宫！”

“闲话少说，你一定要带她走？”

“势在必行！”

“好，我帮你一次忙，走吧！”

“在下将来会报答的！”

“现在向谷里走！”

“为什么不朝谷外……”“桃花宫已然告警，你伤重不能快速奔驰，还有这女孩子必须先予救治，至少要延长她几天生命，才能另想他法！”

“恨世魔姬”一把抱起李春桃，与周靖向谷内奔去。

谷道迂回，谷里套谷，一个时辰之后，估计已离“桃花宫”数十里之遥，“恨世魔姬”拣了一个隐僻之处，放下了李春桃，再一次探她脉息，摇摇头道：“要她不死恐怕很难了。”

周靖怆然道：“她可以说是为了在下，才有如此下场，如果不治，在下将终生难忘！”

“生死之事，岂能强求。”

“难道世间已没有药能救她不死？”“有，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周靖心中一动，道：“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救她不死！”

“恐怕你办不到！”

“没有办不到的事，前辈说说看？”

“残人院院主‘三残尊者’有一种稀世之珍，叫‘起死丹’，只要求得一粒，便可救她不死……”

周靖骇然道：“一谷二院三宫中的‘残人院，？”

“不错，但代价很大。”

“什么代价？”

“求药的人必须加入该院，在胸前刺一‘残’字，然后自残身体的一部！”

周靖闻言之，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这种代价的确太大，一个好端端的人，要自残而成残废，真是残酷到家了。

“恨世魔姬”冷冷地接着道：“你办不到吧？”

周靖的目光，骤然落在李春桃的身上，暗忖，她与自己素昧生平，只为了自己佩有“血心”，她感念“血心主人”曾对她祖上有恩而不惜舍命救自己，难道自己就不能舍成残废而救她？

心念之中，沉声道：“舍此别无他途？”

“也许有，但我所知仅此！”

“残人院在什么地方？”

“你准备去求药？”

周靖满面坚毅之色，点头道：“是的！”

“你考虑好了？”

“决定了！”

“恨世魔姬”倏地俯首不语，这情景使得周靖大是惑然。

久久，“恨世魔姬”抬起头来，眼中射了两缕异光，道：“现在先稳住她的伤势，恢复你的功力，然后再谈其他！”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荷包，例出数粒药丸，先撬开李春桃紧闭的樱口，给她塞了六粒下去，然后飞快地连点她十二处大穴，再交三粒与周靖道：“服下，运功疗伤！”

周靖接了过来，激动地道：“这是前辈第二次救我！”

“恨世魔姬”冷漠地道：“快服药疗伤，这用不着放在心上，也许有一天我会杀你也不一定！”

这话说得周靖毛骨悚然，他摸不透奇丑的女魔到底存什么心思，当下纳药入口，就地运功疗伤。

一个时辰之后，周靖疗伤完毕，功力尽复，一看李春桃，粉腮已略现红润，显然药力奇效，已好转了不少。

“恨世魔姬”立起身来道：“我们走！”

“走？”

“难道你要住在这荒山冷谷之中？”

“我是说那求药的事……”

“我自有道理，走吧！”

周靖心念一转，过去抱起了春桃、跟在“恨世魔姬”身后，一路翻山越岭，傍晚时，就山家要了一顿饭吃，又继续赶程。

他心中纳闷不已，不知“恨世魔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第二天，辰巳之交，来在一座矗立云表的巨峰之前。

“恨世魔姬”抬头道：“到了。”

周靖疑奇不释地道：“这是什么地方？”

“接天峰！”

“我们到‘接天峰’做什么？”

“你不是要求药吗？”

周靖一震道：“残人院就在接天峰上？”

“不错，在峰顶上！”

“事不宜迟，请你暂代为照顾春桃，在下马上登峰求药！”

说着，把春桃的娇躯，平放在一株浓荫之下。

“且慢！”

“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恨世魔姬”目光迫视在周靖俊面之上，低沉有力地道：“我代你去求药！”

周靖骇然倒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前辈说什么？”

“我代你上峰求药！”

“这……这……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高兴。”

“不！这代价须由我付出！”

“还是让我去的好！”

“到底为什么？”

“我奇丑如鬼，何在乎加上一残！”

“不！决不！”

周靖目瞪口呆，望着“恨世魔姬”，对方竟然要拼着成残，代他登峰求药，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靖在心里打了一百个问号，这确实是匪夷所思的事，这奇丑怪绝的女魔行事，令人莫测高深。

“你一定要自己去？”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不许你去？”

“不许我去，为什么？”

“我不愿见你成残！”

周靖惊怪至极地道：“前辈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我代你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晚辈成残，心安理得，岂能要前辈代受！”

“我说过我高兴这样做！”

“可是晚辈决不答应！”

“我不许你走你就走不了！”

周靖愕然退了三个大步，暗付，看她有把握不付代价能取到“起死丹”，否则她不会如此坚持，以她的身手而论、这也很有可能，当下困惑地道：“前辈坚持要代晚辈登峰，必有原故？”

“我已经说过了，不愿见你成残！”

“没有别的？”

“没有！”

“以前辈的武功，较之‘残人院，院主……’

“不堪一击！”

周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以他看来，“恨世魔姬”的身手，已属武林罕见，她既不堪一击，残人院主的功力可就无法思议了。

不禁暗叹，武林之大无外有天，人外有人。

但“恨世魔姬”坚持要代他付出成残的代价，以求丹药，使他既震惊又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对方的居心何在。

“恨世魔姬”杀人如草，既然称“恨世”，当然是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别人，完全以恨为出发点，而现在竟然甘愿自身成残，救一个不相干的人，真是匪夷所思。

暮在此刻——

一条人影划空泻落，赫然一个独脚老者。

周靖心中微觉一震，看来人四肢不全，定是“残人院”中人物。

“恨世魔姬”抢前一步道：“阁下请了。”

独脚老者乍见“恨世魔姬”之面，脸上微微一变，道：“尊驾是‘恨世魔姬’？”

“不错！”

“有何贵事？”

“向贵院主求一粒‘起死丹’！”

独脚老者目中精光隐泛，一扫周靖和树下的李春桃，道：“求丹有规矩。”

“恨世魔姬”冷冷地道：“本人知道！”

独脚老者略一沉吟之后，沉声道：“求丹的是尊驾？”

“不错。”

周靖跨前一步道：“是在下。”

独脚老者目光一瞟周靖，转向“恨世魔姬”道：“很抱歉，只能由这位小哥登峰！”

“为什么？”

“敝院没有女同门！”

“恨世魔姬”默然无语，她知道这是事实，“残人院”全是男人没有女人，规矩所限，她无法坚持。

周靖回身向“恨世魔姬”一揖道：“请前辈代为照顾她！”

“恨世魔姬”一声长叹，无言地点了点头。

独脚老者向周靖一挥手道，“小哥，登峰之后，自有人接引！”

说完向“恨世魔姬”一拱手，飘然而逝。

周靖猛一弹身，扑奔峰头。

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面对死亡，倒无所惧，但好端端一个人，要弄成残废，这可是相当残忍的事，但，他能不去吗？他忍见李春桃一个女孩家为自己而玉殒香消吗？

半刻时光，已登临峰顶，一座巨大的宅院呈现眼前。

大门之上，一块巨匾，三个刺目的金色字：“残人院”。

周靖身形一停，两个瞽目老者，从门内现身出来，其中之一道：“来者何人？”

周靖按捺住激荡的心情，一抱拳道：“武林末学周靖，求见院主！”

“有何贵干？”

“求赐一粒‘起死丹’！”

“可知敝院规矩？”

周靖一咬牙道：“知道！”

“请稍候。”

那发话的替目老者，转身入内，另一个仍站立原地不动。工夫不大，那老者再度现身，向周靖道：“院主有请！”

周靖硬着头皮，跟在那替目老者之后，进入院门。

院内重门叠户，曲槛回栏，建筑得美奂美仑，但一路所见，俱是痴聋盲哑，四肢不全的人，看得周靖肝胆皆寒。股栗不已。

顾盼之间，来到一问厅堂之前。

替目老者退了下去，另有两个独臂人引导周靖入厅。

厅中，虎皮铺地，一张精制的小木榻之上，斜躺着一个须发如银的老者，仔细一看，这老者双腿齐股而没，右臂断齐肩，左眼只剩下一个黑洞。

缺腿、断臂，独眼！

周靖想起“残人院”院主的名号“三残尊者”，当下已明白老者的身份。

两个独臂人带周靖到厅中央面对木榻，然后朝两旁一站。

周靖深施一礼道：“武林末学后进周靖，参见院主！”

“三残尊者”独目一闪，又重行合上。

只这一闪，已使周靖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冷颤。

“三残尊者”声如洪钟般地道，“小友请述来意。”

“晚辈有友受伤将死，特来求取一粒‘起死丹’！”

“求丹须付出代价。”

周靖内心一阵跳荡，慨然道：“晚辈已经听人提及！”

“你准备付出这代价？”

“是的！”

“你再考虑片刻！”

“毋庸考虑了！”

“你不反悔？”

“不！”

“你可知道代价是什么？”

“胸前刺字，自残身体任何一部！”

“还有？”

“归入‘残人院’门下！”

“嗯，你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报师承？”

“晚辈别无师承，由先父教诲！”

“令尊是谁？”

“霸王鞭周公铎！”

“三残尊者”独目一闪，伸手敲了一声身畔的金钟。

“当！”

余音荡漾之中，一个儒者打扮，缺一腿一臂的中年人，急趋而入，虽只一足，但身形飘忽如风，到了榻前，恭敬地打了一躬，道，“属下芮思文参见院主，不知有何喻示？”

“芮总管，请你一查‘霸王鞭周公铎’其人！”

“遵令谕！”

总管芮思文独脚一点，飘身到了厅角的一个巨橱之前，取出一本厚册，翻检了片刻之后，道：“禀院主，有记载！”

周靖不由怦然心惊，难道所有的武林人，“残人院”都列入记载不成？

“三残尊者”一抬手道：“摘要读了来！”

“遵令谕……霸王鞭周公铎，身手等级第五流……”

周靖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以父亲的身手，竟然只被列入第五流，不知这等级是如何分法，当下忍不住脱口道：“院主，先父是第五流？”

“不错，这是本院为武林高手所分的等级，第五流也就是最末一流，五流以下，不列入记载……”

“不知贵院据何而分？”

“派人实地调查考验！”

“一共分为几流？”

“七流，一至五流，超一流，特流！”

“桃花宫主人可列几流？”

“一流！”

“恨世魔姬呢？”

“堪堪晋入一流！”

“普天之下，有几人可以特流？”

“以本院调查所得，不会超过三人！”

“血谷主人呢？”

“什么，你说血谷主人？”

“是的！”

“不列流！”

“为什么？”

“功力无法估计！”

“院主本人呢？”

“你问得太多了，芮总管，往下念！”

总管芮思文接着念道：“三十年前，因搏斗而下体成残……未娶……其后，忽传有子，来历不明……”

周靖面色大变，难道自己真的不是周公铎亲生之子？

“近因‘黑箱’贾祸而丧生……稟院主，记载至此为止！”

“好！你在此稍候！”

“周靖，你今年几岁？”

“十八！”

“嗯，你虽身份不明，但这无关宏旨，你将成为本院最年青的独一门人，现在本院主赐你最后考虑的机会！”

周靖心念疾转，道：“归入贵门之后，是否可以自由活动？”

“须受门规的约束！”

“但晚辈血仇未了，恩怨未偿……”

“那另当别论，既入本院门下，本院有助其了结恩仇的义务！”

“如此晚辈别无考虑了！”

“三残尊者”倏自榻上坐起身形，独目又是一闪，道：“芮总管，准备法典。”

“是！”

总管芮思文躬身而退。

周靖一颗心不由狂荡起来，转眼之间，他将成为一个残废者，这是多么残酷的事，然而，为了救李春桃一命，他义无反顾地付出这牺牲。

人影穿梭来往，工夫不大，厅中已摆上了一副香案，十个白发老者，分

列香案之旁，芮总管则在下首侧立。

一幕恐怖而残忍的仪式，即将展开。

原先侍立厅中的两个独臂人，抬进了一个十字形的木架，高与人等。

总管芮思文高叫一声：“法典齐备，请院主升座！”

立即有四个独臂黑衣人，把“三残尊者”连榻移近香案。

十个白发老人齐齐躬下身去，道：“参见院主！”

“各位长老免礼！”

周靖被带到那十字形木架之前站定，两只手便扣上横木的铜环。

“刺字！”

又是两个黑衣独臂人入厅，其中一人手托小盘，内放应用之物，两人走到周靖面前，并肩站定。

总管芮思文手一举，道：“褫衣！”

独臂黑衣人迅快地解开了周靖的上衣。

就在周靖上衣被解开的刹那之间，厅中起了一阵惊呼。

“三残尊者”大喝一声：“典礼停止，各位请退下！芮总管单独留此！”

众人一个个面露惊愕之色，行礼而退，刹那之间，走得干干净净，厅中只剩下院主“三残尊者”，总管芮思文和周靖。

周靖大惑不解地望着“三残尊者”，何以典礼会忽然中止，是该院发生了意外之事，还是他变了主意不肯赐给“起死丹”。

“芮总管，把这位小友放下！”

“是！”

周靖被铜环扣住的手，松了开来。

当即理了理衣服，趋前数步，道：“院主莫非改变了主意？”

“三残尊者”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宏笑，道：“小友，你因何不出示‘血心’，几使本院主铸成大错！”

周靖这才恍悟，是挂在胸前的“血心”作祟，想不到这“血心”竟然有这大的威力，使残人院主敬凛若此，当下含糊其词地道：“这个……倒是晚辈……”

“三残尊者”正色道：“凭这颗‘血心’信物，别说一粒‘起死丹’，就是十粒，本院主照奉不误！”

这意外的转变，是周靖做梦也估不到的事，强捺激动之情，沉声道：“蒙赐一粒足够！”

“三残尊者”转头向芮思文道：“芮总管，取五粒‘起死丹’奉赠小友！”

“遵谕！”

周靖忙起身施礼道：“足感院主盛情！”

“小友不必多礼，请代问候谷主！”

周靖立即意会到所谓谷主必是“血心”主人“血谷之主”无疑，对方显然已把自己当成了“血谷”中人，反正自己受义兄甘江临死重托，有“血谷”之行，这话当然可以带到，随即唯唯应是。

这使他又想起吓走“盖世大保洪一民”，挟走甘江尸体的那怪老者，不知他是什么来路，劫走甘江尸体的目的何在？追击“盖世太保”的原因又何在？

甘江尸体被挟走，使他一直耿耿于心。

他再一次在心里自誓，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使甘江尸骨得以归土。

心念未已，总管芮思文药已取到，盛在一只绿玉小瓶之内，双手递与周靖道：“请小友收下！”

周靖伸出颤抖的手，接了过来，诚恳地道：“院主赠丹之德，晚辈不敢有忘！”

“三残尊者”爽朗地一笑道：“这无足挂齿！”

周靖忽地眉锋一皱道：“晚辈有句话，不知说出来当与不当？”

“请讲！”

“灵丹济世，善莫大焉，贵院所订求药的规矩似嫌……”

“三残尊者”面色微变，道：“似嫌残忍，对吗？”

周靖脸一红道：“是有些过分！”

“这是祖师爷立下的规矩，后代不敢变易，除了对本院有恩者外，求药必按规矩，同时这完全出乎求药者的自愿，并没有相强的事！”

“是晚辈失言了，告辞！”

“总管送客！”

“出！”

周靖施礼别了“三残尊者”，随总管芮思文一路出院，告别下峰。

意外地转变，使他不付任何代价，得到了五粒稀世之珍的“起死丹”，这确是始料所不及的。

下峰的心情，与登峰之时，截然两样。

落到峰脚，举眼一望，不由呆了，“恨世魔姬”和李春桃踪影俱无。

李春桃濒死待救，怎的会踪迹不见？

莫非自己上峰之后，此地发生了意外？

突地——

数声喝斥，隐隐飘传入耳。

周靖心中一动，循声扑去，穿过一片密林，喝声清晰可闻，身形一紧，如脱弯之箭般射去。

一道浅谷之内，人影纵横，发出阵阵喝斥之声。

周靖电泻入场，一看，登时火高千丈，十几个有少不等的女子，围住“恨世魔姬”猛攻，“恨世魔姬”一手抱持着李春桃，单手应敌，被迫得险象环生。

不问可知，这些女子是“桃花宫”追踪而至的高手。

周靖暴喝一声，挥动霸王鞭，扑入人群。

惊“臆！”声中，人影不期然地朝两边一分，周靖已扑身到了“恨世魔姬”身边，鞭影如山，向对方猛劈猛扫。

“恨世魔姬”喘了一口大气，单掌圈出一道弧线，迫得对方纷纷后退，大声道：“周靖接住她！”

周靖一收鞭，接过了李春桃。

“药到手没有？”

“到手了！”

“赶快给她服下，迟恐不及了，这些妖女由我对付！”

暴斥声中，众女子又纷攻而上。

“恨世魔姬”此刻已无顾忌，双手圈划之间。道道弧线。从不同角度涌荡而出，惨号倏起，眨眼之间有三个女子丧生在掌孤之下。

对方攻势顿挫。周靖想尽方法，却不能使李春桃口中的丹丸下咽，不得

已口对口用舌尖把丹丸顶入她的咽喉。

檀口香腮，周靖心里起了一阵异样的感觉。

灵丹妙药，果然不同凡响，顾盼间，李春桃粉腮生晕，香喘吁吁……

“恨世魔姬”大施杀手，十几个照面下来，“桃花宫”的高手，有半数横尸。

蓦然——

一阵惊心动魄的怪笑，破空传至。

众女子一个个花容失色，收手后退。“恨世魔姬”眼中闪射骇然之色，急声道：“周靖，抱着她火速离开，越快越好！”

### 第三章 怪客指迷

怪笑之声传处，”恨世魔姬”目露骇光，急向周靖道：“带她离开此地，愈快愈好！”

周靖不由一怔，不知这发怪笑之声的是哪路人物，竟然使不可一世的一代女魔为之惊惶失措。

“恨世魔姬”再次催促道：“快！迟就不及了！”

怪笑之声，愈来愈近。

空气之中，泛起了恐怖和紧张……

周靖骇然道：“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物？”

“现在无暇告诉你！”

“前辈呢？”

“我替你断后，否则你走不了！”

周靖看了看臂弯中的李春桃，身形一弹……

“哪里走！”

娇喝声中，几个“桃花宫”的高手，截住去路，出手便攻。

“恨世魔姬”大喝一声：“找死！”出手连劈五掌。

就在五掌拍出之后，两条人影飞泻而出，其余的攻势一窒，周靖已弹身八丈之外。

“站住！”

一声怪里怪气的尖声传处，随着现出一个长发披肩妖气十足的红衣少年，正好拦在周靖身前，周靖一惊之下，左手挟着李春桃，右手掣出霸王鞭……

怪笑之声嘎然而止，其余三方同时现出一个红衣长发少年。

面对周靖的长发红衣少年，邪气十足地瞟了周靖几眼，阴阳怪气地道：“你就是周靖？”

“不错，阁下何方高人？”

“天邪院主座下四侍童之一！”

一听对方说出来历，周靖不白寒气直冒，怪不得“恨世魔姬”惊惶失措，对方竟然是一谷二院三官之中的“天邪院”属下四侍童，但不知适才发怪笑声是四侍童之一，还是另有其人？

这四个红衣少年，竟然是画眉涂脂，令人乍看之下，雌雄难辨。

周靖冷冷地道：“阁下阻路，意在何为？”

那天邪侍童，突然阴阴一笑道：“请你和‘恨世魔姬’到敝院走走！”

周靖不由心中一震，“天邪院”竟然也出现参与“黑箱”之争。

另三个红衣少年，已把“恨世魔姬”和几个“桃花宫”属下，围在该心之中。

“恨世魔姬”对四侍童似乎根本不放在心上，连正眼都不一瞧，抬头望着靠山脚的林深处，似乎出了神。

李春桃突在此时，动了一动，看样子“起死丹”生效，即将醒转。

周靖一扬鞭道：“让路！”

“让路？格格格格……”

那天邪侍童的笑声，竟然是女人腔调。

难道这四侍童是女的？

周靖心中气做，本来不愿逃避，但为了李春桃，他不能不这样做，心念

数转之后，一抖手中鞭，一招“遮天蔽日”，挟以十成功力，罩身击向了对方。

那侍童冷笑一声，视那如山鞭影如无睹，伸手一抓……

周靖但觉手头一紧，鞭梢已被对方捏在乎中，用力一拉，竟然丝纹不动，登时寒气大冒，对方的功力，想不到高得如此出奇。

侍童怪笑一声，一股暗劲，由鞭梢传了过去，震得周靖心跳气浮，步步后退，但他可不愿兵器脱手，是以被迫得连连后移，而那侍童却亦步亦趋地跟进，顾盼之间，周靖已被迫退到“恨世魔姬”身旁。

那侍童松手放了鞭梢，诡异地一笑，可能他的目的正是要迫周靖回到原地。

就在此刻……

“恨世魔姬”冷冷地对着林木深处发话道：“那位高手何妨出来一见？”

话声才落，刚才的怪笑又起，一条人影如幽灵似地飘闪而来，眨眼到了场中，身法之快捷奇玄，骇人听闻。

来的，赫然是一个四十上下的赤面老者。

赤面老者精芒进射的双目，一扫现场，然后迫视那几个女子身上道：“你们是‘桃花宫’属下？”

其中之一道：“不错！”

“这里没有各位的事了，请离开吧！”

“在下等奉姥姥令谕，要带……”

“老夫再申前言，请你们速离！”

“桃花宫与贵院向来井河不相犯，阁下……”

赤面老者竟颇不耐烦地道：“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老夫请你们离开！”

“桃花宫”几个死剩的女子，一阵面面相觑之后，各负起一具尸体，悻然离去，其中一个年老的阴恻恻地向“恨世魔姬”道：

“这笔账并不算完！”

“恨世魔姬”不屑地冷嗤一声道：“本人随时恭候！”

赤面老者这才面向“恨世魔姬”道：“本人奉院主之命。率四侍童有请尊驾到敝院一行，还有令友周靖也一并奉请！”

“恨世魔姬”嘿嘿一声冷笑道：“唐裴辰，阁下身为‘天邪院’总管身份不低，有话何妨明说？”

“实情如此！”

“本人倒有些受宠若惊，贵院主折节下请，总该有个理由？”

“当然！”

“什么理由？”

“到敝院之后，由敝主面告！”

“嘿嘿嘿，唐裴辰，你这句话岂非说了等于没说，看样子你这奉命跑腿的，基本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吗？”

这几句话极够分量，唐裴辰为之老脸变色，轻声一哼道：

“黄紫芳，老夫……”

“住口，唐裴辰，你对谁自称老夫？”

唐裴辰面孔又是一变，改口道：“尊意如何？”

周靖在一旁早已不耐，脱口道：“回复贵院主，承他看得起，我周靖总有一天亲自拜访，现在，没空！”

唐裴辰不屑地瞟了他一眼道：“没有你说话的余地！”

周靖不由七窍冒烟，怒哼了一声道：“你算得了什么东西？”

唐辰恍若未闻，转回头去向“恨世魔姬”道：“黄紫芳，答应与不答应，一句话？”

“不答应又待如何？”

“本人奉偷非请回客人不可！”

“难道你想用强？”

“这个，本人希望不至于，但在下不得已之时，为了完成任务，也许……”

“恨世魔姬”从鼻孔里冷哼出声道：“唐裴辰，只怕你办不到！”

“你无妨等着瞧！”

周靖心念暗转，在“残人院”，曾听“三残尊者”论应当代部分巨孽的身手，“恨世魔姬”的身手，已差堪与“桃花姥姥”平手，难道“天邪院”一个总管，功力竟能超过“恨世魔姬”不成？

此时，李春桃倏地睁开眼来，一看目前情势，粉颊为之一变，急道：“放下我！”

周靖喜之不胜道：“你……没事了？”

“已无什么不适，我已暗中运功数周天了，因为……”粉颊一红，没有说下去。

“哦！”周靖漫应着，但已被春桃欲语还休的神情，弄得心里一荡。

周靖放下了春桃，登时如释重负。

“恨世魔姬”向周靖和李春桃一摆手道：“你们走！”

“走？恐怕走不了！”

“天邪院”总管唐裴辰不屑地冷哼出声。

周靖知道凭对方五人，根本困不住“恨世魔姬”，而“恨世魔姬”之所以不走，完全是因了自己和春桃的关系，至于“恨世魔姬”以恨世为号，竟然大反其行，拼力护卫自己，就非他所能想象的了，不过，对这奇丑的女魔，他本能地生出一丝好感，当下冷冷地道：“我不会走！”

这句话明是答复“恨世魔姬”，实际上是对“天邪院”诸人而发。

李春桃默默地站在周靖身旁，粉颊上淡淡地抹了一层满足愉悦的光彩，她根本无感于眼前的恶劣态势，她芳心深处，在想着另外一些问题……

哪个少女不怀春，她已把初恋偷偷地奉献给了他——周靖。

爱情，是微妙的，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这一点，周靖并无所觉。

“恨世魔姬”目光骤然迫视周靖脸上，厉声道：“周靖，我要你和她立即离开——”

这话似充满了无穷的威力，使周靖为之一震，当然，他了解她是出于一片善意，当下无可奈何地向李春桃道：“我们走吧！”

我们两个字，似乎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他是无心说出，而春机芳心却泛起一阵甜蜜之感，嫣然一笑道：“好吧！”

这一笑，虽不说是如春花怒放，但也相当动人，第一次，周靖发觉春桃也是很美的，一种含蓄的美，奇怪的是她处在“桃花宫”那种环境之中，居然出污泥而不染，丝毫没有类似杨慧珠等妖女的荡态。

就在两人一弹身之际，“天邪四侍童”各一闪身，一字式横截身前，备一扬掌，劲气呼啸声中，两人被迫回原地……

“恨世魔姬”厉喝一声：“找死！”

一道排山劲气，以雷霆万钧之势卷向四侍童！

四侍童各发一掌相迎，四童联手，威力岂同小可。

沙尘怒卷，狂飏激荡，“恨世魔姬”退了三步，四侍童四散退开……

周靖与李春桃双双再度弹身……

“天邪院”总管唐裴辰冷哼一声，出手攻向“恨世魔姬”

四侍童之二身形电似一划，分别截住了周靖和李春桃。

“恨世魔姬”与唐裴辰顿时打得难分难解，双方功力似在伯仲之间。

周靖与李春桃一上手就被两侍童迫得毫无还手之力，险象环生。

暴喝之声起处——

李春桃首先被对方制住。

接着，周靖也被扣住脉门。

“恨世魔姬”被唐裴辰缠住，空自目眦欲裂，但却无法援手。唐裴辰突地暴退五尺，冷喝一声道：“住手！”“恨世魔姬”不期然地刹住攻势，道“怎么样？”

“我们再来谈谈！”

“谈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这一双娃儿丧命的话，最好是随本人见咱院主！”

“如果不呢？”

“先毁了他两人，再擒你回去！”

“唐裴辰，你好狂的口气？”

“不信你就试试看！”

就在此刻——

一声刺耳的冷笑，传入众人耳鼓。

场中，已多了一个蒙面灰衣人，以“恨世魔姬”等人的功力，竟然不曾发觉这灰衣蒙面人是何时欺入场中，一个个为之大冒寒气。

周靖一见来人，不由一喜，暗叫了一声：“逆旅怪客！”

唐裴辰目光一扫蒙面人，沉声道：“阁下何方高人？”

“逆旅怪客！”

诸人又是一怔，除了周靖之外，谁也不曾听说过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但单凭对方现身而不被发觉这一点看来，蒙面人的来路决不简单。

唐裴辰一愣之后，道：“阁下可知道本人是谁？”

“区区‘天邪院’总管，狗腿子而已！”

唐裴辰赤面顿呈猪肝之色，重重一哼道：“阁下口气不小？”

“和你说话是看得起你！”

唐裴辰生平未曾被人如此轻视过，“天邪院”三个字，黑白两道闻名丧胆，何况对方名不见经传，当下身形一欺，道：“阁下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嗯，怎样？”

“天邪院并非好惹的！”

“嘿嘿嘿，一群鲜廉寡耻的衣冠禽兽而已！”

这句极尽侮辱的话，使得四侍童和唐裴辰面色大变。

震耳暴喝之中，唐裴辰呼的一掌，劈向了“逆旅怪客”当胸，另一手五指箕张，抓向面门，但却后发而先至，一招两式，快逾电光石火，奇诡厉辣之处，世无其匹。

砰然巨响声中，唐裴辰掌指全落在“逆旅怪客”当胸。

他呆住了。所有在场的人，连“恨世魔姬”在内，全为之惊魂出窍。

唐裴辰这一掌一指，恐怕铁铸铜浇也难禁受，但“逆旅怪客”竟夷然无损，尤其那一指分明已点中“中堂死穴”，而对方似一无所觉。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就在唐裴辰一呆之际，“逆旅怪客”手一抬……

闷哼声中，唐裴辰踉跄跌撞到两丈之外，兀自稳不住身形。

“逆旅怪客”徐徐转身，面对四侍童，沉声道：“放了他两个！”

这话，像是一道无法抗拒的命令，扣住周靖和李春桃的两侍童，忙不迭地松开了手退开三步。

周靖和李春桃双双施了一礼，道，“谢谢前辈！”

然后，走到“恨世魔姬”身旁。

“逆旅怪客”再度转回，向“天邪院”总管唐裴辰道：“不必妄测本人的身份，现在带人快滚！”

唐裴辰自知功力差人太远，斗下去只是自讨罪受，说不定性命不保，当即硬起头皮向“逆旅怪客”道：“阁下，后会有期！”

率同四侍童，如风般飘逝。

“逆旅怪客”。目光透过蒙面中上的小孔，骤然落在“恨世魔姬”的身上，好半晌，才悠悠然地道：“你是黄紫芳？”

“恨世魔姬”不由自主地退了一个大步，道：“难道阁下认为我不是？”

“你真的是？”

“恨世魔姬”顿了一顿，道：“不错！”

“逆旅怪客”目光一黯，转身便走……

周靖突地一欺身，道：“前辈请留步！”

“逆旅怪客”回身道：“什么事？”

“晚辈有件事请教！”

“你说说看！”

“请问‘血谷’在什么地方？”

“逆旅怪客”身形似乎一震，声音微带激颤地道：“你问‘血谷’？”

“是的。”

“你问这干吗？”

“晚辈受朋友重托，必须赴‘血谷’一趟！”

“什么样的朋友？”

周靖不由一窒，他考虑是否该说出甘江的名字，甘江临死，叮嘱他的噩耗连他的母亲都不让知道，如果自己随便泄露，传扬开去岂非愧对友灵，说不定会引起其他严重后果，心念之中，歉然道：“这一点请前辈原谅，无法相告！”

“逆旅怪客”双目青芒暴射，直罩在周靖脸上，似要看透他的内心。

看得周靖心里发毛，背脊骨直冒寒气。

久久，“逆旅怪客”才以慑人的音调道：“周靖，你此去无异送死！”

周靖骇然道：“送死，为什么？”

“血谷是天生绝地，任何功力通玄之人，入谷至多十丈。将被化为红骷髅……”

“红骷髅？”

“不错，毛发皮肉化尽之后，剩下一具血红色的骷髅！”

“为什么？”

“谷中布满血罡，人兽触及，立化红骨骷髅！”

周靖不由倒抽了口凉气，连“恨世魔姬”和李春桃也为之毛骨悚然，这真是奇绝天下的异闻。

“何谓血罡？”

“谷中木石花草，俱是血红之色，吹刮的风，谓之血罡！”

“哦！”

“百年来，进入血谷而生还的，不过寥寥三人而已……”

“那三人？”

“这个……老夫无法告诉你，因事关重大！”

“请问血谷主人是男是女？”

“这在武林中是个谜？”

“前辈是否百年来唯一进谷而生还的三人之一？”

“逆旅怪客”似感震惊般地退后一步，道：“你问得太多了！”

周靖一窒，又道：“前辈尚未示知血谷的所在？”

“周靖，你此去必死无疑！”

“但晚辈受人之托，理应忠人之事！”

“你愿冒生命之险？”

“是的！”

周靖点了点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悬挂的血心。义兄甘江赠自己血心，要自己入血谷见他母亲求授武功，为他报仇，可惜，他死得太快，很多问题无法问清楚，否则可以免了许多波折。

但想象不到的是血谷竟然是这么一个神秘而恐怖的地方。

甘江的母亲在血谷之中是什么地位？

甘江既属血谷中人，武功身手当非等闲，怎的如此容易被害。

他说，他母亲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为什么？

周靖也同时联想到甘江的妻子“鬼女石兰花”，和奸夫“盖世太保洪一民”，什么时候才能手刃奸夫淫妇，慰友在天之灵。

还有，追击“盖世太保”，带走甘江尸体的那怪老者，他带走尸体的目的何在？自己若不能寻回义兄的尸体，岂不抱憾终生……

倏然——

一个细如蚊呐，但却字字清晰的声音，传入耳鼓：“娃儿，注意听着！”

他立刻意会到“逆旅怪客”在以传音入密之法向他说话，其目的当然是不愿意被第三者听到说话的内容，当即凝神倾听。

“老夫见了你的面，无法拒绝你的请求，由此出官道，顺江而下，大约两百里，你可看到一座形如鸡冠的巨峰屹立江边，登上峰顶，往前数到第七峰，在第七峰脚，有一块三丈见方的白石，嵌在峰腹之内，向右猛推巨石，就可以进入血谷。但你的功力是否能推动那巨石，别人就无法闻问了……”

话音至此一顿，接着是一声叹息，道：“娃儿，老夫提最后忠告，妄入‘血谷’，有百死而无一生！”

周靖抱拳为礼道：“敬谢前辈指教！”

当然，指教了些什么，“恨世魔姬”和李春桃是无法得知的。

“逆旅怪客”一晃身，如一阵轻烟般消逝。

李春桃走近周靖身旁，幽幽地道：“相公一定要去‘血谷’？”

“是的！”

“可不可以打消此意？”

周靖一愕道：“为什么？”

“据那怪客所述，此去无异送死……”

“多谢姑娘关怀；但我诺言在先，不能不去！”

“那……那我随相公去！”

“不行……”

李春桃粉面一黯，大有泫然泣下之势，哽咽着道：“贱妾蒙相公求药相救，恩同再造……”

周靖一摇手止住对方的话道：“姑娘错了，在下才真的是蒙姑娘所救！”

“可是贱妾早有脱离魔宫之意，只是因势随势而已！”

“还是不行！”

“相公是否以贱妾出身‘桃花宫’而不屑为伍？”

“在下决没有这种意思！”

“那就请答应贱妾的要求，随侍相公身侧，生死与共？”

周靖心里一阵怦怦然，急道：“这如何使得？”

李春桃终于香颊滚泪，怆然道：“贱妾虽出身‘桃花宫’。但自问玉洁冰清，决不至玷辱相公……”

周靖大急道：“姑娘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贱妾蒙相公求药赎命，冒残身之险，又被相公抱持而行，此生已不作他想，但愿为奴婢，终身侍候相公，至于名分，倒不敢奢望！”

周靖不由面红耳赤，心头巨跳，激动地道：“李姑娘，你救我于先，我效力于后，希望你不要作此想……”

“相公如不答应，贱妾唯有一死以明志！”

“这……这……李姑娘……在下已是订过婚的人了，岂能“贱妾不敢求相公之爱，只愿随侍一生！”

“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插口的竟然是“恨世魔姬”。

“前辈……”

“周靖，女子守身如玉，她既然被你抱持过，当然不能再嫁别人……”

“那乃是事急从权！”

“不错，但李春桃心意已经如此，你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

“晚辈已有婚约……”

“你不是已解除婚约了吗？”

“事出误会，晚辈要尽力挽救！”

“易秀云视此为终身无可洗刷的奇耻大辱，她会听你解释吗？”

周靖苦笑了一声道：“想来会的！”

“哼！那是以后的事，目前，李春桃不顾少女的矜持，说出了心底的话，一个女孩子说出口的话是无法收回的，你可想象得到被拒绝的后果！”

周靖不禁打了一个冷颤，李春桃句句痴心话，他岂能无动于衷，只是如果他接受了这一份爱，将来对于未婚妻易秀云，以此的误会将更加深。

“恨世魔姬”紧迫着又道：“周靖，去爱一个人，有时是一种痛苦，但

被人爱是幸福！”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周靖的心，面色也随之一变。

的确，被爱是一种幸福。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朝李春桃瞟了过去，接触到的，是一副火样的眸子，眸光中充满了期待渴望之忱。

春桃羞怯地道：“相公，你答应了吗？”

“桃妹，如你愿意，就叫我一声靖哥吧！”

“哦！靖哥，我……我太高兴了！”

“恨世魔姬”口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喟叹，突地道：“周靖。一定要赴‘血谷’？”

“是的！”

“你甘冒化为红骷髅之险？”

“这个……为友全信，刀山剑林也得走一道，不过，晚辈相信不至于……”

“不至于？”

“是的！”

“你凭什么如此自信？”

“目前暂难奉告！”“恨世魔姬”点了点头，幽幽地道：“好，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希望能再见到你，我得走了！”

声落，人已弹出十丈之外，一闪而没。

周靖眼望着这奇丑绝伦的女魔消失，他感到“恨世魔姬”人虽丑怪，但却不如江湖传言之甚。她并不凶残到足以称魔的地步。

李春桃若有所思地道：“靖哥，你与恨世前辈是什么关系？”

“毫无关系可言！”

“但她对你很好。”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之不透！”

“她会有其他目的吗？”

“不会，她能从我得到什么呢？”

“江湖中因‘黑箱’，而把你和她连在一起……”

“江湖诡橘，甚多捕风捉影之事！”

“我们该走了。”

“走？桃妹，你不能随我到‘血谷’！”

“你一个人去冒险？”

“我已有成算，也许有惊无险，你最好是……”

“怎么样？”

“府上在哪里？”

“成都！家父在正街上开了一间‘树德堂’医铺！”

“那你最好是回家，‘血谷’事了。我来看你！”

李春桃陡地粉颊大变道：“不好！”

周靖一怔道：“什么不好？”

“桃花宫中人，可能会寻上家父以图报复……”

“那事不宜迟，你立即返家，最好劝令尊暂时避上一避。迟早我必毁掉‘桃花宫’，不过目前，还是以暂避魔焰为上。”

“靖哥，你真的会来看我吗？”

“会的！”

“我担心家中安危，要走了，盼你珍重！”

“我会小心的！”

“靖哥……”

水汪汪的眸子，散发着强烈的爱意，令人沉醉，薄薄的樱唇，吸动着，像是在等待什么，粉颊，在刹那之间，像是被涂上了一层薄脂……

周靖的俊面发红了，一颗心怦怦而跳。

于是——

他搂住了她的纤腰，四片唇瓣，紧密地凑合在一起，舌尖相抵，吮、吸、绞……

一阵阵飘然之感，像电流般流遍全身。

李春桃，献上了少女的初吻！

周靖的初吻，没有献给未婚妻易秀云，而却奉献给萍水邂逅的李春桃，这真是造化弄人了。

两人，沉浸在梦幻似的境界中，浑忘一切。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原始的需要！

一股热流起自“丹田”，血液随着加速了运行……

周靖被对方的玉臂，缠得喘不过气来。

一丝灵智未泯，使他霍然而震，忙不迭地推开了对方柔若无骨的娇体，颤声道：“桃妹，后会有期！”

两人的脸孔都红得像朝霞。

“靖哥，你……要走了？”

娇羞之中，含有几分黯然的别绪。

易秀云清丽的倩影，闪上了周靖的心头，使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愧疚之感，油然而生，他不敢多看李春桃。她使他良心不安，他象逃避似地道：

“桃妹，珍重再见！”

“靖哥，你也珍重！”

李春桃最后两个字出口，周靖已飘出数丈之外，再闪面没。

她骤然之间，感到无比的孤寂。

他走了！

他会再来吗？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现场。

且说，周靖一路狂奔，一方面，他感于李春桃的似水柔情和珍贵的初吻，另一方面，他对因自己一时冲动而解除婚约的易秀云，感到由衷的歉疚。

他象是要逃避某种事实般，全力狂驰。

但。现实是不能逃避的。除了承受，别无他法。

他暂时把全部思念，转移到“血谷”方面。

他照着“逆旅怪客”的指示，顺江而下，二百里左右，果见一座形如鸡冠的巨峰，巍然矗立江边……

他毫不犹豫地登上峰顶。

从峰顶前望，千山万壑，绵亘不绝。

由此向前数，第七峰，“血谷”的门户。周靖考虑了片刻之后，奔向那窳七座山峰，一路翻山越涧，备历险阻，一个时辰之后，到了第七座山峰之前。靠峰脚处，一如“逆旅怪客”所述，一块周径三丈的白色巨石，半嵌峰

壁之中。

周靖的心，一阵急剧的跳荡，他将要揭开“血谷”之谜，是祸是福，立见分晓，虽然他有甘江所赠的“血心”为信物，但“逆旅怪客”的描述，仍使他忐忑不已。

如果万一被谷中“血罟”化为红骷髅，岂非抱恨终天？

但事已至此，他当然没有后退的道理。

他缓慢地移动着脚步，走近那方白石。

一块生根的峰脚的白石，表面上看去，毫无出奇之处，谁知道这就是武林中最神秘处所的门户。

他不知道凭自己目前的功力，能否推得动这块硕大无朋的巨石？据“逆旅怪客”说，把石头向右推移，就能现出门户。

于是——

周靖功运双掌，搭上巨石的右缘，猛力一推之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这一推，少说也有数千斤之力，那巨石竟然纹丝不动。

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他自语了一声之后，再度运集毕生真力，向巨石推去……

双脚抵处，碎石成粉，可见其用力之猛。

额上青筋暴露，汗珠滚滚而落。

用力，再用力……

巨石松动了，一寸一寸地向山腹之内缩入。

这巨石似乎装有轴承，一边向山腹内陷落，另一边却突了出来。

顾盼之间，巨石已缩入山腹近丈，周靖也随巨石转移之势，步步进入山腹之中。

就在此刻——

破风之声，倏告传来，如果偶一松动，势必被巨石逆转之力，弹了出来，故此。他不遑去分辨来人是谁，全力推动巨石。

眼前，已现出一条黝森的洞径。

身后突然传来人语之声：“不错，是他！”

“他在捣什么鬼？”

“莫非那‘黑箱’就在这……”

“进去！”

“当心那恨世女魔？”

“老大，凭天邪四怪，难道对付不了区区……”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闯！”

周靖蓦然松手，一个翻滚，进入洞径之中。

巨石迅速的移回原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四条人影已扑入洞径之中。

洞径宽高在一丈之间，虽然黝暗冷森，但在功力超过一甲子以上的高手来说，可清晰辨物。

周靖弹身便朝里闯……

“小子，停身！”

喝话声中，两条人影快逾飓风地从周靖身边擦过，横截前路。

周靖不期然地收住身子，一看，四个不男不女的怪人，前后各二，把自己堵在洞径之中，从方才的对话里，他已知道对方是“天邪四怪”，看情形，

对方不知已然进入绝地之中，当下冷冷地道：“四位意欲何为？”

四怪之首的大怪嗥嗥一声怪笑道：“小子，坦白告诉你，咱兄弟奉院主之命，索取‘黑箱’。”

“黑箱？”

“不错！”

“阁下准知‘黑箱’在本人手上？”

“小子，‘恨世魔姬’并不足恃，识相的快交出来！”

“如果不呢？”

“嘿嘿，凭‘天邪四怪’可以把这洞窟翻转来！”

周靖低哼了一声道：“阁下说话最好先替自己留点余地！”

另一怪接口道：“小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各位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什么鬼地方？”

“各位何不随在下进去见识一番？”

大怪冷笑连声道：“小子，你用不着弄什么玄虚，是不是‘恨世魔姬’在洞中？”

周靖冰寒至极地道：“四位进去一看便知！”

大怪一侧身道：“小子，你走在头里，谅你也弄不了什么诡！”

周靖大踏步往里行，洞径倒还平坦，甚少曲折，盏茶工夫之后，眼前现出一道石门，门内红光隐隐。

“天邪四怪”各各面露惊诧之色。

周靖已知到了地头，忙自胸前亮出“血心”，一弹身，进入石门之内。

眼前，景物大变，入目一片血红。

木石花草，全是红色，连那溪流，也象是一条血河。

四怪追跟纵身入内，一看之下，登时面如土色，齐齐失声道：“血谷！”

周靖冷然回头道，“不错，是‘血谷’，你们想不到吧？”

“格格格！”声中，那道石门已经关闭。

“天邪四怪”窒在当场，宛若泥塑木雕。

周靖表面冷冷地若无其事，其实内心激动无比，面对这神秘恐怖之域，大有神魂飘飘之感，不由一阵毛骨悚然。

不错，目光所及，一堆堆的红色骷髅，触目皆是。

空气中充满了诡异，阴森，恐怖……

除了刺目的红色，不见半丝人迹。

他不知道该报名求见，还是……

“天邪四怪”惊魂稍定，大怪栗声向其余三怪道：“难道这小子会是‘血谷’门下？”

四怪头一偏道：“未必！”

“为什么？”

“第一、他的武功平平，第二，他恐怕是瞎撞来的，你看他举棋不定的样子。”

“为今之计……”

“先擒下他，立即离开此地！”

“动手吧！”

声音入耳，周靖不由怦然心惊，当然，四怪之中任何一怪他都应付不了，

遑论四怪联手。

几乎是四怪扑上的同时，周靖一弹身落入谷中，四怪一怔神，周靖再晃身已进入谷道十五丈之间。

“天邪四怪”互望一眼之后，终于纵落谷道之内。

周靖再一跃身，已到二十丈外，心念疾转道：“怎的毫无异动，照‘逆旅怪客’之言，自己和四怪已经进入死亡线内了。

心念未已，数声凄绝人衰的惨号，嘶空而起。

“天邪四怪”姜顿倒地，一阵抽搐之后，寂然不动，瞬间，四条躯体变成了血红之色，接着蜕化，消溶……

周靖看得头皮发炸，肉跳心惊，全身簌簌直抖。

前后半盏茶功夫不到，四个一等高的高手，化成了四具红骷髅。

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惨事。

他奇怪，自己何以会安然无恙！

他再一次下意识地看了看胸前悬挂的“血心”，不禁又是心头巨震，那拇指大的“血心”此刻竟然放射出刺目血芒，远达三丈之外。

怪事，千古罕绝的怪事。

他想，自己安然无事，定是这“血心”的关系，否则别无解释，登时胆气一壮，举步再朝谷底迈进。

谷内像是鲜血染就般的景物，使他不停地冒着冷汗。

红骷髅，触目皆是，可以想象葬身这绝地的高手之多。

行行重行行，别说是人，连一只鸟的影子都不曾发现，禁不住心里发毛，寒气股股而冒。

倏地——

眼前现出一个亩大的湖，恰好阻断了谷道，湖面被一层薄雾笼罩。

湖水，像血，使人头晕目眩。

周靖站在血湖之前，进退失据，前进，无路，后退，心有未甘，他是为了义兄甘江临死重托而来，岂能有始无终。

一声凄怨欲绝的长叹，幽幽传来，那叹息声，不像是发自生人的口，阴森之中带着哀怨，低沉，缥缈，令人毛发悚然。

周靖游目四顾，一无所见。

又是一声叹息传来，像是远隔天边，又似近在咫尺，令人无法捉摸。

周靖忍不住脱口高声问道：“武林后进周靖受托求见谷主？”

“……谷主！”

“……谷主！”

回应他的，是一连串的空谷回声。

他惶惑地四顾，眼前仍然是徐血般的景物，和蒙蒙薄雾。

他提高了嗓音，再次道：“武林末学周靖敬谒谷主！”

入耳仍是那空洞的回声，周靖不由毛骨悚然，自己深入谷中，断无不被发觉之理，却不见人影？

蓦地——

湖面之上，蒙蒙雾气之中，现出一个白色人影，若隐若现，飘飘忽忽……

鬼！一个女鬼！

周靖不由毛发俱竖。

如果是人，必然有明显的形象，而且岂能飘浮在虚空之中。

周靖下意识地退了数步，目不稍瞬地注定了那白色影子，除了看出她是个长发披肩，白衣白裙的女子外，面貌根本无从辨认。白影消逝了，但却传来了声音，娇脆，冷于冰霜：“你是谁？竟敢妄闯本谷？”

周靖一怔，难道对方是人，可是声音如在身侧，却不见形影？“在下……周靖！你……是人，是……”“是鬼，对吗？”“难道你……真的是……”“不错，我是鬼！”一听对方自承是鬼，周靖全身一阵股栗，毛发根根直竖，栗声道：“你是鬼？”“不错！”

“你不是！”

“为什么？”

“世间根本没有鬼！”

“这是你心虚之辞，你怕，是吗？”

“你何不现出身来？”

“我就在你的身边！”

周靖鸡皮疙瘩遍起，再退了数步，的确，那声音是在他身旁咫尺之间，但为什么毫无所见呢？难道她确实是鬼？

那声音接着道：“你何来本谷信物‘血心’？”

“朋友所赠！”

“朋友，谁？”

“甘江！”

那声音似很激动地道：“甘江？”

“不错！”

“他为什么要赠你此物？”

“因为他……”

话到口边，又急忙顿住，他想起甘江临死交代的话，不能透露他的死讯……

“他怎么样？”

周靖心念一转，道：“甘江与在下结义兄弟，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鬼，谷中幽灵？”

“谷中幽灵？”

“不错，‘血谷’本是幽灵居住之所！”

周靖不由暗责道，自己好傻，竟被对方戏弄，甘江明明说自己到此来求见他母亲，当然她母亲决不是鬼，“血谷”武功天下人莫测其高深，对方说不定是以一种诡异身法瞒骗自己的眼睛，扮鬼装神，愚弄自己，当下胆气顿豪，冷笑了一声道：“姑娘到底是谁？”

“告诉你是鬼！”

“就算你是鬼吧，请现身一见！”

“人鬼殊途，无法现身！”

“既然是人，又何必定说是鬼？”

“我本幽灵，难道非要冒充作人？”

“你真的是鬼？”

“你不相信？”

“在下无从信起！”

“好！人，现在你凝神诚意，默念你的来意五遍，我，鬼，会感应得到！”

周靖心头一寒，暗忖，莫非世上真的有鬼，我何妨依言试辈周靖，承义

兄甘江之命，以‘血心’为凭，求见义母；并请赐一项武功！”

如此一连五遍，正待开口……

忽听那自称是鬼的声音道：“周靖，你想求见谷主，乞赐一项武功，对吗？”

周靖不由毛发俱竖，透体冰凉，冷汗涔涔而下，心跳到了口边、想不到自己真的碰上了鬼，对方居然说出自己心中所念，除了承认对方是鬼，别无其他解释。

当下栗声道：“请问如何称呼？”

“鬼！”

“这样称呼未免……”

“你叫我鬼，我称你为人，没有什么不妥！”

周靖咽了一泡口水，道：“甘江义兄之母便是谷主？”

“不错！”

“她老人家……”

“称鬼不敬，就称为神吧！”

“神？”

“嗯！”

周靖一转念，觉得不对，甘江分明说他母亲是人世间最不幸的女人，要自己不把死讯传给她，怕她受不了这打击，如此说来，对方分明是人。“逆旅怪客”指示自己入谷之道，也没有提及鬼神之事。

但对方声音近在咫尺而不见形，能说出别人心中的意念，这又作何解释呢？

谜！

一个离奇莫测的谜！

就在此刻——

方才所听到的叹息声，又告传来，悠长凄怨，象是午夜幽灵的怨叹……

周靖又是一阵毛骨悚然。

两眼下意识地向四周一扫，红骷髅，血湖，薄雾，此外一无所见。

他感到有如置身鬼域，又似在一场恐怖离奇的梦境中。

那自称“鬼”的声音又告响起：“人，谷主已允许成全你的愿望！”

“请代向谷主申谢忱，并请代达‘残人院院主’敬候谷主安！”

“残人院院主？”

“是的！”

“他知你来此？”

“不知！”

“那他何以托你带口信问候？”

“因在下曾赴‘残人院’求药，‘血心’为对方发现，错认在下为谷中弟子，所以才有附候之举！”

“嗯！”

一阵微风拂过，周靖但觉穴道一麻，登时昏迷过去。

醒来之时，见自己置身一间陈设华丽的寝室之中，桌上已摆好了酒菜。

“人，想来你肚干早已饿了，桌上的酒菜你自己用吧！”

周靖若有所悟，道：“鬼，难道鬼神也有酒菜待客？”

“人，鬼神是灵，无所不能，懂吗？”

周靖既疑惧又纳闷，他不相信对方是鬼，然而对方的一举一动，又那么的神秘恐怖，确乎不类常人……

在饥火中烧之下，他不容气地吃完了酒饭。

“鬼”的声音又起：“人，现在向谷主禀陈你与甘江结识的经过？”

周靖一跃身而起，道：“谷主在哪里？”

“在注视着你，说吧！”

周靖游目四顾，任何影子都没有看到，房内，除了自己，什么也没有，但声音确实近在耳边，当下激动地道：“在下无缘谒见谷主？”

“人鬼殊途，不必了！”

“可是在下受甘江义兄重托，面见谷主……”

一个冰冷低沉的声音道：“老身在此，数十年不见生人，孩子，只有让你失望了！”

说完，一声凄凉至极的叹息。

周靖硬起头皮道：“晚辈可否称谷主为伯母？”

“当然可以！”

“如此晚辈斗胆请问伯母，请释人鬼之疑？”

那凄凉低沉的声音道：“孩子，人，莫不有死，死则为鬼……！”

“这是世俗的说法！”

“你不相信有鬼？”

“人死而神灭，鬼魂之说，本来无稽！”

“你不是鬼，安知人死后神随同形一起毁灭？”

“这个……”

“孩子，听着，当一个人活着而丧失了生的意义时，虽然他仍有一口气在，实则与鬼无异，也就是说内死而存躯壳，又或许形体已灭，而一点精灵不泯，这是真正的鬼，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周靖智慧超人，若有所悟地道：“伯母是属于前者？”

“前者后者，老身不欲置辩，你与江儿如何结识？”

周靖一窒之后，道：“是……是偶然邂逅的！”

“他现在何处？”

“他……萍踪无定！”

“他为什么会赠你‘血心’？”

“甘江兄要晚辈进谷求赐一功半技……”

“用意只此？”

周靖倒吸了一口冷气，硬起心肠道：“是的，只此而已！”

“你叫周靖？”

“是的！”

“你确实姓周？”

这一问使得周靖怦然心动，他的身世有许多人怀疑过，看来自己恐怕真的身世不明，据“神风掌王魁”说；父亲“霸王鞭周公铎”少时下体已残，终生未娶，当然不会有儿子，但奇怪的是“血谷谷主”何以也有此一问呢？

当下惑然道：“伯母因何有此一问？”

“这个……你既是真的姓周，不说也罢！”

“伯母问这话必有所本？”

“因你像一个人，唉！……”

周靖心中一动，“逆旅怪客”也说自己像他一个老友，莫非……

“晚辈像谁？”

“老身不愿提及此人！”

话声竟然一变而为愤怒，这人是谁？是她的仇家，还是……

周靖心中疑念虽炽，但不敢再追问下去。

“血谷主人”语音又为凄冷地道：“孩子，你要求一项武功？”

“是的，不过仍以伯母之意见为主！”

“传你武功不难，但恐怕害了你……”

周靖不由一震道：“为什么？”

“恐怕你会遭杀身之祸！”

“晚辈不解？”

“当然，你当然无法了解其中因由……”

话到这里，话声突然中止了。

周靖忍不住道：“武林传言，‘血谷’武功天下无敌？”

“武功一途如瀚海无边，岂可如此断言，不过事实上如果能学成全部，可能难逢对手，但，本谷武功不能全部传与外人！”

“晚辈无此奢望，但求一鳞半爪，于愿已足！”

周靖人极高傲，他说这话完全基于对甘江的诺言而发，如果他不能得到出类拔萃的武功，势无法为义兄复仇，取之于彼，用之于彼，这在内心并无不安。

他断定了一点，对方是人，决不是鬼，这种出声不现形的怪现象，必是一种极为玄奇的武功，至于其他，可就非他所能想象的了。

久久——

“血谷主人”的声音再起：“看在江儿的分上，老身破例传你‘玄龟神功’，习得此功，掌指刀剑，皆难伤你性命，而且百毒不浸……”

周靖心中一喜，但随即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义兄甘江是被毒杀的，他既是“血谷”少主，功力之高，自不在话下，难道他没有习到“玄龟神功”，否则怎么会被毒死呢？

当下忍不住道：“以晚辈所知，义兄甘江没有习此神功？”

“不错，他没有！”

“这，为什么呢？”

“当然有其原因，你不必知道！”

周靖心里打上下一个结，对方显然有难言之隐，他自是无法追问。

“现在你全力向壁间发一掌！”

周靖略一迟疑之后，双掌挟带毕生功力，猛然击出，他自忖这一掌非把这墙壁震塌不可，但，事实上大谬不然，掌力吐出，身侧起了一阵微风，如山掌劲，竟然被消卸得无形无踪、不由寒气顿冒。

“血谷主人”的声音道：“难得，小小年纪功力已超过一甲子，看来你必有什么奇遇？”

周靖当然不能说出甘江临死前输功的事实，略微一顿之后，道：“伯母所料不差，晚辈曾有所遇。”

幸而对方没有追问下去。

“你在练就‘玄龟神功’之后，再传你三招掌法，行走江湖当可无虑了……”

“谢伯母成全！”

“不必了！”

说完，声音顿杳。

在悬疑与激动之中，周靖渡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下床之际，桌上放了一张素笺，上面写着：“此桌右移，下面即是练功室，照式参修，百日可成！”

周靖迫不及待地把桌子向右一推，轧轧声中，地上裂开了一道门户，现出重重石阶，略一犹豫之后，沿石阶进入地下室。

一脚踏入地下室的门，不由毛发逆立，骨软筋酥，几乎脱口急呼。

室内，在惨淡的珠光照耀之下，现出数十具红色骷髅，或坐，或立，或倒吊，或飞悬……形形色色，简直就是一片骷髅林。

难道这就是练功室？

周靖呆立半晌之后，走入室口，禁不住背脊骨直冒寒气。

室中，一个角落里，摆着一桌一椅一床，桌上居然放着热气腾腾的早点。

神秘！

恐怖！

周靖心悸神摇，面对着数十具毗牙舞爪的骷髅，哪里还有胃口吃早点。

对方要自己到这恐怖的地下室，用意何在？

倏地——

他脑际灵光一现，想起笺上所说：“……照式参修……”

仔细一察看，果然发现这些恐怖的骷髅，每一个姿势，似乎代表着一个练功的动作，越看越觉玄奥不平凡……

一遍！

两遍！……

数十遍之后，居然被他发现了端倪，心中大为兴奋，这神功确实奥妙无方，但想到对方竟然以死人骷髅作为练武的工具，未免太过残忍。

心念之中，用手微一触摸那骷髅，竟然入手冰凉，全是红铜铸的，心里方才释然，匆匆用罢早点，用起功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

当他参悟了最后一个式子之后，恰好百日期满。

“玄龟神功”已然功圆满。

周靖正拟走出地下室之际，另一扇门开了，又是一间毗连的地下室呈出，他略一思索之后，终于走了进去。

室内依然是骷髅杂陈，但却分为二组。

每一组的前面，有一块标示牌，分别写着：

“一招残身”

“二招夺命”

“三招碎尸”

周靖顿悟这必是“血谷主人”说过要另传自己的三招掌法。

当下又开始参悟起来。

三天！

他参透了这骇绝武林的三式掌法。

他回到了原先居停的寝室之中。

又是三天过去。

他被困在这神秘的室中，不由焦的起来，他曾试图窥探一下室外的情景，

但这寝室无门无窗。

一日三餐无缺，但他不知对方如何送食物进来，又如何收碗碟回去，而自己竟然无法发觉。

他曾数次发活，请求出谷，但毫无反应。

这一夜，朦胧之中，他发现一个幽灵般的影子，坐在自己床前桌边，他努力地睁开眼，想看个真切，但眼方睁开，那影子却无端地消失了。

恐怖和焦灼，与日俱增，但他无法脱困。

他无法想象对方要把自己囚禁在这神秘的寝室之中？

一天，又一天！

周靖急得快要发狂。

那幽灵似的影子，每当他朦胧入睡之际，必然显现，他无法看真切，更无法捕捉，那确实是一个影子，无声无息，隐现瞬间。

幽灵！

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这一天，周靖已无法再忍受这精神上的摧残，他横下了心，无论如何，非离开这恐怖的地方不可。

父仇！

友恨！

等待着他去了结，他不能无尽止地被囚禁下去，当然，他明白以他的功力和人鬼不辨的“血谷”中人相比，无异萤火之与星月争辉，但，一个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尤其孤傲成性的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不然他会发狂。

于是——

他叩了叩房壁，似乎不厚，双掌猛然蓄足十二成功劲，向墙壁猛然推去……

就在此刻——

身后突然传来自称为“鬼”的声音道：“人，你想做什么？”

周靖电掣回身，但却一无所见，愤然道：“鬼，请禀明谷主，在下必须离开！”

“唉！”

一声幽幽地叹息，使周靖大是迷惑，她为什么要叹息？难道“鬼”也有烦恼！这叹息声和谷主同出一辙，为什么，自己被软禁的原因何在！

那每晚在自己入睡之后，显现的影子是谁？是人？是幽灵？

心念之中，不由脱口道：“我必须离开这恐怖的……”话出才觉不妥，但已无法收回。

“什么，你说这是恐怖的地方？”

周靖硬起头皮道：“是的，人与鬼相处，难道不够恐怖？”

“可是这鬼对你无害，侍候你饮食，又传你武功……”

“什么，是姑娘侍候在下？”我是鬼！”

“好，鬼就鬼吧，在下一切拜领，深深感激，不过在下必须……”

“离开？”

“是的！”

“非离开不可？”

“请问，留住在下的用意何在？”

“这个……唉，不说也罢！”

周靖好奇之念大炽，紧迫着问道：“鬼，你因何而叹？”

“当然有值得叹息的道理，但这不是你们人所能了解的！”

突地——

“血谷主人”的声音隐约传来：“梅儿，送他出谷，传语你江哥，可以回谷了！”

“是的，妈！”

周靖不由心头大震，如此看来，这自称“鬼”的，是义兄甘江的妹妹了……

“鬼”的声音道：“人，你可以出去了……”

“梅姑娘，在下与令兄义结……”“不必说了，我知道！”

“姑娘何必故作神秘，请现身一见如何？”

“你不怕鬼？”“在下来此已有数月之久，是鬼，也没有什么可怕了！”

“如此，你回头！”

周靖一颗心顿时怦怦剧跳起来，他不敢想象将要看到的是什么形象？

他终于回过了头……

一看，傻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美绝人寰的白衣女子，年纪在十八九岁之间，美，美得使人目眩神迷。

周靖下意识地退了数步。

这是他所见最美丽的女子，他说不出对方美在何处，总之全身上下，无一不美，可以说是造物的杰作。

这样美的女子，为什么要自称为“鬼”？

眸光似水，转动之间，周靖的心也随着荡晃。

“可怕吗？”

“不！不……你……太美了！”

“真的美吗？”

“真……的！”

“可是你别忘了，我是鬼！”

声如乳驾出谷，悦耳之极。

周靖激动地道：“梅姑娘，你不是……”

“你不相信？”

“完全不相信！”

“如此你看！”看字尾音缭绕耳际，眼前人影顿杳，不知是如何消失的。

周靖不由毛骨悚然，他不相信对方是鬼，然而对方的行动，却与幽灵鬼魅无异，人乎？鬼乎？……

“你相信了！”

周靖心虽惊恐万状，口里仍道：“不！”

“值不得争论，现在送你出谷，有件事请你务必办到！”

“请讲？”

“寻到甘江，告诉他禁令已除，可以回谷了！”

周靖心里又是一阵剧跳，他本想说甘江已真正的成了鬼、他永远不能回谷了，但，不敢说出口，口不应心地地点了点头：“好的，在下一定传到，不过……”

“怎么样？”

“甘江兄行踪难测，什么时候才能带到这个口讯就无法预测了！”

“希望你尽力而为！”

“那是当然的！”

心里却在思索着“鬼”口中透露的“禁令已除”四个字的含义，难道甘江是被逐出“血谷”的？还是谷中另有其他特殊的规法？

想来想去，脑中只有一片混沌，他想不透其中蹊跷，不过以甘江身为“血谷”少主，竟然连“玄龟神功”都没有练成，而被其妻“鬼女石兰花”伙同奸夫“盖世太保洪一民”毒害这一点看来，甘江可能是犯禁被逐的成份居多，当下忍不住问道：“甘兄离谷多久了！”

“三年！”

“他没有回来过？”

“他不能回来！”

“为什么？...”

“他没有向你讲？”

“没有！”

“那你就不要问了！”

一阵微风掠处，周靖砰然栽倒.....

## 第四章 初试神功

周靖但觉微风袭体，心念未转，人已砰然栽倒。等到醒来，发觉自己躺身“血谷”之外，那“血谷”入口的巨大白石，横呈眼帘，当下站直了身形，面对那方巨石，感慨丛生。

“血谷”之行，像是一场离奇的怪梦，神秘、恐怖。

想起那自称为“鬼”的女子，仍不免为之怔然心跳，她的美，超尘脱俗，令人一见难忘，这是他生平所见最美的女子，但想到对方的神秘作风，又不禁惴惴然。

他得到了一套神功，三招掌法，总算不虚此行，至于凭目前所学，是不是能替义兄甘江复仇，仍然无法预估。他也想到——

父亲离奇的死！

易斌离奇的失踪！

黑箱之谜！

身世之谜！

未婚妻易秀云的下落！两个神秘的“地灵宫”宫妆少女！

痴情的李春桃！

他呆立了一阵之后，转身正待离开……

目光所及，不由怔然心惊，他发觉自己已被人包围在核心之中，在包围的人圈中，有的是他认识的，“神风掌王魁”，“仁心圣丐朱非”，衡山掌门祝南峰……

周靖不由剑眉紧蹙，不言可喻，对方又是为了“黑箱”而来，奇怪的是自己方离“血谷”，对方何以适时而至，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当下目光也冷冷地一扫现场，道：“诸位有何见教？”

衡山掌门祝南峰越人而出，沉声道：“周靖，你目认是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

周靖毫不考虑地道：“当然！”

“你这是由衷之言？”

“不错！”

“那对你父之死，你准备怎么样？”

“追凶访仇！”

“我与你父亲乃是八拜之交……”

“晚侄知道，前辈在不久前曾说过。”

“你愿意诚意回答者夫几个问题？”

“晚侄洗耳恭听！”

“你不怀疑你的身世？”

“怀疑，但晚侄自有记忆时起，即与先父相依为命，不论晚侄身世如何，这抚育之恩天高地厚，与生父又有何异？”

祝南峰点了点头，又道：“贤侄与‘恨世魔姬’确无任何关系？”

周靖微微一顿之后，道：“以前没有，可是现在……”

“怎么样？”

“她数次有恩于晚侄，我们是朋友！”

祝南峰老脸微变，道：“你父因‘黑箱’而丧生，而她是‘黑箱’得主？”

“江湖传言多半失实，岂可尽信！”

“神风掌王魁”实地欺身入场道：“你为她辩白？”

“事实如此！”狼子野心，周公铎泉下有知，当永不瞑目，错悔收你这螟蛉之子！”

周靖被这“狼子野心”四字勾起了怒火，冷哼了一声道：“本人尊敬阁下是先父至友，而且动机值得本人感激，但出言客气一占！”

“神风掌王魁”目中暴射厉芒，怒喝道：“不客气又待如何？”

衡山拿门祝南峰接过话头道：“王兄，冷静一点！”

“神风掌王魁”愤然道：“祝兄，别为他花言巧语所欺，说多了不过枉费唇舌！”

周靖心念一转，道：“各位的出发点全为了先父，晚辈心感，事情终有水落石出之日，晚辈不愿失礼得罪，告辞！”

“神风掌王魁”一横身道：“小子，今天你插翼难逃！”

周靖怒火倏炽，沉声道：“阁下准备怎么样？”

“把‘黑箱’之事交代清楚！”

“如果不呢？”

“要你的命！”

周靖冷笑数声道：“恐怕阁下办不到。”

“神风掌王魁”暴喝一声道：“小子，你无妨试试看，取不取得了你的狗命！”

暴喝声中，双掌如电拍出，神风掌人如其号，并非浪得虚名，这一出手，不但劲道如山，而且快逾电光石火，掌影幻动之中，已攻出了五掌……

“砰！砰！”暴响声中，五掌全劈在了周靖的身上，周靖实承五掌，仅只退了三步，连哼都不哼一声。

“神风掌王魁”亡魂大冒，怔在当场做声不得。所有在场的高手，全为之吸了一口凉气。

神风掌每一掌均足以开碑裂石，任你一等高的高手，也不敢蓦然承受，而周靖不闪不避，硬承五掌，这种功力，的确是匪夷所思。

周靖俊面抖露出一片恐怖杀机，目光照定了“神风掌王魁”道：“王魁，看在父亲分上，这五掌我让你，你若再不识相，别怪我出手无情？”“神风掌王魁”多年成名的人物，焉能栽得下这筋斗，羞怒交迸地道：“小子，老夫拼却老命也要宰了你！”

双掌一错，弹身扑进……

周靖冷哼一声，双掌一剑，学自“血谷”的三招之中的首招“一招残身”倏然施出，掌式之怪异诡辣，武林前所未见。

“神风掌王魁”但觉对方掌势如山般罩身压到，每一个要害大穴似乎都在被攻击之中，而且快逾电闪，连招架闪避的余地都没有，自己的掌势根本无法展开，登时惊魂出窍，暗道一声，完了，想不到我神风掌王魁竟然连一个照面都接不下……

场中暴起数声惊呼，但任何人都来不及出手救助。

周靖这一招击实，“神风掌王魁”势非当场残废不可。

就在掌力将触及对方的电光石火之间，周靖硬生生地撤回掌力，退后两步，道：“王魁，这一次放过你！”

“神风掌王魁”羞愤欲死，老脸成了猪肝之色。

谁也估计不到短短数月时间，周靖会前后判若两人，露出这一手惊世骇

俗的功夫。

“仁心圣丐朱非”一弹身和衡山掌门祝南峰并肩而立，面对周靖。

周靖心念疾转，不管怎样，对方总是父执之辈，而且都是激于义愤才采取行动，自己若伤了对方，问心何安，还是走为上策……

心念未已。“仁心圣丐朱非”苍劲的语音已然响起：“娃儿，以老化子所知，周公铎并没有具备这种诡辣的身手，你的功力何来？”

周靖一愕，道：“这个，恕不便奉告！”

“仁心圣丐朱非”面色一变，双目棱芒如电，冷声道：“娃儿，这说明了方才对祝兄说的，全是虚构之词！”

“为什么？”

“你来历大有问题！”

“随便前辈如何想吧！”

“仁心圣丐朱非”倏地厉声道：“霸王鞭周公铎是否死在你手？”

周靖面色一变，怆然道：“前辈，他是我父亲。”

“我老化子不吃你这一套。”

“前辈之意该当如何？”

“望你说出真情实话？”

“晚辈无话可说。”

“如此我老化子只好为友卖命了。”

了字声落、右手拼指如就，戮向周靖胸前“乳中”、“璇玑”，“志堂”三大要穴，左掌横劈面门。

同一时间，衡山掌门祝南峰也闪电般出掌助攻。

一个是丐帮长老，一个是一派之长，两人联手合击，其势岂同小可。

砰！砰！暴响声中，周靖踉跄退了数个大步。

“仁心圣丐朱非”和祝南峰骇震之色溢于言表，掌力伤不了对方，犹有可说，指力戮中死穴，而夷然无损，就骇人听闻了。武林中，能练就“变穴易位”的，百年难有一人，而所谓“金刚不坏身法”，仅有传闻，难道这二十不到的毛头小子，就能练成这种不世的神功不成？

场中，顿被死寂的气氛所笼罩。

所有的目光，全是骇绝之色。

倏地——

“神风掌王魁”厉声大叫道：“诸位都是周公铎生前好友，若不乘‘人头大会’会期之前有所了断，周公铎势将含恨九泉了！”

全场一阵哗然，各人面部的骇震之色消失了，代之的是愤怒、怨毒……

周靖大感骇然。

什么是“人头大会”？

为什么要在“人头大会”会期之前了断恩仇？

空气一变而为紧张。

全场高手缓缓向中央逼近，看情形他们准备群殴合击。

周靖大感急躁，这些都是父亲生前好友，激于义愤，为友报仇，这误会肇因于“黑风老怪”受“恨世魔姬”挫辱而放出流言，使自己百口莫辩。

当然，他不能对眼前这些人出手，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为自己的父亲缉凶索仇。

走！

他脑中再次浮出了这个意念，他明白，解释分辩都是多余的。

心念一决，身形暴弹而起，向人圈之外射去……

“哪里走！”

如雷暴喝声中，无数股劲风，从不同方位，集中卷向了周靖。

周靖根本不准备招架还击，把“玄龟神功”运足十二成，护住全身经脉穴道，原姿不变，硬往外闯。

但数十人联手，其威力岂同等闲，排山倒海的狂飚卷飞，周靖身形被中途迫落。

就当他被迫落的电光石火之间，第二波掌力，又告涌到。如果他不出手，事实上就无法突围。

“玄龟神功”仅能护身，实际具有攻击力的，只有那残身、夺命、碎尸三招，而他本身得自他父亲“霸王鞭周公铎”的，却不足以应付这群攻场面，在场的人，每一个都具有数十年精修的功力。

是以，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施出了“一招残身”。

掌势甫出，惨哼倏起，有三人首当其冲，躺了下来，其余的不由一窒，周靖身形再弹，疾逾星飞地划落人群之外。

暴喝如雷声中，人影纵横，如飞蝗般扑至……

周靖无意恋战，意在脱身，全力展开身法，朝林深林密之处闪射。

盏茶工夫之后，人声已不复闻。

周靖刹住身形，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就在此刻——

一个冰冷的声音道：“周靖，要饭的恭候多时了！”

周靖不由大吃一惊，游目四顾，却不见丝毫人影，骇然道：“阁下何方高人？”

“高人不敬，一个臭要饭的！”

“丐帮门下？”

“错了，我这化子与众不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阁下是等待在下？”

“一点不错！”

“有何见教？”

“奉命迎接贵宾！”

“迎接，什么意思？”

“我要饭的只是帮人跑腿，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奉何人之命？”

“地灵夫人！”

周靖不由心头大震，数月前，“地灵宫”两个少女，被自己摆脱，想不到对方仍没有放松自己，当下冷冷地道：“阁下是‘地灵宫’门下？”

“告诉你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无门无派，逍遥自在！”

“那为何要替‘地灵宫’效力跑腿？”

“情不可却，也是分所当为！”

“在下不懂。”

“你当然不懂！”

“何必藏头露尾，现身说话呀？”

“我不正面对你说话吗？”

周靖抬头一看，果然一个虬须绕颊的乞丐，端坐在三丈外一根松枝之上，不由又是一怔，他奇怪何以刚才未曾发觉，而且对方说话的声音，似远又近，令人无法捉摸，看来这化子必非常人。

虬须怪丐如飞絮般飘落树下，点尘不惊。

周靖冷眼一扫对方，道：“阁下如何称呼？”

“走千家，跑万户，哪有什么名号！”

周靖微微一哼，道：“阁下不愿说，在下不勉强，只是阁下何以会知道在下必由此过？”

虬须怪丐咧嘴一笑道：“三月之前，有人见你进入这鸡冠山区，引动了无数人跟踪而至，那些没有耐心的早走了，方才那些围攻你的，与我要饭的一样，乌鸦守死狗，不给不走！”

周靖这才恍然何以自己一离“血谷”，马上就被人围困，原来是这么回事。

“阁下方才说奉‘地灵夫人’之命……”

“不错；请你到‘地灵宫’一行！…

“为什么？”

“届时自知！”

“地灵宫在何处？”

“会有人带路！”

周靖冷笑一声道：“可是在下眼前没空。”

“那可由不得你！”

周靖怒火倏升，俊目抖露一片煞芒，冷峻地道：“阁下要强人所难？”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想那是必然的事！”

“只怕你办不到。”

“不见得！”

“在下不答应，你出手好了。”

“希望你还是应承的好。”

“不！”

“你要逼要饭的出手？”

“是你找上我！”

“好，那说不得只好暂时得罪了！”

声落，双手斜斜抓出，快逾电光石火，而且中藏玄奥变化，任何人要想躲过或避开这一抓之势，的确很难。

周靖仗着“玄龟神功”护身，不闪不避……

虬须怪丐双爪下落，一扣“肩井”，一扣“腕脉”，任何人只要这两处穴道被制，势非半身麻木不可。

周靖任由对方扣个结实，然后猛一挣，脱出对方掌握，“一招残身”跟着施出。

虬须怪丐惊呼一声，飘退八尺，骇凛无已地瞪视着周靖。

周靖也凛然不已，因为对方能避过“一招残身”而无损。虬须怪丐怔了片刻之后，突地大吼一声，劈出一掌，这一掌之势，有若万钧雷霆，足可撼山栗岳。

周靖举掌欲封。

隆隆巨响声中，周靖被卷得飞栽两丈之外，撞上一株大树，再落向地面，

但他一挺身，又站了起来，俊面已罩上了恐怖杀机，一步一步向虬须怪丐逼去。

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

虬须怪丐突地一摇手道：“且慢！”

周靖以令人股栗的声音道：“你阁下还有遗言交代？”

虬须怪丐答非所问地道：“你真的是‘霸王鞭周公铎’亲生之子？”

周靖怦然心惊，他又一次听到有人问及他的身世，当下剑眉一蹙道：“你问这什么意思？”

“当然有道理，你只说是或不是！”

周靖反问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当然有道理！”

“有何道理？”

“现在未便相告！”

“如此在下也是未便相告，请回复‘地灵夫人’，总有一天在下亲自奉访，现在没有空，告辞了！”

虬须怪丐横身一拦，道：“周靖，这客非请到不可！”

周靖俊面一寒，杀机再现，沉声道：“你莫非要找死不成？”

“找死，哈哈，这倒未必，不过，我要饭的不愿与你打！”

“那你就滚！”

“周靖，我说一句话，说对了，你跟我走，说不对，各走各道，如何？”

周靖闻言之下，不由大惑感然，不知这怪乞丐将要说一句什么话，说对了跟他走，这是什么意思，一怔之后，道：“你说说看！”

“你可不能反悔？”

“笑话，大丈夫一言九鼎。”

“好，听着，你右脚是不是少了一个大脚指？”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这秘密除了他父亲“霸王鞭周公铎”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人知道，而这怪乞丐竟能一语道出，岂非匪夷所思。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大脚指是如何失去的，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是这样，他曾问过他父亲，但他父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仅说从婴儿时起就缺这一指。

虬须怪丐紧迫着道：“对是不对？”

周靖默然点了点头。

虬须怪丐面色一连数变，身躯竟然微微颤抖，像是这句话的证实，使他激动至极，双目暴射炯炯神光，一不稍瞬地盯在周靖面上。

周靖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在下右脚少了一指？”

虬须怪丐一副欲言又止之态，久久才道：“目前未便奉告，现在敬请随在下一道赴‘地灵宫’！”

语意之间，竟然恭谨异常。

周靖心中疑云重重，对方不说，他也未便追问，既然答应过人家，说不走也不行，当下慨然道：“好，你带路！”

“带路，要上哪儿？”

娇媚森冷的声音传处，一条人影，鬼舵般地现了出来，赫然是一个丑怪绝伦的黑衣女子，手中提了一个巨大的革囊。

她，正是旷代女魔“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会突然在此现身，大出周靖意料之外。

虬须怪丐显然也吃了一惊。

周靖忙上前两步，施了一礼道：“前辈别来无恙？”

“恨世魔姬”冰寒如刃般的目芒，一扫虬须怪丐，道：“他是谁？”

“地灵夫人的使者！”

“你准备上‘地灵宫’？”

“是的！”

“你知道对方的目的吗？”

“这个……不知道！”

“那你还要去？”

“我已经答应这位阁下，随他一道去！”“我不许你去！”

这话大出周靖意料之外，讶然道：“为什么？”

“恨世魔姬”顿了一顿，道：“我不希望你去冒险，‘地灵宫’在武林中是个极神秘的地方！”

周靖大是感动，他体会得出这句话中含有极深的关切，“恨世魔姬”恨世嫉俗，杀人如草，会对周靖如此关怀，的确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

虬须怪丐冷冷地接口道：“地灵宫虽属神秘，但不恐怖，而且敝人奉命请周少侠乃是一番好意！”

“恨世魔姬”轻蔑地瞥了他一眼道：“不管好意歹意，我不许他去！”

“他说过的话算不算数，你问他吧！”

周靖歉然地道：“前辈，我不能不去，我已经答应过了！”

“你一定要去？”

“晚辈已决定了，请前辈原谅！”

“原谅谈不上，我只是替你担心后果而已，为了‘黑箱’的原故，武林中不少人要得你我而甘心……”

周靖恨恨地道：“今后若有人再敢以‘黑箱’之事找上我，我非杀他不可！”

“数月不见，你口气大了！”

周靖被说得面上一红。

虬须怪丐似已不耐，催促道：“周少侠，我们走吧！”

“恨世魔姬”一瞪眼道：“我话还没有说完！”

虬须怪丐冷哼了一声道，“恨世魔姬，我要饭的不吃你这一套！”

“你想死？”

“只要你有这能耐！”

“那你就试试看！”

周靖横身在两人之间一拦，道：“两位不必争执，‘地灵宫’，本人一定要去，但有几句话……”

说着目注“恨世魔姬”，道：“请问前辈，听说有个什么人头大会……”

“不错，有这回事，我为此而找你！”“找晚辈？”

“不错！”

“请问有什么……”

“赴人头大会！…

周靖一副跃跃欲试之态，道：“赴人头大会？”

“不错，也许在会中能寻出些令尊被害的蛛丝马迹，和有关‘黑箱’的下落！”

“何谓人头大会？”

人头大会之事，已轰动了整座武林，周靖在“血谷”中一呆数月，所以对这件震世骇俗的大事，竟然一无所闻。

虬髯怪丐立即接口道：“周少侠，有关‘人头大会’之事，赴宫途中当详为奉告！”

周靖点了点头，道：“也好！”随又转向“恨世魔姬”道：“前辈，会期还有几天？”

“五天！”

“我一定赶到！”

“你非赴‘地灵宫，不可？”

“是的！”

“你准知进宫之后，还能平安出宫吗？”

“这个……”

虬髯怪丐插口道：“在下保证周少侠来去自如！”

“恨世魔姬”不屑地一哼道：“你，凭什么敢如此保证？”

“凭事实！”

“什么事实？”

“歉难奉告！”

“哼，臭要饭的，如果周靖有了意外，哼，我活剥了你的皮，踏平‘地灵宫’！”

“恨世魔姬，你好大的口气！”

“无妨走着瞧！”

周靖激动地道：“前辈，晚辈一定如期赶到！”

“恨世魔姬”双眼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芒，似怨、似艾、又似关切……这神情使周靖怦然心动，但“恨世魔姬”其丑无伦，而且已是成名多年的女魔，年纪较之周靖大一倍有余，所以周靖并未想及其他，只是觉得对方的关切太出人意料而已，倒是一旁的虬髯怪丐，面色不由为之一变。

“恨世魔姬”一声轻叹，道：“好，你既执意如此，我也没有办法，希望能再见到你！”

周靖激动地道：“会的！”

“恨世魔姬”凝注周靖片刻，手挽革囊，弹身飞纵而逝。虬髯怪丐道：“周少侠，我们走！”

两条人影，沿着荒山小径疾驰。

周靖暗自寻思，“地灵宫”找上自己，决非为了“黑箱”，因为外传“黑箱”为“恨世魔姬”所得，而虬髯怪丐对“恨世魔姬”未采取任何行动，在“恨世魔姬”提及“黑箱”两字时，怪丐也无特殊表情，只是这神秘的怪丐怎会一语道出自己的右脚缺一指这件不为人知的事呢？

同时，怪丐也曾问及自己的身世，这决非无因。

难道此行会与自己的身世有关？

“恨世魔姬”对自己的关怀和那特异的表情，其中有何蹊跷，倏地——他想到了“人头大会”，忍不住脱口道：“阁下，有关那人头大会的事……”

虬髯怪丐偏头瞟了他一眼道：“少侠一无所闻？”

“是的！”

“目前这件事已使整座武林鼎沸！”

“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近武林中崛起一个帮派，叫‘一统会’.....”

“一统令？”

“不错，所谓‘一统会’，顾名思义，就是天下归于一统的意思！”

“换句话说，这‘一统会’的主旨要君临天下！”

“一点不错，所有武林中正邪各派，都已面临末日的威胁！”

“包含一谷二院三宫在内？”

“当然！”

“这岂非狂妄得近于无稽？”

“不，当今以少林为首的六大门派，已式微没落，虚有其表，一般江湖帮会，也不值一道，而一谷二院三宫之中，‘血谷’据说已名存实亡.....”

周靖脱口道：“谁说‘血谷’名存实亡？”

虬髯怪丐再次偏头扫了周靖一眼，道：“难道少侠对‘血谷’有所.....”

周靖自知失言，急分辩道：“不，在下的意思是‘血谷’一向在武林中是居于首位，岂会名存实亡，多半是无中生育之词！”

“这倒很难说，‘血谷’中人已数十年未出江湖！”

周靖想神秘的“血谷”，和美绝人寰而又自称为“鬼”的少女，还有自己得自“血谷”的武功，不由暗自好笑，转口道：“阁下请说下去！”

“血谷既传言如此，而二院三宫之中，‘天邪院’与‘桃花宫’已加入该会，剩下‘地灵宫’和‘冥宫’，‘残人院’等三个组织，恐怕很难与该会抗衡！”

周靖大惊失色道：“一统会的势力竟然大到这般地步？”

“当然，不然岂敢挂出一统的招牌！”

“一统会的主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功力深不可测的神秘人，是男是女都没有人知道！”

“哦！”

“这人头会就是该会发起的.....”

“请道其详？”

“一统会传帖武林，凡各种帮会门派及个人相互间的怨仇，限一月之内了结，一月之后，武林中不许私自寻仇报怨，万事都要经由该会裁决.....”

“难道若大武林，无人敢提出异议，而任由该会猖獗胡为？”

“这倒不一定，不过目前似乎无人敢反抗。”

“哼！”

“现在距一月期限还有五天，一月限满之日，各武林人携带仇人的首级赴会，表示仇怨已消，并加盟该会，所以称之为‘人头会’！”

“这岂不掀起武林弥天杀劫！”

“当然，但这浩劫只是开始而已！”

周靖想起“恨世魔姬”手提的巨大革囊，她既要赴人头会，那革囊中必是人头无疑，但不知被杀的是些什么人？

“恨世魔姬”难道也想加盟“一统会”！

“恨世魔姬”杀人如草，所结仇怨必多，难保没有人取她的人头去赴会？想到这里，不由打了一个寒颤，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恨世魔姬”关心起来，也许是下意识在作祟，因为她先对他表示关切，当然这种关切是纯友谊的，没有半点其他的因素在内。

“少侠，你也准备去赴人头会？”

“是的，我不能对‘恨世魔姬’失信，同时我也想见识一番！”

“因了外传‘黑箱’之事，你与‘恨世魔姬’此去必有凶险？”

“在下不在乎！”

“也许‘地灵夫人’会阻止你！”

“为什么？”

“猜测而已！”

“地灵宫尚有多远路程？”

“日落时分可到！”

双方不再开口。

周靖心中不无忐忑之感，他想不透“地灵夫人”一再令人邀自己赴“地灵宫”的用意何在？是福？是祸？是阴谋？是日薄崦嵫，山区晦暝。

周靖与虬髯怪丐来在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刹之前。

虬髯怪丐一刹身形，道：“到了！”

周靖惊疑地扫了破庙一眼，道：“这难道就是‘地灵宫’？”

就在此刻——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师叔辛苦了？”

“虬髯怪丐嘿嘿一笑道：“谈不上！”

“事情如何？”

“一切如夫人所料！”

两条人影，掠出庙门，齐声道：“婢子恭迎相公！”

周靖眉头一皱，脸上不禁有些讪讪的不好意思，这两条人影，正是被自己在旅店中摆脱的那对宫妆少女，若梅和若兰。

虬髯怪丐嘻嘻一笑道：“人交给你俩了，别再被人点倒，害别人跑腿！”

说着，闪身入庙，一晃而没。

周靖不由暗自好笑，那晚在旅店中，若非“逆旅怪客”点倒二女，他是无法脱身的，怪丐这么一提，两少女齐齐碎了一声，粉腮绯红。

若梅盈盈一笑道：“相公，那天是怎么回事？”

周靖神秘地一笑道，“我也不知道，一觉醒来，人已不在旅店之中……”

若兰小口一噘道：“鬼才相信！”

周靖暗付，既来之，则安之，当下也不犹豫，举步跨入庙门。

四对宫灯，适时出现，缓缓朝前带路，若梅若兰两女；亦步亦趋地跟在周靖身后。

转过数重荒芜颓败的院落，眼前灯光大明，一群宫妆少女，簇拥着一个珠环翠绕，盛装打扮的中年美妇，伫候道中。

前导的四对宫灯，朝左右一分，接着一个声音道：“夫人恭迎周相公！”

周靖心中的惊诧，委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堂堂“地灵夫人”，竟然亲身出迎，一时之间，他被这奇突的场面怔住了。

身后，若梅轻轻一触他的身体道：“相公，前面就是我们夫人！”

周靖如梦乍醒，急走两步，深施一礼道：“晚辈周靖参见夫人！”

“周相公免礼，请随妾身入宫再为详叙！”

“晚辈遵命！”

一群驾燕，护驾而行，再经一重院落，眼前现出一个巨大的地道大口。

周靖心念疾转，“逆旅怪客”之言不假，“地灵宫”确实是建在地下，

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入口竟然是在这荒山破庙之中。

顺石阶而下，十丈之后，改为平进，甬道全是大理石铺砌，每隔一丈，嵌了一颗明珠，照得甬道丝毫毕现。

走完甬道，又是一番天地，但见重门叠户，珠帘翠扉，曲槛回栏，雕龙附凤，极尽豪华，俨然王侯宫院。

周靖内心激荡如潮。

如非目睹，谁能相信地底之下会有这等富丽堂皇的伟构。

被邀入宫，已属意外，而“地灵夫人”竟然亲身出迎，更是匪夷所思。

每一重门户，都有宫妆少女侍立。

顾盼之间，来在一间大厅之前，人群朝两旁一分，排班而立。

周靖像进入一场绯色的绮梦中，又像是入了女儿之国，钗光鬓影，目不暇接。

“地灵夫人”往厅门前一偏身，道：“相公请进！”

周靖确实有些受宠若惊，惶然道：“晚辈武林未学后进，敢当前辈如此大礼，前辈请！”

“地灵夫人”略略一顿之后，举步入厅，在居中下首的锦墩上坐了，周靖则被安坐在上首。

云板三响，所有侍女纷纷行礼而退，只剩下若梅若兰两女随侍在侧。

“地灵夫人”盈盈站起身来，面上一片惨淡之色，凄声道：“少主，请受妾身一拜！”

周靖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忙不迭地把身形闪过一旁，栗声道：“前辈，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妾身少主，十多年来无时不在寻觅之中，天幸得见主人有后……”说着，竟流下泪来。

周靖登时心跳频频，血行加速，语不成声地道：“晚辈……我……不姓周？”

“是的！”

“我到底是谁？”

“目前恕不能相告！”

“前辈……请……请坐！”

“礼不可废，少主受妾身一礼，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晚辈万不敢当！”

“地灵夫人”一侧身，拜了下去，若梅若兰两婢也跟着拜了下去。

周靖手足无措，只好也跪了下去，大礼相答。

礼毕落座，婢女捧上茶点。

周靖一心默念着自己的身世，显得急躁不安。

现在，终于证实了他确实不是“霸王鞭周公铎”之子……

“地灵夫人”沉缓地开口道：“少主，主人父母的姓氏来历，目前还不能相告，但往事却可约略一提……”

周靖激动无比地道：“请赐告！”

“妾身吴绮云，是主母自幼带大的侍婢……”

周靖惊“哦！”了一声，下意识地望了这显赫武林的“地灵宫”主人一眼。

“地灵夫人”又道：“主母的侍婢有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叫黄尚香，

可能已葬身鱼腹，十多年来没有她的影踪……”

周靖茫然地点了点头。

“地灵夫人”略略一顿之后继续道：“那接你来此的丐者装束的，叫聂飞，是主人随身侍童，以后少主可直呼其名！”

“这……断乎不可，理应尊为前辈！”

“主人昔年名震寰宇，武功天下无故手，不幸……”

周靖霍然而起，道：“怎么样？”

“遭了奸人暗算而死，主母也以身殉！”

周靖恍若被焦雷击顶，身影晃了两晃，他庆幸身世将明，想不到又是凶耗，没有见过面的父母，业已含恨九泉。

两串泪珠，骤然挂下了他的面颊。

“先父是谁？”

“目前尚不能相告！”

“为什么？”

“为了少主的安危和避免打草惊蛇！”

“谁是暗算先父母的凶手？”

“尚未查明，但可知的是此人功力高不可测，主人昔年已练就了‘金刚不坏身法’，仍遭毒手，就可想而知了！”

周靖目眦欲裂地道：“请赐告先父名讳！”

“地灵夫人”黯然道：“少主，目前办不到，这一点请你见谅！”

周靖向空一挥拳，惨厉地道：“父死母亡，此仇不报不为人子！”

“少主，这一天会到来的！”

“先父母葬在什么地方？”

“这个，也请恕不便先告！”

周靖咬了咬牙，落回座位。

“少主暂且在本宫住下，待探明昔年仇家之后……”

“不，我还有要事待理！”

“什么要事？”

“现在我该称他为义父……”

“霸王鞭周公铎？”

“是的，他老人家抚育我成人，恩德如山，不殊于生身父母，他因为‘黑箱’而惨遭横死，这仇岂能不报？同时‘黑箱’的下落，我誓要追查寻回！”

“黑箱？”

“地灵夫人”面色一变，声音竟有些战栗的成份。

周靖不由心中一动，道：“前辈可知‘黑箱’到底是什么东西？”

“妾身也在派人积极追寻，而且志在必得！”

周靖一愕道：“前辈也希望得到‘黑箱’？”

“不是希望，而是非到手不可！”

“为了传言中的黑箱秘笈？”

“也许是，但不是主要原因！”

“晚辈不明白前辈这句话的意思。”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周靖心念一动，道：“难道‘黑箱’与晚辈身世有关？”

“地灵夫人”面色又是一变，但瞬即恢复原状，幽幽地道：“此事目前

暂且不谈！”

周靖一连数问，都不得要领，心中难过已极。他本是一个孤傲的人，暗忖，你不说难道我就不能自己探个水落石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焉能假手于人，我周靖堂堂七尺之躯，何事不可为，当下冷冷地道：“前辈如果没有别的事，晚辈告辞！”

“什么，你要走？”

“是的！”

“可是妾身却不能放心少主在外独闯！”

“前辈德意，晚辈心感！”

“少主一定要离开？”

“晚辈许多事待了，不得不离开！”

“地灵夫人”面现十分为难之色，久久才道：“既是少主定要离开，妾身不敢相强，但至少请屈留一月！”

“为什么？”

“妾身昔年得之于主母的功力，想择其要者，转传给少主！”

“这个……”

“难道少主不肯接受？”

“不是不肯，而是不能！”

“为什么？”

“我与人有约，不能失信！”

“什么样的约会？”

“五天之内，去赴人头大会！”

“地灵夫人”一震道：“少主要去赴人头大会？”

“是的！”

“一统会掀起这场武林血劫，是别具用心的，他藉此挑起人与人之间或门派之间的仇恨，而使那些逞一时之快者流，加盟该会，不惧循环报复，从中收渔人之利，所谓人头大会，是‘一统会’妄想君临天下的先声，少主……”

“晚辈只是为了好奇！”

“为好奇而甘冒生命之险？”

“这倒是未必！”

“少主已决定这样了？”

“是的！”

“让若梅若兰跟你随行、一方面侍候你，一方面有个照应？”

若梅和若兰两双水汪汪的大眼，期待地望着周靖……

周靖毫不考虑地道：“不用！”

两婢失望地垂下头去。

“地灵夫人”无可奈何地道：“少主太固执了！”

周靖歉然地笑了一笑，不说什么。

“地灵夫人”回顾两婢道：“若梅，传令下去，在地灵轩备酒，为少主洗尘接风！”

“遵令愉！”

“若兰！”

“婢子在！”

“侍候少主沐浴更衣！”

“遵谕！”

周靖窘迫地道：“不用了，晚辈想立即……”

“地灵夫人”一摆手止住周靖的话头，道：“礼不可废，这是妾身一点敬意，望少主勿却，人头大会之期，还剩下四天，由此去‘一统会’总坛，最多三日可达。”

“一统会总坛座落何处？”

“武功山风火谷！”

若兰姗姗移步，粉面含春，向周靖道：“少主请！”

周靖眉锋紧蹙，随着兰迳往后院而去。

第二天，周靖仍是那身土里上气的装束，辞别‘地灵夫人’，出了“地灵宫”，取道奔向“武功山风火谷”。

他心里又加上了一副重担——身世之谜。

堂堂“地灵夫人”，会是自己母亲的侍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父亲是谁？

母亲是谁？

仇人是谁？

想来父母生前，必是武林中不可一世的人物……

路上，不时发现带着革囊的武林人，奔赴同一方向，他知道这些都是去赴“人头大会”的，革囊中装的当然是人头。

“一统会”发起的“人头大会”的确震颤了整座武林，也掀起了一场恐怖的仇杀，使武林蒙上了一层惨雾愁云。

这一天，辰正时分，武功山风火谷前，来了一个村俗打扮的美少年。

他正是周靖。

周靖来到谷口，抬头一望，迎面一个大牌楼，高悬四个斗大的金字：“万流归宗”。

不由从心底发出一声冷笑，忖道：“好大的口气。”略一思索之后，举步便朝牌楼走去，将及牌楼两丈之处，突地闪出四个白衣老者。

年事稍高而着白衣的，在武林中可说极为少见。

四白衣老者之一，上前数步，朝周靖上下一阵打量，冷冷地道：“朋友莫非走错了路？”

周靖一怔道：“走错路，这话是什么意思？”

“朋友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区区一统会总坛，不错吧？”四白衣老者齐齐面色一变，这不起眼的少年，口气倒是相当托大，仍由那原先发话的老者道：“朋友来意如何？”

“赴会！”

白衣老者一愕道：“朋友是来赴人头大会的？”

“不错！”如此请转吧！”

“为什么？”

“赴人头大会，必须随带人头！”

“如果没有人头呢？”

“没有赴会的资格！”

周靖冷冷一笑道：“在下人头没有，可是此会是赴定了！”

“朋友上姓？”

“在下周靖！”

“周朋友找错了地方！”

“这里不是风火谷？”

“是！半点不假。”

“那为什么说在下找错了地方？”

老者嘿嘿一笑道：“这里不是撒野的地方，难怪你娃儿有眼无珠！”

周靖闻言之下，不由心火直冒。

这时，又有十余个手提革囊的武林人来到，匆匆瞥了周靖和四白衣老者一眼，径自入牌楼而去。

那白衣老者再次不屑地道：“朋友，离开吧，别在这儿阻路！”

周靖更加怒不可遏，冷冷地道：“阁下再说一遍，参加人头大会要具备什么资格？”

“必须有入场证！”

“何谓入场证？”

“人头！”

“非人头不可？”

“当然，人头大会的主旨在永远消弥武林中私人与帮派之间的仇杀，作一次了断，以后，一切将申之于法……”

“谁是执法者？”

“武林之君一统会会长！”

周靖心中不由剧震，武林之君四个字使他蓦地想起他未来的岳丈，“圣剑飞虹易斌”失踪之前，在壁上以剑尖所留刻的字：“黑箱、周物、武君”，武君，武林之君，莫非易斌之失踪与黑箱之谜是……

心念之中，不由脱口道：“贵会长是武林之君？”

白衣老者不耐烦地道：“朋友，你真是孤陋寡闻，本会长既将君临天下，连三尺童子都知道，你……”

周靖又喃喃地念了一句：“武君，武林之君！”

另一个白衣老者，似早已不耐，蹙眉道：“王兄，打发他走吧，与他穷泡些什么！”

那被称为王兄的老者一挥手道：“小子，你走吧！”

周靖冷声一哼道：“我为什么要走？”

姓王的老者面色一沉，道：“你准备怎样办？”

“赴会。”

“你没有资格！”

“所欠者人头，对吗？”

“不错！”

“如果在下现在有一颗人头或数颗的话……”

“那就请进！”

周靖俊面倏笼恐怖杀机，缓缓踏前两步，道：“在下不得已只好借阁下人头一用！”

那声音使人听来不寒而栗。

白衣老者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像是不相信似地道：“你说什么？”

“借阁下项上人头一用！”

四白衣老者，齐齐怒哼出声，那姓王的老者狞笑一声道：“小子，只要你有这等能耐，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周靖大喝一声“看掌”，声落掌出，劈向了那老者当胸，这一掌挟怒而发，已用上了全部功力，其势非同小可。

白衣老者冷笑一声，右掌一圈，左掌同时拍出一道排山劲周靖一掌劈出，如涛劲气在对方一圈之下，被消卸得一干二净，心里不由微感一窒，就这一窒之间，排山掌力已罩身击至。

“砰！”然巨响声中，周靖一连退了三个大步。

白衣老者面色大变，这一掌击力，铁打的人也难禁受，而这不起眼的少年，竟然若没事人般，确属骇人听闻。

周靖面上杀机更浓，跨分两大步，双掌疾划而出……

他已然施出了得自“血谷”的三招之一“一招残身”。

掌势刚出，白衣老者面色大变，他看出这一招玄奥诡辣均臻极致，不但无法破解，连闪避都难，似乎所有门户，都在刹那之间被对方封死。

另三个白衣老者，已看出情形不好，但却抢救不及。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一般阴风，斜卷而至，周靖身形一个踉跄。

白衣老者乘势弹退八尺。

周靖举目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身旁一丈之外，站着一个全身缟素，鬓角替一朵白花，面无人色的女子，令人看了有一种鬼气森森的感觉。

看装束，这鬼气森森的女子，分明挂着重孝。

四个白衣老者，齐齐向穿丧服的女子扫了一眼，其中之一道：“姑娘是赴会的？”

丧服女子一挥手中的革囊，并不答言。

白衣老者一挥手道：“请进！”

丧服女子却不移动脚步，把手中革囊向周靖一抛，道：“这给你，去赴会吧，时辰将到。”

周靖满头玄雾，但仍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那革囊，正待开口……

那女子已抢先道：“去吧，别多说！”

周靖茫然骇异地看了对方一眼，举步进入牌楼，四白衣老者见他手持革囊，当然不能再行阻止，默然让开去路。

丧服女子道了声：“前途再见！”娇躯一掠而逝，这种身法，简直近于鬼魅。

周靖手提革囊。大踏步往里行，穿过牌楼，眼前是宽阔的谷道，边行边思——

这身带重孝的女子是什么来路？

她为什么要把革囊借给自己赴会？

革囊中是谁的人头？

他愈想愈觉得事有蹊跷，索性停住身形，先看看罩里中装的到底是什么样人物的脑袋，就当地启开革囊……

“不许看！”

眼一花，那丧服女子已站在身前。

周靖大是骇然……

丧服女子冷冷地道：“此去还有三道关卡，才能到达会场，没有革囊你进不去，不过记住，不许偷看！”

说完，不待周靖答话，弹身闪掠而去。

周靖望着这神秘女子的背影直发愣，彼此素昧生平，她这举动是为了什么？她既带着革囊，既然也是赴“人头大会”者之一，她没有革囊如何能混进会场而无阻！

蓦然——

一条人影，飞泄而至，到了周靖身前，噫了一声，身形猛刹。

周靖一看来人，不由心头巨震。

来的，赫然是那挟走甘江尸体的高大狞猛的怪老者。

怪老者瞪了周靖一眼，道：“娃儿，你手中的革囊何来？”

“前辈认识这革囊？”

“当然，快说，如何到你手中？”

“一位姑娘临时借给在下用的！”

“哦！”

怪老者“哦！”了一声，举步……

周靖一欺身，拦在怪老者身前，道：“前辈慢走！”

怪老者目光如炬，开合之间，灼灼逼人，声沉如雷地道：“什么事？…

“晚辈向前辈请教一件事！”

“说吧！”

“前辈上姓如何称呼？”

“就是这么回事？”

“不，先请教大名，再谈问题本身！”

“你连老夫都不认识？”

“恕晚辈眼拙！”

“冥宫护卫‘丧门神吕子英’！”

周靖不由怦然心惊，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想不到这怪老者竟然是武林中一谷二院三宫之中“冥宫”的护卫长，难怪不久前“盖世太保洪一民”望影而逃。

当下施了一礼道：“晚辈周靖……”

“你就是最近掀起‘黑箱’风波的周靖？”

“不错！”

“找老夫有什么事？”

“前辈是否记得三个月前，曾追赶‘盖世太保洪一民’？”

“丧门神吕子英”老脸一变，道，“不错，有这回事！”

“前辈曾带走一个人的尸体？”

“丧门神吕子英”老脸再变，倏有所悟道：“你就是与那畜生交手的娃娃？”

“不错！”

“你问那尸体作甚？”

“那是晚辈的朋友，请问尸身现在何处？”

“前辈把他埋葬了？”

“嗯！”

“葬在何处？”

“冥宫坟场！”

周靖惑然不解道：“为何要葬在‘冥宫’坟场？”

“你问得太多了！”

“晚辈是他义弟，非要明白不可！”

“如此，听着，甘江是‘冥宫’东床快婿！”

周靖一震道：“如此说来‘鬼女石兰花，……’”

“本宫主人的独生女！”

“哦！”

周靖俊面大变，骇然退了一个大步，想不到伙同奸夫“盖世太保洪一民”害死义兄甘江的淫妇，竟然是“冥宫”主人之女，看来要替义兄报这个仇并非易事。

突地，他想到借自己革囊的那个身穿重孝，鬼气森森的女子，不由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脱口道：“方才那位女子敢情就是……”

“正是本宫公主！”

周靖登时热血沸腾，道了声：“承指教！”弹身便朝谷内奔去。

一路连过三关，因有革囊在手，居然毫无阻挡。

顾盼之间，来在一个广场之前，但见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场的正中，搭了一座高台，四边是一排排的凉棚。

与广场毗连的，是一片连云巨厦，想来那便是“一统会”总会场所在地。

场子入口处，又是一座临时搭盖的牌楼，高悬一幅血红布幔，六个白色大字：“人头大会会场”

周靖浏览一周之后，举步向会场走去……

“朋友、请登记！”

周靖不由一怔。

牌楼入口的右边，摆着一方长案桌，一个白衣老者端坐案后，另四个白衣劲装壮汉，左右分立，出声招呼的，是四个白衣劲装壮汉之一。

周靖走近案前。

白衣老者目光一扫周靖，冷冷地道：“赴会的？”

“不错！”

“名号”

“周靖！”

“与会凭证的来路？”

“凭证？”

“人头的来路！”

“这也要登记？”

“不错！”

周靖不由一窒，革囊中到底是什么人的脑袋，他根本不知道，这革囊是那穿丧服的女子借给他过关的，心头电似一转，暗忖，“鬼女石兰花”既然与会、“盖世大保洪一民”可能也少不了，反正这一双奸夫淫妇，今天非死不可，何不……

心念之中，脱口道：“盖世太保洪一民！”

白衣老者猛然吃了一惊，双睛一瞪道：“你说囊中人头是谁？”

“盖世太保洪一民！”

白衣老者面上呈现杀机，目中精芒暴射，直照在周靖的面上，一下稍瞬，久久之后，才沉声道：“请进！”

周靖冷眼一扫白衣老者，进入牌楼，心里暗想，莫非“盖世大保洪一民”

与“一统会”有什么渊源，不然这老者怎会面起杀机，看来自己这么一胡说，势非惹出严重的麻烦不可，但话已出口，无法收回，索性不去想他……

穿过会场，拣了一个靠近中央高台，人影疏落的看棚坐了。

身方坐定，一个人影，紧挨着身边坐了下来。

“你居然真的来了！”

周靖闻声，这挨着自己坐的，竟然是“恨世魔姬”，当即点了点头道：“晚辈说过要来的！”

“恨世魔姬”一扫周靖所带的革囊，骇异地道：“你也带有人头？”

“是的，无人头不能过关。”

“谁的人头？”

“不知道！”

“什么，你自己带的人头你不知道？”

“是旁人借与晚辈的！”

“谁？”

“鬼女石兰花！”

“噫！冥宫公主，她怎会借人头给你？”

“不知道，在谷中晚辈与守谷人发生冲突，她自动相借的！”

“你原来认识她？”

“不认识，不过晚辈今天不放过她！”

“恨世魔姬”栗声道：“你要杀‘鬼女石兰花’？”

周靖恨恨地道：“不错！”

“为了什么？”

“为友报仇！”

“你的身手恐怕……”

“反正我非杀她不可，还有‘盖世太保洪一民’！”

“恨世魔姬”错愕至极道：“天邪院少院主？”

周靖二震道：“盖世太保洪一民是‘天邪院’少院主？”

“是呀，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定杀不了他！”

“不见得！”

“你别太自信，‘盖世太保洪一民’，是年青一辈中的第一高手，而且‘天邪院’早已加盟‘一统会’，你想，你办得到吗？”

周靖这才恍悟在会场人口，登记与会人的白衣老者，在自己胡乱报出“盖世太保洪一民”的名号时，对方面现杀机的原因。

“恨世魔姬”接着又道：“你要在此地动手？”

“是的！”

“周靖，我忠告你，最好暂忍一时之气，离开‘风火谷’之后再说，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周靖强顽地道：“到时再说吧，也许晚辈能忍得住！”

“周靖，希望你不要莽撞，否则我……”

“怎么样？”

“恨世魔姬”幽幽地道：“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不要把生命当儿戏！”

那声音，充满了关切之情，周靖不由心中一动……

蓦然——

中央高台之上，响起了三声锣声，当！当！当！会场顿时肃然，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高台上。

锣声过处，一个白发银髯的白袍老者，出现台上。

周靖俏声道：“怎么这多穿白衣的？”

“恨世魔姬”道：“这是‘一统会’的服色，象征着武林一统，各色返原的意思！”

台上的银髯老者，开口发话，声音不大但却字字清晰，入耳惊心：“各位同道，老夫袁化，忝掌‘一统会’总管，奉敝会长谕令，大会准午时正开始，在此之前，请各位同道注意的一点，就是凡与会的，俱是朋友，希望不会发生挟仇报复事件，如果有那位朋友发现有深仇大怨的对方在场，请于会后由敝会长秉公处断！”说完退入后台。台下微微起了一阵骚动。

倏地——

周靖发现身着孝服白花的“鬼女石兰花”，正向自己身前移来，一股杀机，冲胸而起。

## 第五章 头颅风波

周靖一见“鬼女石兰花”向自己身前走来，杀机陡炽，刚才“一统会”总管所宣布不许寻仇的警告，他已抛之脑后，当下霍地站起身来，双目如火，迫视着对方。

“鬼女石兰花”在距周靖一丈之处，停下身形，冷冷地道：“周靖，你是在找死！”

周靖咬牙一哼道：“什么意思？”

“革囊是借你过关的，你却拿去登记！”

“登记了又怎样？”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下不在乎，你是‘鬼女石兰花’不错吧？”

“不错！”

“你认识‘盖世太保洪一民’？”

“不错，认识！”

“你认识甘江其人否？”

“鬼女石兰花”骇然退了一步，栗声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靖杀机上脸，目射厉芒，沉声道：“回答我，你认识甘江吗？”

“当然，他是我丈夫！”

“人呢？”

“死了！”

周靖咬了咬牙，又道：“如何死的？”

“这你管得着吗？”

“在下管定了！”

“凭什么？”

“凭在下与甘江之间的关系！”

“你与他是何关系？”

“义兄弟！”

“鬼女石兰花”惨白如尸的面孔一无表情，目中却露出一丝惑异之色，一不稍瞬地紧盯着周靖，半晌，才寒森森地道：“我从未听说过！”

“听说过没有听说过都是一样！”

“你真正意图是什么？”

周靖一字一顿地道：“杀你！”

这声音使人听来不寒而栗。

“鬼女石兰花”再退了两步……

“恨世魔姬”站起身来，用手一扯周靖的衣角道：“周靖，你知道任性而为的后果？”

周靖充耳不闻，倏地前欺两步，再次道：“石兰花，今天我非活劈了你这淫妇不可！”

“鬼女石兰花”双目陡射杀芒，冰寒至极地道：“周靖，你活得不耐烦了！”

就在此刻——

人影一晃，“冥宫”护卫长吕子英欺近前来，目光如电芒，一扫周靖之后，向“鬼女石兰花”道：“小姐，犯不着和这种小子生气，让老夫打发他……”

“鬼女石兰花”一挥手道：“你退下，他竟敢出言无状，我非亲手杀他！”

“冥宫”护卫长吕子英悻悻地退开数步。

周靖狂傲地一笑道：“贵会长是要号令天下武林？”

“一点不错！”

就在此刻——

另一个白衣人现身入场，是一个书生打扮的中年人。

四个白衣人一见这中年书生现身，齐齐面露凛容，忙不迭地躬身施礼道：“属下参见师爷！”

中年书生大刺刺地一抬手道：“免，怎么回事？”

“这位姓周的朋友故违禁令，挟怨寻仇！”

中年书生冰冷的目光，遍扫诸人一眼，然后落在周靖的面上。

那目光似寒芒利剪，周靖不由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

“鬼女石兰花”突地开口问那中年书生道：“阁下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

“不错，姑娘是‘冥宫’公主？”

“不敢当公主之称！”

“妙手书生斐庄”冰冷的面孔，露出了一丝笑容道：“这位朋友是向公主寻仇？”

“鬼女石兰花”瞟了面孔铁青的周靖一眼，淡淡地道：“谈不上寻仇，只是言语之间发生了冲突！”

“哦！”

周靖和“恨世魔姬”对“鬼女石兰花”的话均大感意外，不知她为什么要掩盖事实真相，但周靖拗性发作，即无法遏止，一怔之后，大声道：“石兰花，我要杀你，何必隐瞒真相！”

“妙手书生”斐庄面色一变道：“小友，这可是真的？”

“当然！”

“鬼女石兰在”恨恨地跺了一下脚，忍不住脱口吐出了两个字：“找死！”声音虽微，但三丈范围以内的人，都听见了。

周靖下意识地心里一动。

突地——

一个白衣劲装汉子，匆匆而至，向“妙手书生斐庄”低低耳语了几句，随即离去，“妙手书生”脸色一连数变，一扫周靖身后的革囊，道：“小友，革囊是你的？”

周靖不由一窒，他本想说不是，但说不出口，他是凭这混进来的，如果说是，当着“鬼女石兰花”之面，也无法启齿，登时被窘住了……

“妙手书生”一顿之后，接着道：“到底是与不是？”

周靖一横心道：“不错，是在下的！”

“囊内人头与小友登记的是否相符？”

“这个……”

周靖大感窘迫，这革囊是“鬼女石兰花”借与他过关的，他根本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人的人头，在进入会场之际，他切念着要替义兄报仇，所以胡乱登记了“盖世太保洪一民”的名字，现在，面对现实，他傻了眼了，讷讷答不上话来。

“妙手书生”见状，冷冷一笑道：“难道小友登记不实？”

众目睽睽之下，周靖塌不了这个台，昂起头答道：“谁说登记不实？”

“那是真的了？”

“当然！”

“如此请小友带同革囊，随本人到后面一验。”

周靖急中生智，道：“难道每一个与会者所带的人头都要事先验明？”

“这不一定，大会开始时，每一个人头都将经过会众过目“在下何以要特殊一些？”

“小友违犯禁令，在会场之中寻仇，所以必得一验！”

周靖已是横定了心，冷冷一哼，转身提革囊，道：“走吧！”

“恨世魔姬”向前跨了一个大步，向“妙手书生”道：“本人是否可以随行？”

“这个……”

“人头大会是为武林所有同道而开，贵会对任何事件，都应当以公的立场处理，所以本人要求随行，等于是一个旁观见证！”

“鬼女石兰花”紧接着道：“本人也有同样要求！”

“冥宫”护卫长吕子英，向“鬼女”身后更靠近一些，显然他是必然不离开他的女少主的。

“妙手书生”不由面现难色，沉吟不语……

蓦地——

人群之中走出两个俊美潇洒的劲装少年，齐声道：“在下兄弟，也有此请！”

周靖目光瞟处，不由一怔，这两个美少年面孔好生厮熟，可是一时之间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两少年冲着周靖点头一笑。

“妙手书生”斐庄尴尬地道：“各位来者是客，但请勿干预敝会内务！”

“鬼女石兰花”冷冷地道：“这并非内务，阁下这话未免”

“在下奉会主之谕，带这位小友至台后一谈，同时查验人头……”

“带头赴会，每一个与会者都是一样，如果先查验周靖所带人头，显然违反大会原有程序，我等有权要求在旁作证！”

“妙手书生”斐庄沉思了片刻，道：“那在下只好从权作主，在此地当众查验，以便回令！”

周靖下意识地瞥了“鬼女石兰花”一眼，但对方毫无表情。

“妙手书生”向身旁四白衣人之一道：“张头目打开革囊一验！”

白衣人躬身应命，上前数步伸手抓向革囊……

周靖心里大急，伸手一拦道：“且慢！”

“妙手书生”眉毛一竖，道：“小友还有话说？”

“在下放弃参加‘人头大会’！”

“这个办不到！”

“这是在下的自由！”

“小友已经过关入谷，登名记号，岂能中途退出？”

“阁下强迫在下参加？”

“说强迫亦无不可，这是规矩，不容破坏！”

“贵会自订的规矩，难道要在下遵守？”

“当然，与会就得遵守会规！”

“在下放弃与会？”

“我说过办不到！”

“在下偏不信这个邪！”

话声中，一把抓起那革囊，转身就要离开……

“妙手书生”一挥手道：“拿下！”

四个白衣人同时欺身，出手抓向了周靖……

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无比的紧张。

周靖一晃身，闪出爪影之外，“一招残身”遽告出手，就在周靖一招攻出之间，惨哼立传，一个白衣人已躺倒在地。

几乎是同一时间，三道排山掌力，卷向了周靖。

“砰！砰！”连震，三道掌力全击在了周靖身上，震得他连退数步。

这两个照面，只是电光石火的事，所有在场的高手，齐为之膛目结舌。

“妙手书生”面色大变，眼瞪如铃，一不稍瞬地迫注在周靖身上。

三个白衣人，一愕之后，再度出手攻上……

惨哼再传，又是一个白衣人躺了下去。

“妙手书生”仍一动不动地怔在现场。

剩下的两个白衣人，奉命出手，而未奉命停手，内心虽然惊怖至极，但岂敢收手，退缩，各各暴喝一声，亡命地扑上，掌指抡动之间，尽指向要害大穴：

周靖杀机大起，对罩身而至的掌指，视若无睹。

惊呼声中，两白衣人的掌指，全落实在他的要害大穴，但他仅只身形晃了两晃，“玄龟神功”使他掌指无伤……

就在场中群雄错愕莫名之际，周靖施出了“三招碎尸”。

这一招是学自“血谷！”三绝招之中最残忍，也是最凌厉的一招。

两声凄绝人寰的厉号，震撼了全场。

血肉四溅，肢离体解！

两个活生生的人，变做了两堆肉酱，厥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

四周惊呼再传。

“妙手书生”如梦乍醒，大喝一声：“你找死！”

掌出如电，奇奥无匹……

“砰！”地一声巨响，周靖被震得离地三丈。

“鬼女石兰花”和“恨世魔姬”，还有那两个美少年，几乎是同时弹身抓向周靖凌空的身形……

“砰！”

“妙手书生”发出了第二掌，如山劲气卷处，周靖凌空的身形，飞泻向五丈之外，竟然超越了看棚两丈之多。

“鬼女石兰花”等四人，抓势全部落空。

周靖飞栽落地，手中的革囊也告脱手，骨碌碌滚出一个人头。

又是一阵震耳惊呼。

周靖因有“玄龟神功”护身，“妙手书生”惊世骇俗的两掌，并未使他受伤，沾地之后，腾身而起，当他目光触及那革囊中滚出的人头时，不由呆住了。

他可做梦也估不到会有这样的怪事。

那人头，半点不假，正是“盖世太保”洪一民的人头。

周靖骇然退了数步，目光扫向了“鬼女石兰花”。

“鬼女石兰花”苍白无人色的面上，依然一无表情。

事情实属不可思议，革囊中的人头，竟然真的是“盖世太保”洪一民，革囊是“鬼女石兰花”所有，人，当然是她杀的。

但，怎么可能呢？

她与“盖世太保”洪一民通奸而谋害了亲夫甘江，她怎会对“盖世太保”洪一民下手呢？

可是，事实俱在，不容推翻。

周靖既震惊，又偶然。

“恨世魔姬”缓缓移近“鬼女石兰花”，冷冰冰地道：“石兰花，这是怎么回事？”

“鬼女石兰花”阴阴地道：“这是他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哼！怕不是这么回事吧？”

“以你之见呢？”

“这是预谋陷害，借刀杀人！”

“你认为有可能吗？”

“事实俱在！”

就在此刻——

十余个白衣人，排众而入，把周靖围在核心之中。

“恨世魔姬”、“鬼女石兰花”，“冥宫”护卫长吕子英，及两个俊美少年，不约而同地移身到周靖身后。

空气在刹那之间，紧张无比。

每一个白衣人的脸上，都罩了一层浓厚的恐怖杀机。

台上，第二次响起“一统会”总管苍劲的话声：“时辰将到，请各位就座！”

人影散乱之中，群众纷纷退回各自的看棚。

“妙手书生”如利刃般的目光，逐一扫过“恨世魔姬”等人之面，冷漠地道：“各位请归座！”

“鬼女石兰花”阴声道：“请问阁下，周靖将作何处置？”

“周靖犯令伤人，由敝会长秉公处断！”

“如何秉公法？”

“恕在下无法回答！”

“周靖与本人乃是一时言语冲突，并非挟仇报复，算不得……”“这是他自己承认的！”

周靖冷傲成性，闻言之下文即接口道：“不错，有这回事，我要杀她！”

口里说着，心里却想道，她既然杀了“盖世太保”洪一民，带他的人头来赴会，如果不是事实与甘江临死时所说的有出入，便是这女人残狠成性，与好夫共谋亲夫之后，因某种关系，又杀了奸夫，若是事实真的如此，那就太可怕了！

“鬼女石兰花”狠狠地白了周靖一眼，悄声骂了一句，“不知死活！”别转头去把眼睛望着别处。

“恨世魔姬：拉了周靖一把道：“我们入座！”

“妙手书生”冷冰冰地道：“他不能走！”

“恨世魔姬”一翻眼道：“为什么？”

“他是杀人凶手，也是犯令者！”

周靖冷哼了一声道：“阁下准备把在下怎么样？”

“候令处置！”

“在下已声明不参加‘人头大会，！”

“现在迟了！”

“哼！”

冷哼声中，周靖转身便朝场外走去……

“别动！”

随着如雷暴喝之声，数个白衣人已晃身截住去路。

周靖面罩恐怖杀机，冰寒至极地道：“各位如不让路，在下不惜再杀几个人！”

白衣人齐齐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鬼女石兰花”等五人，此刻仍紧随周靖身后。

“妙手书生”怒声道：“你们五位是否准备为周靖卖命？”

两个俊美少年之一道：“卖命谈不上，不过是维护武林正义而已！”

周靖转身目光一扫五人，道：“五位盛情在下心领，请不必为区区在下而介入是非之中，请吧！”

话落，举步……

拦截在前面的白衣人之中的一个虎面老者，在周靖举步之间，双掌闪电般击出，掌至中途，突地改劈为点，直指前胸“志堂”、“乳中”、“鸠尾”、“璇玑”四大要穴，出手之快，变式之速，令人咋舌……

“恨世魔姬”娇躯一动，出手……

“退开！”

周靖脱口大喝一声，“恨世魔姬”不由一窒，就在这一喝的电光石火之间，白衣老者的指头，已切实戳中周靖胸前四大要穴。

这凶穴俱属死穴，只要任何一穴被戳中，势非当场毙命不可。

两个俊美少年，同时惊呼出声。

岂知，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周靖四大要穴被点中、仅只身形晃了一晃。

白衣虎面老者，不由亡魂大冒，四要穴分明被点。而对方夷然无损，这是什么功力，竟然指戳不伤！

就在此刻——

周靖一声断喝，飞掌击向了白衣老者当胸，这一击之势，可说快逾电光石火。

白衣老者惊悸未消，反应稍慢……

“砰！”挟以一声惨哼，白衣老者口射血箭，身形飞泻而出。

众白衣人一怔之后，齐齐欺身……

“恨世魔姬”、“鬼女石兰花”。“冥宫”护卫长吕子英，和两个俊美少年各在周靖身后两侧，站了一个位置，蓄势待发。

场中空气紧张得无以复加。

眼看一场混战，势难避免。

“妙手书生”陡然一声大喝：“闪开！”

所有的白衣人齐齐收势退开一丈之外。

场中，除了两个俊美少年功力不知深浅外，其余“恨世魔姬”、“鬼女石兰花”、吕子英，再加上周靖本人，都具骇人的身手，如果展开混战，“一

统会”方面固说高手如云，但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

“妙手书生”审时度势，毅然喝退众白衣人，显然，他不愿当美天下黑白两道群雄之面上演这一幕杀劫，如果今天不是会期，那情形自然又当别论。

不过，也可能他另有用心。

就在“一统会”的高手们一退之际——

“妙手书生”猝然伸手抓向了周靖。

这一抓之势，快得使人肉眼难辨，而且出乎每一个人意料之外，别说“鬼女石兰花”等人措手不及，就是周靖本人，也没有闪让的余地。

但，“鬼女石兰花”等五人，仍不约而同地出了手，齐齐攻向“妙手书生”。

人影闪晃之中，五人出手一击，全部落空。

“妙手书生”抓牢周靖前胸，退到一丈之外，出手、闪让、退身，快得只有一瞬。

“鬼女”等五人，为之寒气大冒，这种身手，可说世无其匹。

“妙手书生”另一只手已搭上周靖的“天灵”大穴，冷冷地道：“请各位归座，大会即将开始！”

投鼠忌器，五人全傻了眼，但，谁也没有挪动一步。

周靖练有“玄龟神功”，所有经穴已无形中加了一道强劲的屏障，对“妙手书生”的手掌按在自己的“天灵穴”，倒不放在心上，他只是奇怪——

自己向“鬼女石兰花”寻仇，她反而不惜开罪不可一世的“一统会”帮助自己，她杀死情人“盖世太保”，她借人头给自己过关，为什么？

两个似曾相识的俊美少年，也站在自己一边，为什么？

“妙手书生”再次发话道：“请五位各回本座！”

两俊美少年，眉峰紧锁，焦灼之色溢于言表。

“恨世魔姬”激动地道：“阁下准备把他怎么样？”

“由敝会长发落！”

“鬼女石兰花”怒声道：“斐庄，他杀人乃是出于自卫，告诉你，那人头……”

语声未完，只听周靖大喝一声，身形猛然后挣。

“妙手书生”斐庄按在周靖“天灵穴”的手掌，猛一吐劲“嗤！”

周靖胸衣被撕裂，人踉跄退了数步，摇摇欲倒。

“妙手书生”的掌劲，虽未使他尸横就地，但也使他几乎承受不了，当然，如果换了别人，劲袭“天灵”万无生理。

倏地——

“妙手书生”目视周靖前胸，面色大变，脱口惊呼道：“血心！”

“血心”两个字，震慑了全场，所有的人无不面上失色。

周靖的目光，遽然落在了“鬼女石兰花”的面上，他要看看她的反应，因为“血心”是她丈夫甘江之物，但他失望了，“鬼女”面容依然苍白呆滞，眼中所表现的，与场中备人并无二致，惊愕而已。

这使周靖大惑不解。

如果说“鬼女石兰花”对“血心”一无所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莫非她是故作泰然，若果如此，这女子不但毒如蛇蝎，而且阴残如鬼。

两个俊美少年，却满面惊喜之色。

周靖的目光转到两俊美少年身上，不由被对方的神情弄得一怔。

“妙手书生”斐庄面上阴暗不定，“鬼女石兰花”是“冥宫”公主，而周靖又身佩“血心”，“血谷”“冥宫”这两大势力，“一统会”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确实惹不起，但他又不能自下台阶，放走对方，窒了片刻之后，凝声道：“少侠是‘血谷’门下？”

周靖孤傲的个性，使他不愿假“血谷”之名脱身，毫不考虑地道：“不是！”

“不是？那‘血心，……”

“这个恕不奉告！”

“你真的不是‘血谷’门下？”

“在下说过不是！”

暮在此刻——

一个白衣壮汉，匆匆来至场中向“妙手书生”一躬道：“禀师爷，会长立等回话！”

“妙手书生”一摆手，道：“知道了！”

白衣壮汉躬身而退。

就在白衣壮汉退开之后，“妙手书生”半声不吭，弹身飞扑周靖，这一扑之势，快逾电光石火……

周靖双掌一划，猛然切出，但，毕竟功力悬殊，掌至中途，已被对方牢牢执住。

暴喝声中，“恨世魔姬”等五人，同时弹身疾扑“妙手书生”。

“妙手书生”的身手，的确令人咋舌，就在“恨世魔姬”等人扑声之际，挟着周靖，捷逾鬼脸地飘退三丈之外。

“一统会”的高手，反应极速，五人身形甫自弹起，十几条人影，已从不同角度截出，随着扑身之势，狂涛也似的劲流，排山卷出。

但“恨世魔姬”等都是不可一世的巨霸，功力岂是等闲，身未落实，掌力已凌空反击而出。

撼山栗岳的巨声起处，挟以数声闷哼，六条白衣人影，飞泻向两丈之外。

这石破天惊的一个照面，震撼了全场。

会场中起了一阵骚动，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向了这边。

“住手！”

喝声虽不大，但却震得人耳膜欲裂。

“恨世魔姬”等五人，不期然地收势停身。

“妙手书生”斐庄反剪周靖双臂，目射奇芒，沉缓地道：“各位要替周靖卖命，现在不是时候！”

“鬼女石兰花”冷冷一哼道：“斐师爷，‘一统会’不放过周靖，是为了那颗人头，告诉你，人是姑娘我杀的，借与他过关赴会，不信可以查一查，我石兰花可曾在入口处登过记……”

“姑娘要为他开脱？”

“这是事实！”

“那你错了！”

“为什么？”

“周靖犯禁杀人，与人头无关！”

“哼，‘天邪院’已加盟‘一统会’，而人头是‘天邪院’，少院主‘盖

世太保，洪一民的人头，阁下的动机，无非是要替洪一民索仇……”

“这一点本人不想争辩，最后一句话，周靖犯令，必须按律制裁！”

“律！谁订的律法？”

“当然是敝会！”

“一统会的律法能约束别人？”

周靖虽然穴道无虞受制，但“妙手书生”的扣拿法别出一格，任他如何运劲，却难动得分毫，急怒攻心之下，一张俊面成了紫酱之色，咬牙道：“斐庄，将来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语含怨毒，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妙手书生”面色为之一变，悄声道：“周靖，你虽练有‘玄龟神功’，但本人一样可以制你死命……”

周靖不由心头巨震，“妙手书生”竟能一口道出自己的武功来历。

“妙手书生”接着：“如果你不想他们五个为你送命‘风火谷’的话，你最好要他（她）们退开，准备参加大会，至于你话锋一顿，又道：“我斐庄会设法成全你，你不必问为什么，时间不待了……”

周靖瞪了“妙手书生”一眼，他并非对他的保证动心，只是，他觉得委实不能让“恨世魔姬”等人为自己冒险，“一统会”，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武林，会中像“妙手书生”这等身手的，必然不少，“恨世魔姬”等身在虎穴，其后果可想而知的。

心念之中，扬声道：“在下的事，毋劳五位伸手！”

“恨世魔姬”等五人，全被这话说得一愕。

“妙手书生”挟起周靖，闪电般向总会堂方向射去，身法之快，世无其匹。

两个俊美少年双双弹身扑去。

暴喝声中，“一统会”的高手再度横身拦截……

只这眨眼之间，“妙手书生”和周靖已消失无踪。

“当！当！当！”

钟声大振，显示着震骇武林的人头大会即将开始，“恨世魔姬”等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退到看棚之内，一群白衣人也相继退去。

一场骇人的风暴，暂告止息。

“恨世魔姬”冷厉至极地向“鬼女石兰花”道：“石兰花，你杀人，他代你顶承，你究竟存的什么心？”

“他咎由自取！”

“你不觉良心不安？”

“恨世魔姬居然也谈良心两字！”

“石兰花，这笔账我会替他讨的！”

“鬼女石兰花”阴森森地一笑道：“他是你什么人？”

“这你管不着！”

“鬼女石兰花”不屑地嗤了一声道：“不会是你的爱人吧？”

“恨世魔姬”丑脸一无表情，但目光抖露出恐怖杀机，栗声道：“是，怎么样？”

这一答大出“鬼女石兰花”意料之外，“恨世魔姬”不但奇丑绝伦，年纪可以做周靖的母亲而有余，她本是讽刺她的一句话，想不到她竟然承认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鬼女石兰花”倒反而无言以对了。

且说周靖被“妙手书生”挟持，飞奔向总会堂。

顾盼之间，来在一间大厅之内。

厅中除桌椅之外，别无其他摆设，居中桌后，是一个红帐幔。

此刻，罕无人迹，空气在神秘之中透着恐怖。

“妙手书生”斐庄松开了周靖，低声道：“乖乖的，别打算有所异动！”

周靖心里恨得牙痒痒的，闻言只轻哼了一声。

“妙手书生”向着那低垂的红色帐幔一躬身，道：“禀会主，人已带到！”

帐幔之后，传出一个苍劲震耳的声音道：“押上大会坛台！”

周靖剑眉一竖，俊目电张……

“妙手书生”以手肘轻轻一触周靖，口里道：“禀会主，属下有下情回禀！”

那苍劲的声音道：“说！”

接着是一阵寂然，只见“妙手书生”斐庄嘴唇不停地翁动，显然他是以“传音入密”之法，向他的会长禀报事情始末。

“周靖虽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但他意识到可能与‘血心’有关。

果然，帐幔中传出一声惊讶的问话道：“什么，他佩有‘血谷’信物？”

“妙手书生”恭谨地道：“是的！”

“既是如此，暂时监押！”

“遵令谕！”

“慢着！”

“会长还有什么指示？”

“他练有‘玄龟神功’！”

“这个，是的，火候不深！”

“带上来由本会长扶脉！”

“妙手书生”身躯微微一颤，道：“依属下愚见，暂免扶脉！”

“扶脉”，这名词周靖仅听说过，但想来必非什么好事。

略略沉默之后，慢内的声音又道：“如果发生意外……”

“妙手书生”很快地接口道：“属下自信应付得了！”

“好，由你讯问明白回报！”

“遵谕！”

周靖的性格，当然不愿作阶下之囚，听任宰割，猛一聚劲，作势就要……

“妙手书生”手出如电，一把扣住周靖腕脉，一股奇异的劲道，从指尖透入周靖的腕脉穴内，周靖真气骤然松懈，被“妙手书生”极快地带离厅堂，转入一条甬道之中。

“周靖，你几乎误了大事！”

话声系以“传音入密”之法发出。

周靖心中一动，也以同样的传声说道：“阁下意欲何为？”

“救你！”

“哼，擒捉在下的也是阁下？”

“逼迫至此，不得不然！”

“目前何往？”

“地牢！”

“地牢，阁下弄什么玄虚？”

“这是救你的第一步！”

“在下不须人救……”

“你反抗无益，会中功力超过你的不下百人，你插翅难逃！”

周靖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的确，眼前的“妙手书生”功力就不知超过自己多少倍，“玄龟神功”不惧掌指剑刃，而他一指之力，使自己功力不能聚，纵有反抗之心，亦无反抗之力。

“阁下为什么要救在下？”

“为了‘血心’！”

“在下不解？”

“稍时再谈，现在快走！”

甬道阴森黝暗，有如鬼域，经过不少次的转折升沉之后，来在一列铁门之前，“妙手书生”伸手按了其中一道铁门，格格声中，现出一个门户，竟然有四重门槛之多，每一重铁门，厚逾三尺。

周靖寒气大冒，这三尺厚的四重铁门，任你功力通玄，也难破开而出。

他身不由己地被带入地底铁牢之中，迅速地自动合上。

“妙手书生”斐庄松开了扣在周靖“腕脉穴”上的手指。

周靖满腹怨毒，一翻腕：一掌劈向“妙手书生”当胸，他自得甘江输功，本身已具备一甲子以上的修为，挟愤发掌，势道相当惊人。

“砰！”

“妙手书生”身形晃了两晃，他不闪不避，硬接了一掌。

“你为何不还手？”

“凭你还伤不了我！”

“着掌！”

“砰！砰！”两声巨响，“妙手书生”退了三步，但却夷然无损。

周靖颓然垂下了手。

“妙手书生”朝牢地上一指，道：“坐下，听我说！”

周靖一半好奇，一半无可奈何地原地坐下。

“妙手书生”凝注了周靖片刻，沉缓地道：“我怀疑你的身世？”

周靖陡然一震，他自去过“地灵宫”之后，已证明自己确实不是“霸王鞭周公铎”的亲生子，由于“地灵夫人”，讳莫如深，所以，他的身世仍是一个难解的谜，想不到“妙手书生”斐庄竟然也提他的身世问题，当下愕然道：“阁下怀疑之点何在！”

“你不是‘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

“阁下根据什么这样说？”

“根据你的容貌武功和‘血心’！”

“那阁下认为在下的真实身份是谁？”

“这要问你了！”

“在下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有难言之隐？”

“没有！”

“那你的‘血心’和‘玄龟神功’何来？”

“这个……”

周靖忽地沉吟起来，他不知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心念数转之后，暗忖，

也许能从对方口中探出自己的身世也不一定，可是对方的动机何在呢？

当下反问道：“以阁下猜测，在下应该是什么身份？”

“血谷少主！”

周靖一震道：“血谷少主？”

“不错，名义上是，实际上不是！”

“在下不懂？”

“如此说来，你不是？”

周靖脑内灵光一现，他想起了义兄甘江，莫非对方把自己当成了甘江？不错，“血心”是甘江之物，而“血谷主人”是甘江的母亲，当然他是“血谷”的少主，由是而观，“地灵夫人”也许和“妙手书生”的看法一样，如果自己所想不错的话，自己的身世更加扑朔迷离了……

“阁下莫非认为在下应该姓甘而不姓周？”

“妙手书生”一跃而起，激动至极地道：“不错，你……你‘可惜在下不姓甘！’”“妙手书生”面色一变道：“少主！你……”“在下不姓甘！”

“那你怎会说出……”“姓甘的我认识！”“你认识？”

“不错，他叫甘江，‘血谷少主！’”

“人呢？”

“死了！”

“妙手书生”双目倏露奇光，在黝暗的地牢中，像两道电炬，直照在周靖的面上，激颤无已地道：“死了？他死了！少主死了……”

“阁下是‘血谷门下？’”

“不是！”

“何以称甘江为少主？”

“这个……歉难奉告，他是如何死的？”

“死于好夫淫妇之手！”

“谁？”

“鬼女石兰花和盖世太保洪一民，在卜找上‘鬼女’就是要代甘江报仇！”

“哦，所以你杀了洪一民？”

“不，人是‘鬼女’所杀，她借人头与在下过关赴会……”

“这怎么可能呢？”

“在下也想不透其中蹊跷，甘江临死时如此交代在下，当然不会假，而‘鬼女石兰花’何以在谋夫之后，又杀死奸夫，就令人莫测了！”

“我要为少主报仇……”

“不，报仇的事有我，我受他临死之托，同时受赠‘血心’，岂能辜负死者！”

“妙手书生”眼中竟然流下泪来。

周靖对他是茫然不解，由此看来，“妙手书生”也是一个神秘人物。

“在下可否提出几个问题？”

“妙手书生”一颌首道：“可以，如果我能答复的话，不会使你失望！”

“第一，刚才贵会长所说扶脉是什么意思？”

“要废去你的武功，所谓扶脉，是一种极厉害的失传武功，专破内家罡气，甚至‘玄龟神功，练到极致，也难逃一指之厄：’”

“阁下刚才制住在下的功力就是……”

“那仅是毛皮，敝会长才算登堂入室，第二呢？”

“贵会长是否就是绝迹江湖的‘武林一君’？”

“我告诉你，是的！”

周靖登时血脉贲张，他想起了“圣剑飞虹易斌”失踪后，在壁角发现的字迹：“黑籍，周物，武君。”如果所指就是“武林一君”的话，那“黑籍”的下落，父亲周公铎的死因，以及易斌的下落，都将有端倪可循，只要找到易斌，自己的身世问题，必可有个水落石出。

“心念之中又道，“黑籍是否落入贵会长之手？”

“这个……无可奉告！”

周靖咬了咬牙道，“即使阁下不说，在下也肯定是的！”

“随你自己去想吧！”

“如此，在下还有一事请教！”

“什么事？”

“圣剑飞虹易斌的下落！”

“我只能告诉你他还在世间！”

“在贵会的掌握中？”

“无可奉告！”

周靖暗自点了点头，他已认定“圣剑飞虹易斌”是落在“一统会”的手中，由此推断，父亲“霸王鞭周公铎”必是死于“一统会”之手。

恨与仇又一次在他血管中奔流。

可是目前，他是笼中之囚，生死全在未定之天。

他想到“一统会”会长功力之高，不禁连打了几个寒颤，“玄龟神功”武林绝学，几乎可媲美金刚不坏神功，而竟不能挡他一指，那他的功力岂非是天下无敌了，要索血仇，岂非比登天还难……

“妙手书生”斐庄双眼发直地望着牢顶，似乎在考虑一个重大的问题，久久才道：“周靖，我说过要救你，一定要救你出囚！”

“阁下不后悔？”

“后悔，为什么？”

“但白告诉阁下，为了‘黑籍’，为了血仇，在下去再来！”

“血仇？”

“不错，先父‘霸王鞭周公铎’惨被杀害之仇！”

“你错了！”

“难道……”

“令先尊并非死于‘一统会’之手！”

周靖一怔神，道：“阁下这话……”

“我可以保证，这是事实！”

“那先父是死于何人之手？”

“我该告诉你吗？”

“悉随尊意！”

“好，我告诉你，周公铎是死于‘天邪八妖’之手，因他在地上留字，被后来者发觉而殃及‘圣剑飞虹’易斌，这你明白了吗？”

周靖悚声道：“明白了，阁下盛德，在下当铭肺腑！”

“不必。这是一点因果，如非你胸佩‘血心’，使我错认你的身份，也未曾与敝少主甘江有渊源的话，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也许，我已要了你的性命……”

“在下恩怨分明，不论阁下动机如何。在下一样感激！”

“我说过不必！但有一点，我要求你……”

“请讲。”

“敝会长的来历，不能传诸江湖！”

“这个在下答应！”

“还有，‘天邪院’已加盟‘一统会’，你如向‘天邪八妖’寻仇，无异与‘一统会’为敌，以你目前身手，不是‘八妖’之敌，这一点你自己考虑！”

“在下会考虑的！”

“好，现在我必须要去参与‘人头大会’，牢顶有一个气孔，你看到了？”

“看到了！”

“我走后你可用真气凝声之法，对气孔发话，只须频念‘血心埋恨’四个字，自会有人救你出去，但记住，不能说出是我教你的主意！”

“在下记住了！”

“还有，来人如问你‘血心’来历，你可说是‘玉面无敌甘祖年之子甘江所赠，托你代他报仇，切记！”

周靖激动不已地点了点头。

“妙手书生”斐庄启开铁门，一闪而逝。

周靖凝望着牢顶通风的气孔，心里千头万绪，这一切的经历，委实离奇得令人无法想象。

义兄甘江既是“玉面无敌甘祖年”之子，那“血谷”主人岂非是甘祖年之妻，但武林传言，甘祖年夫妇已死于十八年前，双双葬于巫峡“钓鱼矶”，这是从何说起呢？可惜，不曾向“妙手书生”问个清楚。

这可能会来救自己的人，又是谁呢？

难道“一统会”与“血谷”之间，有什么渊源？

终于——

他照着“妙手书生”斐庄的指示，面对牢顶气孔，气贯丹田，凝聚发声：“血心埋恨！”

一遍，两遍，三遍……

格格声中，牢门突地自动开启。

周靖一颗心不由怦怦而跳，停止了呼叫，目光凝注牢门，但却久久而无动静，正自惊疑不决之际，一个幽灵般的人影，倏然出现。

周靖骇然望着那人影，悠然飘入牢来。

来的，赫然是一个冰肌玉骨的半老徐娘。

那妇人乍见周靖之面，似乎相当震惊，寒星似的目光，一不稍瞬地在周靖周身打量，粉腮在不停地变幻着颜色。

周靖心里直发毛，但又不好先开口求救。

盍茶工夫之久，那妇人才以一种冷得像是大漠朔风般的声音道：“你是谁？”

周靖定了定神，道：“晚辈周靖！”

“你姓周？”

“是的，请问前辈……”

“不必问了，你说血心埋恨是什么意思？”

周靖不由一窒，他是照“妙手书生”的吩咐说的，什么意思他当然不懂，

但又不能稍露破绽，灵机一动，道：“晚辈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血心’随之沉沦，岂不终生埋恨。”

“你‘血心，何来？”

“义兄所遗赠！”

“义兄，谁？”

“玉面无敌甘祖年之子甘江！”

中年妇人顿时面现惨痛之色，退了一个大步道：“甘祖年之子？”

“是的！”

“你说遗赠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那义兄业已死亡！”

中年妇人双目电张，颤声道：“死亡，那孩子死了？”

“是的！”

“如何死的？”

“被他妻子伙同奸夫谋害！”

“有这样的事？”

“晚辈受托代他报仇！”

“仇报了没有？”

“没有！”

“你如何被囚此地？”

“因来此参加‘人头大会’，触犯禁例而被擒！”

中年妇人面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两颗清泪，滚落腮边，口里喃喃地道：“死了，都死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活着？”

哀哀凄语，令人不忍卒听。

周靖茫然地望着眼前这神秘的妇人，暗忖，难道又是一个断肠人？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是谁？

中年妇人又开了口：“你说你要为那孩子报仇？”

“是的！”

周靖知道她口中的孩子就是甘江，她称甘江为孩子，“妙手书生”称甘江为少主，而他和她又是“一统会”的人，这其中有何蹊跷呢？

“地灵夫人”也称自己为少主，如果说“地灵夫人”是误认自己为甘江，那“地灵宫”难道也是“血谷”一派不成？

那自己的身世确实成了谜了，如果说“地灵夫人”是错认了人，但“神风掌王魁”等人，也指证自己并非周公铎之子，那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世呢？

目前，除非找到岳丈“圣剑飞虹易斌”，否则身世难明。

但，他忽地又想起“地灵夫人”是依据自己少一个脚趾面断定自己的身份，难道天下有这般巧事，甘江也少一个脚趾不成？……

中年妇人沉思有顷，幽幽地道：“看在那孩子份上，我放你出去！”

周靖忙施一礼道：“谢过前辈！”

“随我来！”

周靖随在中年妇人身后，通过一条长长的地道，眼前一亮，又是一番天地，但见奇花异卉，茂林修竹，掩映着一幢精舍，四周绝壁环列，有若桃源仙居。

转眼之间，来到精舍之前。

中年妇人一摆手道：“你在门外稍候！”周靖止住了脚步，停立精舍门

前，目光不用然地瞟向了屋内，这一看之下，使他心头巨震，脱口惊喊道：“黑箱！”

精舍当门靠右的矮几上，摆了一个长约两尺的黑色箱子。

周靖可不知道这“黑箱”是否风靡武林的那“黑箱”，他这一声惊呼，是直觉的。

中年妇人重又回转身形，她身后已多了两名侍婢。

“你说什么？”

周靖强捺激动的情绪，用手一指道：“黑箱！”

“黑箱怎么样？”

“请问这‘黑箱’是否传言中内藏武功秘笈的那‘黑箱’？”

中年妇人一蹙眉道：“是又怎样？”

“如果是的话，它应是晚辈之物！”

“为什么？”

“先父因此而丧生，晚辈岳丈‘圣剑飞虹易斌’因此而失踪……”

“这并不能证明是你姓周的东西！”

周靖愤火中烧，顿忘眼前处境，抗拒道：“难道会是前辈之物不成？”

中年妇人冷冷地道：“此物本是‘玉面无敌甘祖年，所有……’”

“不错，传言的确如此，但却是先父‘霸王鞭周公铎’所保有！”

“这‘黑箱’对我而言意义深长，对你而言，如同废物！”

周靖惑然道：“敢问其详？”

“它本是一只空箱！”

“空箱？”

“不错，一只毫无价值的空箱！”

周靖心念疾转，难道传言不实，箱中根本没有什么秘笈之类的东西，但为什么会引起这多武林人垂涎争夺？又何以会落在这神秘妇人之手？她说对她而言意义重大是什么意思？

“黑箱”既在此出现，“圣剑飞虹易斌”的下落不也与“一统会”有关？

在“一统会”中，她是什么身份？

易斌留言：“黑箱，周物……”决非无因，分明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岂能容他人占有，况且父亲是因此而死，不管周公铎是否是自己亲生之父，抚育之恩天高地厚，自己当对他在天之灵有所交代，目前如能寻到易斌，真相可大自……

心念之中，道，“请问‘圣剑飞虹易斌’是否落在贵会之中？”

“你问这什么意思？”

“黑箱与易斌是同时失踪，既然‘黑箱’在此，那易斌本人……”

中年妇人似已不耐，一挥手道：“话说到此为止，现在派人带你离开！”

说着，回头向二婢之一道：“带他出谷！”

“遵令！”

周靖恨恨地道：“前辈德意，晚辈不敢忘，但有一天晚辈会再进‘风火谷’，取回‘黑箱’！”

中年妇人莞尔一笑道：“我放你是看在甘江那孩子份上，不必挂在心里，至于你以后的行动，是你自己的事，不过你倒是很有志气！”

说完，转身入内。

那婢女望着周靖掩口一笑道：“走吧！”

周靖再次瞥了那只“黑箱”一眼，转身跟着那侍婢行去。

穿越过另一条隧道，来到广厦之中，但见重门叠户，警卫森严，侍婢迳自带着周靖走出总坛之外。

广场上人去场空，只有几个疏落的人影在晃动，显然“人头大会”已经闭幕。

侍婢直领周靖出了三道大关，方才回身。

周靖眼望谷口，自语道：“我会再来的！”

蓦然——

一个冰寒至极的声音道：“不必再来，你目前就走不了！”

周靖这一惊非同小可，霍地回转身形，只见距自己一丈之外，站着两个白袍老者，面含阴笑，一下稍瞬地注定自己。

两老者胸前，各绣了一个酒杯大小的黑字，一个是“雷”，另一个是“电”。

周靖心中疾转道，那中年妇人才放了自己，怎的又派人追截，莫非……

那胸绣“雷”字的白袍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你自了的话，可以落个全尸！”

周靖登时七窍冒烟，重重地哼了一声道：“口气不小，你俩在会中算什么角色？”

“嘿嘿嘿嘿，小子，，一统会’风火雷电四大金刚之二，你不算冤吧？”

“四大金刚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会长对你小子特别关心，令老夫二人打发你上路！”

周靖闻言之下，杀机陡现，寒声道：“你俩无妨出手试试！”

“小子，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凭你也配老夫二人联手！”

“哼！”

“小子，你自了倒干脆些，免得老夫费手脚！”

“看掌！”

暴喝声中，周靖一掌击向了“雷金刚”当胸，这一掌挟愤而发，他已用上了全力，劲势之强，令人咋舌。

“雷金刚”手掌一圈，轻描淡写地接下了这惊人的一击。

周靖不由寒气大冒，对方的功力，高出自己甚多，若不施杀手，恐怕真的脱不了身，心念动处，“一招残身”顿告施出。

“雷金刚”面色一变，弹了开去。

周靖得理不让，又是原式“一招残身”跟踪追击。

“雷金刚”再次弹退。

残身、夺命、碎尸，这三绝招是“血谷主人”精研独创，凌狠诡辣世无其匹，“雷金刚”功力虽高，却无法破解，只有闪避的份儿，但话又说回来，换了功力稍弱的高手，连闪避也办不到。

周靖如影附形而进，施出了“二招夺命”。

“雷金刚”心头大震，他想不到对方会有这武林罕见的绝招，身形划处，一连变幻了三个位置，周靖招式出手，对方人影已杳……

“接老夫一掌试试！”

如雷暴喝声中，“雷金刚”展开反击，一道撼山悚峰的劲，罩身卷向了周靖。

“砰！”

周靖被震飞两丈之外，但他有“玄龟神功”护身，一个翻滚，又站了起

来，身形一闪，弹回原地。

“雷金刚”大吼一声，连劈三掌，劲势之强，骇人听闻。

砂飞石泻之中，周靖又被卷飞三丈之外。

“电金刚”点了点头，身形电闪一欺，攻出一招，闪身出招，快逾电光石火，招式之凌厉诡辣，更是令人咋舌。

“雷金刚”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攻势。

周靖连演二绝招，以攻应攻，正面的“电金刚”被迫退了开去，但后面的“雷金刚”恰在此时攻到，周靖尚不及转身变势，掌锋已切背脊……

“砰！”

周靖一个踉跄，前冲八尺才稳住身形，虽然他有“玄龟神功”护体，但对方的功力大高，这一掌劈得他眼前金星乱冒。

尚未缓过气来，“电金刚”攻招又至。

雷电二金刚，此进彼退，配合得天衣无缝。

恍眼过了二十招，周靖已达疲于奔命之境，顿时险象环生。

二金刚攻势更紧更密，势如骇电奔雷。

眼看周靖再难支持十招……

就在此刻——

一声使人毛骨悚然的冷哼、倏告传来。

双方不期然地停了手。

三丈之外，一个窈窕的身影，背向三人而立，那冷哼声、想来必发自这女人之口。

以二金刚和周靖的功力，竟然被人欺近身侧而不自觉、这女子的身手，确属骇人。

周靖几乎失口而呼，这身影多么熟悉，但一时之间，他想不出她到底是谁。

“雷金刚”干咳了一声，道：“姑娘何方高人？”

那女子并不回身，冷飕飕地道：“你不配问！”

这句冷漠狂傲的话，使二金刚霍然变色。

“电金刚”重重一哼道：“请说出来意！”

“你两个老匹夫与姑娘滚回‘风火谷’去！”

“嘿嘿嘿，想不到竟然有不知死活的人敢到‘风火谷’撒野！”

“我要你俩快滚！”

“雷金刚”振声狂笑道：“姑娘口气相当不小……”

那神秘女子声音突转尖厉道：“滚是不滚？”

电金刚暴喝一声道：“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丫头是什么长相！”

话声中，身形暴弹而起，快逾电光石火地出手抓向那女子的后背。

“你找死！”

娇喝声中，那女子仍然不回身，双掌极其诡厉地反拍而出。

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过处，传出一声闷哼，“电金刚”的身形被反弹而回；“哇！”地喷出一股血箭，身形摇摇欲倒。

以“一统会”四大金刚之一的“电金刚”的身手，竟然挡不住一击，这女子的功力，确实骇人听闻。

反手发掌，掌声如雷，这也是武林罕闻的怪事。

“雷金刚”顿时面露骇极之色，脱口道：“天雷法掌！”

周靖为之心头一震，他第一次听见“天雷法掌”这名称。

“雷金刚”栗声道：“姑娘是‘玄玄老人’门下？”

那女子冰寒至极地道：“你不配问！”

“姑娘是存心架这小子的梁而来？”

“你再多说一句，我一掌废了你，识相的快滚！”

雷、电二金刚互望了一眼之后，双双转身，“雷金刚”回头道，“这笔帐‘一统会，会讨还的！”“哼！”

二金刚弹身疾奔入谷而去。

周靖凝望了那女子的背影片刻，猜不透对方是为自己而来，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凑巧碰上，他隐约记得他父亲周公铎生前曾提到过“玄玄老人”，“玄玄老人”已数十年不现江湖，功力之高，无法臆测，难道这女子真是“玄玄老人”之徒？

但，对方总算是解了他的危厄，当下朗声道：“请教姑娘上姓芳名？”

“你问这干嘛？”答话之声，冷若冰霜。

周靖窒十一窒，道：“在下谢过姑娘解围之德！”

“这大可不必！”

“姑娘既不愿赐告芳名，在下告辞……”

“慢着！”

周靖又是一愕，道：“姑娘有话要说？”

“嗯！”

“请讲！”

那女子缓缓转过身来。

周靖惊“哦！”了一声，蹬蹬蹬退了五个大步，激动得全身簌簌而抖……

## 第六章 情断义绝

周靖激动得语不成声地道：“原来是……是……你！”

“是我又怎么样？”

“云妹……你……”

这女子赫然正是“圣剑飞虹”易斌的女儿易秀云，也就是周靖的未婚妻，数月前，周靖怀疑易斌是杀父凶手，而与她解除婚约，以后证明事出误会，周靖既愧且悔。

现在，面对易秀云，周靖自是激动不已。数月不见，易秀云习得了这身骇世震俗的功力，倒大出周靖意料之外。

易秀云冷笑了一声道：“周靖，话说明白一点，谁是你的云妹？”

周靖心里一阵刺痛，歉疚地道：“云妹，前此事出误会……”

“哼，说得倒轻松！”

“难道云妹就不能原谅愚兄的这一遭？”

“你我关系已断……”

“我说过是我的错，望云妹能原谅！”

“周靖，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人，总有错的时候……”

“今天，我解了你的围，算是偿还你上次与‘恨世魔姬’交手的债，所以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至于你对我的侮辱，我说过要报复的！”

周靖再退了一个大步，道：“云妹……”

“住口，我不是你的云妹！”

周靖咬了咬牙道：“难道我们之间的一切，就算完了？”

易秀云眼圈一红，但随即又被愤怒之色所掩，冷声道：

“这是你周靖存心要如此！”

“云妹……”

“周靖，我再一次警告你，我不是你的云妹！”

周靖痛苦地望了易秀云一眼，全身起了一阵痉挛，这门亲事是他父亲自幼作主所定，想不到一场意外而被彻底摧毁，他自责自己太意气用事，他希望尽力挽回，然而，易秀云的态度，使他如落足冰窖之中，透心冰凉。

本来，他准备告诉她，她父亲可能被囚“一统会”中，现在他开不了口。

追根溯源，易斌失踪是受了“黑箱”之累，他在片刻之间决定了由自己承担。

易秀云幽幽回身，准备离去……

周靖脱口道：“你要走了？”

易秀云回身道：“我为什么不走？”

周靖钢牙一咬，道：“你说你要对我报复？”

易秀云粉腮一变道：“不错！”

“那何不就现在？”

“现在你不是我的敌手，我不想举手投足之间便杀了你！”

话声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周靖冷傲之性突被激发，寒声道：“你要杀我？”

“也许会，也许不会！”

“下手吧？”

“错过今天！”

“我不喜欢欠债！...”

“你要逼我出手？”

“就算逼你吧！”

周靖只感觉一颗心似乎在收缩，在下沉……一双未婚夫妻，变做了对头冤家，这真是做梦也估不到的事。

易秀云向前跨了两步道：“周靖，你以为我不敢出手？”

周靖冷漠地道，“我没有这个意思，出手吧！”

易秀云粉面一沉，玉掌倏扬，一道排山的劲气，撞向了周靖当胸，掌风过处，并无雷声，显然她不是用的“天雷法掌”。

“砰！”

周靖不闪不避，硬接了一掌，身形连晃之中，退了五个大步。

“你为什么不还手？”

“在下接受你的报复，稍赎内疚！”

“你在卖弄‘玄龟神功’，以为我伤不了你，是吗？”

“随你怎么想！”

“看掌！”

声落击出，震耳雷鸣声中，挟以一声轻哼，周靖踉跄退到一丈之外，俊面煞白，身形摇晃不止。

“再接一掌试试！”

易秀云双掌齐扬，疾划而出，轰隆雷鸣之声，震得四山齐应。

修哼声起，周靖被抛出五丈之外，但他立即挣扎着站起身来，一抹口边血渍，缓慢地移动着脚步，走近易秀云身前，怏然道：“你满足了？”

易秀云银牙一咬，道：“不！”

“你准备怎么样？”

“要你的命！”

周靖笑了，笑得那么怏厉。

“易秀云，我周靖并不借命，你只管下手好了！”

易秀云粉面上的肌肉，起了一阵抽搐，芳心不知是一种什么感受，周靖是她的未婚夫，她爱他，然而周靖在情感冲动之下，宣布与她解除婚约，她认为是毕生最大的屈辱，所以她恨他，在自尊心的驱使下，她要报复，然而在潜意识里，他对他的爱并未消逝，也许，因为她仍然深深地爱着他，所以她也就更恨他。

在男女之间的情感上，爱和恨都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常会趋向极端。

爱得深恨更深，由爱而产生的恨，是一种极端的恨。

现在，易秀云在忍受着爱与恨的煎熬。

周靖此刻，却是愤怒掩没了内疚，再次冷漠地道：“易秀云，出手呀！”

易秀云咬了咬牙，“天雷法掌”挟以十成功劲发出。

“天雷法掌”上古绝学，除非练就了“金刚不坏神功”，否则任何功力通玄，也难当其一击。

周靖虽练有“玄龟神功”，但也难当这震世骇俗的一击。

惊天动地的雷鸣声中，惨号再传，周靖的身形飞泻而出，栽落五丈之外……

易秀云双手掩面，泪水从指缝间渗了出来。

周靖萎顿在地，一动不动。

蓦地——

易秀云一擦泪痕，冷冷地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

话声才落，不远处的树后，幽灵似地飘出两条人影，落地无声，赫然是两个俊美潇洒的少年。

两少年匆匆飘向地上的周靖……

“别动！”

随着这一声冷喝，两少年不期然地止住身形，回身面对易秀云。易秀云目光一扫两少年道：“你们想做什么？”

两少年之一道：“看看他的死活！”

“他的死活与你俩有什么相干？”

“关系可大了！”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朋友！”

“现在请你俩离开！”

说着，摆了摆手。

另一个少年铁青着面孔道：“姑娘的手段未免太狠辣了。”

易秀云粉腮骤寒，冷哼一声道：“难道你想插手？”

“以下所知，姑娘是周靖的未婚妻，想不到竟然……”

“住口！”

“姑娘不承认？”

“少废话，与姑娘我快滚！”

两少年面色同时一变，年纪较长的一个道：“在下兄弟与周靖同生死，不能不问个清楚！”

易秀云粉腮又是一变，道：“怎么样？”

“如果他万一不幸……”

“不幸又怎么样？”

少年栗声道：“不管姑娘与他是什么关系，要对他的死负责！”

“负什么责？”

“偿命！”

易秀云一阵尖声狂笑道：“这样说，你俩是准备为他报仇的了。”

“可以这么说！”

“哼，凭你们还不配！”

那少年厉声道：“姑娘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这是本姑娘的事，谁也管不了！”

“未见得！”

“那你俩无妨试试看！”

蓦在此刻——

一声呻吟，吸引了三人的视线，只见周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面如白纸，胸前口角，血渍斑斑，他移动了一下脚步，立呈摇摇欲倒之势。

两少年齐齐叫了一声：“周兄！”

周靖失神的眼，一瞟两少年，点了点头，他看出这两个神秘少年，正是在“人头大会”之上，相助自己的那两人，然后，他目光转向了易秀云。

目光中所表现的神色极为复杂，但却没有恨的成份。

易秀云下意识地向后移了移脚步。

周靖声音虚弱地道：“易秀云，满意了吗？”

易秀云唇瓣颤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泪水，终于滚落粉腮……

周靖惨然一笑道：“我……不再欠你……什么了！”

“哇！”一口鲜血喷出丈来远，身形又栽回地面。

两个俊美少年双双弹身扑了过去，易秀云这次不再出声阻止。

破风之声，倏告传来——

五条白影，星飞丸射般泻落当场。

当先一个文士装束的，正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其余四个白袍老者，襟前分别绘了“风”、“火”、“雷”、“电”的字样，赫然是“风火雷电”四大金刚。

“妙手书生”与四大金刚可算是“一统会”特级高手。

场面在五人现身之际，骤呈紧张。

易秀云与两俊美少年不由面上微微变色。

“妙手书生”斐庄向易秀云一拱手道：“姑娘如何称呼？”

易秀云冷冷地道：“易秀云！”

“妙手书生”面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异色，脱口道：“哦！原来……”

“姑娘是‘圣剑飞虹易斌’的千金？”

“不错！”

“玄玄老前辈是姑娘的……”

易秀云一摆手截断了对方话道。“这一点我不会回答你！”

“妙手书生”斐庄尴尬地一笑道：“敝会长对‘玄玄老人，老前辈心仪已久，渴望能拜见，望姑娘……”

“对不起，无由奉告！”

“姑娘可否移玉步到敝会坛一行？”

“这个……敬谢了！”

“妙手书生”斐庄连碰了两个钉子，面上讪讪的满不是意思，一顿之后，道：“本人有个不情之请！”

“请讲！”

“周靖是敝会逃犯，本人奉令要把他带回！”

易秀云粉面立笼寒霜，道：“什么，周靖是‘一统会’逃犯？”

“正是！”

“他是贵会门下？”

“这个……倒不是！”

“那何以称为逃犯？”

“人头大会之中，他犯了本会禁令，已然擒获，又被他脱逃！”

“哼，那不叫逃犯，称敌人可以，他能逃出贵会掌握是他的本领！”

这时，两个俊美少年合手为周靖疗伤，周靖若非练有“玄龟神功”，护住心脉，早已丧命在“天雷法掌”之下了。

“妙手书生”斐庄勉强露出一丝笑意道：“他是伤在姑娘手下？”

“嗯！”

“他与姑娘有仇？”

“这个不劳动问！”

“姑娘如不介意，本人现在带他走？”

“办不到！”

“妙手书生”面色一变道：“为什么？”

易秀云冰冷地道，“不为什么，就是办不到！”

“姑娘应当知道此地乃是敝会的禁区。”

易秀云冷笑了一声道：“禁区又待如何？”

“在敝会的禁区之内，姑娘持强不许带人，未免太藐视敝会无人了！”

“阁下在威胁我？”

“谈不上！”

“贵会高手如云，做视整个武林，可是我易秀云倒不在乎！”

“敝会长对‘玄玄老人，前辈极是尊重，不愿与姑娘伤了和气，这一点希望姑娘多多考虑。”

“一统会志在君临天下，尊重两个字如果改为顾忌，恐怕还恰当些。”

这句话极够份量，锋芒逼人，“妙手书生”和“四大金刚”全为之面上变色。

“妙手书生”冷声道：“姑娘这话未免太过分了些？”

就在此刻——

周靖伤势痊愈，缓缓站起身来。

两俊美少年，内力似乎极为深厚，在联手之下，只这短短工夫，已使周靖功力尽复，场中所有的目光，全转向了周靖。

周靖望着两个俊美少年，愕然片刻之后，才拱手为礼道：“疗伤之德，在下就此谢过！”

两少年还了一礼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两位兄台上姓大名？”

两少年相顾一笑，那年长的道：“在下甄名隐，这是舍弟甄名南！”

“哦！甄兄！”

“不敢，我兄弟能结识周兄，真是三生有幸！”

周靖赦然道：“在下江湖无名小卒，怎敢当贤昆仲如此青睐？”

“周兄太谦了，人头会上，一见周兄之面，就油然而生亲近之心，这也许前缘吧，周兄不弃，交个朋友如何？”

“两位看得起，在下乐于遵命！”

“周兄贵庚？”

“虚度十八。”

“小弟十七，舍弟十六，应尊你为兄。”

“这怎么……”

就在此刻——

忽听“妙手书生”斐庄的声音道：“周靖，你胆大包天，侥幸被你走脱，公然还敢在本会禁区之内滋事，你真的以为‘一统会’无人了！”

周靖转身面向“妙手书生”一行，他当然明白对方弦外之音，“妙手书生”暗中责怪他既然脱出虎穴，而不远走高飞，如果再度被擒，要脱身可就难了。

地牢秘谷之中，那神秘的中年女人，因“血心”之故而派一名侍婢送他出谷外。“一统会”会长的心腹立即回报，所以才派四金刚之二拦截、可巧又碰上易秀云现身，否则周靖早已远离了。

周靖对“妙手书生”心存感激，但表面上不得不冷冷地道：“阁下准备

怎么样？”

“抓你回去！”

易秀云在周靖昏迷不省之际，曾坚拒“妙手书生”等人向周靖下手，此刻，她反而默然不则一声了。

周靖心里不由一寒，“妙手书生”再加上四大金刚，如果出手的话，他决无法脱身，当下硬起头皮道：“阁下就出手试试看！”

甄名隐、甄名南两兄弟往周靖的身边一站，看样子是准备出手。

场中空气，再呈紧张。

周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向了易秀云，但迅速地又收了回来，心里又暗念着方才那一句“易秀云，我不再欠你什么了！”

“妙手书生”缓缓向周靖身前移步……

“风火雷电”四大金刚，月射精芒，罩定了易秀云，防她出手阻止。

事实非常明显，如果易秀云不出手，周靖势非再次遭擒不可，凭甄氏兄弟，决阻挡不住“妙手书生”斐庄，同时，即使易秀云要出手，四大金刚只要能阻得她一阻，“妙手书生”必然会得手。

“妙手书生”在距周靖不及两丈之处，停下身来。

易秀云似乎并无出手之意。

空气紧张得无以复加。

“妙手书生”冷冷地道：“周靖，是否需要本人出手？”

他这话明是对周靖而发，其实目的是在试探易秀云的动静，易秀云所施展的“天雷法掌”，是上代异人“玄玄老人”的独门绝学，此老武功之高，百年来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他不愿在此时为“一统会”树此强敌。

另一方面，“妙手书生”却又希望易秀云出手，他好回去复命，为了“血心”的原故，他有意要成全周靖。

就在“妙手书生”话音一落之际——

易秀云出乎意料之外地一弹身，前欺八尺，道：“姓斐的，本姑娘维持刚才说过的话！”

“妙手书生”身形半转，道：“什么话？”

“不许碰他！”

“这个……恐怕难以办到！”

易秀云杀机倏笼粉腮，冷笑一声道：“阁下不相信的话，无妨出手试试！”

她这举动，大出周靖意料之外，她明明要制周靖于死地，现在却又要护卫他。

但，周靖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接受这一份人情，当下侧过身形道，“易秀云，我们之间，已互不相欠，我的事不用你管！”

这话说得易秀云粉腮大变，杏眼圆睁，狠狠地瞪了周靖一眼，跺了跺脚，把娇躯背转过去。

“妙手书生”斐庄至此不出手是不行了，在“四大金刚”目光的之下，他虽有成全周靖之心，但情势不许他那样做，冷哼声中，伸手抓向了周靖。

这一抓之势，快得使人肉眼难辨。

甄名隐兄弟，双双怒吼一声，电闪扑出。

“四大金刚”也在同一时间闪身出手。

周靖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他知道“妙手书生”出手奇快无比，令人防不胜防，是以在对方发出冷哼之际，早已全神贯注，对方身形才晃，他的“三

招碎尸”已告出手，这一招凌厉狠辣，世无其匹。

“妙手书生”身手再高，也不敢轻撄其锋，一道半弧，划开丈来。

若非是“妙手书生”，换了别了，决难逃避碎尸之厄。

也就在同一时间，四金刚正好遇上甄氏兄弟，“砰！砰！”巨响声中，双方反弹落回地面。

“妙手书生”一着失机，再度出击。

周靖如法泡制，又抢先攻出一招。

“妙手书生”半途变式，身形电闪一晃，改为侧方进击出击变式，快逾电光石火，周靖避无可避，连撤招都来不及。“轰隆！”雷声震耳，“妙手书生”弹退两丈之外。易秀云竟然意外地出手，所有的人均为之一怔。“天雷法掌”一击之下，会使“四大金刚”之一口吐鲜血，威力之强，可以想见，而她出手之快，较之“妙手书生”几乎不相上下，四大金刚根本来不及阻止。周靖不由剑眉一蹙，他实在不愿再欠易秀云人情。甄氏兄弟齐齐低声向周靖道：“周兄，我们最好是走为上策？”一阵脚步杂沓之声处，十几名少女，簇拥着一顶绿色小轿，冉冉而至，顾盼之间，已到了场中。“妙手书生”斐庄一拱手道：“欢迎姥姥光临！”轿中传出了一个荡意十足的声音道：“原来是斐师爷，发生了何事？”

“区区小事，姥姥请自进谷！”

一行人空场而过……

周靖目光一瞥，只见轿后锁着一个衣裙凌乱，披头散发的女子，仔细一看之下，不由肝胆皆炸，目眦欲裂，那锁在轿后的女子，赫然正是春桃。

不用说，轿中人定是“桃花宫”主人“桃花姥姥”，无疑了。

春桃不惜叛宫舍命救周靖，同时也奉献了少女的初吻。

她本已回成都家中，不知何以又落入“桃花宫”人之手。

周靖不遑细想其他，暴喝一声：“给我停下！”

随着喝声，身形电弹而起，扑入少女群中，“二招夺命”，“三招碎尸”，相继施出，惨 之声，破空而起。

周靖扭断铁练，抱起春桃，弹退到了原地。

他这一猝然行动，出乎在场的每一个人意料之外，连，“妙手书生”和“四大金刚”都无从措手，为之面色大变。

地上，两具尸体，两堆肉酱，令人怵目惊心。

人轿顿停，轿中传出“桃花姥姥”愤怒的声音道：“什么人如此大胆？”

一个少女趋近轿前道：“禀姥姥，就是那被春桃贱婢救走的周靖！”

“嗯！”

这一声“嗯”中，充满了恐怖的杀机。

“妙手书生”惶然道：“姥姥，在下先赔个失察之罪！”

“师爷不必多礼！”

此刻——

周靖紧抱着春桃，激动地道：“桃妹！桃妹！怎么回事？”

春桃失神的杏目中，珠泪纷抛，咽声道：“靖哥，老狐狸派人杀了我的全家，只留我一个活口……”

周靖全身一颤，道：“桃妹，是我害了你和你一家！”

“不，靖哥，这是命运！”

“桃妹，你目前……”

“我不行了，功力全废，复被点了‘桃花越时’，每一个时辰，必须服她一粒解药，否则逾时必死……”

周靖心如刀扎，颤声道：“桃妹，你……”，

“靖哥，我能死在你的怀中，我满足了！…

泪眼模糊之中，绽出一朵笑花，但这笑是多么的凄惨，是断肠的笑。

“桃妹，我要设法救你……”

“不必再枉费心思了，靖哥，除了老狐狸本人，天下无人能救！”

“不，桃妹，你不能死？”

“可是，我已成了定数了！”

一旁的易秀云，目中抖露出一片妒恨之光。

“妙手书生”面上的神色一连几变之后，终于走近轿前，隅隅数语。

“桃花姥姥”大喊道，“玄玄老人算什么东西，一切有我，下手吧！”

“妙手书生”一闪而退。

轿帘启处，现出一个荡意十足的半老徐娘。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他清楚的记得“桃花姥姥”是一个白发婆婆，想不到这短短的时日之中，这老妖精竟然练成了“返老还童功”。

“桃花姥姥”刚才的几句话，激起了易秀云无比杀机，冷笑数声道：“桃花姥姥，你又算什么东西，竟然不把‘玄玄老人’放在眼中？”

嘿嘿，丫头，如果你不自量力胆敢架梁的话，老身照样要你的命。”

“你不配！”

“桃花姥姥”顿时杀机上脸，她身为雄视武林的一谷二院三宫之中“桃花宫”的主人，生平第一次被一个后生小辈当面指名辱骂，目中精芒一闪，寒声道：“丫头，出言无状，你今天死定了！”

那边——

“四大金刚”目注甄氏兄弟，缓缓欺身。

“妙手书生”却移向了周靖……

周靖原本还非“妙手书生”的对手，这时手中多了一个春桃，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心中之焦的，无法形容，他不是惊惧本身的安危，而是想到春桃再落回对方之手，遭遇之惨，是可以预见的。

“桃花姥姥”不言可知是专门对易秀云的了。

场中空气骤呈空前紧张，紧张之中透涌无比杀机，令人鼻息皆窒。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鬼魅般地飘落入场。

这不速而至的，赫然是一个灰衣蒙面人。

全场均为这蒙面人的突临而感到一窒。

周靖一见来人，不由精神一振，他，正是“逆旅怪客”。

“逆旅怪客”旁若无人地走到周靖身前，道：“娃儿，你可以走了！”

“走，谁说的？”

“妙手书生”冷冷地发话。

“逆旅怪客”缓缓转身，道：“我说的，怎么样？”

“阁下何方高人？”

“逆旅怪客！”

“逆旅怪客？”

“不错！”

“妙手书生”不由一怔，在武林中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号人物，但对方竟敢在“一统会”禁区之内现身，显然不是寻常人物，当下冷冷地道：“阁下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逆旅怪客”不屑地道：“不管什么所在，本人言出不改！”

“阁下准备架这段梁子？”

“就算这样吧！”

说着，回头向周靖喝道：“小子，你不走还等什么？”

周靖如梦乍醒，抱紧春桃，猛然弹身……

暴喝之声，震耳而起。

“四大金刚”首先扑出，其中风、雷两金刚扑向甄氏兄弟，火、电两金刚，截阻周靖，“桃花姥姥”手下少女，也纷纷弹身出击，目标全指向了周靖。

周靖弹出不及十丈，便被截住。

“妙手书生”举掌攻向“逆旅怪客”。

“砰！”

“逆旅怪客”当胸挨了一掌，身形晃了两晃，还攻一招，一招出手，“妙手书生”被迫退了三个大步。

那边，“桃花姥姥”与易秀云互相对峙，谁也不出手。

“妙手书生”被“逆旅怪客”一招迫退，心头大骇，尤其对方硬接他那一掌而丝毫无损，更使他惊震不已，他料不到对方身手，竟然高到这般地步。

双方乍退又进，展开了一场武林罕见的搏斗，看起来，“逆旅怪客”的功力，要在“妙手书生”之上。

甄氏兄弟，分战风、雷二金刚，双方无分轩轻。

周靖独战火电二金刚，左手抱着春桃，右掌把学自“血谷”的三绝招回环施展，堪能自保，几个照面之后，“桃花宫”的四个少女加入战圈，顿时迫得他手忙脚乱，险象环生。

十个回合之后，他一共被对方击中八掌之多，仗着“玄龟神功”护体，他没有当场喋血，但对手却是武林罕见的高手，他这样拼命应付，内力损耗极快，内力损耗过巨，“玄龟神功”的效力随之降低。

顾盼之间，又是五个照面过去，周靖已成强弩之末。

春桃急迫地叫道：“靖哥，放下我！”

“不！”

就在对话疏神的瞬间，“火金刚”一掌劈向周靖背心，几乎是同一时间，“电金刚”出手似电，抓向周靖当胸……

“砰！”

周靖一个踉跄，张口射出一股血箭，无巧不巧，这股血箭，正好迎着“电金刚”的面门，“电金刚”双目难睁，撤回手爪，飘退五尺。

两个“桃花宫”的少女，乘隙从侧方进袭。

周靖已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急乱之中，忘命地施出了“三招碎尸”，这一招是困兽之斗，形同疯狂，威力竟然大得惊人。

周靖在一招击出之后，身形晃了两晃，跌坐当场。

另一边——

“妙手书生”斐庄死命缠住逆旅怪客，拼斗之激烈，动魄惊心。

“逆旅怪客”瞥见周靖不支倒地，暴喝一声：“闪开！”

掌势一变，攻出了一招，这一招奇奥之处，堪称世无其匹，威力之强，足使风云为之变色。“妙手书生”惊呼一声，暴退了十来步，颤声道：“你到底是谁？”

可能，他从这一招中，看出了蹊跷。

“逆旅怪客”充耳不闻，回身扑向周靖跌坐之处……

同一时间……

易秀云娇躯猛弹……

“桃花姥姥”冷喝一声：“哪里走！”

一道排山劲气，应声卷出，其势如涛，其疾似电。

易秀云身在半空，反手挥出一掌“天雷法掌”。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桃花姥姥”被震退了三步，易秀云娇躯落回地面，一连几个踉跄。

甄氏兄弟各以毕生功力，发出一招，迫退了风雷二金刚，身形倒射……

但风雷二金刚功力非比等闲，随即如影附形般跟着弹身，双方再落实地面。

这些情况，都在周靖跌坐在地的瞬间发生。

调转笔头——

“雷金刚”狞笑一声，伸手缓缓抓向周靖。

几个“桃花宫”的少女，却抓向周靖怀中的春桃。

周靖欲振乏力，暗道一声完了，目光下意识地移向怀中的春桃。

春桃泪眼婆娑地道：“靖哥，是我害了你！”

数只手爪，同向两人抓到，危机千钧一发……

暮在此刻——

一声栗人的暴喝，倏告传至：“都与我滚开！”

随着喝话之声，撼山栗岳的劲气，狂卷而来，闷哼陡起，人影乱晃，火电二金刚和“桃花宫”的少女，被震得纷纷四散而开。

周靖感激地瞥了“逆旅怪客”一眼，挣扎着站起身来，道：“前辈援手之德，晚辈就此谢过！”

“逆旅怪客”冷眼一扫现场，道：“由我断后，你火速离

周靖咬了咬牙，抱着春桃，踉踉跄跄奔去……

火电二金刚双双怒喝一声，弹身就要截击周靖，身形甫自弹起……

“逆旅怪客”大喝一声：“找死！”

双掌猛抬，两道狂飚，挟以雷霆万钧之势，分别卷向了二金刚。

闷哼再传，二金刚弹起的身形，倒泻两丈之外，各各喷出一口鲜血。“桃花宫”的众少女，慑于“逆旅怪客”的功力，竟然无一人敢再出手。

这一折腾，周靖已消失在莽莽榛林之内。

“桃花姥姥”与易秀云，棋逢敌手，只打得尘沙滚滚，黑地乌天。

甄氏兄弟猛攻数招，迫得风雷二金刚连连退步，暮然弹身，向周靖身后追去。

“妙手书生斐庄”闪身欺向了“逆旅怪客”，满面激动骇诧之色，再次问道：“阁下到底是谁？”

“逆旅怪客！”

“我问阁下的真名实姓？”

“无可奉告！”

“方才阁下的那一招‘金刚伏魔’……”

“逆旅怪客”似乎一怔，道：“怎么样？”

“已说明了阁下的来历！”

“逆旅怪客”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寒声道：“你见识不差！”

“妙手书生”斐庄面上掠过一抹特异的神色，欲言又止“逆旅怪客”追问一句道：“什么来历？”

“妙手书生”压低了嗓音道：“阁下是‘血谷’一脉？”

“哈哈哈哈……”

“逆旅怪客”报以一阵哈哈狂笑，答非所问地道：“斐庄，你又是谁？”

“妙手书生”面色陡变，道：“一统会师爷！”

“真是如此？”

“难道是假的不成？”

“是否要本人说破？”

“你……”

“斐庄，‘天工易容术’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

“妙手书生”斐庄不由寒气大冒，“天工易容术”冠绝武林，乃上古失传奇术，易容之后，面上表情一如常人，“妙手书生”出道以来，第一次被人识破，焉得不震撼莫名，当下，颤栗至极地道：“阁下到底是谁？”

“四大金刚”缓缓向两人移近。

“桃花宫”的少女，却围到了“桃花姥姥”和易秀云交手的圈子之外。

“妙手书生”斐庄语音突地一变道：“阁下是存心与本会为敌？”

显然，他怕“逆旅怪客”当“四大金刚”之面，抖出他的行藏。

“逆旅怪客”扬声一喝道：“斐庄，识相的话，马上回头，否则本人要大开杀戒了！”

“四大金刚”齐齐面上变色。

“妙手书生”冷笑一声道：“阁下未免大小觑‘一统会’了？”

“斐庄，现在你还来得及向谷内求援！”

“看掌！”

“妙手书生”出手攻向了“逆旅怪客”，“四大金刚”一副跃跃欲试之态。

“砰！”

劲气激荡之中，“妙手书生”被“逆旅怪客”一掌迫退。

“四大金刚”见状，齐齐上前欺身……

“逆旅怪客”冷森森地向“妙手书生”道：“斐庄，你知道‘金刚伏魔’的下两招是什么？”

“妙手书生”面色惨变，向“四大金刚”一挥手道：“四位退下！”

四金刚惑然望了“妙手书生”一眼，退了开去。

“逆旅怪客”一晃身，到了“桃花姥姥”与易秀云身前，大喝一声道：“住手！”

一道狂飏随着喝声，向两人之间撞去，人影霍然而分。

“姚花姥姥”目光一扫“逆旅怪客”，怒声道：“你是谁？”

“逆旅怪客”恍若未闻，自顾向易秀云道：“易姑娘，我们走！”

易秀云根本不识“逆旅怪客”，闻言一愕道：“走？什么意思……”

“桃花姥姥”身为一宫之主，当然吃不下“逆旅怪客”这一套，厉声道：

“回答老身的话！”

“逆旅怪客”冷笑一声道：“老狐狸，你为了练‘返老还童’邪功，残害了五百少壮男子，报应不远了！”

这话如一柄利剑，直戳入“桃花姥姥”的心脏。

“桃花姥姥”顿时面呈紫酱之色，浑身簌簌而抖，咬牙切齿地道：“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那声音使人听来不寒而栗。

“逆旅怪客”轻蔑地一笑道：“老狐狸，你无妨出手试试看！”

一句一个老狐狸，气得“桃花姥姥”肝胆皆炸，大喝一声：“找死！”

双掌挟以毕生功力，猛然罩身劈向了“逆旅怪客”，这一击之势，有若倒海排山，威力之猛，足可夷平一座小丘。

“逆旅怪客”身形微挫，双掌平胸推出。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裂空而起，四周劲气猛卷疾旋，一旁的“桃花宫”少女们，立脚不住，纷纷踉跄而退，连易秀云也感到芳心怦然。

“逆旅怪客”仍挺立原地不动，双足下陷半尺。

“桃花姥姥”蹬蹬蹬退了五个大步，满面骇然之色。她自练成“返老还童功”之后，不但白发转黑，皱纹全消，不殊半老徐娘，内力方面，也骤增倍余，自以为当今之世，少有敌手了，想不到仅一个照面，就受挫于这个神秘的蒙面容，一时之间，她呆住了，她想不出对方是什么来路。

“妙手书生”疾趋“桃花姥姥”身前，低声道：“姥姥，这事关系非轻，愚见先向会长陈明为妥！”

“到底怎么回事？”

“容后奉告！”

“逆旅怪客”再次向易秀云道：“你走是不走？”

易秀云满头玄雾地道：“阁下怎不把话说明？”

“慢慢再说不迟，那些猴儿崽子已赶来增援，缠住了反而惹厌！”

果然，无数白影，向谷口之外峰拥而至。

“逆旅怪客”首先弹身而起，易秀云也身不由己地跟着纵身，两人都是盖世的身手，如两道轻烟般眨眼消失。

没有半个人动身追击，因为场中谁也清楚那只是白费。

易秀云随在“逆旅怪客”身后，一路电闪飞驰，顾盼间已奔出了十余里地面，忍不住脱口道：“且住！”

“逆旅怪客”一刹身形，道：“什么事？”

“这要问阁下自己了！”

“问我？”

“当然，阁下要本人跟你离开，用意安在？”

“哦！这个……当然有道理，我们得先找到周靖那娃儿！”

易秀云粉腮一变道：“找他，为什么？”

“事关重大！”

“阁下若不说明，恕不奉陪了！”

“找到周靖再谈，如何？”

“我不要再见他的面！”

“噫，你俩不是一对吗？怎么搞的……”

“哼，我要杀他！”

“可是你却又为了维护他而不惜与‘桃花姥姥’力拼。”

易秀云恨恨地道：“这不关阁下的事。”

“当然，可是这事却与你有关！”

“与我有关？”

“嗯，也可以说就是你的事！”

“话说明白一点！”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是否‘玄玄老人’的门下？”

易秀云面现难色，犹豫了半晌才道：“不错，‘玄玄老人’就是家师！”

“逆旅怪客”像是自语般地道：“想不到这位老前辈仍在世间……”易秀云迫不及待地道：“阁下可以说事情本身了？”

“我们要上枫林渡！”

“枫林渡？”

“不错，你出生之地！”

易秀云粉腮之上突然罩起一片悲凄色彩，她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失踪，自己焚屋出走的一幕，也联想到周靖与她解除婚约的恨事，杏目中泪光莹然……

“为什么要赴‘枫林渡’？”

“等候你父亲！”

易秀云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激动无比地道：“家父‘圣剑飞虹易斌’！”

“他老人家还平安健在？”

“平安未必，没有死是真的！”

易秀云娇躯一颤，忘其所以地上前一拉“逆旅怪客”的衣袖，惶急地道：“到底怎么回事？”

“三日之后，你父亲将回‘枫林渡’，……”

“阁下何以知道？”

“这个你不必问，反正不假就是……”

“家父现在何处？”

“一统会地牢密室之中！”

易秀云尖叫一声，转身就待……

“逆旅怪客”横身一拦道：“你想做什么？”

易秀云激动得语不成声地道：“赴‘一统会’救家父……”

“你听我说，‘一统会’高手如云，地牢机关重重，你知道令尊被囚何处？而且据我所知，令尊此刻恐怕已被押解‘枫林渡’途中，你如果冒失一闯，打草惊蛇，你父亲一命难保，我们寻到周靖之后，赶赴‘枫林渡’，以逸待劳，才是上策！”

“为什么一定要寻到周靖！”

“事缘‘黑箱’而起，只有你父亲能知道他的身世，与‘黑箱’之谜！”

易秀云惊然道：“黑箱？”

“不错！”

“家父被‘一统会’囚禁，原来是为了‘黑箱’……”

“完全对！”

“那为什么‘一统会’要把他押解回‘枫林渡’？”

“据传说，‘黑箱’之中，藏有一部武林奇书，而‘一统会’得手‘黑

箱’之后，发现是一空箱，原来‘黑箱’的得主，‘霸王鞭周公铎’已死，这宗奇案就着落在令尊头上，押返‘枫林渡’的目的，就是要令尊指认那本武林奇书埋藏之处。

“家父真的把那黑箱奇书另藏他处？”

“这必须等待事实证明！”

“家父当年既保有‘黑箱’，为什么不练成那本奇书上的武功？”“这是一个谜，只有你父亲能解答。现在我们走！”

易秀云点了点头，两人再度展开身形，在数十里范围之内，寻找周靖，周靖本身负伤，再加上一个武功全失的春桃，料想不会走得太远。

回笔叙及周靖抱着春桃，一路疾奔，一口气奔行了二十多里，拣一个隐蔽之处，停了下来，乏力地朝地上一坐，情深依依地道：“桃妹，我们歇息一会再走！”

春桃毫无反应。周靖想，也许她疲累过度而睡熟了，于是轻轻地把她放落身旁，只见她态度安详，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倏地——

他记起春桃说过；她被点了“桃花越时指”，从救下她飘现在，已将近一个时辰。如果说，时辰是在救下她之前，那此刻已是逾时了。

想到这里，不由毛发惧竖，全身起了一阵痉挛。

急忙用手去探脉息，触手冰凉。

春桃已经玉殒香消。

这宛若晴天焦雷，震得周靖魂儿杳杳，魄儿悠悠。

他没有力量缩回手，那冰凉之气，从手指流通全身，直到心的深处。

这一刻，他的精神似乎完全崩溃了，全身有一种瘫痪的感觉。

春桃死了，这第一个奉献处女芳心和初吻给他的人，死了！

她死在他的怀里，在她来说，应该感到安慰，因为她死在爱人的怀里。

久久之后，泪水才夺眶而出，流过面颊，滚落在春桃那安祥而带微笑的僵冷的粉靥上，一滴又一滴……

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如在目前的往事……

如果没有春桃舍命救人，他在“桃花宫”中，将与其他数百个被吸取元阳供练邪功的男子同一命运。

他为了春桃，也曾冒残身之险，赴“残人院”求取“起死丹”。

他和她初吻定情……

这些，如在眼前，又似乎非常遥远。

曾几何时，伊人已玉殒香消。

一条黑色人影，悄悄掩到了周靖身后。

周靖已完全被悲哀所笼罩，他毫无所觉。“桃妹，自古红颜多薄命，你的人生历程，何其短暂啊！”

周靖喃喃地自语着，顿了一顿，又道，“桃妹，安息吧，我会为你报仇，血洗‘桃花宫’！”

复仇之火，在他胸内燃烧，恨毒之气，在他血管里奔流，仇与恨替代了莫名的哀伤，于是，他缓缓站起身形。

周靖度了度地形，准备着手掩埋春桃。

一个声音道：“我来帮你！”

周靖惊然而震，回顾之下，这发话的赫然是“恨世魔姬”。

“前辈，是您！”

“想不到她竟然死了，不过她能死在你的怀里，也值得安慰的了！”“这笔帐‘桃花宫’要加倍付出的！”“现在应该先使她入土为安，我来帮你……”  
“怎敢劳动前辈！”

“这没有什么！”

片刻之后，林中堆起了一座新坟，几束山花，点缀着令人伤感的黄土。  
荒坟埋玉骨，妾命薄如花！

周靖面对这一堆新土，泪水再次簌簌滚落，嘶声道：“桃妹，我誓要为你加倍索还这笔帐，安息吧！”

“恨世魔姬”慨然一叹道：“世事无常，有如苍狗白云，真是令人莫测！”

周靖一拭泪痕，向“恨世魔姬”一拱手道：“晚辈就此别过！”

“恨世魔姬”丑脸一无表情，但声音中却充满关切之情，道：“你要上哪儿去？”

“风火谷？”

“做什么？”“向‘桃花姥姥’讨债！”

“周靖，凭你目前功力，自问能出入‘风火谷’吗？立身武林，如果一切但凭血气之勇，结果必悔恨终生，你既有为红颜知己报仇之心，何必急在一时？”

周靖悲声道：“此仇不报，我半刻难安！”

“可是你目前父仇未报，身世不明，岂可轻易涉险，难道你又能心安？”

周靖顿时哑口无言，的确，他肩头的担子太沉重了，他应该谨慎行事，沉默了片刻之后，转口道：“前辈因何在此现身？”

“找你！”

周靖一愣道：“找晚辈，为什么？”

“不止我一人，还有别人也在找你，自你被擒入‘一统会’总坛之后，几个关心你的人，都不会离开三十里范围，目的在探查你生死下落！”

周靖苦笑一声道：“晚辈能值得这多人垂爱！”

“你如何脱险的？”

周靖把经过大约略一说，反问道：“人头大会结束了？”

“结束了，草草终场，不少人在最后悄悄溜走，拒绝加盟！”

“前辈所携赴会的革囊，内中……”

“哦，那是‘黑风怪’和他手下‘四尸人’的人头，以作他乱造流言之罚，如果不是这老怪无中生有，说‘黑箱’被我所得，哪会生出这多风波！”

“是的，杀得好！”

“我有句话跟你说？”

“请讲！”

“以后不要叫我前辈，如你愿意，称我一声姐姐就好了！”

周靖骇然退了一个大步，惶惑地望着“恨世魔姬”道：“这……为什么？”

“恨世魔姬”是成名多年的一代女魔，名震江湖，算来已是中年以上的人，竟然说出要周靖以姐弟互称，的确令人不解。

“因为……因为……你愿意称我姐姐吗？”

她没有说出为什么，又追问了一句。

周靖困惑地一摇头道：“前辈的辈份年龄，高出晚辈甚多，如此称呼……”  
突地——

一个冷而脆的声音传来道：“恨世魔姬，你确实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他可以做你儿子而有余！”

“恨世魔姬”目中骤现杀光，厉声道：“谁？给我滚出来！”

喝声方落，一前一后两条人影出身树后，正是“鬼女石兰花”和“冥宫”护卫长吕子英。

周靖一见“鬼女石兰花”现身，恨火倏炽。

“恨世魔姬”飘身欺前数步，就指“鬼女”道：“鬼丫头，你方才说什么？”

“鬼女石兰花”满不在乎地道：“我说你不要脸，怎么样？”

“恨世魔姬”气得浑身一震，厉声道。“你找死！”

“未必！”

“冥宫”护卫长吕子英面色微微一变，斜跨一大步，面对“恨世魔姬”，显然他准备代“鬼女石兰花”出手。

周靖一弹身，挡在“恨世魔姬”身前，寒声道：“石兰花，我们之间的帐就在此地了结吧！”

“帐，什么帐？”

“你不必装浑，你应当明白！”

“周靖，人头会上我为你不惜树‘冥宫’为敌……”

“这点在下非常感激，但不能混为一谈！”

“你准备怎么样？”

“杀你以慰义兄甘江之灵！”

“鬼女石兰花”突地仰天一阵狂笑，道：“周靖，你把话说明白一点！”

周靖恨恨地道：“你伙同奸夫洪一民，毒杀亲夫……”

“鬼女石兰花”厉声斥道：“你放屁！”

“你骂谁？”

“骂你！”

“哼，石兰花，你即使不承认我仍要杀你！”

“冥宫”护卫长吕子英暴喝一声道：“小子，你是在找死？”

周靖重重一哼道：“你算什么东西？”

吕子英横眉竖目，面透杀机，一扬掌……

“鬼女石兰花”一伸皓腕，道：“吕护卫长，你退下，这事由我自己了结！”

“是！”

吕子英悻悻地收回蒲扇大的手掌，退开两步。

“鬼女石兰花”接着向周靖道：“周靖，你根据什么说我害死甘江？”

“甘江亲口向我说的，难道我会诬你不成？”

“鬼女石兰花”眼神一黯，泪水莹莹欲滴，凄厉地道：“是他说的？”

“不错！”

“他要你杀我？”除了你还有‘盖世太保洪一民’，但洪一民已死你手，现在只有你一人了！”

“甘江亲口告诉你，我和洪一民共谋害他？”

“一点不错！”

“他要你代他报仇？”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鬼女石兰花”眼中流露极端痛苦的神色，抬头向天，缓缓合上双目，泪珠再度滚落，栗声道：“周靖，你下手杀我好了！”

情景使周靖大是愕然，他想起“鬼女石兰花”带“盖世太保洪一民”的人头赴会，这其中就有踢跷，但她又不否认害死甘江……”

吕子英大声道：“小姐，你不能这样……”

“他死之后，人生对于我已失去了意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可是，你已尽了本份，替他报了仇？”

“吕护卫长，请代我收尸，与他合葬一处，在生之时，我样样顺从他，现在，最后一次，我顺从他的遗言！”

“小姐，你错了，这不是顺从，你这种做法是疯狂的，你将使他死不瞑目！”

两人的对话，听得周靖满头玄雾，心念疾转道，难道这是一场误会？是甘江误会了她？抑或其中……

吕子英焦灼万状地接着说道：“小姐，若是甘江死而有知，他的灵魂已相当痛苦，因为他竟这样地误会了你，若死而无知，你岂不是既疯狂又愚蠢？”

“鬼女石兰花”口中发出一阵凄厉至极的长笑，笑声中，身形电弹而起，飘泻而去，笑声渐渐不闻，最后完全消失。

周靖怔在当场，罔知所措。

吕子英怒气勃勃地道：“周靖，小姐若有三长两短，唯你是问！”

周靖冷冷地道：“待查明真相之后，如果甘江遗言不假，我一样要杀她！”

吕子英突地叹了一口气道：“周靖，当然事情不能全怪你，甘江之死，小姐痛不欲生！”

周靖心中一动，道：“愿闻其详？”

“甘江与敝宫小姐从相识到结婚，先后不到一年，令人不解的是甘江对出身来历，讳莫如深，但这并不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小两口仍如胶如漆……”

“是的！”

周靖猛地省悟，怪不得在“风火谷”交手之时，自己胸衣被“妙手书生”抓碎，露出“血心”，满场皆惊，而“鬼女石兰花”并无特殊反应，照此看来，她确实不知甘江身世，而且也不知“血心”是甘江之物。

但，甘江何以要隐秘身世呢？

为什么亲如夫妻也不肯吐露真情，甘江既是被毒死，显然他连“血谷主人”传给自己的“玄龟神功”都未习练，否则怎会中毒而死，“玄龟神功”百毒不侵，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谜！

令人无从忖测的谜！

当下，又追问道：“甘江又是如何被害的呢？”

吕子英老脸掠过一抹杀气，恨声道：“天邪院少主‘盖世太保洪一民’与敝宫小姐是表兄妹，一次偶尔的机会，他用‘天邪院，独门药物，先使小姐迷醉，又以‘子午毒’令甘江在不觉之中服下，然后故意与小姐装成欢欣之状，令甘江深信他与小姐的好情，其实小姐在迷乱之中，根本不知已堕入阴谋之中……”

周靖大叫一声：“该杀！以后呢？”

“甘江中毒含恨出走，事后，小姐悟出毒谋，所以才杀洪一民以报夫仇！”

“那是在下莽撞了？”

“这不能怪你，你怎知其中内情！”

“可怜义兄甘江到死还不知致死之由！”

“小姐因此痛不欲生，曾两次企图自尽！”

“那为什么在下寻仇之时，小姐不辩白呢？”

“据老夫推断，第一，她不知道甘江至死不悟毒谋，误会了她，第二，她对人生已感乏味，心如枯木死灰，也不想分辨！”

“她这一走，不知……”吕子英老脸一变，半言不发，弹身便朝“鬼女石兰花”消逝的方向电闪追去。

周靖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感地深深一叹。

蓦然——

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在这里了！”

周靖和“恨世魔姬”同感一震。

两条人影，如飘絮般泻落向前。

来的正是“逆旅怪客”和易秀云。

周靖向“逆旅怪客”施了一礼，目光却不转向易秀云，俊面之上有一种不自然的表情，像是惊异，又像是余愤未息。

易秀云入场之后，立即面向他处。

“逆旅怪客”一指那堆新土道：“她死了？”

周靖伤感地道：“死了！”

“逆旅怪客”透过面中的目光，如两柄利刃，直射在“恨世魔姬”的脸上，一不稍瞬，久久，才沉声道：“你也在这里？”“恨世魔姬”冷冷地道：“阁下这话问得出奇，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你跟缠周靖的目的何在？”

“恨世魔姬”怒声道：“阁下说话当心一点，这话不是你能问的！”

“如果我一定要过问呢？”

“你不配！”

“你是否真的是黄紫芳？”

这是“逆旅怪客”第二次向“恨世魔姬”追问。

“恨世魔姬”冷哼了一声道：“是又怎样？”

“你真的是？”

“世上只有一个‘恨世魔姬’，我为什么不是？”

“逆旅怪客”身躯一震，退了两个大步，激动地道：“黄紫芳，你意在何为？”

“我没有答复你的必要！”

“你爱上了他？”

“恨世魔姬”目光一扫周靖，冷冷地道：“不错，我爱他，怎么样？”

周靖闻言之下，大感震惊，这奇丑如鬼，年纪比自己大上至少一倍的女魔，竟然会承认爱上了他，确实是非夷所思的怪事。

易秀云也在这时，回过身来，怒视着“恨世魔姬”。

“逆旅怪客”却磕蹬蹬退了数步，浑身簌簌而抖。

周靖忍不住回头道：“前辈……”

“叫我姐姐就可以了！”

易秀云再也按捺不住，厉声一喝道：“恨世魔姬，你不要脸！”

“恨世魔姬”怒哼了一声道：“易秀云，你敢出口伤人？”

“伤了你又怎样？”

“易秀云，你不必以周靖的未婚妻自居，你已无权嫉妒！”

这句话，重重地刺伤了易秀云的芳心，登时粉面失色，杏目中抖露出一片恐怖杀机，咬牙切齿地道：“黄紫芳，你身为武林前辈，竟然说出这等鲜廉寡耻的话……”

“男女爱悦，出乎至情，何谓鲜廉寡耻？”我不耐与你争辩，你敢再说一句你爱他，我就毙了你！”

“我爱他，怎么样？”

易秀云双掌倏扬……

“逆旅怪客”一横身道：“易姑娘暂勿出手！”

接着转头向“恨世魔姬”道：“黄紫芳，你必须离开他！”

“办不到！”

“办不到也要办到！”

“你无权命令我！”

“你非离开他不可，否则的话……”

“怎么样？”

“你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

“什么路？”

“死！”

## 第七章 黑箱奇书

“逆旅怪客”把那“死”字的尾音拖得很长，令人听来为之毛骨悚然。的确，以“逆旅怪客”和易秀云的身手，随便一人，要置“恨世魔姬”于死地，并非是办不到的事。易秀云在短短时日之内，居然练得了这高功力，实在出乎周靖意料之外，人生的遭逢际遇，诚然不是常理所能推测的。周靖对“恨世魔姬”所说的话，初时极感震惊，随后反倒释然，他不认为这是事实，因为无论如何，“恨世魔姬”决不会爱上自己，她如非说笑，必是另有用意，他对易秀云可说情断义绝，如果不是他练有“玄龟神功”，如果不是甄氏兄弟施救，他早已丧生“天雷法掌”之下。此刻，他对“恨世魔姬”寄予下意识的同情，毕竟“恨世魔姬”曾数次对他有恩，当下接过话头道：“前辈未免迫人太甚？”“逆旅怪客”一怔道：“什么，你……”周靖淡淡地道：“没有什么，前辈未免太认真了！”“认真，什么意思？”“前辈认为会真的发生这种事吗？”“可是她已经承认了！”“恨世魔姬”一插口道：“不错，我承认了！”

易秀云脱口道：“周靖，你真的接受她的爱？”

周靖心有成见，赌气道：“不错，我爱她，怎么样？”

易秀云粉面铁青，娇躯如花枝般乱抖。

“逆旅怪客”暴喝一声道：“周靖，你这话是真的？”

周靖默然不答。

“恨世魔姬”向周靖身侧接近了两步，娇声道：“小弟，回答他，说你爱姐姐！”

“逆旅怪客”声音有些儿发颤地道：“黄紫芳，你不能这样做！”

“恨世魔姬”硬起头皮道：“为什么不能？”

“你这种做法，天理难容！”

“爱一个人难道算是伤天害理！”

“以你来说，是这样！”

“你说个理由出来？”

“你的年纪可以做他的母亲有余，同时……”

“同时怎么样？”

“他的身世……”

“他的身世怎么样？”

“如判断不差，他可能是……”

“是谁？”

周靖一听到他身世，不由精神大振，凝神而听，但“逆旅怪客”却没有说下去，反而“恨世魔姬”追问道：“他可能是谁？”

“不管是谁，你不能爱他！”

“办不到！”

“你不要逼我杀你？”

“尽管下手就是！”

周靖又不由狐疑起来，看“恨世魔姬”的态度，似乎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难道她真的爱上了自己？天呀，这不但可笑，而且可怕……

可是“逆旅怪客”又为什么逼迫她不许爱自己呢？

听口吻，“逆旅怪客”知道自己的身世。

“逆旅怪客”一掌劈向了“恨世魔姬”的天灵，这一击，不但奇奥绝伦，而且快逾电光石火，以“恨世魔姬”的功力，定然无法招架或闪躲。

周靖忍不住脱口惊呼了一声。

“逆旅怪客”的手掌在将触及对方天灵之际，又突然撤了回来，叹了口气道：“黄紫芳，我求你，可以吗？”

“阁下尽可下手杀了我，为什么要求我？”

“黄紫芳，为什么一定要逼我杀你？”

“人各有志，岂能相强，是你阁下在逼我！”

易秀云狠狠地瞪了周靖一眼，弹起娇躯，就要离开……

“逆旅怪客”以快得不能再快的动作，一下子截在头里道：“你不能走！”

易秀云愤然道：“我不愿看此丑剧！”

“你忘了我们此来的目的？”

易秀云废然地垂下了螭首。

“逆旅怪客”回头以沉痛的口吻道：“黄紫芳，我求你，请你离开！”

“恨世魔姬”瞟了周靖一眼，冷冷地道：“离开可以，不过话说在头里，我离开他是暂时的，我会再找他，我爱是爱定了，任何人也阻止不了！”

这一番话，不像是假，听得周靖鸡皮疙瘩遍起。

易秀云不屑至极地哼了一声。

“逆旅怪客”不耐地道：“请，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恨世魔姬”回顾周靖道：“弟弟，我们再见！”

周靖膛目结舌，不知所语，这是从何说起，这女魔竟然口口声声说爱他，看她那神情，似乎不是假的，这真是做梦也估不到的怪事。

“恨世魔姬”弹身飞逝。

“逆旅怪客”摇摇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喃喃地道：“想不到她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易秀云接口道：“真是马不知脸长，人不知己丑！”

“逆旅怪客”道：“她并不丑！”

“什么，她不丑？”

“她套了面具，遮掩了她的本来面目，她年纪大是事实，若说丑却刚刚相反，她很美，但武林中知道她本来面目的极少“那前辈何以知道？”“这个……唉，不说也罢，我们谈正事！”

周靖闻言之下，好奇之心大燃，原来“恨世魔姬”是套了面具的，但不知她美到什么程度？有机会非要看看她的真面目不可。

想到美，他联想起“血谷”之中，自称做“鬼”的那女子，那女子的美，使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颤，可能；世间已难找到堪与她相匹敌的美人，看来她不是甘江的姐姐，便是甘江的妹妹。“逆放怪客”望了周靖一眼，道：“周靖，跟我们走！”

“走，上那儿儿？”

“去等候一个人！”“谁？”

“圣剑飞虹易斌！”

周靖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日夕都惦记着易斌的下落，“黑箱”之谜，身世之谜，都可从他得到答复，当下喜滋滋地道：“易叔叔，他在哪里？”

“我们去等他！”

“哪里去等？”

“枫林渡！”

“这到底……”

“时间不多了，届时你自然明白，现在我们立即动身，如果迟到一步，错过时辰。后果不堪设想！”

三人疾驰出林，取道奔向“枫林渡”。

第三天过午时分，三人到了“枫林渡”。

易秀云望着被自己焚毁家园的废墟，触景生情，不由黯然泪下。

“逆旅怪客”略一打量地势之后，向易秀云道：“这里有个‘栖凤坡’？”

易秀云朝不远处的山峦一指道：“就在那山峰的后面，在峰顶上，‘栖凤坡’便可一览无遗！”

“好，我们去！从隐蔽之处上山，以免打草惊蛇，情况又起变化！”

周靖可不知其中因由，茫然地跟着行动，但内心却无比地紧张。

三人从斜里藉林木掩蔽，欺近山边……

蓦然——

一声暴喝，倏告传来：“什么人，止步！”

随着这一声暴喝，树丛中涌现三个白衣人。

周靖一看对方装束，不自禁脱口道：“一统会手下！”

三个白衣人乍见来人，不由面色惨变，“逆旅怪客”、易秀云和周靖三人，极易辨认，他三人在“风火谷”内外的表现，已使“一统会”上下震惊。

“逆旅怪客”半言不发，身形电似一绕，三个白衣人连哼都不曾发出，便已横死当场。

这一手看得周靖怦然心震，“逆旅怪客”如何毁去这三个“一统会”的高手，他根本没有看出来，这种身手，确属骇人听闻。

“逆旅怪客”低声道：“周靖，把这三具尸体隐藏起来，要快！”

周靖照着做了。

“逆旅怪客”又道：“看样子‘一统会’，已在‘栖凤坡’四周布下了警戒网，现在由我开路，你俩随后跟上，登上峰顶，对情况就可一目了然了！”

说着，身形似进，划着之字形向峰顶飘去，时而，传来一两声低沉的惨叫，显然“逆旅怪客”已把十丈以内的桩卜，扫除净尽。

周靖与易秀云积恨难消、互相连望都不望一眼，默默地跟着登峰。到达峰顶，三人隐身杂树与乱石之中。

迎面，是一个虬松点缀的山坡，山坡的中腰一个半亩大的平台，平台之上，人影幢幢，居中，一个木桩，木桩上缚了一个人。

易秀云一长身，道：“那被缚的正是家父！”

“逆旅怪客”一拉易秀云道：“稍安毋躁如果你蓦然现身，令尊的性命堪虞，现在让我听听他们将如何对付令尊！”

周靖也是激动非凡，但两山相隔至少也有五十丈，同时“一统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只要有动静，万一彼发现之后，易斌在对方手上，不能不为他的安全着想。

“逆旅怪客”凝神谛听片刻后，口中低语道：“他们在逼问令尊‘黑箱奇书’藏埋之处……”

周靖惊奇地瞥了“逆旅怪客”一眼，心想，这神秘的人物必已练就，“天耳通”的奇功，否则怎能听到隔山人语。

“逆旅怪客”断续地念叨道：“令尊口发冷笑，不予置答！”

“那为首逼问口供的白发红面老者是‘一统会’总护法奚昆！”

“他威胁令尊，如不说出实情，将他凌迟处死！”

易秀云玉牙咬得格格作声，娇躯不安地扭动着，但她被“逆旅怪客”紧紧拉住，无法动弹。

周靖双目几乎喷出火来，口里低低地嚷了一声：“杀！”

“逆旅怪客”续道：“令尊破口大骂……”

“对方准备施以火焰之刑……”

易秀云猛力一挣，脱开了“逆旅怪客”的掌握，娇躯电射而起……

“逆旅怪客”向周靖一挥手，跟着弹起身形，捷逾鬼魅般地向对面山坡掠去，周靖也长身疾射。

三人身形甫现，警号立传，隐在暗处的桩卡，纷纷现身。

“逆旅怪客”身法侧魅，顾盼之间，已到了平台之上，易秀云身法也相当惊人，分秒之差，也跃登平台。

周靖两个起落，到了坡下，顿被数十白衣人围住，随即动上了手。

“血谷”绝学，岂同凡响，周靖仗着“玄龟神功”护体。寻常刀剑掌指难伤他，只攻不守，“二招夺命”、“三招碎尸”回环使用。

刹那之间……

惨嗥破空。

血肉横飞。

暴喝怒吼，声震四谷。

平台之上“逆旅怪客”身形一落，四条人影，飞扑而至。

冷笑声中，惨号攸起，四条人影飞泻而出，洒落一蓬血雨。

这时，易秀云一晃入场。

“逆旅怪客”照面之间，毁去四个高手，登时震慑住了全场。

易秀云悲呼一声，就朝她父亲扑去……

“停身！”

如雷暴喝传处，易秀云不朗然地疾刹身形。

这发声阻止的，是一个白发红面的白袍老者，他，正是“一统会”护法奚昆，一双手按在“圣剑飞虹易斌”的头顶、狞笑一声，道：“老夫须一吐劲，就可使他骨碎肉糜！”

易秀云目眦欲裂地厉斥道，“老匹夫，你敢！”

声音之凄厉肃杀，令人不寒而栗。

近百高手，立时把这小土坪围得水泄不通。

“逆旅怪客”冷哼了一声道：“奚昆，你敢动易斌一根毛、今天在场的将死无葬身之地！”

奚昆狂妄地一阵大笑道：“你就是那自称‘逆旅怪客’，见不得人的家伙？”

“不错！”

“你自恃有两手？”

“对你而言，可以这么说！”

“你碰上老夫，算是鬼簿登名，你死定了！”

“奚昆，凭你还不配说这样的话！”

“你想试试？”

“当然，十招之内，你能碰上本人一下衣角，本人立刻自决当场！”

“好，你可稍待，老夫必成全你。”

“一统会”总护法奚昆说完这话之后，把电炬似的目芒，转向了易秀云，沉声道：“你是易斌的女儿！”

易秀云咬牙道：“不错！”

“听说你师出‘玄玄老人’？”

“老匹夫，你不配问！”

就在此刻——

“圣剑飞虹易斌”失神的双目，转向易秀云，面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两粒豆大的泪珠，滚落惟悴的腮边，悲切地唤了一声：“云儿！”

这一声慈父的呼唤，像几千根针，同时扎在易秀云的心上。

“爸！”

易秀云悲呼一声，娇躯一挪……

“别动！…

“一统会”总护法奚昆按在“圣剑飞虹易斌”头顶上的手掌，作势晃了一晃，易秀云一窒，坡下——

周靖把积蕴在心里的愤恨怨抑，一古脑儿发泄在对方身上，招无虚发，出手之间，必有人惨死，只这转眼工夫，地上积尸已达二十具以上。

但“一统会”所属，并非庸手，周靖本身真力损耗不说，身上所中掌指，难以计数，若非“玄龟神功”护体，怕早已成为肉酱。

暴喝声！

惨号声！

劲气激撞声！

交织成一首疯狂而恐怖的乐章。

坪上——

“逆旅怪客”冷哼一声道：“奚昆，有种的与本人光明正大拼上一拼？”

“老夫完成使命之后，不会让你失望！”

“逆旅怪客”空负一身神鬼莫测的功力，此刻对奚昆却莫奈其何，投鼠忌器，他出手再快，总不如对方轻轻一按的便利。

奚昆猖狂地一笑道：“易姑娘，令尊的性命在老夫手上，谅你会知道盲动的后果，如你能立誓加盟本会，老夫立即释放令尊……”

易秀云粉腮一连数变，厉声道，“办不到！”

“你无妨考虑一下？”

“没有这必要！”

“那你等着替令尊收尸吧！”

“老匹夫，你敢？…

“这有什么不敢，‘一统会’威震武林，杀个把人算得了什么！”“老匹夫，只要你敢，‘一统会’将鸡犬不留！”“哈哈哈哈哈，凭你？哈哈哈哈哈……”

“圣剑飞虹”易斌惨厉地叫道，“云儿，为父的功力尽失，生不如死，不必顾虑了！”

奚昆手掌微微一震，一股逆流从“天灵”大穴渗入，窜向奇经八脉，易斌惨哼一声，额上汗珠滚滚而落，脸孔扭曲成了一个怪形，可见其痛苦之深。

易秀云父女连心，肝胆皆炸，切齿厉斥道：“奚昆，本姑娘要把你挫骨扬灰！”

奚昆老脸一变道：“丫头，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加盟本会，第

二，替你父亲收尸！”

易秀云娇躯簌簌发抖，恨火烧得她几乎发狂。

奚昆转向“圣剑飞虹”道：“易斌，告诉那丫头，入盟本会，共襄会长为武林之君！”“办不到！”

“你愿意死？”

“我易斌早就准备死了！”

“嘿嘿，你愿意死，老夫偏不让你死……”

“圣剑飞虹”易斌狂声道：“云儿，你若敢妥协事仇，为虎作帐，为父的死不瞑目！”

“爸！”

“你承认我是你父亲，现在你马上出手！”

易秀云粉腮再变，她岂能真的不顾父亲的生死，如果她出手的话，易斌势非惨死当场不可。

就在此刻——

人围波分浪裂，一个浑身浴血的人影，狂奔进场，他，正是被围在坡下的周靖。

全场这时起了一阵骚动。

周靖望了一眼被缚在木桩上的“圣剑飞虹”易斌，激动万分地叫了一声：“易叔叔！”

易斌面上的肌肉又是一阵牵动，栗声道：“你是靖儿？”

“是的！”

“好，你俩在一起，我死可安心了，云儿！”

“爸！”

“你还等什么？”

“爸……”

周靖满面罩恐怖杀机，眼珠布满血丝，两道杀芒，从奚昆身上转到其余的高手，又从高手身上转到奚昆，似乎他想杀光所有在场的“一统会”所属。

奚昆衡量目前情况，“逆旅怪客”与易秀云的身手、在场的除自己之外，无人能敌，同时要想从“圣剑飞虹”易斌口中逼出“黑箱奇书”埋藏之所，已属不可能之事。

心念几转之后，大声道：“各堂率属撤退！”

“遵令谕！”

轰应声中，人影一阵浮动……

奚昆解下了易斌，一手扣住他的胳膊，另一手仍按在天灵，目光一扫三人道：“如要保全易斌性命，你三个最好别盲动！”

“圣剑飞虹”易斌嘶声狂叫一声道：“秀云，忤逆不孝的丫头……”

易秀云芳心如割，厉叫一声，弹身扑向了奚昆，这一扑之势，快逾电闪。

奚昆一晃身，带着易斌，横挪一丈。

“放手！”

“逆旅怪客”已在奚昆闪身的电光石火之间，欺到了他的身后，出掌扣上对方“命门”大穴。

易秀云一扑落空，娇躯回转，奚昆已被“逆旅怪客”制住。

“逆旅怪客”再度冷喝一声道：“放手！”

变生突兀，“一统会”的高手，又纷纷回身围住现场。

总护法奚昆老脸之上掠过一抹阴残之色，冷冷地道“你敢与老夫作一个公平的决斗？”

“你先放手！”

奚昆松开了手，把易斌的身形轻轻向前一推。

“逆旅怪客”也同时撒掌。

奚昆斜飘八尺，就飘身之势，弹出一缕指风。

“逆旅怪客”见状立知不妙，大喝一声：“奚昆你敢！”

一道排山掌力，推出去。

惨哼声中，“圣剑飞虹”易斌的身形向前一仆……

易秀云惊叫一声，闪身抱住她父亲仆下的身形。

奚昆已退开丈外，“逆旅怪客”一掌落空。

周靖不由亡魂大冒，他真料不到奚昆会来这一手，急趋易秀云身前，惶然唤道：“易叔叔！”只见易斌口角溢血，一颗脑袋嗒然下垂。

“易叔叔死了！”

他脑中念头一闪，蓦地回手撤下霸王鞭，交在左手，扑入人群，左鞭右掌；展开了疯狂的攻杀。

杀机云涌而起，顿时弥漫杀场。

奚昆如银须发飞扬，出手手攻向了“逆旅怪客”。

“逆旅怪客”目射恐怖杀光，大吼一声，迎着奚昆施出一招“金刚伏魔”。

奚昆不敢接架，暴然弹退八尺。

“逆旅怪客”闪身易秀云身前，栗声道：“令尊怎么了？”

易秀云抱住她父亲，木然如痴。

“逆旅怪客”一把接过手来，道：“让我试予施救！”

易秀云如恶梦初醒，泪水如泉涌出，凄厉至极地狂呼道：“爹爹。看女儿流尽他们的血！”

同一时间——

奚昆扑向了“逆旅怪客”。

“逆放怪客”单掌狂圈，迫得奚昆身形一窒，弹身便朝坡顶飘去……

易秀云也在这时，扑到了奚昆身前。

“老狗，纳命来！”

“天雷法掌”挟以毕生功力，猛劈而出，一声炸耳的雷声响处，奚昆被震得踉跄倒退七八步之外。

一场武林罕见的惨烈拼斗，展了开来。

“天雷法掌”上古奇学，威力之强，骇人听闻，但奚昆身为“一统会”护法，身手也高得骇人。

双方这一交上了手，大有风云变色之势。

易秀云志切父仇，出手如疯如狂，十招之后，已迫得奚昆毫无还手之力……

那边——

周靖展开亡命的攻杀，只杀得天惨地愁，鬼泣神号。

“一统会”的高手，此仆后继，盏茶工夫之后，周靖真力逐渐减退，“玄龟神功”也相对的削弱，而对方仗着人多势众，攻击益烈，周靖渐感力不从心……

“逆旅怪客”早已挟着易斌，消失在坡顶的林丛之中。

易秀云恨不能一掌把对方劈成肉酱，攻招逾见凌厉，三十招之后，奚昆险象环生，被迫得节节后退。

五柄长剑，挟丝丝刃风，向易秀云侧后三方电闪袭到。

易秀云咬牙哼了一声，双掌极其诧异地反划而出。

隆隆震耳声中，惨哼倏传。三条人影，飞泻而出，只这电光石火的空隙中，奚昆也抽身暴退，闪入人群之中。

易秀云厉叫一声：“奚昆老匹夫，你插翅难逃！”

弹身扑入人群，所到之处，惨号震空，尸体横飞直射，犹如虎入羊群。

“一统会”的高手，一个个惊魂出窍，纷纷闪避。

一声凄哼，传自人群之中，一条人影向易秀云迎面射来，易秀云杀机狂炽，根本不去分辨这人影是谁，举掌便劈……

“砰！”

那人影惨曝声中，腾空三丈，再度下落。

易秀云目光微瞟之下，登时胆裂魂飞，这人影，正是浑身浴血的周靖。

他呆了！

她忘了再去迫杀奚昆！

她想，他是死定了！

原来奚昆乘隙抽身，闪入人群，恰好碰上奋力苦斗的周靖，顺手挥出了一掌，周靖经过长时间的拼搏，真力损耗至极，怎能承得起奚昆的一击，登时被震得横飞而出，易秀云一时不察，加上一掌，身形未落，又被震腾空，伤上加伤……

“一统会”伤亡惨重，十去其六，在奚昆发令之下，狼狈撤退，留下了近五十具残缺不全的死尸。

易秀云缓缓移步，走向周靖躺卧之处……

周靖仗着“玄龟神功”护住心脉，虽两度重创，生命还可保住，一股强傲怨毒之气，支持着他神志不昏，终于，摇摇欲倒地站起了身形。

易秀云反而唬了一跳，芳心之中，满是歉疚之情。

她本想向他表示疚意，说明这一击全是误会，但，少女的矜持，心中的成见，阻止她开口，她冷冷地回过身去……

周靖嘶哑的声音道：“易秀云，你好狠的心肠！”

易秀云不期然地回转身来，她心中愧疚万分，但她口头上却不愿承认，冷声道：“什么意思？”

“风火谷口，我硬挨你三掌而不还手，侥幸不死，我已不再欠你什么，今天，想不到你再次对我下毒手……”

“周靖，不能怪她，这是误会！”

“逆旅怪客”已不知在何时，来到了两人身旁。

周靖愤然道：“我几乎丧命在这误会之下……”

“我知道易姑娘并非有心，她出手误伤了您，连仇人都给放跑了！”

易秀云粟声道：“前辈，家父……”

“那边……”

“逆旅怪客”用手朝五丈外的要丛一指，果见一条人影，僵卧草丛之中。

周靖强撑住摇摇欲倒的身形，颤抖着声音道：“他老人家怎样了？”

“逆旅怪客”目光掠向易秀云道：“易姑娘，我已尽了最大的力！”

易秀云花容惨变，粟声道：“家父已经……”

“听我说，你必须答应尽量抑制情绪，令尊此刻命悬一线，心脉一断，华陀再世也无能为力了……”

“爹！”

易秀云惨呼一声，弹身便朝五丈外的草丛扑去……

“逆旅怪客”横身一拦，抓住她的皓腕，道：“易姑娘，有两件事必须要从令尊口中揭开，一是‘黑箱奇书，之醚，再就是周靖的身世，你不能鲁莽，此刻令尊连一阵稍强的风，都足以使他的生命之火熄灭，所以你必须控制自己，让令尊有机会交代遗言！”

易秀云木然点了点头，泪水已湿透前襟。

周靖也是泪珠涟涟，悲戚不胜。

“逆旅怪客”沉声道：“记住我的话，切不能惊动他，现在跟我来！”

三人轻轻地移步到了“圣剑飞虹易斌”身前，只见他面如金纸，双目紧闭，眼眶下陷，发紫的唇瓣，偶尔微微牵动一下，这是唯一的生命仍未离开躯壳的象征。

易秀云芳心如割，双膝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无声地抽咽着。

周靖虽然误会而与易秀云成了水火之势，但对于父执兼岳丈的易斌，尊重孺慕之恩，并未稍减，由于这一连串的惨祸，是由“黑箱”所引起，而“黑箱”却关系着自己的身世，也可以说是自己之物，是以心中的悲痛，也相当深重。

“逆旅怪客”再次以目光示意两人，不可激动贯事，飞指连点易斌三十六处大穴，然后，一手推于易斌的“黑虎穴”，另一手食中无名三指，扣住腹下的“临络三焦”，跌坐如一尊石像。

时间在焦的、悲惨的气氛中滑过。

盏茶工夫，易斌鼻息渐次粗重，最后，睁开眼来。

无神的眼珠，首先落在易秀云的身上。

易秀云尽量抑制住情绪，低低唤了一声：“爹！”

易斌眨了眨眼，目珠再转，停在周靖的面上。

周靖怦然唤了一声：“易叔叔！”

“逆旅怪客”身躯一颤，双掌微见抖动，手背上青筋突鼓暴露，显然，他在竭尽内力，企图使易斌能开口说话。

“圣剑飞虹”易斌在“逆旅怪客”加紧施为之下，精神果然一振，嘴唇一阵翁动之后，居然发出了声音，声音虽微弱得象蚊子叫，但依稀可辨。

“黑箱……靖儿……之物，是……”

周靖和易秀云，凝神静气地听，尤其周靖，眼看谜底即将揭晓，一颗心几乎跳出口来，目光紧注易斌，一不稍瞬。

“你父……当初得到‘黑箱’……为了……谨慎起见，托我……保管……”

“箱中……奇书……在……衣角，应属……靖儿所有……”

周靖激动得簌簌而抖。

“逆旅怪客”低沉而急迫的道：“身世，周靖，快，问他你的身世！”

周靖惶急地道：“易叔叔，靖儿的身世，易叔叔……”

易斌的瞳孔，在逐渐放大，对周靖所问，似乎已不起反应。

周靖再度急声道：“易叔叔，我的身世？”

易斌的双手，在挪动、颤抖、嘴唇急遽地翁动，但已发不出声音。

易秀云与周靖，不约而同地各拉住他的一只手。

易斌的双目，再度现出微弱的闪光，声如蚊呐地道：“云儿……靖儿……，成亲……我……九泉……含笑……”

周靖与易秀云同时一震。

“……武林……一君……杀……”

“易叔叔，靖儿知道，靖儿为你报仇！”

“爹，云儿会找到仇人……”

“靖儿……不姓……周……”

周靖陡地一震，栗声道：“我姓什么？我……”

“圣剑飞虹”易斌僵冷的面上，浮起一丝笑容，双目缓缓合上。

死了！

“逆旅怪客”长叹一声，抽身而起。

易秀云厉呼一声：“爹！”登时晕死过去。

周靖喊了一声：“易叔叔！”哇的吐出一口鲜血。

“逆旅怪客”虚空向易秀云的“天殷穴”一点，易秀云复生转来，伏在她父亲的尸体上，放声痛哭，一声声断人胆肠。

久久之后，“逆旅怪客”才发话道：“易姑娘，人死不能复生，应该节哀才是！”

易秀云好不容易才收声止位。

“逆旅怪客”瞟了周靖一眼道：“周靖，‘黑箱奇书，在衣角之中，遗命是属于你所有，赶快取出来吧！”

“这个……”

“你等什么！”

周靖犹豫了片刻，用手撕开易斌的衣角，一个寸大的纸卷露了出来。

难道这一个小纸卷会是风靡江湖的“黑箱”奇书？

周靖用手指捻住这纸卷，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逆旅怪客”冷冷道：“打开它！”

空气在平静之中透着无比地紧张。

“黑箱奇书”之迷，即将在刹那间揭开。

易秀云也暂忘了悲痛，杏目睁得大大的，看着这小小的纸卷，委实令人难以相信，这卷起来仅一寸大小的纸片，会是轰动武林的奇书。

“打开它！”

“逆旅怪客”也似乎相当激动，再一次出言催促。

周靖颤抖的手指，终于极谨慎地打开了纸卷。

“呀！”

三人异口同声，发出了一声惊呼。

所谓奇书，竟然是一张半尺见方的白纸。

纸色已略呈黄色，任什么也没有，一张空白的纸。

周靖骇异地望着“逆旅怪客”，道：“前辈，是一张白纸！”

“逆旅怪客”沉缓地道：“易斌临死的话，决不会假，这其中必有蹊跷，从纸色来看，这张纸已年深月久，他把它缝在衣角之中，可见这张纸的重要，他宁愿受尽酷刑而至于死，不肯吐秘，这代表着易斌的气节与忠信……”

周靖凄声道：“晚辈对易叔叔，终生负疚！”

“往者已矣，这种变故是无法逆料的，不必自责太深，目前有几件事必

须要做，以慰死者之灵！”

“前辈指教！”

“第一、为易斌报仇！”

“这是必燃的！”

“第二、从这张白纸，寻出‘黑箱’奇书……”

“这个……”

“这张白纸的本身，必含有极大的秘密，可惜他不能再多一言来点破秘密，这就是奇书本身，也许是一张藏书图……”

“可是它是一张白纸？”

“这迷迟早要揭开的，你暂妥为珍藏！”

“是的！”

“第三、你的身世必须查明，他曾遗言说你不姓周……”

周靖心里升起一缕莫名的悲哀，事实已证明自己确实不是“霸王鞭周公锋”的亲生子，但，是谁的儿子呢？

“逆旅怪客”转向易秀云道：“易姑娘，你以前曾听令尊提到过他的身世没有？”

“没有！”

“这就费解了，令尊一死，他的身世岂非永久成谜？”

周靖一张口，正想说出“地灵夫人”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但他想到那可能是一种巧合误认，因为自己长得极像义兄甘江，而甘江的“血心”在自己身上，正如“妙手书生”误认

自己是他少主一样，心念及此，把到了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逆旅怪客”顿了一顿之后，接着道：“最后一点，你俩必须结合，这是令尊最大的未了的心事！”

易秀云愤然道：“不！”

“你不顾令尊的遗命？”

“他不知道我被侮辱！”

“这岂能称为侮辱，误会而已。”

易秀云俯首不答，虽然他恨周靖，但却撇不下这一段爱，此刻，她希望周靖向她低头认错。

周靖方才被“一统会”总护法奚昆一掌震飞，又遭易秀云凌空一击，若非神功护体，他早已横死当场了，他认定易秀云有意要他的性命，是以原来一丝丝的回心之意，已彻底幻灭，但易斌临死的话，使他进退两难，现在易秀云首先反对，他正求之不得，当下冷冷地道：“人各有志，岂能相强……”

“逆旅怪客”目光的逼人，沉声道，“周靖，你与她的婚事，乃双方家长生前作主所订，你岂能凭一时的意气而撕毁婚约，你将何以对两位老人在天之灵？”

义正词严，听得周靖悚然而震。

但，怨抑在胸，加上本性强傲，使他不肯低头，淡淡地道：“前辈所说极是，但晚辈无意强人所难！”

易秀云冷哼了一声，撇开话题道：“前辈援手之德，小女子永记不忘，现在拟将先父遗骨负回家园故址，备棺安葬，以安先灵，前辈有事就请便吧！”

说着，抱起她父亲的尸体，电闪落坡而去。

周靖怔怔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逆旅怪客”以长辈的口吻道：“周靖，你大错而特错了！”

“晚辈错在何处？”

“当初解除婚约，是你主动，这对一个无辜少女的自尊心打击太大、你应该向她请求原谅！”

“晚辈先后两次，几乎一命不保，问心亦无愧了！”

“你如何对你父亲和易斌在天之灵交代？”

“晚辈相信两位老人家会宽宏晚辈情非得已！”

“你已决定与她诀绝了？”

“事逼至此，这是不得已的事！”

“逆旅怪客”摇了摇头，道：“你伤势相当不轻。”

“是的，晚辈就此别过。”

“什么，你要走？”

“是的！”

“如果你在前道再碰上‘一统会’的人……”

“这个……”

“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先疗伤复功！…

“晚辈欠前辈的岂非太多了？”

“少废话，现在原地跌坐！”

仅仅盏茶工夫，周靖容光焕发，功力尽复。

“逆旅怪客”沉思了片刻，道：“把那张白纸取出来，我再观察一下！”

周靖如言取出交与“逆旅怪客”。

白纸，依然是白纸，毫无蛛丝马迹。

周靖只困惑地看着，不发一言。

身世，依然是谜！

“黑箱奇书”，也一样是谜！

“逆旅怪客”把那张神秘的白纸递还周靖道：“你暂收好，我们去找一个人，也许他能解开这个谜！”

周靖接过纳入怀中，道：“去找什么样的人？”

“无难先生！”

“无难先生？”

“不错，此人胸罗万有，腹蕴玄机，任何事到他手中，十九可迎刃而解，所以被称为‘无难先生’，不过此人性情怪僻绝伦，不容易打交道！”

“此人现在在何处？”

“听说隐居在昔日诸葛孔明躬耕之处的‘隆中山’中！”

“他能解开这个谜？”

“极有可能！”

“我们现在就走？”

“嗯！”

“晚辈有句话请问？”

“你说说看！”

“前辈何以这样特别关注晚辈？”

“我说过你像极我一个朋友！”

“请问像谁？”

“这个你不必问！”

“是否姓甘？”

“逆旅怪客”全身一震，退了三个大步，激动地道：“你怎么知道？”

“推测！”

“根据什么推测？”

“相同的事实！”

“晚辈认识一位义兄，叫做甘江，是‘血谷’少主……”

“逆旅怪客”栗声道：“甘江？”

“是的！”

“晚辈形貌与甘江相似，是以曾被多人误认！”

“甘江是‘血谷’主人之子？”

“是的！”

“你已进过‘血谷’了？”

“进过了！”

“凭什么？”

“义兄甘江赠晚辈‘血心’信物，所以能顺利地进谷！”

“甘江呢？”

“死了！”

“逆旅怪客，”身躯陡地一震，晃了两晃，上前捉住周靖的手臂道：“你说什么？”

“义兄甘江已经死了！”

“怎样死的？”

于是周靖把甘江之死，以及“鬼女石蓝花”杀“盖世太保洪一民”，携人头赴会等经过的情形扼要他说了一遍。

“逆旅怪客”似乎激动过甚，身形竟然摇摇欲倒，颓然松开了抓住周靖手臂的手，口里喃喃地道：“他死了，他竟然死了”

周靖心中也是无比的激荡，他记得“一统今”总坛之后的谷中，那救自己脱离地牢的神秘中年美妇，也与甘江有极深渊源。而现在看“逆旅怪客”激动之情，必然也是同一的原因，而“妙手书生”斐庄却称甘江为少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错综的关系存在呢？

“血谷”与“一统会”是否有所关联？

他无法推测其中的蹊跷。

心念之中，脱口道：“前辈是‘血谷’中人？”

“逆旅怪客”不答所问，以一种令人战栗的声音道：“你说‘血谷’主人是甘江的母亲？”

“是的！”

“你见到了？”

“没有，闻声而不见人，但她是主不假！”

“逆旅怪客”自语般地道：“难 老怪物已经归天，而由她接替谷主之位？”

接着，又问周靖道：“血谷主 甘江之死反应如何？”

“她不知道！”

“为什么？”

“晚辈答应过甘江不把真情泄露，因为他说他母亲是世间最不幸的女人！”

“逆旅怪客”音调凄怆地道：“是的，她确实是世间最不幸的女人，如果她知道甘江的死讯，她极可能活不下去，她受不了这扫击！”

“前辈与‘血谷’是什么关系？”

“这个你不必问，我不会告诉你！”

蓦在此刻——

一条人影，从坡顶泻落。

来的，赫然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

周靖与“逆旅怪客”同感一震。

“妙手书生”斐庄瞥了周靖一眼之后，把目光停在“逆旅怪客”的身上，略不稍瞬，久久之后，才沉重地道：“请阁下随本人上坡顶一行！”

“逆旅怪客”冷冷地道：“请我？”

“不错！”

“只我一个人？”

“不错！”

“斐庄，这不是对本人阴谋吧？”

“没有这回事！”

“那为了什么？”

“本人必须和你一谈！”

“在此地不是一样？”

“不！”

“何故？”

“阁下不愿意真面目当着别人之面揭开吧？”

“凭你斐庄要揭本人的面目？”

“一切稍待再谈，现在请随本人登坡！”

“好！”

两人弹起身形，向坡顶掠去，快如两道疾风中的轻烟，只眨眼工夫、便消失在坡顶林木之中，看得周靖咋舌不已。

“妙手书生”斐庄突然现身，约走“逆旅怪客”，的确出人意料之外。

周靖在平台之上，等候了盏茶时光，仍未见“逆旅怪客”回转，心想，我何必因人成事呢，他既然指出“无难先生”能解开白纸之谜，自己尽可迂去拜访，如果此谜得解，获得“黑箱奇书”练成上乘武功，了恩断仇，岂非天从人愿！

心念之中，他毫不犹豫地弹身朝坡下疾奔而去。

目的地指向南阳隆中山。

这一天，周靖在南阳城厢打了尖，问明隆中山路径，继续上路。

走了不到十来里，忽地浓云密布，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眼看大雨将倾盆而至，周靖不由地暗自皱眉，急于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目光环扫之，只见靠山脚处，苍林之中露出一角红墙，心想，看样子必是庵观寺庙之属，且先去避过这一阵雨再作打算。

一长身，便朝那片苍林射去。

豆大的雨粒，已当头洒落，发出一片震耳的沙沙之声。

周靖身形一紧，疾扑入林，一座宏伟的建筑，呈现眼帘。

一块直扁，竖立门牌，上书五个金色大字：“诸葛氏宗祠”。

此际，大雨已成了滂沱之势，黑地昏天。

周靖略一瞻顾之后，疾奔入祠，顺着诰廊，到了享殿之中，只见大大小小的木主神牌林立，殿侧，供着诸葛武侯的塑像，羽扇纶巾，栩栩如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偌大一间宗祠，竟然杳无人迹。

周靖在长椅之上坐了起来，闭目养神。

突地——

一阵阴阳怪气的语声，飘传入耳：“老大，这白玉也似的人儿，弄得人心痒难搔……”

“老四，你别转歪念头，坏了事谁也担待不起！”

“哟，老大今天怎的馋猫儿不嗅鱼腥……”

“老六，难道你不怕会令如山？”

“这与会令何关，咱们弟兄乐上一乐，也未见得就会出漏子！”

周靖不由心火直冒，听口气这些人是在打一个女子的歪主意。

谈话声并未中止，声音反而愈大了。

“老六，一个黄花闺女，能经得起我们八弟兄的雨露？”

“噫！二哥怎的也变得怜香惜玉起来了，放心，要不了她的命！”

“如果‘无难先生’那怪物知道真相，坏了大事……”

周靖一听提及“无难先生”，不由怦然心震，这自称兄弟的八人是什么人物，他们口中的女子又是谁？与“无难先生”

又有什么关系？

只听那被称为“老大”的声音道：“这妞儿是‘无难先生’的独生女，也等于是这怪物的命根子，有了她不怕他不就范周靖心中又是一震，原来“无难先生”的女儿已落入人手，对方将以之要挟“无难先生”，但不知目的何在？

那声音一顿之后，又道：“如有‘无难先生’加盟，‘一统会’君临天下，已成定局！”

“一统会”三字入耳，周靖杀机陡燃……

他顺着声音来源，向后进膛去。

“一统会”为了要迫使“无难先生”加盟该会，不惜使用下流手段，绑架他的女儿作为要挟，这种行为，真是令人发指。

后进，西厢厅屋之内——

八个身材奇矮红发怪面的中年人，散落地坐着，居中，躺着一个女子。

周靖一晃身，到了厅屋门外。

八个人似乎大感意外，纷纷起立。

其中之一，怪叫一声道：“哥们，这小子就是周公铎的儿子周靖！”

其他七人闻言、齐齐面上变色。

一个塌鼻掀唇的最矮的中年人，趋近厅门喝道：“你就是周靖？”

周靖冰寒地道：“不错！”

“那妙极了，你老子在阴司路上可等着你！”

“报上名来！”

“嘿嘿嘿嘿嘿，口气不小，要我弟兄报上名来不难，只要你有这份能耐，我老实地告诉你，我弟兄就是新近加盟‘一统会’，‘天邪院’主座下‘天邪八妖，！”

周靖登时血脉贲张，杀机直透顶门。

据“妙手书生”斐庄透露，他父亲“霸王鞭周公铎”，就是毁于“天邪八妖”之手。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八妖在“天邪院”中，算是一流高手，根本不把周靖放在眼中。

八妖为首的咕咕一声怪笑之后，调侃地道：“小子，你样子倒是满唬人的！”

周靖怨毒至极地道：“八妖，当日杀害先父周公铎谁是主谋？”

“嘿嘿、小子，你老子在地下会告诉你！”

“今天小爷要把你们这八个妖魔挫骨扬灰！”

“天邪八妖”齐齐面露不屑之色，冷哼出声。

“小子，你这是自己找死！”

周靖仇火焚心，怨毒冲胸，岂耐口头之争，栗声一喝：

“你先纳命来！”

一欺身，施出了“三招碎尸”，欺身出招，快如电光石火，而且是蓄意报仇的情况下出手，不觉中已用上了全部真力修为。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在周靖出手之下传出。

“八妖”的老大，一念轻敌，登时被劈成了肉渣。

其余七妖，不由亡魂大冒，对方的功力，远超出他们想象之外。

暴喝声中，七道排山劲气，同时卷向了周靖。

“砰！”挟以一声轻哼，周靖的身形被震得飞泻而出，滚落院地积水之中。

七妖之二，夺门面出。

周靖一个翻滚，弹身而起，电疾扑上阶沿，迎着两妖，又是一式“三招碎尸”出手，双妖认为他在七人联手一击之下，不死也必重伤，估不到他会在眨眼间反身扑回，任是功力超绝，也不由慌了手脚……

惨叫再传，一个惨被碎尸，另一个双臂齐折，在血泊中扭滚惨哼。

两个照面，“天邪八妖”二死一伤，这种功力，确属骇人听闻。

其余五妖，一个个惊魂出窍，但却不甘心就此退走。

劲气雷动之中，五妖联手合击一掌，五人似乎都已用上了全力，势道大得惊人，有如倒海排山。

周靖再度被震退到院地之中。

五妖跟着弹身，把周靖围在核心。

这时，暴雨已止，只飘着靠罪细雨，但院中却积水盈尺。

双方交手之际，“无难先生”的女儿，仍一动不动地躺在厅屋之中，看来她定是穴道被制，所以无法动弹。

五妖一个个目射凶芒，瞪视着周靖，恨不能把他生吞活剥。

周靖咬牙切齿地道，“血债血还，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声落，五妖似有默契般地同时抽身暴退数尺，各一扬手。

五股黑烟，同时飘向了周靖。

“毒！”

周靖心里电闪般升起了一个意念，同时也为之一愕，忙不迭地闭止呼吸，双掌疾抡……

五妖身手并非泛泛，就乘周靖一愕之际，其中三妖，已飞掌出击，另两妖双手箕张，一左一右罩身抓向了周靖。

五妖出手，同时在一瞬间。

周靖所恃，不过是“玄龟神功”和学自“血谷”的三绝招，若论其他，就要比五妖逊色多了。

是以他掌势方抡，左右二妖各分别抓住他的手臂。

“砰！砰！砰！”三道掌力，结实地击正了前胸。

这三掌，击得他眼前金花乱冒，口一张，血沫狂喷而出。

当然，他若没有“玄龟神功”护体，这三掌足以把他劈叭碎片。

五妖脸色再变，其中之一栗声道：“这小子不怕毒！”

一言提醒梦中人，周靖大是失悔，“玄龟神功”不但普通剑掌难伤，即遇功力高绝的对手，也可保住心脉不损，而且能避，百毒，他一时没有想到这点，一见对方施毒，顿时慌了手脚，致被对方所乘。

执住周靖的双妖，分别制住了他“肩井”“腕脉”二穴。

周靖同时想起，“恨世魔姬”说过他父亲是被毁于邪门掌功，这话现在证实了，自己有“玄龟神功”护体，仍被三掌击得口血狂喷，足见八妖掌功之霸道。

站在当面的三妖之一，狞声道，“小子，我弟兄二死一。要从你身上点点滴滴地收回！”

语音之残，令人不寒而栗。

周靖自习成“玄龟神功”之后，经穴与常人大异，他虽穴道被刺，但却毫不放在心上，冷傲地道：“只怕你办不到！”

“五弟，先断去他的脚筋！”

“好的！”

“找死！”

周靖厉喝一声，运功一挣，脱开二妖的控制，双掌已乘势疾挥而出。

双妖做梦也估不到对方已练就了“变穴易位”之术，周靖一挣之间，被拖得一个踉跄，掌影已罩身击到。“砰！砰！”

惊呼声与闷哼声齐作，双妖各被劈得跌撞出一丈之外，激得水花四射。

另三妖各发一声厉喝，各攻出一招，掌势奇诡莫测，周靖当场被迫退数步。

被震退的双妖，电闪从侧方攻上。

周靖左手划出一招“二招夺命”，右手迅快地掣下霸王鞭。

惨号又传，一妖栽倒积水之中，但另一妖的双掌，已在同一时间，击中了周靖的侧背，震得他横撞出八步之外。

另三妖又告乘机出手。周靖一抡霸王鞭，“风云变色”、“孽龙倒海”、“旋乾转坤”连演三绝招。

鞭影如山，劲风呼啸。

就在周靖霸王三绝招攻出之后，响起半声惨号，又一妖被一鞭打得脑血飞迸，惨死当场。

“天邪八妖”四死一残，剩下的三妖，心胆俱丧，眼看讨不了好，呼啸一声，弹身而起……

周靖暴喝一声：“哪里走！”

但三妖去势如电，论轻功身法，远在周靖之上，周靖喝声出口，三妖已越屋而逝。

周靖早已横心要报父仇，岂甘心被三妖兔脱，紧跟着猛一弹身……

突地——

三条人影，斜飞而至，落回院地之中。

周靖不期地刹势泻回原地，一看，不由大感骇然，这斜飞而至的人影，赫然是飞身而遁的三妖。

三妖去而复返，大出周靖意料之外。

但他此刻已无暇想及其他，栗声一喝，霸王鞭挟以雷霆万钧之势，卷向三妖。

三妖满面死灰之色，鞭影卷到，迟钝地踉跄闪避……

鞭影过处，血光迸现，三妖头颅碎裂，砰然栽倒。

周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仰天祝祷道：“父亲，孩儿为你报仇！”

忽地，他觉察到情形似乎不对，三妖何以遁而复回？又何以如此轻易地被自己击毙？这其中透着蹊跷。

心念之中，插回霸王鞭，把三妖之一的尸身，从积水提了起来，仔细一检视，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只见尸身被一茎茅草，穿肋而过。

检视其他两尸，也是被茅草穿肋。

周靖一跃登上屋脊，扬声道：“是那位高人出手相助在下？”

连问三遍，寂然无声，他颓然地落下屋面，忖道：“是什么人有这高的身手，能在转眼之间，以茅草同时贯穿三个一等高手的腰肋？”

而三妖回头，显然是被一种绝强的劲力震回，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怪事。

这人在出手之后，又为什么隐去呢？

以这种功力手法而论，这出手的人，功力已是惊世骇俗之境，他是谁呢？

他为什么要对自己施以援手呢？

周靖百思不得其解。

怔立了片刻之后，他想起厅屋中“无难先生”的女儿，他此来本是专程拜访“无难先生”，希望能解开易斌所留白纸之谜，想不到一场暴雨，阴差阳错地撞上“天邪八妖”，不但大仇得报，而且无意中救了“无难先生”的女儿，看来此行必定不虚。

于是——

他急忙奔向厅屋，阶沿上，那双臂俱废的八妖之一，此刻已气绝身亡，脑血流了一边，看样子是自触石阶而死的。

屋中，那女子仍然寂然如死。

周靖低唤了两声“姑娘”没有反应。

他皱了皱眉，反转她的娇躯，只觉眼前一亮，心里为之一阵怦怦而跳。这女子在十六七岁之间，真可当得上美如天仙四个字。

只见她双眸紧闭，香汗微微，随着呼吸，酥胸有规律地起伏着，那露在衣饰之外的肌肤，赛雪欺霜，如果换一个环境，这一幅海棠春睡图，的确勾人遐思。

周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久久之后，仍然计无所出，转念一想道、江湖儿女不拘小节，只要我胸怀坦荡，又何必拘于男女之嫌。

心念动处，伸手探查她周身穴道。

手指触处，滑如凝脂，一种微妙的感觉，由指尖流通全身，使他脸红气促，心跳频频，他第一次经历这种尴尬的场面。

好不容易查完了各大要穴，额上已现汗珠。

奇怪的是她百脉畅通，穴道无阻。  
既然不是穴道被制，那极可能是中了迷药。  
对迷药一道，他可半窍不通，登时没了主意。

倏地——

一个意念，计上心头，她父亲既号“无难者”，显见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他，何不把她送回去，自己也可以乘机拜见，岂非是一举两得的事。

但，问题来了，偌大一座隆中山，要想找出“无难先生”的住处，可不是件易事，自己总不能抱着一个女子满山乱跑……正当他访惶无主之际，一个冷漠但不失娇脆的声音，倏告传来：“周靖，她中的毒是‘天邪迷魂散’，除了她父亲，别人无法施救！”

声音飘忽，似远又近，令人无法捉摸，但这声音，似乎并不陌生。

周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她是谁？

她怎能一认立出自己心中所思？

当下惶惑地道：“尊驾是谁？”

“鬼！”

周靖毛骨悚然道：“鬼？”

“不错！”

“哦！”

周靖恍然而悟对方是谁，一个人间绝色的面容，浮上他的脑际，他下意识心里一荡，她不正是“血谷”之中，自称是鬼的那美得天仙也为之失色的白衣女子吗！怪不得声音如此熟悉。

如果她不自称“鬼”，周靖可能会想不起来。

真想不到她会在此时此地现踪。

“你……你是甘姑娘？”

“我是鬼！”

“在下与令弟甘江，义为手足，姑娘何必这样隐讳呢？”

“我自为鬼，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但在下知道姑娘不是！”

“那是你的事！…

周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对方功力迹近通玄，这是他知道的，但对方一下坚持是鬼，他也莫奈其何，如果在“血谷”之中，对方不作惊鸿一现，他真还疑惑对方是幽灵呢，当下无奈地道：“姑娘怎知道这位姑娘中的是‘天邪迷魂散，？”

“我是鬼，当然无所不知！”

周靖不由啼笑皆非，又道：“适才以草茎伤三妖的，莫非是姑娘所为？”

“不错，成全你报仇之心！”

“如此在下谢过了！”

“不必，甘江行踪如何？”

周靖的心顿时向下直沉，在“血谷”之中，他遵守甘江的遗言，不吐实情，现在他姐姐出了江湖，纸包不住火，事情总要拆穿，这倒是个麻烦，但，转念一想，自己不能不守信，拆穿是她的事……

“怎不回答我的问话？”

“哦，这个……义兄甘江的行踪，我目前尚未获悉！”

“真的？”

“嗯！”

“周靖，如果我发现你在说谎的话……”

周靖心头噗通一跳，强持镇定道：“姑娘未免太多疑了！”

“好，但愿如此！”

“请问‘无难先生’隐居何所？”

“入隆中山，三转两环，有一片双溪夹峙的梅林，那就是了！”

周靖这一喜非同小可，急道：“谢姑娘指点！”

“不必，你可以上路了！”

话声顿沓，这种行动，确实迹近鬼魅，令人莫测高深。

周靖抱起那少女，离了“诸葛氏宗祠”向隆中山奔去。

一切如自称是“鬼”的女子所说，进入山之后，转过三座小峰，两个山环，眼前现出一片梅林，夹峙在双溪之中。

溪面不宽，仅五丈左右。

周靖略一打量之后，纵身便朝对岸跳去。

以他的心意，五丈宽的距离。根本就不算回事，焉知，事情大出意料之外……

“噗通！”

他竟然掉落溪水之中，登时又气又急，举目再看，不由目瞪口呆，此际，那看来不及五丈的小溪，竟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滚滚江流，他置身之处，水深及腹，回头看时，仍然不见边际。

这真是邪门，一条小溪，忽地变作了滚滚江流。

“逆旅怪客”的话，又响在耳边，“……‘无难先生’，腹蕴玄机，胸罗万有……性情怪僻绝伦……”

暗自忖道，这小溪必是布置有什么奇门术数，冒闯也是徒然，不如指名求见。

心念之中，蓄足丹田内力，扬声高叫道：“武林末学周靖，求见‘无难’前辈！”

连叫三遍，如石沉大海，半点反应都没有。

周靖念头一转，大叫道：“无难前辈，令媛命在旦夕，难道前辈也不顾吗？”

## 第八章 红绳难系心

周靖大叫一声：“无难前辈，令媛命在旦夕，难道你也不顾吗？”

这一着，果然生效。

眼前幻像立消，一看自己立足之处，距溪边不及五尺，水深及膝，不禁哑然失笑，想不到以自己的功力，一跃之下，竟然只有五尺远近，这也表明了“无难先生”布置的玄奥。周靖干脆退身回到溪边原来停身之处。

一条人影，从梅林中疾奔而出，飞身过溪，眨眼到了周靖身前。

来人，赫然是一个身着粗蓝布长衫的长者。

周靖未及开口，蓝衫老者已出声暴喝道：“放下她！”

周靖冷冷地道：“前辈就是‘无难先生’？”

蓝衫老者目瞪口呆，一不稍瞬地注定周靖手中抱着的女子，对周靖的问话，恍如未觉，再次暴声喝道：“小子，放下她，不然老夫活劈了你！”

周靖登时怒火上腾，但转念一想，自己乃是有求而来，当下强捺怒火，道：“前辈是否她的父亲？”

“不错！”

“那前辈是‘无难先生’了？”

“一点不错，你小子胆大包天，竟然敢对老地爱女下手……”

“前辈误会了……”

“误会？哼，你先放下她！”

周靖无奈，只好把那女子放落地面。

“退开！”

周靖如言向后退了数步。

“无难先生”趋近他女儿身前，略一探视，老脸大变，厉声道：“小子，你是‘天邪院’门下？”

“何以见得？”

“哼，‘天邪迷魂散’除了‘天邪院’之外，还有什么人使用？”

周靖心中暗自佩服，“无难先生”确实名不虚传，只这探视之间，就能判出他女儿系中了“天邪迷魂散”。不由脱口道：“前辈能解？”

“这岂难得了老夫，小子，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竟然用到我女儿头上……”

“前辈可否让晚辈把话说明！”

“不用说了，你等着，老夫治好女儿再找你算帐！”

说着，顺手捡拾一些枯枝，在地上一阵乱插……

周靖在“逆旅怪客”口中，知道此老怪僻绝伦，学究天人，现在见他这种诡异的动作，心知不是好路数，急道，“前辈可肯听晚辈一言？”

“无难先生”充耳不闻，插完枯枝之后，一把挟起女儿，如飞而去。

周靖不禁啼笑皆非，一弹身……

身形才动，立觉情形不对，眼前景物陡变，但见巨木成林，一望无际，心中顿悟自己已被困在一个奇阵之中，原来“无难先生”插那些枯枝，是在布阵困住自己，想不到小小几根枯枝，会有这等妙用。

自己好意救他女儿，却不过此老皂白不分，把自己当成了仇人。

从溪水的教训，他知道瞎闯也是徒然，反正他女儿救醒之后，真相即可分晓，于是，他索性往地上一坐，闭目养神，静待下文。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

蓦地——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周相公，真是唐突之至，奴家这厢谢过！”

周靖一惊睁眼起立，眼前阵势已解，被自己所救的那少女，面带娇羞，亭亭玉立在自己身前，当下忙抱拳道：“幸喜姑娘无恙！”

“谢相公救命之恩！”

“不敢，姑娘……”

“我叫陈秋心。”

“哦！陈姑娘，令尊……”

陈秋心回头向梅林方向瞥了一眼，道：“家父即将来到，相公……”

说到这里，似有什么不便出口，顿然止住。

周靖心中一动，道：“姑娘有话但说无妨？”

陈秋心不自然地一笑道：“相公大德，秋心不敢有忘，不过……家父生性怪僻，恐怕……所以我想请相公离开！”周靖惑然道：“要在下离开？”

“是的，不情之请，尚望原谅！”

“可是在下不能！”

“不能，为什么？”“在下乃是有求于令尊而来！”

“相公有所求于家父？”

“是的！”

“可否相告，也许我能做到也不一定？”

“陈姑娘何以一定要促在下离开？”

陈秋心粉面一红，歉然道：“因为家父十分固执……”

周靖莞尔一笑道：“令尊虽然固执，但何至要在下回避呢？”

“这个……”

陈秋心粉面之上，现出一种似难堪又似羞赧的神色，沉吟片刻，又道：“周相公，我担心你和家父会彼此弄得难以下台！”

“有这样严重吗？”

“家父来了！”

陈秋心匆匆说完之后，向侧方林中隐去。

周靖心里疑云大起，看样子陈秋心是特地前来向自己示警，但自己乃专程有所求而来，焉能离开呢？同时，“无难先生”也没有和自己过不去的地方呀？

心念未已，“无难先生”已飘身而至，目不稍瞬地注视着他，频频点头。

周靖大是惑然，忍不住道：“前辈……”

“无难先生”一摆手止住了周靖的话头，道：“方才是一场误会，老夫言语略重了些，你不会放在心上吧？”

周靖心念疾转，“无难先生”通情达理，何以连他女儿都说他固执，当下拱手道：“晚辈不敢！”

“无难先生”目光再次打量了周靖全身上下一遗，点头道：“不错，资稟超人，骨格清奇，乃人中之龙！”

周靖不自然地一笑道：“前辈谬赞了！”

“无难先生”一翻眼道：“老夫说的是老实话，不是故意称赞你！”

“无难先生”满面严肃之色，接着道：“你叫周靖？”

“是的！”

“我那宝贝丫头是你救的？”

“是的，可算是巧合……”

“嗯，巧合……你看老夫女儿才貌如何？”

周靖窒了一窒，道：“令千金才貌出众！”

“你中意吗？”

周靖不由怦然心惊，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个大步，茫然道：“前辈这话……”

“那丫头被你一路抱持而来，男女授受不亲，难道她还能再嫁别人？”

周靖恍然而悟陈秋心要他离开的用心，原来她已知道她父亲的打算，当下涨红着脸道：“前辈，武林儿女，岂能拘这些小节？”

“小节，哼，你说得倒轻松。”

“前辈的意思怎样？”

“你娶她为妻！”

“可是……”

“可是什么？”

“在下已订了妻房！”

口里说着，意念却转到形同陌路的未婚妻易秀云身上，不由暗自在心里一叹，他不敢想象将来是什么结局。

“无难先生”面色一变道：“你真的已有了妻子？”

“是的！”

“那就让她屈居第二吧！”

周靖大急道：“这个晚辈难以应命！”

“不行！”

周靖又向后退了一步，这时，他才领悟到对方确实是怪僻无伦，世间那有硬逼别人娶自己女儿做侧室的道理。

“晚辈再说一遍，不能从命！”

“老夫女儿难道会辱没了你？”

“晚辈没有这种想法！”

“你与她已有了肌肤之亲，女子身如玉，她势不能再嫁别人！”

“前辈可曾想到令千金被‘天邪八妖’掳劫，如果不是巧逢晚辈，后果如何？”

“这笔账老夫会理！”

“但不能强迫……”

“周靖，老夫出口之言决不收回？”

“晚辈不接受！”

“那目前有一条路你可以走！”

“什么路？”

“死！”

周靖不由心火大发，脱口道：“前辈讲不讲理？”

“什么叫做理，老夫此举正是依理而为！”

周靖在盛怒之下，已把来此的目的扔到九霄云外，抗声道：“既不合情，更不合理！”

“你不答应？”

“歉难从命！”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幽然出现，她，正是“无难先生”的女儿陈秋心。

“无难先生”双眉一紧，道：“秋心，你出来做什么？”

陈秋心吸起小嘴道：“爹，婚姻大事，岂能相强！”

“无难先生”面孔一沉，咆哮着道：“你说什么？”

“孩儿请爹爹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

“是的！”

“无难先生”逼近两步，厉声道：“你这一辈子不准备嫁人了？”

陈秋心神色一黯，凄然道：“孩儿侍奉爹爹终老！”

“放屁！”

“爹爹，强迫而成的婚姻并非幸福，何况……”

“住口，难道你还能再嫁别人？”

“孩儿此生不嫁！”

“违命就是忤逆不孝！”

“那孩儿只有……”

“怎么样？”

“死！”

陈秋心举掌便拍向自己的天灵……

周靖惊呼一声：“姑娘不可！”

身形似电，一下子捉住陈秋心的手臂。

“无难先生”气得全身簌簌直抖。

陈秋心摔脱周靖的手，退了两步，泪水骤落粉腮。

周靖一时之间，弄得尴尬异常，想不到救人一命，反惹出大麻烦，当然，婚姻并非儿戏，他不能草率应命，虽然他与易秀云决裂了、但易斌临死遗言，对他仍有报大力量，他与易秀云之间的婚约关系，仍然存在，纵使他不与她结合，可是在心里上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当初错在自己，这一份内疚是不会消除的。

“无难先生”一跺脚道：“罢了，丫头，我老头儿算服了你，走吧！”

周靖心里一凉，他本有求而来，现在怎么开口呢？

“无难先生”拉起他女儿的手，转身就朝溪边走去……

周靖怔在当场，开口不得。

就在此刻——

一个细如蚊纳的声音，飘传入耳：“周靖，发什么呆，阻住他，道出你的来意！”

周靖闻言一震，游目四顾之下，无任何发现，但，他却因此而下了决心，不错，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必须请求“无难先生”解开白纸之谜，因为这关系着“黑箱宝籍”，他无暇去思忖这传活的神秘人是谁，当下，猛一弹身，截在“无难先生”父女当头，道：“前辈请留步！”

“无难先生”冷冷地道：“你答应了？”

周靖硬起头皮道：“晚辈此来有一件疑难之事，要向前辈请教！”

“无难先生”一挥手，冷冰冰地道：“老夫久已不问世事，你就免开尊口了吧！”

“前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老夫一生不求人，也不允人求于我！”

周靖不由为之气结，以他的性格，本当掉头就走，然而，白纸之谜关系他的一生，此谜一日不解，心中一日不安，是以他强忍了口气，道：“前辈的话未免说得太满？”

“小子，少废话，老夫没有工夫与你胡扯，滚吧！”

周靖的怒火再也无法遏止，冷哼了一声道：“晚辈如果不滚呢？”

“无难先生”双睛一瞪道：“那你就留在此地吧！”

说完拉着他女儿的手，从斜里纵去……

周靖一横身，再度截住了对方，道：“晚辈以礼相求，望前辈不要太过分！”

“噫！你小子倒是耐性不差，过分又怎样？”

“晚辈不达目的不休！”

陈秋心频频以目示意周靖离开，但周靖傲性一发，宁折不弯，仍兀立不动分毫。

“无难先生”声色俱厉地道：“你目的何在？”

“请前辈解释一件疑难！”

“老夫告诉你，不！”

陈秋心两道秀目紧紧地攒在一起，颤声道：“爹，你确实太过分了！”

“无难先生”咆哮如雷地道：“什么，你教训我？”

“女儿不敢，但周相公对女儿有救命之恩！”

“你担保你被劫持不是由于他的预谋？”

周靖登时火高千丈，愤然道：“前辈说话须有个分寸，晚辈不欲挟恩示惠以求，但也不愿被横加侮蔑！”

“你有求于老夫，又恰好救了老夫之女，天下有这等巧事？”

“无难先生，想不到你会有这种卑鄙的想法！”

“小子，你敢出言无状？”

“我骂你老怪物，怎么样？”

“你找死？”

“未必！”

“无难先生”重重地哼了一声，一掌劈向了周靖当胸，出手之奇快狠辣，堪称世无其匹。

但周靖并非庸手，一弹身避了开去，道：“这一招在下看在武林尊卑的份上让你！”

“无难先生”一招落空，微微一怔之后，左手横切向周靖面门，掌至中途；右掌疾劈而出，直取心窝，一招两式，快逾电光石火。

“爹！”陈秋心不由惊叫了一声，意思是阻止他父亲出手。

周靖再度弹开，厉声道：“在下再让你一招。”

“无难先生”两度出手落空，不由羞恼交迸，身形暴退三步，弯腿曲腰，双手肘部后收，掌心向前，缩颈仰头，活像一只踞地的青蛙，形状十分可爱。

陈秋心粉腮大变，惶然叫道：“爹爹，不可！”

周靖一看对方形状，知道又是一种极厉害的怪武功，当下急将“玄龟神功”运足，护住周身，双掌蓄劲而待……

场面在刹那之间，呈现无比的紧张。

就在这当口——

一股劲风，从斜里袭来，硬生生地把周靖的身形横撞出两丈之外。

几乎是同一时间，“无难先生”口发出“呱！”的一声怪吼，双掌前推，一道重愈山岳的劲气，暴卷而出。

“轰！”然一声巨响，五丈之外的一株什抱巨松，开腰而折。残枝败叶与地面上的砂石漫卷成幕，八丈之内伸手不见五指。

周靖不由惊魂出窍，想不到“无难先生”一掌之力，竟然大到这种骇世震俗的程度，自己若非这时被那股怪风撞离原位，势必首当其冲，虽有“玄龟神功”护体，但这种超常的劲道，后果仍然难以逆料。

劲风吹处，场中多了一个虬髯绕颊的怪化子。

他，正是不久前带周靖到“地灵宫”的“虬髯怪丐”聂飞。

周靖正待出声招呼，聂飞已躬身为礼道：“聂飞参见少主！”

周靖骇然退了两步，不知所云。“地灵夫人”称他为少主，“怪丐聂飞”也称他为少主，而对方却又不肯道出实情。

“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和地牢秘境之中的妇人，也曾把他当做甘江而称他为少主。

“难道这是出于一辙的误会？”

“或许……”

总之，他无法想象其中究竟存着什么蹊跷？

由于这样，他曾一度坚信自己确实是“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这一意念，现在又发生了动摇。

他迟疑地道：“前辈，这……”

怪丐聂飞肃容道：“少主，直呼我名好了！”

“不，我是说这称呼……”

“少主，将来你会明白的！”

“这也许是一场误会？”

“少主，千真万确！”

蓦地——

“无难先生”沉喝一声道：“臭化子，你敢是活得不耐烦了“怪丐聂飞”嘿嘿一笑道：“陈骥，你别以为你那捞什子‘蛤蟆功’了不起，我化子不在乎！”

“无难先生”被对方一口道出姓名和武功名称，不由心头一震，栗然道：“报上名来？”

“臭化子！”

“什么？”

“阁下号称‘无难’，区区臭化子来历，难道会难倒阁下不成？”

“无难先生”老脸一沉，退步弓身，一连拍出三掌，这三掌揉合了五成‘蛤蟆功’，威力之强，令人咋舌。

“怪丐聂飞”髯发蓬飞，百结鹑衣猎猎而舞，人却不动，象狂澜冲击中的一根柱石，巍然挺立。

周靖大感骇然，“怪丐聂飞”的功力，还超出他想象之外。

陈秋心却惊“哦！”出声。

“无难先生”勃然变色，退了一个大步道：“你是玉……”

“怪丐聂飞”突地发出一阵震耳狂笑，阻住对方的话头，道：“陈骥，我臭化子服了你了，说话留半句，日后好相见，我臭化子的这一件破烂底衣，

希望你不要揭露出来！”

“你真的是？”

“不错！”

周靖在一旁疑云大炽，“无难先生”仅说了一个“玉”字，便被怪丐聂飞所阻，不让说下去，不知他何以如此神秘，而他一再声称自己被称为“少主”没有怀疑的余地，这就令人莫测高深了。

“无难先生”目光向周靖一阵打量，道：“臭化子，你叫他少主？”

“一点不错！”

“不假？”

“陈骥，你未免大小觑我臭化子了！”

“好，话已说明，请便罢！”

“什么，你下逐客令！”

“本人生平不接待任何客人。”

“可是敝少主乃是有求而来？”

“无难先生”冷漠地道：“本人不涉江湖恩怨，不求于人，也不愿人求我！”

“超然物外，独善其身？”

“人各有志！”

“可是臭化子看你却是个十足的小人？”

“无难先生”面色陡寒，怒不可遏地道：“阁下说话客气一点！”

“怪丐聂飞”一斜眼道：“这已算是相当客气的了，不然我就骂你是卑鄙苟贱的宵小！”

“无难先生”气得浑身簌簌而抖，向前跨了一个大步。厉声道：“臭化子，你把话说清楚些！”

“最清楚不过，你问你宝贝女儿，如果没有敝少主出手，后果如何？”

陈秋心立即接口道：“爹，我们欠人家救命之恩……”

“闭嘴！”

“怪丐聂飞”冷笑数声道：“陈骥，‘一统会’派出‘天邪八妖’劫持你女儿，目的是要挟迫你入会，‘诸葛氏宗祠’之中，你女儿的名节险些丧在八妖之手，敝少主见危伸手，还把人给你送回来，想不到你竟然无情至此……”

“谁能保证周靖与八妖之间……”

“嘿嘿，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人！”

“何以见得？”

“诸葛氏宗祠之内，‘天邪八妖’尸体仍在，你可以去看看！”

“无难先生”面色一阵变幻之后，道：“臭叫化，你不会缺名少姓吧？”

“当然，但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哼……”

“不必哼，陈骥，人道你术贯天人，学通今古，可惜……”

“怎么样？”

“不通人情！”

“臭化子，你目的究竟何在？”

“敝少主有求而来，希望你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陈秋心插口道：“爹，你不愿欠人帐吧？”

“无难先生”狠狠地盯了他女儿一眼，转向周靖道：“小子，什么事你说吧？”

周靖冰寒至极地道：“在下不欲挟恩示惠，现下有求前辈，希望前辈也提出相对的条件作为交换，这样彼此互不相欠，如何？”

“无难先生”欲言又止，最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小子，你说什么事要老夫效劳？”

“效劳不敢，有一件事请前辈指迷！”

“什么事？”

“一张白纸！”

“什么，你说一张白纸？”

“是的，一张不寻常的白纸……”

“拿来我看？”

周靖小心翼翼地摸出那张“圣剑飞虹易斌”所遗留的白纸，递了过去，道：“以前辈的渊博，当能使晚辈释迷！”

“怪丐聂飞”迷惘地望了周靖一眼，并不开口，可能他惊诧于这白纸的来历。

“无难先生”审视了片刻之后，目注周靖道：“小子，你弄什么玄虚？”

“玄虚？”

“这分明是一张无用的白纸！”

周靖不由大感愕然，难道这真的是一张无用的白纸？但不会呀，”圣剑飞虹易斌”岂能在临死之际说谎呢？

“无难先生”冷冷地道：“什么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一张无用的白纸！”

“你且说说这白纸的来历？”

“是一位武林前辈临死交付的，它关系着一项武林秘密！”

“哦！”

“无难先生”再度审视那张白纸。

场面顿时沉寂下来，只有周靖内心激荡不已，因为这张白纸，是他岳父“圣剑飞虹易斌”临死所留，不但藏有“黑箱奇书”的秘密，也可能隐有他的身世。

陈秋心不时偷偷地瞥视周靖一眼，目光中隐有幽凄之色。

“无难先生”闭目思索了片刻，突地把头连点，自语般地道：“定是如此，留这白纸的人，心思可谓慎密至极。”

周靖迫不及待地道：“前辈已发现了端倪？”

“大致不会错了！”

“请……”

“慢着，周靖，老夫向来不平白为人卖力！”

“前辈的意思是要代价！”

“可以这么说！”

周靖颌了颌首，淡淡地道：“前辈开出条件吧？”

“无难先生”沉声道：“老话一句，你娶我女儿！”

陈秋心愤然瞟了她父亲一眼，背转身去。

周靖一时之间，答不上话来。

“怪丐聂飞”哈哈一笑道：“陈骥，你是怕你宝贝女儿嫁不出去？”

“无难先生”瞪眼道：“臭化子，如果你女儿被一个陌生男子抱过，你是否也不在乎？”

“事情有通权达变，岂可一概而论，难道敝少主该见死不救才对？”

“但老夫此举也不见得谬误！”

“怪丐聂飞”摇摇头，向周靖道：“少主之意……”

周靖若笑一声道：“我已订有妻室。”

暮在此刻——

一个冰冷阴森的声音传来道：“逼人娶女，真是天下奇闻！”

场中各人间声同感一震，以各人的功力竟然不会发觉旁人隐身在侧，那这人的身手，的确是相当可观的了。

“无难先生”怒声道：“谁，给老夫滚出来！”

一条人影，应声而现，赫然是一个白衣蒙面女子。

周靖一眼就看出这白衣蒙面女，正是“血谷”主人之女，自称是“鬼”的那美绝尘衰的神秘女子。

“无难先生”气势汹汹地道：“你叫什么名字，何人门下？”

白衣蒙面女冷冰冰地道：“这你不必问！”

“你敢对老夫无礼？”

“你老而不尊！”

“放屁！”

“无难先生，周靖已经订过亲，何苦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儿送人作妾，而且，你这位千金也已经……”

“她怎么样？”

“芳心有属了！”

“无难先生”老脸一变，道：“你这话当真？”

白衣蒙面女依然冷森森地道：“阁下何不问问她？”

陈秋心突然转过面来，骇然瞪视着白衣蒙面女，可能，她震慑于对方何以知道她心底的秘密。

周靖顿悟陈秋心先时要自己离开，继而又反对她父亲的做法，原来她已是名花有主了，奇怪的是白衣蒙面女何以会知道？

白衣蒙面女接着道：“周靖救你女儿一命，你代他解白纸之谜，双方扯直，互不相欠，这与阁下对人处事的原则并不相背吧？”

“无难先生”面色变得极为难看，突地把手中白纸朝周靖一扔道：“拿回去！”

一把拉住她女儿的手，转身便走！

“怪丐聂飞”吹胡瞪眼地道：“陈骥，你先别走……”

话声中，弹身便截……

可煞作怪，“无难先生”父女的行动，看似缓慢，但“怪丐聂飞”截拦之下，竟然扑了一个空。

白衣蒙面女状类幽灵似的，凌空划了一道半弧，但，仍然落了空。

就这眨眼工夫，“无难先生”父女已消失无踪。

眼前，双溪夹着梅林，景物依旧。

周靖把那张白纸纳入怀中，半晌无言。

白衣蒙面女冷冷地道：“这老怪物连走路都蕴玄机，应该早一点出手制住他，现在他一缩回狗窝，就不容易逗他出来了！”

“怪丐聂飞”怒冲冲地道：“放把火烧光他的窝，看他玄是不玄！”

周靖淡淡地一笑道：“普天之下，未必就只一个‘无难先生’能解这白纸之谜……”

“怪丐聂飞”道：“少主的意思是舍此他术？”

“嗯，前辈这称呼改一改！”

“为什么？”

“在我的身份不为我自己确认之前，我不接受这称呼！”

“少主，一切均无疑义，只是顾及某种原因，暂不能明告而已。”

白衣蒙面女冷冷地接口道：“周靖，你与丐帮是何渊源？”

周靖一怔神道，“我，没有呀！”

“那这位阁下何以称你少主？”

“哦！这个……与丐帮无关！”

“怪丐聂飞”嘿嘿一笑道：“我这化子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既没帮，也没派，悠游自在身，倒是姑娘你上姓？”

白衣蒙面女冷声道：“这不劳你问！”

“怪丐聂飞”碰了个软钉子，吹吹胡子，不再开口。

周靖略作思索之后，道：“两位援手之德，就此谢过，再见！”

“怪丐聂飞”一扬眉道：“少主准备何往？”

周靖冷漠的道：“求解白纸之谜！”

“容我化子随行？”

“不必！”

白衣蒙面女半声不吭地弹身逝去，身法之快，不亚于幽灵鬼魅。

周靖向“怪丐聂飞”抱了抱拳，也自飞身离开。

“怪丐聂飞”望着周靖的背影，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这性格，多么像当年的主人。”

且说周靖一路缓缓奔行，白纸之谜，他倒不如何着急，身世之谜，使他困惑不已，据“地灵夫人”说，“怪丐聂飞”是父亲昔年侍童，那父亲是谁呢？堂堂“地灵夫人”自称是母亲侍婢之一，母亲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为什么她（他）们要如此讳莫如深？

这是巧合，是误会，还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自己将负上另一重血海深仇。

以“地灵宫”的实力，竟然如此顾忌，那仇人又将是何等的人物呢？

心念未已，只听一声娇唤道：“周相公，请留步！”

周靖闻声止步，一看，止不住怦然心惊。

来的，赫然是“无难先生”的女儿陈秋心。

“陈姑娘，有何见教？”

陈秋心浅浅地一笑道：“家父生性如此，希望周相公不放在心上？”

“在下不会介意的！”

“关于那白纸……”

“怎么样？”

“我告诉你其中之谜！”

“什么，姑娘要告诉在下白纸之谜？”

“是的！”

“是令尊的意思？”

“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

周靖惑然了，陈秋心何以故违父命，赶来告诉自己白纸之谜？难道她有什么企图？心念之中，脱口道：“姑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陈秋心浅浅一笑道：“不为什么，聊报周相公救命之恩于万一！”

周靖反而感到赧然，暗忖，“无难先生”古性孤僻，倒有个知情达理的女儿。当下肃然道：“姑娘言重了，在下不过适逢其会，为所当为而已！”

“如果没有相公援手，我早已含垢九泉了！”

“希望姑娘不要以此为念。”

“周相公，那张白纸在阳光下曝晒半个时辰，必有所见！”

“哦！”周靖惊喜地哦了一声，拱手为礼道：“在下谢过姑娘指教，此情当铭之五衷！”

“相公太多礼了，就此别过！”

说完，一捡袄。

周靖感激地道：“姑娘请便！”

陈秋心转身驰离，晃眼而没。

周靖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有些茫然了，以她的身手，以及她父亲刚才所表现的那种玄奥身法而论，她怎会落人“天邪八妖”之手，纵或不敌八妖，至少也可全身而退呀！

怔了一阵之后，看了看天色，急急地朝荒僻之处掠去。

他登上了一座小峰头，寻了一块光滑的岩石，取出那张白纸，平铺石上，然后静静地坐在一旁守候。

半个时辰之后，“黑箱奇书”之谜将要揭开，而且，可能身世也随之披露。

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之感。

他希望陈秋心所说的话不会错。

在期待与焦灼的心情下，时间似乎消逝得极慢，像蜗牛爬墙。

蓦地——

一个黑影，被阳光投射在地上，映入周靖的眼帘。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以自己的功力，竟然被人欺到身旁而不自觉，霍地站起身来……

“周靖，别紧张，是我！”

周靖一看眼前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来的，赫然是那白衣蒙面女。

白衣蒙面女再度现身，的确使周靖惊凛不已，不自然地一笑道：“原来是梅姑娘！”

“我叫甘小梅！”

“哦！”

白衣蒙面女在“血谷”之中，故神其秘，自称是“鬼”，而现在却又自报芳名，用心令人难测。

“周靖，家兄甘江的行踪到底如何？”

周靖一愕道：“在下也无从知晓！”

“你确与他八拜为交？”

“这……这……八拜倒是没有，我们是……口头盟！”

“口头之盟？”

“是的！”

“你们交往多久？”

周靖又是一震，他有诺言在先，岂能对死者失信而说出真相，但，甘小梅如果穷诘下去，确实难以应付，不巧就会露出破绽。

甘江临死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切不可把我的死讯告诉她老人家……她老人家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她受不了这打击。”

于是，他有了决心，说谎说到底。

“在下与义兄交往已两年以上！”

甘小梅音调突地一变道：“周靖，我哥到底是生是死？”

周靖下意识地心里一寒，道：“梅姑娘，这话从何说起？”

“我请丐帮掌门人‘神丐伍相’传下竹符令，通令全帮弟子探查，仍然如石沉大海，我怀疑……”

“怀疑什么？”

“家兄甘江恐怕已不在人世！”

周靖打了一个冷战，道：“梅姑娘多疑了！”

“还有，‘血心’不啻家兄生命，他能慨然赠你，足证你们交情相当深厚，为何他的行踪却不告诉你？”

“这个……梅姑娘，人，有时免不了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甘小梅沉默了半晌，栗声道：“周靖，如果有一天我查出你所言不实的活……你可以想象得到后果？”

周靖硬起头皮道：“但凭姑娘如何对付在下！”

“好，言尽于此，我们谈谈别的！”

“别的？”

“嗯！”

这一声轻“嗯！”有如梦呓，韵味动人，虽然她面蒙白纱，但白纱之后那一副美绝尘寰的花容月貌，在周靖来说，已深深地烙在心底，心里不由下意识的一荡。

“姑娘想谈些什么？”

“你今年几岁了？”

“我？”

“此地难道还有别人？”

“十八！”

“我十九，你与我哥既是金兰之好，你该叫我姐姐！”

声音已不再寒气逼人，而换了袅袅之韵，悦音动心。

周靖讷讷的道：“理当如此，梅姐！”

“我该称你靖弟！”

“是的！”

一种微妙的感觉，使周靖的俊面浮起了一层红晕。

“靖弟，陈秋心是追你来的？”

“是的，她特地来告诉我白纸之谜！”

“她人不错，可惜……”

“怎么样？”

“盲目的爱情，将连她父亲一起断送！”

周靖骇然道：“那是为了什么？”

“她爱上了一只有野心的狼……”

“狼？”蓦地——

甘小梅娇斥一声：“什么人？”

一条黑影，从两人身旁一闪面过，身法之快，几令人疑是眼花。

周靖目光扫处，惊呼一声：“不好，白纸！”

身形暴弹，向人影消逝方向射去……

甘小梅比他更快，早在喝声出口之际，有如闪电经空，一晃而没。

五十丈外的林中，传出了一声栗人的惨号。

周靖身形射出，一无所见，惨号之声入耳，急转身循声疾扑，林中，横卧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想来是毁于甘小梅之手。

惨号再传——

一声！

两声！

三声！

声音来自峰下峡谷的林中。

周靖胆颤心摇，头皮发炸，这张白纸失落，对他而言，将遗终生之恨，如果对方解开白纸之谜，得到“黑箱奇书”，那他就百死莫赎了，闻声之下，毫不犹豫，掠身下峰，身方入林，甘小梅的声音已告响起：“靖弟，在这里！”

周靖迫不及待地边弹身边道：“白纸呢？”

“被为首的免脱了！”

周靖宛若被冰水淋头，直凉到脚心，身形落实，只见三具尸体分陈三个方向，甘小梅俏生生地站在当场。

以甘小梅的身手，仍被来人走脱，那来人的功力，必然也是相当骇人。

周靖五内如焚，激动得簌簌直抖。

甘小梅纤手一扬，道：“你看这个！”

她手指挟着一个酒杯大小，银光闪闪的圆牌，圆牌正中，一颗刺目的红星。

周靖惑然道：“这是什么？”

“赤星令！”

周靖不由心头巨震，栗声道：“赤星令！”

“不错，四十年前的死亡标志！”

“那就是说下手劫夺那张白纸的是属……”

“通天教徒！”

“通天教？”

“你没有听说过？”

“听是听人提及，但不甚了了！”

“通天教掌教的叫做‘通天教主’，‘赤星令’便是该教行动的号志，堂主以上，始有资格受此令行动……”

“那脱走的想是该教堂主以上的人物？”

“极有可能，不然不会有这高的身手，你看出这些死者有什么异样吗？”

周靖目光一连几绕，困惑地摇了摇头。

甘小梅接着道：“通天教徒，一律头缠青布，这是最显明的号志，看到没有？”

“看到了！”

“四十年前，‘通天教’控制了整座武林，生杀予夺，武林如临末日，二院三宫，联合当时的七大门派，联派高手三百多人，讨伐‘通天教’，结果所派出去的三百多高手，几乎死亡殆尽，而‘通天教’本身，也伤亡惨重，元气大丧！”

“以后呢？”

“最后，‘血谷主人’蓦然现身，与‘通天教主’展开了一场武林罕见的拼搏，在激斗一个时辰之后，‘通天教主’重伤而遁，‘通天教’从此瓦解冰消……”

“那位‘血谷主人’……”

“就是家祖父！”

“哦！”

“想不到四十年后的今日，‘通天教’这恐怖组织，死灰复燃，又现江湖！”

“该教何以会派人劫夺我的白纸呢，这白纸之谜，江湖中根本没有人知道！”

“这决非偶然，恐怕你早已被该教的人跟踪了！”

“但，为了什么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通天教总坛设在何处？”“不知道！四十多年来，这教派根本已等于不存在！”

周靖急得抓耳搔腮，咬牙道：“这白纸不能失落！”

“只有慢慢探查！”

周靖双拳紧握，仰首向天，目瞪如铃，愤怒的逆流，在血管里弄腾，这张不起眼的白纸，关系着他的一生，义父“霸王鞭周公铎”，因“黑箱”而死，岳父“圣剑飞虹易斌”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将何以对这两位老人在天之灵？

一时之间，他心如油煎。

甘小梅突地一击手掌道：“有了！”

这一声“有了”把周靖从沉思中唤醒，诧然道：“什么有了？”

“只有这办法可以探出‘通天教’的行迹！”

周靖精神一振，道：“什么办法？”

甘小梅沉声道：“通天教重现江湖，可能还极少人知，我们不妨把这些死者，暴尸通衢大道，该教自然不甘缄默，我们株守以待！”

“这……行吗？”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周靖不由语塞。

甘小梅接着道：“来吧，离此不远，便是官道，把这三具尸体，挂在道旁树上！”

周靖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提起两具尸体，向官道奔去，甘小梅也提了一具，跟在后面，顾盼间，来在官道之上，相了相地形，把尸体分别悬吊三株树上。

甘小梅道：“行了，我们退到林中去！”

周靖眉锋一皱，道：“如果‘通天教徒’一天不来呢？”

“我们守一天！”

“十天半月不来呢？”

“那不可能，任何帮派也不能任由问下尸体被人暴露示众。”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沿官道如飞而至，快逾电掣风驰，转眼就临切近……

周靖不由脱口道：“好快的身法！”

甘小梅冷冷的道：“是个女人！”

惊“噫！”声中，那人影陡地刹住身形，赫然是一个奇丑绝伦的黑衣女子。

她，正是上次被“逆旅怪客”迫离的“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语带惊喜地道：“弟弟，想不到在此处碰上你！”

这一声弟弟，叫得周靖鸡皮疙瘩遍起，“恨世魔姬”不但奇丑绝伦，而且年纪大得可以做他母亲而有余，却要周靖与她姐弟相称。

周靖下意识的退了一步，道：“有事吗？”

“噫，难道你不愿和我见面？”

周靖脸一红道：“没有这样的事！”

“恨世魔姬”目光一扫那三具尸体，骇然道：“通天教属下？”

“前辈怎么知道？”

“什么，你不屑于叫我姐姐？”

“这……”

“弟弟……”她的目光转到了一旁的白衣蒙面女，倏地住口不言。

甘小梅语冷如冰地道：“不要脸！”

“恨世魔姬”目中杀芒立露，冷峻地道：“你骂谁不要脸？”

甘小梅一嗤鼻道：“骂你，怎么样？”

“你找死！”

“凭你‘恨世魔姬’还不配说这句话！”

“那你无妨试试看？”

随着喝话之声，“恨世魔姬”手掌划处，圈出了三道弧形周靖大叫一声：“不可，都是自己人！”

“恨世魔姬”并未收势，三道弧形劲波，已罩身袭向了甘小梅，“隆！”然三声巨响过处，甘小梅仅只晃了两晃，仍兀立原地不动。

以“恨世魔姬”的功力，竟然被对方视同无物。

周靖骇然了，“血谷”武功，的确不可思议。

“恨世魔姬”更是芳心巨震，她生平第一次遇到如此强敌。

甘小梅冷森森地道：“黄紫芳，你滚，否则我杀你！”

周靖急道：“梅姐，都是自己人呀！”

甘小梅转向周靖道：“你一连两次说自己人，这自己人三个字作何解释？”

周靖一愣，道：“彼此又没有深仇大怨，何必为一句话而拼死拼活呢？”

“我问你何谓自己人？”

“你是我义姐，而她……”

“她，你真的爱上了她，是不是？”

周靖俊面一变，道：“梅姐，你……”

甘小梅不理周靖，又面向“恨世魔姬”道：“黄紫芳，你滚是不滚？”

“恨世魔姬”虽震惊于对方的武功，但以她的名头，岂能吃这一套，何

况她对周靖别有居心，厉声道：“办不到！”

“那你是想死？”

语音阴森，含蕴无比杀机，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恨世魔姬”瞟了怔在一旁的周靖一眼，冷冷地道：“你想占有他？你错了，他已是订过婚的人……”

甘小梅道：“不错，你说对了，我爱他，你黄紫芳若使时光倒流二十年，也许可以分一杯羹，可惜你可以做他母亲而有余！”

周靖在一旁不由怦然心震，甘小梅竟然公开表示爱自己，真是大出意料之外。

甘小梅向前欺近了两步，栗声道：“黄紫芳，二十年前，你对武林第一美男子付出了爱情，二十年后，想不到你故事重演。”

“住口！”

“我本不想杀你，可是你自己找死！”

话声中，纤掌缓缓上扬……

周靖被甘小梅的话惊呆了，他不知道二十年前被“恨世魔姬”所爱的武林第一美男子是谁，他记起“逆旅怪客”说过，她很美，这奇丑不堪入目的面貌，只是一层面具而已，面具之内，是什么样一副面目呢？以她的年龄，如果真的爱上自己，这种畸态，未免太可怕了……

一起惨哼起处，“恨世魔姬”的身形凌空卷起。

甘小梅已真的施出了杀手。

周靖狂呼一声：“梅姐，你不能……”

猛一弹身，接住了“恨世魔姬”的娇躯，无巧不巧，一双手正按在她的酥胸之上，触手之处，那隆起的双峰，尖硬挺实，不由又是一窒。

虽然，他对女人没有经验，但想象得到，那不像是中年女人的乳房。

周靖抱着业已昏迷的“恨世魔姬”，一时没了主意。

鲜血，从“恨世魔姬”的嘴角，缓缓沁出。

甘小梅厉声道：“周靖，你真的爱她？”

周靖怦然一笑道：“梅姐，她对我有过数次救命之恩！”

甘小梅冷哼了一声道：“为了感恩图报，所以你不惜爱一个年纪比你大上一倍的败柳残花？”

周靖做梦也估不到这种话会从一个美若天仙的少女口中吐出来，爱，他根本没有想到过会爱“恨世魔姬”，甘小梅的话，的确相当刺耳，不由温声道：“梅姐，看在义兄份上、我尊敬你，但你的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

“周靖，你坦白他讲，是不是爱她？”

蓦地——

“恨世魔姬”睁开眼来，挣脱周靖的怀抱，摇摇欲倒地站在地上，栗声道：“你……你是新出道的‘血女’？”

甘小梅冷冰冰地道：“不错！”

周靖心头大震，他想不透甘小梅何以会有这么个可怕的外号。

‘血女’这名号的确令人股栗。

“恨世魔姬”切齿地道：“血女，记住这笔帐……”

“血女甘小梅”一声冷哼打断了对方的活道：“用不着记了，这笔帐你来生再讨！”

话声中，纤掌又扬……

如果甘小梅再度出手，“恨世魔姬”势非当场横尸不可。

周靖一方面是不愿因自己而使两个女人闹出惨剧，另一方面，“恨世魔姬”对他有过数次救命之恩，他当然不能坐视惨剧发生，当下身形往“恨世魔姬”身前一挡，激动至极地道：“梅姐，应当适可而止！”

甘小梅面蒙白纱，别人无法看到她面上的表情，但，声音却充满了杀机，“周靖，你承认你爱她？”

“梅姐何必逼人太甚？”

“我要听你的答复！”

“无从答起！”

“你不敢？”

这句话激起了周靖的傲性，像不久前秀云逼他时一样，愤然道：“什么敢不敢？”

“你爱她？”

“不错、我爱她！”

甘小梅蹬蹬蹬连退了三个大步，就指周靖道：“周靖，想不到你会是这种卑鄙无耻之徒！”

声落，闪身飞逝。

周靖怔在当地，做声不得。

“恨世魔姬”取出数粒药丸，纳入口中……

周靖目光一扫那三具“通天教”徒的尸体，沉声道：“我们到林中去！”

“恨世魔姬”无产的点了点头，两人退离官道，进入林中。

周靖关切的道：“前辈……”

“你不能叫我一声姐姐？”

“这……”

“弟弟，这对你无损，何必吝啬一句话呢？”

“好，姐姐，你伤势不轻？”

“死不了！”

“我助你一臂疗伤？”

“不必，你称‘血女’姐姐？”

“是的！”

“你们相识……”

“她是我义兄甘江的胞妹，比我长一岁，所以称她姐姐！”

“哦，她美吗？”

周靖心里不由一阵怦怦然，甘小梅的美，的确令人意乱情迷，他说不出她是如何美，总之是无处不美，可算是造物者的杰作，当下一颌首道：“是的，很美，很美！”

“你爱她？”

“这……我希望不谈这个！”

“不，我要知道！”

“你应该先疗伤，说不定‘通天教’的高手立刻就到！”

“人是你杀的？”

“可以这么说，‘血女’下手，但事缘我起！”

“为什么悬尸道旁？”

“引诱该教的人出面！”

“为什么？”

“我有一件重逾生命的东西，被该教派人抢走，我要查该教的巢穴！”

“我正为这事找你！”

“找我？”

“不错，自‘圣剑飞虹易斌’遭‘一统会’毒手之后，江湖传言，‘黑箱’之秘密落在你和你未婚妻易秀云的手中，你和她变成了被迫逐的对象，‘通天教’是其中之一、另外尚有周靖一咬牙道：“尽是该杀之徒！”

破空之声，倏告传来，数条人影，泻落官道悬尸之处。

周靖心头一紧，道：“可能是‘通天教’的人到了！”

话声中，前欺数丈，从林隙中一望，不由大感骇然，来的竟然是“怪丐聂飞”、“逆旅怪客”和甄名南甄名隐两兄弟。

这四人会走在一道，的确大出周靖意料之外。

“恨世魔姬”也欺近前来，道：“什么人？”

“不相干，几个熟人！”

“逆旅怪客”等四人在官道上略一交接之后，突地分三路向林中越来。

周靖回顾“恨世魔姬”道：“你快疗伤吧！”

“恨世魔姬”深深地注视了周靖一眼。

“不要紧，我服了丹丸之后，已无大碍了！”

突地——

两声惊“噫！”同时响起，甄氏兄弟已到了身前，齐声道：“周兄，幸会！幸会！”

甄氏兄弟在周靖大闹一统会之时，曾仗义援手，周靖对他兄弟俩，深为感佩，当下忙抱拳道：“贤昆仲别来好！”

“周兄好！”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从两个方向同时现身出来。

“怪丐聂飞”施了一礼道：“见过少主！”

周靖一皱眉，道，“不必多礼！”

“逆旅怪客”凌厉的目芒，透过蒙面中，一扫“恨世魔姬”，然后转向周靖，躬身为礼道：“参见少主！”

周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连“逆旅怪客”也称自己为少主，那父母在当年将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惊怔退了两步，讷他的道：“前辈，你……”

“贱名恕不能先告，请直呼“逆旅怪客”这外号好了！”

“这……”

“少主不必多疑，这是权宜之计，真相不久即可大白！”

说着，再度瞟了“恨世魔姬”一眼，道：“少主，我有下情回禀！”

“请讲！”

“少主不宜与‘恨世魔姬’交往！”

“为什么？”

“目前不便奉告，但请少主接纳我的忠告！”

周靖冷冷地道：“这个我无法接受！”

“怪丐聂飞”接口道：“少主，这断然不可！”

“逆旅怪客”语言激颤地道：“少主，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什么后果？”

“将贻终生之憾！”

“你指的是否儿女之私？”

“是的！”

“恨世魔姬”恨恨地道：“弟弟，你会相信这虚无飘渺的话吗？”

“逆旅怪客”再向周靖一礼，道：“请少主恕我无状！”

然后转向“恨世魔姬”道：“黄紫芳，你自己心里明白，希望你三思而行？”

“这何须你操心？”

“黄紫芳，这是本人最后忠告，永远离开我们少主！”

“如果不呢？”

“结束你的生命！”

## 第九章 绝处逢生

“逆旅怪客”迫“恨世魔姬”与周靖断绝交往。

“恨世魔姬”道：“如果不呢？”

“逆旅怪客”语含杀机，道：“结束你的生命！”

以“逆旅怪客”通玄的身手，要取“恨世魔姬”的生命，确实并非难事。场面在刹那之间，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血女甘小梅”要取“恨世魔姬”的性命，是为了一个妒字，但“逆旅怪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一点除当事人的双方，旁人无法猜测。

“恨世魔姬”并非淫娃荡妇一流，以她的年纪，为什么会爱上比她年轻一半还多的周靖呢？这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周靖一横身道：“前辈……”

“逆旅怪客”一欠身道：“请少主直呼外号！”

“不，在真相未明之前，我仍称两位为前辈！”说至此，目光向“怪丐聂飞”一扫，又道：“两位不必争辩，我不会更改我的主意！”

“少主有何见示？…

“我不希望发生意外事件！”

“少主不顾严重的后果？”

“不会有什么后果发生的！”

“少主有这自信？”

“当然！”

周靖对“恨世魔姬”除了感恩的意念之外，并没有其他非非之想，他自信不会堕入畸恋的网中，所以，他毅然地作了以上的答复。

“逆旅怪客”无可奈何地一叹道：“少主，小的希望少主能坚持这原则？”

周靖又说了一句：“当然！”

“恨世魔姬”在一旁，始终不发一言。

“逆旅怪客”向周靖身前移近了数步，低声道：“少主，你是否已求见过‘无难先生’？”

“见过了！”

“那白纸……”

“丢了！”

“什么，丢了？”

于是，周靖把求见“无难先生”双方发生冲突，陈秋心明理达义，告知白纸之谜，以迄忽现“赤星令”，被“通天教”徒不意夺走、等等经过，述了一遍，中间隐起了“血女甘小梅”一段没有说出来。

“怪丐聂飞”怒气冲天地道：“通天教死灰复燃，竟然首先向我开刀……”

“逆旅怪客”一摇手道：“这事内情不简单，‘通天教’何以派人夺走这张白纸，这是预谋，并非偶然或巧合。”

周靖愤然道：“我誓非把它寻回不可！”

“少主，你悬尸官道，希望该教的人出面，这办法可能行不通！”

“为什么？”

“如果‘通天教’早有顶谋，此次得手，显见对少主的行踪知之甚详，而且那张白纸的价值，江湖中无人知道，而该教独知，对方当不致因几具手下的尸体而暴露真相，否则，该教又将成为众矢之的了！”

“前辈所见不差！”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什么办法？”

“分头探查‘通天教’的巢穴！”

周靖颌了颌首。

甄名隐开口道：“周兄，我兄弟两人也参加这项行动！略效微劳！”

周靖剑眉一整道：“这……怎能劳动两位贤弟……”

“周兄把我兄弟当外人了！”

“如此，小兄我愧领盛情！”

“周兄太谦了！”

“贤弟与这两位是……”

说着，目光扫向了“逆旅怪客”和“怪丐聂飞”。

甄名隐一笑道：“小弟俩与这两位前辈是素识，在前道不期而遇，所以同行一起，想不到在此又逢周兄，可算是巧遇。”

“哦！”

周靖“哦”了一声，但心中的疑念未释，“人头大会”之上。甄氏兄弟现身突兀，而现在又与两个神秘人物在一道，巧合两字，似未尽然。

“少主珍重！”

“周兄保重！”

“再见！”

珍重声中、“逆旅怪客”等四人，动身离开，“逆旅怪客”临去之时，狠狠瞪了“恨世魔姬”一眼，似乎在警告她如再纠缠周靖，将有严重后果发生。

“恨世魔姬”报以一声冷笑。

周靖愣愣地望着四人背影消失，他对自己的身世，更感到莫测高深了。

“恨世魔姬”这才向周靖道：“弟弟，什么白纸之谜？”

周靖坦然道：“就是‘黑箱’之谜，是我岳丈易斌临死所留！”

“弟弟，你是否相信‘缘，这东西？”

“缘，什么意思？”

“天下万事皆随缘，有缘则合，缘尽则离，丝毫也不能勉强！”

“姐姐这话使我莫测高深。”

周靖姐姐两字出口，心里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自己竟然与这一代女魔姐弟相称，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

而“逆旅怪客”一再阻止自己和她来往，这其中定有什么隐情存在。

“恨世魔姬”轻笑一声道：“不谈这些，弟弟可否把身世向我一道？”

周靖怏然一笑道，“身世，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是的！”

“他们称你少主……”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你并非‘霸王鞭周公锋’的儿子？”

“可能不是！”

“你不能断定？”

“目前如此！哦！我有个问题请教……”

“你说好了，何必用请教两个字！”

“姐姐是否愿意说出‘逆旅怪客，一再逼你不许和我交往的原因何在？”

“恨世魔姬”沉思了片刻，道：“不知道！”

“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我年纪太大，生相奇丑、也许是我恶名在外……”

“我看不是这么单纯！”

“依你的想法呢？”

“我无从想象，所以问你？”

“我也一样想象不到！”

周靖愕然道：“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是这样，信不信由你，弟弟，你真的爱我吗？”

这话从年逾不惑，奇丑绝伦的“恨世魔姬”口中说出来。的确令人头皮发炸，周靖闻言之下，不期然的向后退了一步，讷讷地道：“这……这……”

“恨世魔姬”幽幽一叹道，“弟弟，你虽然当众说过两次爱我，但我明白那不是真的，你只是赌气承认罢了，不过……”

“姐姐，你知道那不可能……”

“为什么？”

“我们是不同的两代呀！”

“爱没有年龄地域的限制！”

“可是……”

“可是你压根儿就不爱我？”

“我尊你为姐姐！”

“好，目前我们不必为此争论，你称‘血女’为义姐？”

“是的！”

“她很美？”

“美极！”

“你爱她？”

“不！”

“那我告诉你，她已经爱上了你！”

周靖下由心中一荡，“血女”的美，的确惹人遐思，但他仍淡淡地道：“未见得？”

“千真万确！”

“何所据而云然？”

“如果她不爱你，她不会向我出手，那是嫉妒呀！”

周靖不由面上一热，“恨世魔姬”的话不无理由，于此，他推想到未婚妻易秀云，她对自己表面上水火不容，口口声声要报复退婚之辱，但她旧情难忘，自己呢？爱、恨、歉疚，兼而有之……

“怎么样，你有这感觉吗？”

“也许如你所说，但，那是她自己的事！”

蓦然——

“恨世魔姬”惊呼一声道：“啊呀！有这样的怪事……”

周靖一震道：“什么事？”

“你看，那三具尸体！”

周靖目光一扫之下，快逾电闪的射到悬挂尸体的树下，浮目四顾，竟然

一无所见，挂在树上的尸体，离奇地失踪了。

以周靖和“恨世魔姬”的功力，竟然让人在咫尺之间，盗走尸体而不发觉，那盗尸人的身手，的确是相当骇人了。

“恨世魔姬”也紧随着来到了官道之上，沉声道：“这必是‘通天教’所为。”

就在此刻——

一个冰寒澈骨的声音突地传来：“黄紫芳，你说对了！”

两人同感一震，周靖大喝一声道：“什么人，与我滚出来！”

“哈哈……”

回答的是一阵撕空裂云的狂笑，以两人的功力修为，仍被笑声震得气血浮动。

周靖一定心神，觑准笑声所传之处，猛一弹身，朝林中扑了过去，这一扑之势，可说快逾电光石火。

笑声，转了一个方位，周靖扑了个空。

“恨世魔姬”悄没声地掩了过去，但依然扑空，笑声又换了方位。

瞬息之间，变幻两个方位，而不露丝毫形迹，这种身手，简直是骇人听闻，因为“恨世魔姬”与周靖，都是身负奇技的一等高手。

周靖不由暗自心惊，一怔之后，再次喝道：“是人的话，就滚出来，何必鬼鬼祟祟？”

笑声戛然而止，仍是那阴森刺耳的声音道：“周靖，你说话客气一点！”

这神秘人能随口道出周靖和“恨世魔姬”之名，而周靖和“恨世魔姬”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摸不到，这人丢得不小。

周靖冷哼了一声道：“不容气又待如何？”

那神秘人道：“周靖，老夫此来不是与你为敌……”

周靖一愣，道：“阁下何方高人？”

“林中人！”

“林中人？”

“不错！”

“江湖中不曾听说有阁下这一号人物？”

“周靖，不为你所知的事还多着呢！”

周靖目光朝来到身侧的“恨世魔姬”一瞟，意思是问她知不知道这“林中人”是哪一号人物，但，“恨世魔姬”眼中所呈现的，也是一种迷茫骇异之色，显然，她也知道这“林中人”的来历。

周靖更加困惑了，以“恨世魔姬”的阅历，竟然认不出对方是谁，那只有一个可能，“林中人”三字是这神秘人信口胡诌的。

以对方所表现的这两手看来，当然不是泛泛之辈。

对方不问可知是冲着自己而来，来意为何呢？

当下沉声道：“阁下何妨现身一见？”

“老夫目前还不打算现身！”

周靖不由气往上冲，冷冷地道：“如此阁下请吧！”

“老夫专程为你而来。”

“阁下不愿现身，一切免谈！”

“可是老大非要与你谈上一谈不可？”

“在下没有这个兴趣！”

“林中人”嘿嘿一笑道：“周靖，如果老夫说出来意，你会有兴趣的！”

周靖不由心中一动，但他傲然的性格，使他不轻易附和对方挑逗性的话，冷然道：“阁下还是自便吧！”

“你真的不愿意和老夫谈上一谈？”

“在下没有这份闲工夫！”

“林中人”自顾自地接下去道：“比如说，与‘黑箱’之谜有关的那张白纸的事，你也没有兴趣……”

周靖不由怦然心震，想不到对方竟然是因了岳父“圣剑飞虹易斌”所留的那张白纸而找上自己，这是他目前急迫须要知道的事，当下激颤地道：“阁下说那张白纸？”

“不错！”

“阁下来意为何？”

“就是那张白纸的事！”

“在下是说阁下的目的何在？”

“你愿意谈了？”

“可以谈一谈！”

“老夫只希望你一个谈！”

“阁下不必顾忌，这位……”

“不！”

周靖急于要知道“林中人”的底细和白纸的下落，但他又不能开口要“恨世魔姬”离开，一时之间，弄得没有主意。

“恨世魔姬”朝林中冷冷一笑，然后对周靖道：“弟弟，我暂时离开吧，不过，你一切小心！”

周靖歉然一笑道：“我理会得，只是对你太失礼了！”

“恨世魔姬”深情款款地注视了周靖一眼，道：“弟弟，这没有什么，我走了，前道再见！”

语落，弹身朝官道的一端星泻而去。

周靖待到“恨世魔姬”的背影从视线中消失之后，才对林中发话道：“阁下可以现身了！”

“林中人”依然森冷如故地道：“现身与否不关宏旨，我们一样可以交谈！”

“难道阁下见不得人？”

“嘿嘿嘿嘿，由你怎么说吧！”

“那就请阁下坦白说出来意。”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听说过这句俗语吗？”

“阁下是什么意思？”

“老夫不能平白把白纸的下落告诉你！”

“这就是说有条件？”

“你说对了！”

周靖从鼻孔里哼出了声，道：“你找错了对象！”

“林中人”怪笑一声道：“对象倒没有找错，除非你愿意放弃！”

“在下会自己得回的！”

“你知道下手劫夺的人是谁？”

“通天教所为！”

“你错了！”

这句话大出周靖意料之外，难道会不是“通天教”所为，毁在甘小梅之手的，分明是通天教徒，而且现场还遗下了一枚“赤星令”，这岂能有假？

心念之中，冷冷地道：“阁下凭什么说在下错了？”

“当然有事实可资佐证！”

“阁下说出来听听看？”

“这得先谈妥条件！”

周靖鼻孔里吹了一口大气，道：“你且说说看，什么样的条件？”

“林中人”一字一句地道：“以你身上所带的那颗‘血心’交换！”

周靖不由一震，对方何以知道自己身带“血谷”信物“血心”，而提出这个条件？“血心”乃系义兄甘江临死所赠，岂能提出交换，当下毫不犹豫地地道：“办不到！”

“林中人”嘿嘿一笑道：“你不想知道白纸的下落？”

“这是在下自己的事！”

“你愿意放弃‘黑箱奇书’和天下第一高手的希望？”

周靖不由心中一动，那张白纸，关系着“黑箱奇书”，也连带关系着自己的身世，其重要并不亚于自己的生命……

“林中人”毫不放松地紧迫着道：“如果让得手者破了白纸之谜，寻得奇书，你将悔恨终生！”

周靖冷冷一哼，道：“阁下既知其中内幕，为什么不谋那白纸，成就天下第一的武功身手，而要图取区区‘血心’，这又为了什么？”

“小于，你问得对，不过天下任何一件东西的价值，因人而异，老夫对第一高手的虚名，视如草芥！”

“对不起，在下也是一样！”

“你这是违心之论！”

“不管怎么样，在下不需要阁下……”

“那你永不能得回那张白纸！”

“未见得！”

“周靖，老夫可以提醒你一点，‘通天教’教主早在四十年前物化，该教随之冰消瓦解……”

“哼，在下有证明你的话不实！”

“什么证据？”

“赤星令！”

“哈哈哈哈哈，区区‘赤星令’难道不能造假？”

周靖怦然心惊，道：“你说那遗落的‘赤星令’是假的？”

“这明眼人不问可知！”

“何以见得？”

“出手的人能在得手之后从容而遁，难道保不住一个令牌，那是故意遗下以转移你的目标！”

“那些尸体……”

“为表演逼真，牺牲几个人又算什么？”

周靖的心念动摇了，“林中人”，说得不错，以甘小梅的功力，竟然不能发现那下手之人是男是女，身形相貌，其功力之高，可以想见，当然不会把令牌失落，显然这是故意留下以布疑阵。

“林中人”又何以对这桩事的始末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可能对方早已暗中盯牢了自己，但，话虽如此，也不能凭片面之言，而推翻亲眼所睹的事实。

“林中人”要图谋‘血心’的目的何在？不由脱口道：“阁下谋求‘血心’的目的何在？”林中人”又是一阵刺耳怪笑道：“彼此条件交换，不必问目的！”

“这交易不会成功的，阁下请吧！”

“你不干？”

“在下不考虑这宗交易！”

“你打定主意了？”

“一点不错！”

“你会后悔的！”

“在下从不知后悔为何物！”

“周靖，你后悔就在眼前！”

周靖怒火倏升，一咬钢牙道：“阁下准备怎么样？”

“者夫‘血心’志在必得！”

“难道你想出手抢夺？”

“可能！”

“你敢？”

“这有什么敢与不敢，这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能怪老夫不顾江湖道义了！”

“物各有主，强取豪夺也称之为道义？”

“不必费话了，你再作最后考虑？”

周靖杀机大炽，原来这自称“林中人”的神秘人，完全是窥视自己胸前的这颗“血心”而来、所谓白纸下落等，可能是他在暗中听到自己和甘小梅与“恨世匿姬”的对话，而临时动起交换条件的念头，编造了这一篇耸听的危言。

当下冷哼了一声道：“林中人，你无妨出手抢抢看！”

“如此老夫只好出手了！”

了字声中，一抹淡烟也似的黑影，从林中闪掠而出……

周靖本能地一闪身，“一招残身”封住门户。

黑影擦身而过，快得简直不可思议，以周靖的功力，竟然看不出对方的形貌，仅只眼睛一花而已。

“好小子，有两套！”

喝声中，黑影疾划而回。

周靖心头大凛，“二招夺命”电闪出手……

但，慢了半着，招式尚未展开，只觉胸前一紧一凉，胸衣洞开，“血心”已落入对方之手。

周靖肝胆皆炸，目眦欲裂。

“林中人”有如鬼魅幽灵，只瞬目之间，便已消失在道旁林中，周靖仍无法看清对方的长相生形，这种身法，足可当惊世骇俗四个字。

周靖瞪视着那片密林，全身簌簌直抖。

他无从想象对方不惜出手抢夺“血心”的目的何在？

如果因“血心”之失，而发生了意外的事件，将何以对义兄甘江之灵？

“血心”对“血谷”之中的杀人的“血罡”，有克制之效，持“血心”

可以通行“血谷”而无阻，如果对方企图对“血谷”有所不利的话……

心念及此，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

虽然“血谷主人”功深莫测，但暗箭难防，万一的话……

“周靖，‘血心’暂时借用，用过之后会还给你，至于老夫方才所说的话，仍然有效，那张白纸，乃是落入‘一统会’之手，借假‘赤星令’故布疑阵。”

“林中人的话音，又告传来，显然对方并未离去。

周靖闻言之下，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件事会是“一统会”所为，栗声道：“阁下这话当真？”

“不假！”

“是‘一统会’派人所为？”

“不错，老夫还可以告诉你，那出手的是副会长‘天邪洪瑾’！”

“什么，‘天邪洪瑾’？”

“不错，‘天邪院’院长！”

“天邪院长当了‘一统会’的副会长？”

“对了！”

“哼……”

“周靖，以你目前功力，决非‘天邪洪瑾’之敌！”

周靖没好气地道：“这是在下自己的事！”

“老夫要走了！”

“慢着！”

“你还有话说？”

“阁下劫取‘血心’，将作何用途？”

“老夫不会告诉你！”

“阁下记住这笔帐，在下有一天会讨回的？”

“嘿嘿嘿嘿，老夫接受你这个挑战！”

久久，声音寂然，“林中人”已离去了。周靖怔立当场，心里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关系着“黑箱”之谜的白纸，既然落入“一统会”之手，这后果就严重了，“圣剑飞虹易斌”因“黑箱”之谜而毁在“一统会”之手，现在白纸又被该会夺去，真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

“林中人”劫走“血心”，其后果也是同样的不堪设想……

“林中人”是谁呢？以“林中人”的身手而论，必是武林中的巨擘大擎，而竟不为“恨世魔姬”所识，显然“林中人”三个字是对方胡说的，但，对方是谁呢？

可惜，甘小梅负气离开，否则以她的功力，不难迫使“林中人”现形，再者，“血心”之失，最少也可让“血谷”知所警惕。

夜幕深垂，周靖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踉踉行在官道之上。

脑海中是一片空白，他不知何去何从？

蓦地——

一条白影，从眼前划空横官道而过，一瞥即逝。

周靖不由心中一动，甘小梅的倩影，倏然在意念中浮现，于是，他略不迟疑，弹身便朝白影消失的方向追去。

那白影快得出奇，以这瞬息之间，竟无踪无迹。

周靖追出百丈之外，刹住身形，目光朝四下一扫，只见不远处，几株穿云巨树围环之中，隐隐露出一片沉沉黑影，似是寺庙的模样。

略一思索之后，转身朝那片黑影奔去。

距离渐近，看出果然是一间庙堂。

顾盼之间，已来到距庙堂不及五十丈之外，他目光如炬，已然看出庙门之上的横匾，赫然是“岳王庙”三个斗大金字。

起先，他怀疑那白影可能会是负气而离去的“血女甘小梅”，所以一鼓作气地追了下来，现在，他踌躇了。

那白影真会是甘小梅吗？

她进了这庙吗？

他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近于盲目的荒唐。

但，既来之则安之，总要看个究竟。

心念几转之后，他捷逾狸猫般掩入庙中。

事情，又出乎他意料之外，庙院之中，果然有一个白色人影，他的心微微震颤了一下，把身形隐入暗处，以他的目力，加上星光，对那院地中人，他看得一清二楚，对方，赫然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白衣少年，一身书生装束，俊美潇洒已极。

他想，对方可能是在庙中寄读的一个秀才，或者是……

另一条人影，幽幽出现。

周靖不由又是一愕，这后来现身的，赫然是“无难先生”的女儿陈秋心，甘小梅曾说过陈秋心已有爱人，可能这俊俏书生就是她的爱人。

想不到这一追，却追出了一对爱侣的幽会。

他准备悄然离开……

耳边飘来男女的话声——

“心妹，事情办得怎样？”

“敏哥，我……”

“怎么样？”

“他……我下不了手！”

“哼，你根本不爱我！”

“敏哥哥，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你，你为什么这样说？”

“你视我的生死如无睹！”

“可是，我……”

“心妹，我和他只能有一个人活在世上！”

周靖好奇之念大炽，看样子这白衣书生是要陈秋心去为他杀某一个人。这倒是件值得玩味的事，他打消了离开的念头。想窥个究竟。

陈秋心发颤的声音又道：“敏哥哥，你为什么非要他的命不可？”

“我不是说过很清楚了吗，我与他有仇，我不杀他，他必杀我！”

“到底是什么样的仇呢？”

“事完我再告诉你！”

“但，用这种手段对付他……”

“心妹，如果你怀悲天悯人之念，对仇人慈悲，就是对自己残酷。”

“我总觉得……”

“不必多说了，如果你不愿意做，我自己会去做，也许我会命丧他手，但谁要我自己与功力高过我的人树仇呢？”

“敏哥，他对我曾有过……”

白衣书生的声音，变得冷森至极地道：“心妹，不必说了，我不强你所难，我俩从现在起就分手吧？”

“不，敏哥，我不能没有你呀！”

“可是，你却无视我的生死！”

周靖愈听愈感茫然，不知这白衣书生何以强迫她去为他杀人，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白衣书生确实不够一个男子汉的气概。

语声中断。

可能，陈秋心在爱人的胁迫下，重新作考虑，她螭首低垂、久久无语。

一声冷笑，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笑声极轻，若非是听觉十分锐敏的人，根本听不出来，周靖不由暗地心惊，想不到还有第三者隐伏在现场。

陈秋心对他曾有指示白纸之谜的恩德，他觉得在道义上他不能袖手。

由于那声冷笑，显见得事非寻常。

院地中的两人，可能没有发觉那冷笑之声，是以镇静如初。

白衣书生似乎不耐，冷漠地发话道：“心妹，你不必作难，言止于此，我走了！”

陈秋心惶然道：“敏哥哥，你不能走，让我多想想！”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但从这件事证明了你……”

“不，敏哥，你不能这样说！”

“哼，我洪一敏并不是三尺童子，难道连一点分辨力都没有？”

洪一敏三字入耳，周靖心头猛地一震，他想起了以卑劣手段毒杀义兄甘江的“盖世太保洪一民”，洪一民洪一敏仅一字之差，难道这美书生会是“天邪院”院主的另一个儿子，如果是的话，这内情就相当不简单了。

“天邪八妖”曾经掳持陈秋心，想以她作为人质胁迫“无难先生”加盟“一统会”，“天邪院主天邪洪谨”，已然做了“一统会”副会长，他亲身出动，夺去了那张有关“黑箱”奇书之谜的白纸，而洪一敏可能就是“天邪洪谨”的儿子……

但，如果说洪一敏的身份如自己所测，他又岂能让“八妖”挟持他的爱人，同时“八妖”在“诸葛氏宗祠”之内，又怎敢生心要对陈秋心施暴？

他想不透其中究竟。

即以洪一敏目前的行为而论，也属不近人情。

陈秋心似已下了决心，一抬头道，“我答应你！”

洪一敏轻声道：“这才是我好妹妹！”

“敏哥，我始终觉得良心不安。”

“心妹，你应该想到如果我被杀……”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答应你！”

“心妹，要沉着，不能露出破绽，我会在暗中策应你！”

陈秋心无言的点了点头，显然她的应承是很勉强的。

冷笑之声，再度传来，这一次的笑声，异常清晰。

洪一敏与陈秋心同时惊觉，双双跃上屋面……

周靖却是怦然心惊，这笑声冰寒刺骨。但有似曾相识之感，当下决不迟疑地从暗角里闪身出庙，飞升一株古柏之顶，扫掠之下，竟然一无所见，片刻之后，他重新掩回庙中，但已失去了洪一敏和陈秋心的踪迹，想来，他俩已乘此机会离开了。

方才的事，他始终不能释然于怀。

洪一敏真的会是“天邪洪瑾”之子吗？

以他的出身而论，功力当然不弱，而且“天邪院”与“一统会”已联为一体，高手如云，为什么他报仇要假手于一个女子？

他要陈秋心杀的对象是谁？

两次发冷笑的第三者又是谁？

周靖原本打算跟踪陈秋心看个究竟，现在，对方已悄然离开，看来再要找到她已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个谜，只好闷在心里。

站了片刻之后，他已离开了“岳王庙”，上道缓缓而行。

夜尽天明，他因心事重重，总共走了五十里地。

他盘算着自己的行止——

赴“天邪院”追还那白纸？

径赴“血谷”示警？

失去了“血心”，他已无法进入“血谷”，但若因“血心”

之故而给“血谷”带来了意外，自己将问心难安，甘江对自己有输功之义，他母亲“血谷之主”对自己有传功之德……。于是——

他决定奔赴“血谷”，相机行事。

心念一决，心里轻松了许多，身法也随之加快了，他要在“林中人”之先，赶到“血谷”。

正行之间，一声娇唤传自身后：“周相公，猜留步！”

周靖蓦地收势回身，一看，心里不由一愣，对方赫然是陈秋心。

“是陈姑娘？”

“是的！”

“有事吗？”

陈秋心粉腮微微一变，但瞬即复原，浅浅一笑道：“我正要找 you，想不到在此不期而遇！”

周靖心中一动，脱口道：“姑娘要找在下！”

“是的！”

“请问……”

“关于那张白纸的事！”

周靖一震道：“怎么样？”

“我……我受了爹爹的骗，所以也骗了你！”

周靖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惑然道：“什么意思？”

“我给你那白纸是假的……”

“什么，假的？”

周靖几乎惊得跳了起来，想不到被“天邪洪瑾”所夺的那张白纸会是假的，如此说来阴错阳差，反而是福不是祸了。

“有这样的事？”

“我事后知道：所以特地来找你！”

“哦，那……真的呢？”

陈秋心粉腮又微微一变、期期艾艾地道：“我把它偷了出来，藏在一处极隐蔽的地方！”

周靖这一喜，确实非同小可，无限感激地道：“姑娘大德，在下没齿难忘！”

“周相公言重了，这本是你的东西，家父也并非觊觎那张白纸，他老人家只是一念好奇……”

“在下不会在意的！”

“那就好了！”

陈秋心似有什么心事，显得有些心神不属，但周靖完全被白纸未失的幸运占据了全部的思想，没有仔细注意对方的表情。

“陈姑娘，那张白纸对在下关系太大，难得姑娘如此存心，在下感激不尽，请问现藏什么地方？”

“距此不及百里的一个山洞之中！”

“可否烦姑娘指引……”

“当然，我们现在就去！”

两人掉头疾驰，五十里之后，舍官道转入山区。

周靖忽地想起“血女甘小梅”说过的那句话：“……她爱上了一只只有野心的狼……”，难道所指的就是那俊美潇洒的白衣书生洪一敏？

难道一副金玉外表，而有一颗豺狼的心？

以他支使陈秋心杀人这件事而论，的确这洪一敏的为人值得可疑。

他想向陈秋心探询那件事的真相，但却无法开口，偷窥别人隐私，想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为。

他也想到那发冷笑声的人，这其中大有蹊跷。

一阵紧行疾驰之后，眼前现出一道岩峰夹峙的窄谷。

陈秋心用手一指道：“就在这窄谷之中！”

周靖颌了颌首，跟着陈秋心进入窄谷。

这窄谷峰壁陡峭，高入云表，日光不照。显得有些阴森可怖。

顾盼之间，陈秋心停身一个周径不及一丈的石洞之外，道：“是这里！”

周靖用目一打量眼前的石洞，苔藓遍布，藤蔓遮掩，黑樾幽深。

“姑娘就是把它藏在这石洞之中？”

陈秋心对着洞中出了神，没有听见周靖的问话。

周靖一皱眉，再次道：“那张白纸就藏在这洞中？”

陈秋心警觉地一回头，声音微见发颤地道：“是的！”

“我们进去吧？”

“这……”

“怎么样？”

“周相公自己进去取吧！”

周靖不由疑云顿起，道，“姑娘不进去？”

陈秋心粉腮浮起一层难以形容的异色，讷讷地道：“我……我不想进去，东西就在洞底石桌之下，用碎石掩着！”

周靖疑云更盛，冷冷地道，“姑娘去取，岂不直接了当？”

“不……我不！”

“为什么？”

“这洞先时不知是什么人隐栖之所，洞中有两具骷髅，我……不想再看那骇人情状，所以……”

周靖释然地一笑道：“原来是为了这个，但姑娘身为武林人，杀人见血，在所难免，难道还怕……”

“那又是一回事？”

“好，如此在下自己进洞去取！”

说着，举步便朝洞口欺去……

“周相公！”

周靖不期然地停了脚步，道：“姑娘还有话说？”

陈秋心迟疑了一会之后，很不自然地一笑道：“没有什么，我藏东西时，非常匆忙，对洞中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周相公进去自己小心一二！”

“哦，在下会留意的！”

周靖用手拨开藤蔓，攒入洞中。

就在周靖入洞之后，一条白色人影。突然出现。

他，正是洪一敏。

“心妹，谢谢你，你做得好！”

“敏哥，我……心里很难过。”

“真是妇人之仁！”

“他对我曾有过救命大恩，而我竟以怨报德。”

“心妹，你不久就会忘记这件事，你是为了爱呀！”

“我恐怕此生难忘！”

洪一敏阴险一笑道：“心妹，我们不谈这些，先解决这小子要紧！”

说着，走近洞的一方巨石……

陈秋心惶然道：“敏哥哥，你不能放过他？”

“你为他求情？”

“我……我……问心难安！”

“嘿嘿，心妹，收拾起那菩萨心肠吧，事已至此，如被他发觉，我固然活不了，你，他一样不会放过！”

陈秋心花容失色，娇躯簌簌而抖，喃喃地道：“天哪，我究竟做了什么？”

洪一敏冷冷地道：“你为你的爱人解除了生命的威胁！”

“敏哥，我觉得不安。”

“为什么？”

“他身边有几个人功力高不可测，称他为少主，如果报复起来……”

洪一敏面色一变之后，冷冷地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自有办法应付，同时今日的事，你知我知，决不会传入第三者之耳……”

“你忘了‘岳王庙’中，那突如其来的冷笑声？”

洪一敏面色变得极为难看，但，瞬又复原，声音中充满杀机地道：“看事应付吧！”

声落，俯身巨石之下，拣起一根黑色的绳子，随即用火石打燃火种……

陈秋心栗声道：“敏哥哥，这样做是否太残忍了些？”

“对仇人难道还讲仁慈？”

火种接触黑色绳子，冒起一股轻烟，那轻烟迅快地向洞口移来……

陈秋心别转身去，似乎不愿看这即将发生的惨剧。

洪一敏一闪身，拉起陈秋心的手，退离十丈之外。

一声轰然巨响。冲空而起，石屑纷飞，烟硝弥漫，岩石崩落，震耳轰隆之声，久久不绝，令人动魄惊心。

待到一切声音静止，眼前已失去那石洞的踪迹，入口一片碎石崩岩。

陈秋心惻然道：“他被活埋了！”

洪一敏望着那被毁的石洞，得意地一笑道：“这样死，算便宜了他！”

“你和他究竟是何仇何恨？”

“这个以后再慢慢谈吧，说来话长哩，心妹，你能再替我办一件事吗？”  
陈秋心下意识地退了数步，骇然道：“办事？”

“你肯吗？”

“又是杀人？”

“不，不是杀人，是一件有益武林的事，你肯尽力的话，十九可成！”

“什么事？”

“令尊‘无难先生’学究天人，如果有机会全力施展，当可造福武林……”

“我不懂？”

“一统会行将统一整座武林，宗旨是消除武林中的残杀凶戾风气，使所有的武林人，不分派别，在一个单纯的规法之下，结为一体……”

陈秋心瞪大了眼睛道：“这与我何关……”

“令尊有济世之才，所以我想请你说服令尊，加盟‘一统会’！”

“我无能为力！”

“你不愿！”

“并非不愿，家父的性格，武林尽知，任何人无法使他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

“你是他女儿，可以用父女之情打动他！”

“如何说词呢？”

“他加盟之后，我和你就正式结婚！”

“他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俩之间的事，我正感难以启齿向他老人家说明呢，这怎可以之作为请他老人家加盟‘一统会’的借口？”

洪一敏嘻嘻一笑道：“心妹，你与我已是一体，此生当然非我莫属，而且你已有了身孕，令尊不加盟‘一统会’，我们无法结合，难道令尊会置你终身大事而不顾……”

陈秋心骇异至极地道：“敏哥，你怎的要替‘一统会’作说客？”

洪一敏笑容一敛道：“心妹，你知道我是谁？”

“噫，你不是说你父亲是一个归隐林泉的名宦吗？”

“不是！”

“不是？”

“那是我随口向你说的！”

陈秋心杏目一睁，怒声道：“你为什么要骗我？”

洪一敏嘻皮涎脸地道：“心妹，只要我爱你，你爱我，这就成了，何必斤斤计较于那些不相干的事呢，身世与爱情，根本是两回事！”

陈秋心面色一缓，道：“那你是谁？”

“一统会副会长的次子！”

“副会长，谁？”

“家父洪谨！”

陈秋心如中蛇蝎，蹬蹬蹬退了三个大步，栗声道：“你是‘天邪院’院主的第二个儿子？”

“这难道有什么不妥？”

陈秋心粉面一惨，泪珠在眸子里滚动，莹莹欲滴。

“天邪院”在武林中固然大名鼎鼎，与“残人院”齐名，但作风却为正派人士所不齿，她想不到自己视为终生可靠的爱人，竟然是“天邪院”少主。

隆中山“诸葛氏宗祠”的一幕，倏升心头。

她几乎无法支持她的娇躯，厉声道：“洪一敏，想不到你会是……”

洪一敏满面惊诧之色，截断了她的话道：“心妹，你这是为了什么？”

陈秋心激动得花枝乱抖，语不成声地道：“你要我诱使周靖进入这石洞，然后炸毁洞径，把他活埋，原来是要报‘八妖’被杀之仇，你……你……”

“心妹，冷静一点，什么八妖七妖？”

“你何必狡辩，‘天邪八妖’难道你不知道？”

“怎么回事嘛？”

“洪一敏，我何以会中‘天邪迷魂药’，何以会落入‘八妖’之手？”

“这……我不知情！”

“哼，洪一敏，怪我瞎了眼……”

“心妹，听我说，‘八妖’已死，事无佐证，我委实不知情！”

“鬼话，你的要求与‘八妖’的目的同出一辙，目的要家父加盟‘一统会’……”

泪水，终于滚落粉腮。

洪一敏抓耳搔腮地道：“心妹，你误会我了！”

“误会？哼！上次我们分手之后不久，突遇‘八妖’，交手不及数合，我便猝然昏倒，否则‘八妖’其奈我何，这一点，你作何解释？”

洪一敏面色一连数变之后，道：“心妹，我可对天发誓，我真的不知情！”

陈秋心拭干眼泪，粉面抖露一片恐怖杀机，咬牙道：“洪一敏，我要杀你！”

洪一敏怦然一笑道：“心妹，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你要杀我就下手吧，我不还手就是！”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下手吧！”

陈秋心一晃娇躯，欺到洪一敏身前，纤掌上扬……

洪一敏淡淡地道：“心妹，我死之后，希望你善观你腹中的那块肉，不论是男是女，他总是我俩爱情的结晶，我死在心爱之人手中，毫无怨言！”

说完，双目一闭，一副从容就死之态。

这几句话，像利刃戳在陈秋心的心上，她软化了，上扬的手，徐徐放落，泪水，再度滚落腮边。

她已怀了身孕，难道她能下手杀害未出世的婴儿的父亲？

洪一敏睁开眼来，毫无表情地道：“心妹，你为何不下手？”

陈秋心悲声斥道：“我不是你的心妹……”

“请相信我的话？”

“你与我滚！”

“心妹……”

“滚！”

洪一敏呆了一阵之后，弹身奔离窄谷。

陈秋心像一尊僵立的石像，钉在原地，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簌簌而落。

回笔叙及周靖。

周靖一心一意要寻回那张白纸，对陈秋心几次所显露的异样神情，没有分心去分析，入洞之后，疾往洞底摸去。

洞径不深，百丈即已见底。

但，他怔住了，眼前既没有陈秋心所描述的骷髅，也没有什么石桌，这仅是一个荒山野洞而已。

疑云再度升起——

陈秋心为什么要骗自己？

她目的何在！

莫非洪一敏要她设法杀害的人，就是自己？

心念及此。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

他想转身出洞、问个明白……

暮在此刻——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隆巨响过处，整座石洞，像是被掀翻了似地急摇猛晃，岩壁碎石暴雨如雨，身躯被震得撞向洞壁，又弹了回来。

一阵烟硝，卷入洞中，刺得他双目难睁，呛咳连连。

若非他仗着“玄龟神功”护体，势非被震死不可。

他晕眩了半刻光景，神志才告恢复。

第一个冲入脑中的意念，是自己中了阴谋毒计。

他做梦也估不到陈秋心会暗算自己。

现在他恍悟洪一敏在“岳王庙”中，强迫陈秋心杀害的，原来是自己。

他自忖与对方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唯一的解释是对方果真是“天邪洪谨”之子，自己曾携“盖世太保洪一民”的脑袋赴“人头大会”，在“诸葛氏宗祠”因陈秋心与报义父“霸王鞭周公铎”之仇，而毁了“天邪八妖”，所以对方不择手段地对付自己，除此之外，他找不出任何理由。

陈秋心竟然以怨报德，更是令他发指。

他咬了咬牙，恨恨地自语道：“我不杀这一双狗男女，誓不为人！”

洞口被封、烟硝散泄，弥漫了全洞。

周靖摒住呼吸，向外奔去，一看，呆了。五十丈之外，已全被崩坍的巨石堵死、从距离判断，这石洞已被炸毁了一半，任你功力通玄已无法排除五十丈的积石。

面对被塞死的洞径，周靖肝胆皆炸，目中几乎滴出血来。想不到陈秋心不念救命之恩，做了洪一敏的刽子手，把自己活埋洞中。

这种手段，的确是惨绝人寰。

他奋力推出两掌，不出所料，是实胚胚的。

由于这一用力，无法闭住呼吸，烟硝之气，夺鼻而入，呛得他眼泪鼻水齐流。

他像一只困兽，不停地在洞中来回游走。

既然不能破山腹而出，只有活活被困死一途。

他颓然退回洞底。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逝，痛苦随着增加。

洞中充满了烟硝，他无法自由呼吸，由于摒息过久，全身血管贲张，胸膛似要炸裂开来，但甫一透气，就是一股烟硝入鼻。

死亡的阴影，笼上了他的心头。

他想，我周靖难道就这样结束了生命不成？

答案是是的，他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被窒闷面死。

他有过死亡的经验，但，似乎这一次更真切，他已感觉到生命在开始慢慢消失。

痛苦急剧的增加，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双手不由自主地抓捏着洞底岩石，石屑纷飞。

窒息，那是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他想起了自己扑朔迷离的身世！

想起了一切的恩怨情仇！

也想到了“逆旅怪客”“恨世魔姬”“地灵夫人”……等等与自己有关的人。

然而这一切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消失。

他的身体，像是被片的撕裂，五脏六腑，也像是被搅扭撕拉。

汗水，湿透了重衫。

用自己的手，结束这痛苦吧！

“周靖，你慢点儿死！”

突如其来的喝声，使他猛地一震，举起的手，缀缓垂下。

他神志半昏，无暇去分辨声音何来，但一股清凉之气，冲淡了浓厚的烟硝，他深深地吸了几园气，隐隐透入一道亮光，那像是一道石门。

门内，叠出数个灰蒙蒙的人影。

周靖用力地集中视线，人影忽生忽灭，最后，只剩下一个袅娜的白色人影。

这是幻境，人死后的幻境……

他想，自己已经解脱了。

话声再度入耳，冷峭而熟悉：“周靖，说话呀！”

这次，他看清了，洞壁果真裂开了一道门，门内一个白衣丽人，她，正是“血女甘小梅”。

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没有错，是义姐甘小梅。

但，他不敢相信这会事实，因为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周靖，你说话呀！”

“我……我没有死？”

周靖站起身来，骇异至极地望着甘小梅，激动万分地道：“姐姐，你……”

“住口，谁是你姐姐？”

周靖神思尽复，他觉察出眼前的并非幻像，而是事实，但甘小梅的话使他震惊了，他惶然地退了数步，粟声道：“姐姐，怎么回事？”

甘小梅秀眸杀机隐现，森冷地道：“周靖，我们来算算这笔帐！”

周靖骇然道：“算帐，什么帐？”

“你自己心内明白！”

“是否为了那天‘恨世魔姬’的事，小弟我当时口不择言，谨……”

“住口，谁与你谈那些！”

“那是为了什么？”

“你要我说出来？”

“请姐姐明告！”

“周靖，我哥哥甘江是如何死的？”

这一话有如晴空霹雳，震得周靖身形连晃，连连退步，他想不透甘小梅何以得悉义兄甘江的死讯，不知这死讯是否已传入“血谷主人”之耳？……

“周靖，回答我？”

周靖怦然道：“姐姐，你已经知道了？”

甘小梅银牙一挫道：“不错，世间没有永久的秘密，任你狡黠如狐，也会有露出尾巴之日！”

“姐姐的消息由何而来？”

“一统会‘人头大会，之上，你与‘鬼女石兰花，表演的好戏……”

“哦，原来是这样，姐姐……”

“不许你如此称呼！”

周靖一窒，道：“当初隐瞒此事，小弟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若衷？”

“义兄临死交代，不许把死讯传给伯母，怕她老人家受不了。”

“真的是如此？”

“难道你不相信？”

“不错，我不相信！”

“你的意思是……”

“你坦白说出我兄长甘江的死因！”

周靖略作思索之后，把途遇甘江，临死结交，赠“血心”受重托，以及“鬼女石兰花”为未婚夫报仇，杀死“盖世太保洪一民”，等等经过，说了一遍。

甘小梅冷笑数声道：“周靖，你还是说出实情为妙！”

周靖剑眉一蹙道：“这便是事实经过！”

“如果我说家兄是死于你与‘鬼女石兰花，之手，你有何话说？”

“姐姐岂能如此想法？”

“你能提出证据证明家兄确实死在天邪院主之手吗？”

“鬼女石兰花与‘冥宫’护卫长吕子英便是人证！”

“如果你们串通一气呢？”

“姐姐抹煞事实，我百口莫辩！”

“血女甘小梅”双目似电，直射在周靖的面上，似要看穿他的内心。

周靖问心无愧，满面坦然之色。

久久——

“血女甘小梅”以低沉的音调道：“周靖，我相信你一次，容我调查事实真相，如果我发现事实并非如你所言，我随时会取你的性命！”

周靖露出一丝苦笑道：“听凭姐姐，小弟无话可说！”

“好，算你暂时拣回了一条命！”

周靖人本孤傲，但因为义兄甘江输功之德，与义母“血谷主人”传技之恩，他咬牙受了下来。

“姐姐可容我问几句话？”

“你讲！”

“义兄凶讯，伯母她老人家可曾知道？”

甘小梅粉面一惨，道：“不知道！”

“这事希望能瞒住她老人家。”

“瞒得了一时，瞒不了永久！”

“还有，姐姐怎地会在此现身？”

“我无意中得悉洪一敏在此预埋炸药的阴谋，所以先期赶来等候，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他不知道这石洞并非死穴，另有暗道可通！”

“小弟谢过姐姐救命之恩！”

“不必，我当初的本意是要杀你以报血仇，并非存心救你！”

“但，事实上小弟已蒙大恩！”

“你可以走了！”

“小弟还有件至关紧要的事相告？”

“什么事？”

“说惭愧，小弟一时大意，‘血心’已被人夺去……”

“血女甘小梅”神色顿呈紧张，急声道：“什么，你说‘血心’被人所夺？”

“是的！”

“什么人？”

“他自称‘林中人’，身手极高，小弟无法看出对方面目！”

“林中人？”

“不错！”

“武林中能令你周靖看不出形貌的高手，似乎并没有这一号人物！”

“小弟认为是一个假名号，随口道出的！”

“血心乃是‘血谷’瑰宝，家母当初念你与家兄一结生死交情，所以没有收回，有了‘血心’，‘血谷’的天然屏障‘血罡’不能阻，如果对方……”

“小弟也想到对方居心叵测！”

“凭家母的功力，倒无惧于这些宵小……”

“可是暗箭难防？”

“我立即回谷！”

“小弟同行？”

“不用！”

“事缘小弟而起，让小弟也稍尽绵力？”

甘小梅熟视了周靖良久，终于点了点头。

周靖跟在甘小梅之后，从偏洞走出山腹，甘小梅把暗道复原，然后落身窄谷。

倏地——

周靖惊嗑了一声：“她还没有离开此地？”

甘小梅冷冷地道：“一个柔弱的善良女子！”

周靖面上已透出一片恐怖杀机，一弹身飞射过去，栗声喝道：“陈秋心，你想不到吧？”

陈秋心陡地一震，回过身来，芳容大变，惊呼道：“是你？”

周靖冷森森地道：“不错是我，没有死，奇怪吗？”

陈秋心骇震至极的连连退步，颤声道：“你竟然没有死？”

“陈秋心，你很失望，对吗？”

“周相公，我……”

“你还有解释？”

“周相公愿意听吗？”

“在下没有空听你花言巧语！”

陈秋心再向后退了两步，的确，周靖会留有命在，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难道他是鬼魅幽灵，是人的话，怎能逃过活埋之厄。

“周相公，天幸你没有死，否则我陈秋心将遗憾终生！”

“哈哈哈哈哈，陈秋心，这句话十分动人，可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句谎

言，是谁诱我入洞？是谁把我活埋洞中？”

“周相公……”

周靖身形一欺，面上杀机更浓，一字一顿地道：“陈秋心，我先杀了你，再找洪一敏那兔崽子算帐！”

陈秋心花容惨淡，两滴泪珠，从腮边滚落，像是自语般地道：“死了也好，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陈秋心，我周靖不会动慈心的，你死定了！”

“周相公，能死在你手，也算稍赎罪恶，下手吧？”

周靖咬牙一哼，一招“三招碎尸”，暴然施出……

陈秋心双眼一闭，瞑目待死。

“住手！”

一声栗喝传处，周靖不期然地收势向后退了一步。

这发声阻止周下手的，赫然是“血女甘小梅”，这时，她又挂上了蒙面白巾。

“姐姐……”

甘小梅冷冷地道：“你不能杀她！”

周靖惑然道：“为什么？”

甘小梅道：“你会后悔！”

## 第十章 血染枫林

周靖愤然道：“我为什么要后悔？”

“血女甘小梅”道：“这不能怪她！”

“那应该怪谁？”

“洪一敏！”

“但她是帮凶？”

“你错了，下手炸洞的是洪一敏，不是她，她是个不幸的女子，她有善良的本性，但个性太柔弱，所以成了狼爪下的羔羊！”

“我不懂！”

“你当然不懂！”

陈秋心睁开失神的双眼，望着甘小梅道：“你就是最近江湖盛传的‘血女’？”

“不错！”

“我可否拜托你一件事？”

“你说说看？”

“请就你所知有关我的情况，转告家父！”

“你呢？”

“我？……”

陈秋心幽幽叹了一口气，又道：“你认为我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好死不如歹活，你应该勇敢的面对现实！”

“与那狼子共处？”

“他死有余辜，你杀了他并不为过！”

“可是……我……我办不到呀！”

“那你就不要奉你父终老？”

陈秋心黯然泪下道：“为时已晚了！”

周靖的杀机已在无形中消失，怔怔地听着她们的对话。

“血女甘小梅”慨然道：“陈秋心，洪一敏并非真的爱你，他爱你只是奉命借此而诱使令尊加盟‘一统会’，他是在玩弄你的感情，虽然你已怀有他的孽种，可是并不能转移他豺狼之性，他设计谋杀周靖是为了报他兄长‘盖世太保洪一民’和‘天邪八妖’被毁之仇……”

陈秋心抽咽着道：“我明白了，所以才感到生不如死！”

“死并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我已无路可走？”

“你不打算报复？”

“我……”

“你仍然爱他？”

“我不知道，也许是的，我把全部的感情连同身体都奉献给了他，我已一无所有，我……我……”

“血女甘小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陈姑娘，你不该生为江湖儿女的，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你会幸福，你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盼你好自为之！”

说完，转向周靖道：“我们走吧！”

周靖点点头，向陈秋心移近了两步，道：“陈姑娘，那张白纸到底……”

陈秋心暗声道：“周相公，你得到的那张是真的，方才我说的全是假话！”

周靖不由心里一沉，那真的白纸，仍在“天邪洪瑾”之手，不知对方是否已察知白纸之谜，如果是的话，后果简直不堪想象。

心念之中，又道：“陈姑娘，你对在下曾指示白纸之秘，在下仍然感激，不知姑娘是否已把这秘密告诉了第三者？”

“这……倒没有！”

“包括洪一敏在内？”

陈秋心芳容一变，讷讷不能出声。

周靖心中已然明白，但仍追问道：“你告诉了他？”

“是的！”

“糟了！”

“血女甘小梅”道：“什么糟了？”

“那日夜峰顶假‘通天教’之名，抢走白纸的正是洪一敏的父亲‘天邪洪谨’！”

“你说‘天邪院长’？”

“不错，他目前是‘一统会，副会长！”

“我们立刻上‘天邪院，？”

“那‘血谷’这方面的事呢？”

“事有轻重缓急，‘血谷’方面，谅来无妨，当今天下恐怕还没有人能 与‘血谷主人’抗衡！”

陈秋心低垂螭首，似在沉思一件重要的事，有顷，倏地抬头道：“两位不必上‘天邪院，了！”

周靖一愕道：“为什么？”

白纸之谜已解，是一幅简单的地图！”

“地图？”

“不错，‘天邪院长’目前已按图索骥……”

周靖不由大为紧张，地图所示，无疑的是“黑箱奇书”埋藏之所，如果奇书让“天邪”获得，自己将何以对义父等在天之灵，同时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当下急切的道：“陈姑娘，那图上画着些什么？”

陈秋心略作思索道：“我可以画出来！”

“那好极了，陈姑娘就在地上画吧！”

陈秋心拣了一根枯枝，在地上画了起来——

一列山峰，峰下几条波状的线条，想来那是代表水，水边一片圆圈，圆圈边缘的水纹中，打了一个X，想来关键就在这X字形上。

“完了，就是如此！”

甘小梅与周靖同时聚精会神地参详着这幅图。

盏茶工夫之后……

周靖实地大叫一声道：“我看出来了！”

甘小梅竟颇激动地道：“你看出这图是什么地方？”

“枫林渡，‘圣剑飞虹易斌’的居所，曲线是江，这些小圆圈是代表枫林，沿山麓分布，而这X的记号，是在枫林尽头，我们无妨据此一探……”

“这大有可能，因为是易斌的居处！”

“事不宜迟，我们走！”说着转向陈秋心道：“陈姑娘，谢谢指示，将来必有以报，不过在下还有一句话事先陈明，我决不放过洪一敏！”

陈秋心芳容一变，唇瓣喻动了两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血女甘小梅”沉声道：“陈姑娘，事在人为，希望你不要做出愚蠢的事，后会有期！”

话中之意，是忠告她不可寻短见轻生。

周靖与甘小梅离开窄谷，扑奔枫林渡。

这一天……

日丽风和，傍午时分，距“枫林渡”渡口半里之遥的枫树林中，一个身着五彩锦袍的老者，和四个装束诡异的中年人，围坐在林空地上，喁喁小语。

只听那锦袍老者道：“照秘图所示，藏物的地点必是林缘的‘回龙潭’无疑？”

四中年之一道：“院主判断不差，多亏‘圣剑飞虹易斌’想得到，把这物事沉入潭底，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若非秘图指示，神仙也猜不到！”

锦袍老者抚着光秃秃的下巴，道：“徐郑两堂主精通水性，负责下潭打捞，本院主在潭边策应！”

四中年之中的两个齐应了——声：“遵院主谕！”

“吴蔡两位堂主负责外围警戒，任何人不许接近，必要时最好灭口！”

“遵谕！”

“现在开始行动！”

那姓吴的堂主忽道：“尊院主……”

“什么事？”

“如果有‘一统会’中的人闯来，是否也格杀不论？”

“这……这不可能吧？”

“属下事先请示，以免临时无法处置，据属下推测，这次行动，恐怕已引起会内猜疑，说不定已派出高手盯踪？”

锦袍老者面色倏沉，久久才狞声道：“如果发现会有会内高手跟踪而至，你俩不必现踪，以本门‘天邪弹’对付！”

“遵谕！”此时——在距五人不久的浓枝密叶之中，伏着两条人影。他俩：正是周靖和“血女甘小梅”。周靖悄声道：“这锦袍老者就是‘天邪洪瑾’？”“不错！”“今天我非杀他不可！”“噤声，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只有相机行事，你我两人未必会是对方之敌！”

“哼！”

蓦地——

两条白影，捷逾鬼魅地趟入林中……

“天邪洪瑾”立即警觉，一扬手示意堂主注意，他自己则闭目跌坐。四堂主各占了一个方位，静静而立。

眨眼间，人影已到跟前，赫然是两个白衣壮汉。

两白衣壮汉与四堂主拱了拱手，然后直趋“天邪洪瑾”身前，单膝一曲，道：“参见副会长！”

“天邪洪瑾”睁开双目，一挥手道：“起来说话！”

“谢副会长！”

“有事吗？”

两个白衣壮汉互望了一眼之后，其中之一道：“属下奉袁总管令谕，转达会长之令，请副会长即返总坛，有要事相商！”

“什么要事？”

“恕属下不知！”

“天邪洪瑾”面色一连数变，道：“你俩先因去复令，本副会长随后就到！”

“禀副会长，袁总管交代，务请副会长随属下一起动身回程？”

“天邪洪瑾”勃然变色道：“袁化那老袍，他算什么东西？”

两白衣壮汉低垂了头，不敢作声。

一股杀机，冲上了“天邪洪瑾”的面庞，手起掌落……

两声凄厉的惨号过处，两白衣壮汉，立时死于非命，变做了两堆肉酱。

“埋了，利落一点！”

四堂主立即掘坑掩埋死尸，清除血迹。

暗中——

周靖栗声小语道：“洪瑾身为‘一统会’副会长，何以要残杀会中人？”

“血女甘小梅”冷冷地道：“洪瑾投靠‘一统会’，定有什么野心存在，如果他得到‘黑箱奇书’，练成无敌神功，大可取代一统会长的地位，所以他不惜杀人灭口，以争取时间！”

“武林中无事不在勾心斗角？”

“本来是如此！”

“我们如何行动？”

“慢着，‘一统会’决不能让他遂心的，好戏还在后头！”

现场清理完毕，“天邪洪瑾”，一挥手道：“开始行动！”

话声方落，破空之声倏传。

“天邪洪瑾”眉峰一皱，向四堂主之二道：“你俩照常行动，此地有本院应付，动作要快。”

“遵令谕！”

两堂主纵身急离。

周靖不由心中一喜，这是个大好机会，自己与甘小梅对付两个堂主，决无问题，当即向甘小梅道：“我们盯踪那两人去？”

随着话声，一个白衣中年秀士，飘忽轻灵地现身出来。

周靖一看，这现身的赫然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不由心中一震，“妙手书生”在会中地位不低，既在此现身，情形就不简单了，但他明白的一点是“妙手书生”对自己并无敌意。

“妙手书生”斐庄瞥了甘小梅一眼，然后趋近周靖身前，压低了嗓音道：“参见少主！”

这一声称呼，使周靖大是惑然，怎么“妙手书生”居然也如此称呼自己，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世呢？不由皱眉道：“阁下莫非弄错了？”

“没有错！”

“阁下称在下少主？”

“是的！”

“为什么？”

“这个目前暂难奉禀，请少主原谅。”

周靖吞了一泡口水，心想，又是“逆旅怪客”等人的那一套。

“妙手书生”斐庄目注“血女”甘小梅道：“这位是？”

周靖心念疾转，“妙手书生”当初因“血心”之故而援手自己，看来必与“血谷”有些渊源，而甘小梅是“血谷主人”之女，如果说出来，他必认

识，心念之中，正待开口回答……

“血女”付小梅盯了周靖一眼，冷冷地开口道：“我与周靖是朋友！”

“朋友？”

“不错，别的无可奉告！”

“妙手书生”斐庄转向周靖道：“少主，你两位目前不要妄动，事情我清楚，机会来临，我会设法，现在这枫树林已在‘一统会’百名高手控制之下，主要是对付洪瑾，我告退！”

说着，退了开去。周靖望了甘小梅一眼，彼此不再开口。

事态的演变，的确大出人意料之外。一个须发如银的白袍老者，飞泻入林。

周靖在“人头大会”上认识这老者，他正是“一统会”总管袁化。

袁化立稳身形，向“天邪洪瑾”恭施一礼道：“总管袁化参见副会长！”

“天邪洪瑾”面寒如冰，脸上的肌肉微见抽动，显见这老邪的内心相当不平静。

“少礼，有什么事？”

“属下奉会长面谕，请副会长即返总坛！”

“嘿嘿嘿嘿，真神面前不用烧假香，袁化，你怎知我在此处？”

“一统会”总管袁化不动声色地道：“副会长，你准备抗命了？”

“天邪洪瑾”阴恻恻地一笑道：“袁总管，你先行，本人随后起程！”

“请副会长立刻动身！”

“你敢强迫我？”

“上命所差，不得不然！”

“如果我说不呢？”

“希望副会长三思而行！”

“不必了！”

“副会长执意抗命？”

“抗命又待如何？”

“副会长可曾想到后果？”

“后果？”

“不错！”

“什么后果？”

“天邪院本身的存亡，和门下的生命！”

“嘿嘿嘿嘿，袁化，本院加盟‘一统会’并非是卖身投靠……”

“会规不可废！”

“本院长从现在起宣布脱离‘一统会’！”

总管袁化如银须发一阵拂动，双目暴射寒芒，沉声道：“这由不得你！”

“天邪院”在武林中与“残人院”齐名，名头仅次于“血谷”、“天邪洪瑾”身为院长，当然不吃袁化这一套，闻言之下，狞声道：“袁化，你找死？”

袁化冷冷一哼道：“找死未必，倒是阁下注意抗命的后果！”

“本院长先打发你！”

喝话声中，“天邪洪瑾”身形电似一欺，双掌交惜，斜斜击向了总管袁化，这了击之势，不但奇快绝伦，而且中藏无数变化，有如骇电奔雷，任你一等高手，要想避过这一击，的确很难。

袁化身为“一统会”总管，功力自非等闲，身形一晃，脱出掌势之外。

“天邪洪瑾”怒哼一声，连演三绝招。

三招出手，迫得袁化毫无还手之力，退了八尺之多。

“袁化，今天这枫林渡就是你埋骨之所！”

“未见得？”

“那你就试试看，本院长如让你再逃过三招，‘天邪’两字从此勾消！”

“本来也应该勾消了！”

“天邪洪瑾”突地暴退数步，一袭锦袍，无风自鼓，面呈蓝锭之色……他身边的两个堂主，面色一凛，撒身五丈之外。

暗中的甘小梅一碰周靖，以极低的声音道：“天邪快斩，袁化可能接不下来！”

周靖可不知“天邪快斩”为何物，但料知必是一种极其利害的功夫，不由下意识地替“一统会”总管袁化捏了一把汗。

袁化可真识货，一见对方形状，登时老脸变色，口中急发一声轻啸。

随着这一声轻啸，四周响起一片沙沙之声，无数人影，纷纷涌现。

“天邪洪瑾”连目光都成了蓝色，那形态，的确令人毛骨悚然，狞声道：“袁化，你死定了！”

了字余音未落，身形电疾扑出，双掌奇诡至极地一划……

一声惨叫，破空而起，袁化蹬蹬退了数步，口血染红了如银白髯。

暗中的周靖，全身为之一颤，以他的目力，竟然看不出“天邪洪瑾”如何出手便伤了袁化，而以袁化的超人功力，竟然避无可避。

几乎是同一时间，暴喝陡起，两条白影，扑入场中。

“砰！砰！”贯以两声闷哼……

白影中途顿挫。

这扑入场中的白影，赫然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和“总护法”奚昆，出手阻截的是那“天邪院”的两个堂主，闷哼声正是发自他俩之口。

只这一阻之间——

“天邪洪瑾”第二次施展“天邪快斩”，他存心要置“一统会”总管袁化于死地，出手之间，更是唬人，只见一片如山掌影，随洒随没……

出手之快；肉眼难辨。

凄厉惨叫，摇曳长空，袁化头颅尽碎，横卧血泊之中。

四周起了一阵鼓噪。

又是两声惨叫，栗耳而起。

两个“天邪院”的堂主，分别毁在七妙手书生”斐庄和总护法奚昆的手下。

“天邪洪瑾”霍地回身，面对“妙手书生”和奚昆，目中蓝光闪闪。

“嗖！嗖！”破风之声传处，两条人影，电射入场，接着是“砰！砰！”两响，激起地上尘上与枯叶飞扬，赫然是被派往行事地点的两个堂主，这时，已变做了两个死尸，被掷回现场。

“天邪洪瑾”气得浑身直抖。

“妙手书生”斐庄冷冷的道：“洪院主，贵院既已加盟本会，就算是本会的一员，会规第二条抗命者死！”

“天邪洪瑾”咬牙切齿地道：“斐庄，今天本院长会一一成全你们！”

总护法奚昆冷哼一声，接口道：“洪谨，‘一统会’如果处治不了一个叛徒，‘一统会’的招牌就可摘下了！”

“天邪洪瑾”嘿嘿一阵怪笑道：“奚昆，凭你还不配在本院长面前放肆！”

“洪谨，你用不着夜郎自大，事实将会告诉你后果！”

“本院长立即让你知道后果！”

随着喝话之声，“天邪快斩”又告施出……

“砰！砰！”两声，夹以一声闷哼。

总护法奚昆电闪暴退，但仍被偏锋扫中，发出一声闷哼，而“天邪洪瑾”却被“妙手书生”从侧方突击，被撞得斜退三步。

“妙手书生”既叫“妙手”，出手之奇快，当然不同凡响，如换别人，休想沾上“天邪洪瑾”一双衣角，也亏这一击，使奚昆不致伤在“天邪快斩”之下。

“天邪洪瑾”岂肯干休，一顿之后，再度展开“天邪快斩”，分攻“妙手书生”与奚昆两人。

双方俱是不可一世的高手，场面显得动魄惊心。

三个照面之后，“妙手书生”与奚昆竟然被迫得毫无还手之力，险象环生，而两人欲罢不能，已完全被笼罩在若有似无的掌影之中，无法脱身。

外围近百高手，一个个面露骇色。

“血女”甘小梅悄声道：“我来助‘妙手书生’一臂之力！”

随手摘了一把树叶，脱手掷出，两人距斗场在十丈之外，而这十几片树叶，宛若利簇飞剑，呼啸划空，射向“天邪洪瑾”。

“天邪洪瑾”闻声知警，反掌疾抄，一看，是些树叶，但劲道之强，使他手腕为之发麻，他意识到暗中隐有功力不在他之下的高手，登时一窒。

就这电光石火之间，“妙手书生”和奚昆已弹退人围之中。

“天邪洪瑾”散去了“天邪快斩”神功，恢复原来面目，沉声道。“什么人敢施偷袭？”

连问两遍，毫无反应。

总护法奚昆高呼一声道：“火箭手预备！”

四围的“一统会”高手，纷纷挽弓搭矢，向中央瞄准。

弓长两尺，箭是朱红色，长仅一尺。

周靖忍不住向“血女”甘小梅道：“这小弓小箭能奈何得了‘天邪洪瑾’？”

甘小梅道：“你听清楚了没有，火箭手，这些箭手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高超箭手，别看那些小箭，威力可大得惊人，那箭是用磷磺火药等特制的，射出即燃，百箭齐发的话，任你功力多高，也得被烧成焦炭！”

“哦，原来如此，那‘天邪’……”

就在此刻——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雷之声传处，惨叫破空而起，尘砂漫卷，人影乱飞。

接着又是轰轰两响，人圈七零八落，地上至少躺倒了五十人。

“妙手书生”惊呼一声：“天雷法掌！”

“天邪洪瑾”一时之间怔住了！

周靖一长身站立起来，骇然道：“是她！”

“血女”甘小梅诧然道：“她是谁？”

“易秀云！”

“你的未婚妻？”

“以前可以这么说！”

“以前，为什么？”

“我们之间已无情义可言了！”

“真的？”

周靖下意识地瞟了甘小梅一眼，点了点头。

一条纤小人影，出现场中。

她，正是“圣剑飞虹易斌”的女儿易秀云。

易秀云不速而至，猝然出手，毁了“一统会”在场的高手近半，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人群再合围。

“妙手书生”与奚昆双双欺向易秀云身前。

场面弥漫着无比的杀机。

甘小梅低语道：“她出手相当毒辣？”

周靖道：“这不能怪她！”

“为什么？”

“她父亲死在‘一统会’手下，就是那奚昆下的手！”

“她是‘玄玄老人’之徒？”

“是的！”

“你……仍然爱她吗？”

周靖一怔，道：“我不愿再谈这件事！”

场中——

易秀云粉腮抖露出一片恐怖的杀机，一扫全场之后，把目光停留在总护法奚昆的面上，声如利刃也似地道，“奚昆，纳命来！”

奚昆老脸一变，道：“丫头，你找死？”

易秀云切齿道：“奚昆，姑娘我要用你的心肝祭奠亡父之灵，今天你插翅难逃！”

奚昆狂喝一声一掌劈向了易秀云当胸。

周靖在暗中一哼道：“老狗该死！”

易秀云纤掌一扬，硬接了对方一掌。

“妙手书生”斐庄一晃身，双手疾抓而出，这一抓之势，奇快厉辣令人咋舌。

易秀云闪身弹退，粟米之差，几被抓中。

奚昆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劈出了三掌。

易秀云仍然出手硬接，“砰！蓬！”声中，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

“妙手书生”指出如幻，罩向易秀云侧背四大要穴。

“滚开！”

娇斥声中，震耳雷鸣倏起，“妙手书生”被震得飞退八尺之外。

易秀云一掌震退“妙手书生”，略一稍停，返掌疾攻奚昆，雷鸣震耳，狂飏暴卷，出手就是回环八掌，迫得奚昆踉跄倒退不迭。

“妙手书生”一退又进……

“天邪洪瑾”狞笑一声，出手接住“妙手书生”，三个照面之下，把“妙手书生”迫退到两丈之外。

那些火箭手，投鼠忌器，火箭成了废物。

“天邪洪瑾”伸手向怀中一摸，朝那些火箭手一扬，一蓬白色弹丸，呈

扇形洒出。

“妙手书生”栗声急叫：“速退，这是‘天邪弹’！”

终是迟了，一阵轻微的爆裂声过处，散出了一阵白烟。

“砰！砰！”连声，火箭手在白烟笼罩的范围内，无一幸免，一个个七孔溢血而亡，近百火箭手，现在剩下的不足二十人。

那边，易秀云出手尽是杀着，奚昆已是岌岌可危。

“妙手书生”独斗“天邪院长”，差一点不能自保，当然无力援手奚昆。

“天邪洪瑾”确实毒辣，又一把“天邪弹”，掷向了那些残余的火箭手，轻烟冒处全部倒地而亡。

至此，“一统会”的高手，只剩下“妙手书生”和奚昆两人。

“妙手书生”自知再斗下去，恐难全身而退，如果“天邪洪瑾”再施出“天邪快斩”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全力攻出三招之后，电闪飞退……

不知他是有心抑无意。并不出声招呼奚昆。

“天邪洪瑾”心凛不久前那以树叶袭击自己的人，所以并不追击，但他却奇怪那人何以眼看“一统会”在场高手死亡罄净而下再行出手？由此看来，那暗中出手的，必非“一统会”一路。

一声惨嗥，令人毛发悚然。

奚昆口血狂喷，身形摇摇欲倒。

易秀云目眦欲裂地道：“奚昆，老匹夫，受死吧！”

又是一声栗人惨嗥，奚昆被易秀云一掌劈碎头颅，横尸当场另一边——

“妙手书生”退身之际，闪身之际，闪向周靖和甘小梅隐身之处，道：“少主，‘一统会’援兵半个时辰可到，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不过……”

说着，目光扫向甘小梅道：“姑娘是否‘血女’？”

甘小梅冷冷地道：“不错！”

“如果姑娘能阻住‘天邪洪瑾’，敝少主可以从容行动！”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妙手书生”为之愕然怔住，他想不出周靖与“血女”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靖一挥拳道：“阁下请吧，在下自有主张！”

“少主小心，恕我不能久留？”

“请便！”

“妙手书生”再度扫了甘小梅一眼，闪身飞逝。

场中——

易秀云掌劈总护法奚昆之后，转身面对“天邪洪瑾”，冷冷森森地道：“院主请了！”

“天邪洪瑾”打量了易秀云一遍，道：“你是‘玄玄老人’门下？”

“这个阁下可以不必过问！”

“请问芳名？”

“没有向阁下报名的必要！”

“天邪洪瑾”老脸为之一变，可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当面被一个女子奚落，但他仍强捺下去道：“本院主倒是要向你致谢援手之情了……”

“用不着，姑娘我此来并非为了对你援手！”

“天邪洪瑾”一再被奚落，老脸之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阴残笑意，沉声道：“那是为了什么？”

“专访阁下，杀奚昆等人是巧合顺便而已！”

“你找本院长？”

“不错！”

“什么事？”

“阁下来到‘枫林渡’为的是什么？”

“天邪洪瑾”下意识的退了一步道：“你问这干吗？”

“姑娘我因此而来！”

“你……你想……”

“不是想，识相点把那张白纸秘图交出来，姑娘我不为己甚！”

“嘿嘿嘿嘿，你说得倒是轻松写意……”

“洪瑾，告诉你，那是先父遗物！”

“什么，你是易斌的女儿？”

“一点不错！”

“你认为本院长会交出来吗？”

易秀云冷哼一声道：“那你将出不了这片枫林！”

“天邪洪瑾”仰天一阵狂笑，道：“丫头，你有多大能耐，敢夸这海口？”

易秀云柳眉一竖，道：“阁下无妨试试看！”

周靖在暗中心念疾转，这张白纸秘图，是“天邪洪瑾”从自己手中夺去，照理应该由自己索回，易秀云此刻现身的目的，是为了索取白纸秘图，不知她用意安在，她也想得到那“黑箱奇书”吗？抑是……

心念未已，只听甘小梅道：“周靖，我们何不乘此时机，到‘回龙潭’一探？”

周靖毅然道：“不！”

“不！为什么？”

“虽然白纸之谜已解。但我仍然要得那图，否则何以对亡父和易斌在天之灵！”

“你打算出手？”

“是的！”

“你自信是‘天邪洪瑾’之敌？”

“不管怎样，我非出面不可！”

“如果你未婚妻也是志在白纸的话，你……”

“这个……”

“你和她相争？”

“易斌临危遗命，那东西应属于我！”

“但她是易斌的女儿？”

周靖窒了一窒，道：“如果她一定要的话，我就送给她！”

“你未免言之过早，如果是她自己得手呢？”

“我没有话说！”

“周靖，我告诉你，任何人不能据有那部‘黑箱奇书’！”

周靖一震道：“为什么？”

“物各有主！”

“连我在内？”

“当然！”

“你知道先父‘霸王鞭周公铎’因‘黑箱’而亡……”“周公铎应该是你义父，武林中言之凿凿，你并不姓周？”“嗯！义父因此而亡，易秀云的

父亲也因此而亡……” “那不能证明是你的东西！”

“奇珍异宝，唯有德者居之！”

“你义父等因此丧命证明他们无德保有！”

周靖俊面一变道：“你不能侮辱死者。”

甘小梅也自觉失礼，话风一转道：“你知道‘黑箱’是何人之物？”

“玉面无敌甘祖年！”

“不错，那这东西应该是甘家之物，对吗？”

周靖心中一动，骇然道：“莫非你……”

“嗯，十八年前，武林无敌高手甘祖年便是先父！”

“哦！”

“你想不到罢？”

“的确意想不到，如此说来，令先尊该是‘血谷’之主……”

“不是！”

“不是？我不懂！”

“这是我家事，恕不便相告！”

周靖心念数转之后，颓然道：“那东西应该属你所有！”

“血女”甘小梅突地一手握住周靖的手道：“弟弟，这证明了你是一个君子，家兄甘江之死，我相信你的说法！”

一股异常的热流，透过那柔若无骨的玉手，传遍周靖全身。虽然对方此刻以巾蒙面，但那美赛天仙的芳容，在脑海中清晰无比，他下意识地心里一荡，讷讷地道：“谢谢姐姐！”

甘小梅似觉失态，缩回柔荑道：“弟弟，这事请示家母之后。才能定夺，也许她老人家……”

下文她没有说出来。

周靖陷入迷惘之中，“黑箱奇书”既是对方之物，自己当然不能伸手，但自己放弃了的话，对得起义父和易叔叔在天之灵吗？

暴喝之声传至，“天邪洪瑾”与易秀云已动上了手，双方都是盖世高手，出手间，声势相当骇人。

转眼之间，过了十招，易秀云的“天雷法掌”固属威力惊人，但“天邪洪瑾”出手迅快狠辣，奇诡无伦，竟然占了上风。

周靖自不能坐视，道了声：“姐姐，我必须现身了……”

“我们何不去先取那奇书，反正秘密已得，那白纸已等于废物了！”

“不，我不能！”

猛一长身，向场中射去。

身形刚一占地，“一招残身”猝然向“天邪洪瑾”攻去。

惊呼之中，三方面都停了手。

易秀云似感意外地道：“是你？”

周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淡淡地道：“不错，是我！”

话声中，转身面对“天邪洪瑾”。

“天邪洪瑾”嘿嘿一笑道：“小子，你赶来送死？”

周靖目中抖露出骇人杀芒，栗声道：“洪瑾，你身为一派之主，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小子，你胡嚼什么？”

“姓洪的，真想不到你会假冒‘通天教’之名，窃夺白纸秘图！”

“是又怎样？”

“你乖乖地交出来！”

“小子，你在做梦？”

“洪谨，今天也许你难逃公道了！”

“天邪洪谨”阴森森地一笑，摸出一粒卵大的白色小丸，钳在拇指之间，道：“小子，你将不能饶舌了！”

易秀云急叫一声：“快闪，天邪弹！”

周靖曾练“玄龟神功”，百毒不侵，见状恍若未觉。

易秀云手起一掌，向“天邪洪瑾”罩头劈去……

“波！”的一声轻爆，弹丸挤破，冒起了蓬白烟。

易秀云陡地收手，弹退数丈。

周靖冷冷地道：“这种下三流的玩意，亏你弄出唬人！”

“天邪洪瑾”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想不到对方竟然不慑毒烟。

易秀云瞥了周靖一眼，似乎怪自己白担了心事。

周靖大喝一声：“看我的！”

“残身”“夺命”“碎尸”，三绝招回环出手。

这三招乃是“血谷主人”精研独创，威力之强，骇人听闻，“天邪洪谨”被迫得连退了五个大步。

周靖也是心头大震，对方竟然能避过这三招杀手而无损。

蓦地——

“天邪洪谨”冷哼了一声，双掌交挥而出，一道撼山栗狱的劲气，罩身撞向了周靖，势若万钧雷霆。

“砰！”然巨响声中，周靖被震飞三丈之外。

易秀云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周靖有“玄龟神功”护体，虽说这一掌劈得他眼冒金星，气血翻涌，但并未碍，一翻身弹回原地。

“天邪洪谨”不由老脸变色，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周靖知道对方要施展“天邪快斩”，心里不禁暗自嘀咕，“妙手书生”和奚昆的功力，尚且接不下来，自己岂非差得太远。

但他的个性，使他只知有进不知有退，仍傲然挺立，双掌蓄势而待……

易秀云一欺身，站在“天邪洪瑾”的侧面，“天雷法掌”已提聚十成。

场面在一时之间，骤呈无比的紧张。

一条白色人影，如幽灵般掩入场中。

发出冰寒澈骨的声音道：“洪瑾，你最好识相些？”

“天邪洪谨”骇然回身，咬牙道：“你是谁？”

“血女！”

“你……就是‘血女’？”

“不错！”

易秀云满面惊诧之色，望望这白衣蒙面女子。又望望周靖。

“天邪洪瑾”此刻老脸蓝靛，沉声道：“血女，你意在何为？”

“把那秘图交出来！”

“办不到！”

“你找死？”

“你还不配！”

双掌一划“天邪快斩”又告出手，但见掌影打闪，却看不出招式和攻击的部位，可以想见其快的一斑。

“砰砰！”连响，“血女”甘小梅退了三个大步。不屑道：“黔驴之技，如此而已！”

“天邪洪谨”心中大为忐忑、这些少年男女，功力一个强似一个，而且高得近于玄奇，他这一出手之间，至少有十八掌击在对方身上，而对方夷然无损。

“血女”甘小梅可不给他思索的时间，娇喝一声：“你也接一招试试！”纤手一抡，诡奇绝伦的疾划而出。

她这一招，是周靖方才施过的三绝招“三招碎尸”，但在她手中施展，威力不知大了多少倍。

“天邪洪珍”老脸大变，如闪电般划退八丈之外，再闪而没。身法之快，的确是匪夷所思。

娇躯一弹……

周靖一横身道：“不必追了！”

易秀云芥蒂在心，粉面如罩寒霜，冷冷地道：“为什么不必追？”

周靖对易秀云虽存内疚之心，但孤傲的个性，使他不低头，更冷地道：“没有追的价值！”

这一双未婚夫妻，因一时误会而反目，虽然彼此心中爱意未泯，只是少女的矜持与天生的傲气，掩蔽了彼此的真情实意，谁也不愿把心意表露出来。

易秀云气呼呼地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靖依然冷漠如故地道：“我已知道了白纸之秘！”

“什么，你已知道了秘图的内容？”

“是的！”

“那是我多此一举了！”

言中之意，表示出她之所以要出手索回白纸，完全是为了周靖，周靖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被压抑在心底的爱意，蠢然而动，不由脱口道：“云妹，我很感激你！”

易秀云粉脸一缓，但随即绷紧了脸道：“用不着！”

周靖默然道：“云妹，也许我们都错了？”

易秀云粉面一变，道：“你也知道错吗？你是不会错的！”

周靖又被这句带刺的话激起了傲性，但脑海里倏地飘过了“圣剑飞虹易斌”临死的一幕，易叔叔把他俩的手拉在一块，要他们结合……

于是——

他的心软了，傲气全消，事实上当初凭一时意气，不察事实真相，提出与易秀云解除婚约，这对一个少女的打击是相当大的。

他含有歉意地道：“云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时的错吗？”

易秀云芳容一惨，泪水盈盈欲滴，但她忍住了没有让它流下来……少女矜持的藩篱撤除，那埋在心底的旧情，自然会爆发出来。

他和她本来是极相称的一对？更何况是幼小时就订的婚，现在，双方的家长都已作了古人，这一份通家世谊，怎能抹煞。

“靖哥，我……”

突地——

周靖惊呼一声道：“噫！”

易秀云一愕道：“什么？”

“她去了！”接着高唤一声道：“姐姐！”

易秀云芳容骤变，道：“你在叫谁？”

“血女……”

“你叫她姐姐！”

“哦，是……因为她哥哥……”

易秀云重重一声冷哼，打断了周靖的话道：“周靖，不错，你是个美男子，所以不乏人爱……”

周靖似觉语气不对，向后退了两步，愣愣地道：“云妹，你‘我不敢当你如此称呼！’”

“你这是……”

易秀云较初见面时的神色更寒更冷，寒冷之中，透出一层幽怨，咬紧牙关道：“周靖，她长得很美吧？想来是的，同时又具备一身震世骇人的身手，嘿嘿，周靖，还有连一代女魔‘恨世魔姬’竟然也为你着迷……”

周靖气得俊面泛白，浑身簌簌而抖，激动无比地道：“云妹。你不能这样说！”

“要怎样说？”

“你听我解释！”

“解释？不必了，我易秀云这点骨气还有，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下贱女子，同时，我也无权干涉你的行动呀！”

两滴豆大的泪珠，终于滚下了她的粉腮。

周靖但觉全身发麻，手足如冰，脑内嗡嗡作响，久久才迸出一句话道：“云妹，我们不能再生误会了，否则易叔叔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

易秀云一听提到她父亲，像是受了无比的委曲，泪水滚滚而落，带者哭声道：“周靖，你还有脸提先父之名？”

“云妹，……”

“我爹爹错了，他不会瞑目的，他做错了一件大事，答应了周伯伯这门亲事，周靖，把它当成一场梦忘了吧，我祝你幸福！”

说完，弹身疾掠而逝。

“云妹？云妹……”

周靖呼唤了几声，颓然一叹道：“回去吧！离开吧！姻缘前定，一丝也不能勉强！”

林野寂寂，萧杀悲凉，周靖如痴如呆地凝立当场，像一尊石像。

他想不到易秀云如此对他不谅解的。

如果说，善妒是女人的天性，而易秀云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未免太过分了。

于是——

他想起了悄然而离的“血女”甘小梅，一想到甘小梅，他就不由得面红心跳，因为她太美了，美得令人意乱情迷，从她隐约的行动中，的确是有某一种趋向。

他也想到年纪比自己大一倍还多的“恨世魔姬”她露骨地表示爱上自己，是真？是假？这未免荒唐得近于可怕。

如果说，他有对不起易秀云的地方，那就是他曾经爱过从“桃花宫”中

把他救出来的小婢春桃，但，春桃已经死了，可以说是为他而牺牲的，这一笔情感上的帐，使他不安，他曾说过，要血洗“桃花宫”，为春桃报仇，也为武林消除一群淫魔。

一双野鸟，嘎然穿林而过，把他从迷陇中唤醒。

他想起“妙手书生”临去警语，不由惊然而震。

半个时辰之后，“一统会”的援兵将要赶到，无疑的，“一统会”对这部“黑箱奇书”，是志在必得。

“天邪洪谨”不惜背叛“一统会”，也是志在这本奇书。

到底这“黑箱奇书”是怎么的一部书，江湖传说纷坛，但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传说依然是传说。

甘小梅既是“玉面无故甘祖年”的女儿，她对这奇书有权收回，但她不告而别。

她是否已先行自往“回龙潭”取书。

或是因“血心”之故而赶回“血谷”去了呢？

自己是否该出手去取？

目前秘密已泄，如果甘小梅不取，自己弃权，那奇书必落旁人之手，如果这样，岂非功亏一贯，白纸之秘，得来不易呀！

他想到岳丈易斌的遗言，“黑箱”本是自己之物，也关系着自己的身世，这令人扑朔难解。

最后，他决定仍然要取得奇书，不管主权谁属！

心念一决，照着陈秋心所透露的秘密方位，顺江向枫林的尽头奔去。

顾盼之间，枫林已尽，眼前现出一个亩大水潭，这潭是由于江心一座巨大的畸形礁岩，把江水一分为二，一边顺水而下，另一边因地势关系，漩流成潭，实际上是江水的一部分。

由于江流奔腾，漩涡迫转，激起条条逆浪，像极了巨龙在水中逐波戏水。

“回龙潭”顾名思义，当然是这地方无疑了。

周靖仁立潭边，望着那急翻猛漩的浪花，不由心头泛寒。

难道易斌真的是把奇书从“黑箱”中取出，沉入这潭底！

他略通水性，但并不精，要入潭取书，的确是件相当冒险的事。

看这里一无动静，证明“血女”甘小梅没有来过。

她为何突然不告而离，他想不透其中道理。

时间已不允许他再事踌躇，如果“一统会”的高手赶到，或者是“天邪洪谨”再度回头，他自忖无法应付，他不能眼看奇书被别人所得。

他解开外衣，准备冒险入潭……………

忽然——

一个软语轻声道：“周相公！”

周靖这一惊非同小可，潭边四面空旷，竟然被人欺到身后而下自觉，陡地回身，一看，又是一愕，眼前，俏生生地站一个绿衣少女，百媚千娇，容光照人，正对着他掩口而笑，那笑容，迷人已极。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少女，但对方一口道出他的姓氏，此时此地，未免太可怕了，这女子的来意必不简单。

绿衣女子脆生生地又道：“你就是周靖周相公？”

“不错，请问……”

“我叫莫绮华！”

“哦，莫姑娘，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想来助相公一臂之力，相公不会见怪吧？”

周靖暗地心惊，但仍冷静地一笑道：“莫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绮华娇笑一声道，“周相公，你是为了‘黑箱奇书’而来，不错吧！”

周靖面色陡变，道：“不错，是这样，姑娘有话明讲，不用转弯抹角！”

“噫，我不是说过要助你一臂之力吗？”

“姑娘来意真的如此？”

“嗯！”

“如此，盛情心领，在下一向不愿受人之惠！”

“破例一次何妨？”

“姑娘请便！”

“周相公何必拒人千里之外！”

周靖心中大是急躁，若再迟延，“一统会”的高手赶来，一切就算完结，一个疑念突闪心头，这女子现身得突兀，莫非她就是心念之中，语音一寒道：

“姑娘何以知道在下此来的目的？”

“枫林之内，闹得天翻地覆，难道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吗？”

“姑娘又何以要相助在下？”

“这个吗？……当然有道理！”

“在下愿闻？”

“眼下不便相告，事后再谈如何？”

“在下不满意这个答复！”

“相公怀疑我的居心？”

“这是人之常情，在下与姑娘素未谋面！”

绿衣女子莫绮华调皮地道：“我自己报姓名，我们现在不是相识了吗？”

周靖喘了一口大气道：“姑娘实话实说，是否‘一统会’的人？”

“我告诉你，不是！”

“在下不愿意领这份感情，姑娘还是请便吧！”

“周相公，如果你不接纳我的建议，你决不会成功！”

周靖不由悚然而震，但仍傲然道：“这可不劳姑娘操心！”

莫绮华毫不放松地道：“周相公，你愿意听我分析一下情势吗？”

周靖心急如焚，无可奈何地道：“请讲！”

“第一、这‘回龙潭’水势险恶，如果不是精通水性的人，别说取物，生还亦难，这并非危言耸听，相公当可看得出来？”

周靖下意识的瞟了不停翻滚的潭水一眼，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绿衣女接着又道：“第二、一统会的高手，已在驰来途中，盍茶时间可到，你没有时间下手！”

周靖又是一震，他对这自称莫绮华的绿衣女子，感到莫测高深，她何以对这一切都了若指掌呢，他不禁地又点了点头。

绿衣少女接着再道：“第三，另外有人也亟欲得手，那人功力深不可测！”

周靖惑然道：“姑娘对情况这么清楚？”

“当然，不燃岂敢奢言相助！”

“目的何在呢？”

“事后自当奉告！”

“姑娘既然一切都知，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

“你说得不错。但这其中关系十分复杂，三言两语无法解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天邪院’院长‘天邪洪谨’本已加盟‘一统会’任副会长，此次假冒‘通天教’之名，夺你白纸秘图、志在转移武林人的目标，不料‘天邪洪谨’在取得秘图之后，忽生异心，他想独占奇书……”

“为什么？”

“如果他得手，可以练成无敌身手，不难取代‘一统会’会长的地位，领袖武林，有这大好机会，他当然不愿放过而屈居人下！”

“哦！”

“因为他一生了异心，秘密拆穿，所以才被外人得悉！”

“那姑娘也是知之不久！”

“不错，半日之前！”

“姑娘半日之前得知，就忽然生心要帮助在下？”

“那也不尽然，相公的行动和作为，早已在家主人的注意之周靖又是一震，讶然道：“贵主人是谁？”

“事后当一并奉告！”

“在下仍然不愿劳动姑娘！”

绿衣女子目光朝四下遥遥一扫，正色说道：“周相公，时间不多了，我这里有一粒“避水珠”，可以减少你入潭的阻力，外面由我负责……”

周靖对这绿衣女子的来路和目的，更加迷惘莫测了，她竟然肯把“避水珠”借给自己用，她既有这利器奇珍何不自己入潭去取，而要假手自己呢？如果她对奇书毫无觊觎之意，是令人不敢想象的事，如有，岂非多此一举？”

以她一人之力，难道就能阻止“一统会”和另外贪婪之辈的干扰？

但，正如对方所说，时间不多了，他必须有所决断。

他对方才绿衣少女的话，似乎不忍峻拒。

“莫姑娘能阻止得了……”

“这个相公放心，我并不现身出面，我在暗中已有所安排！”

“在下可以知道什么安排吗？”

绿衣少女似无可奈何地道：“我在林中布下一个简单的奇门阵势，大概可阻住敌人至少一个时辰！”

“莫姑娘，在下觉得你很神秘？”

“是吗？任何事在谜底揭晓前，多少总有些秘密的色彩，若是拆穿，又会有不过如此之感，周相公，‘避水珠’可放在身上，不必担心衣履浸水……”

伸手接过了“避水珠”，塞在腰间，紧了紧衣衫，一跃入潭。

周靖气贯周身，往潭底泅去。

下沉数丈之后，潭水反见明澈，潭底游鱼卵石，历历可数。

周靖大感奇怪，加速下沉，仗着精湛内功，和“避水珠”的奇效，在潭底稳住身形，来回搜掠之下，并无任何发现，不由大感气馁。

莫非已有人捷足先得？

莫非那秘图判断错误，图上所指是另外一个地方。

正自榜惶无主之际，忽见潭边壁上，现出一道门户，上面赫然刻着“水府洞天”四个大字。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想不到这“回龙潭”底别有洞天。

水底而有人工开凿的门户，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难道这“水府洞天”之中，隐居得有人。

人，怎能在水中生活呢！

这种江流冲刷而成的深潭，并非湖海汪洋，当然不会有陆沉的事。

好奇之念大炽，他几乎忘了所为何来，决心一探这“水府洞天”，于是，他怀着半恐惧半好奇的心情，向那石门而去。

这时，他看出潭底之所以清澈明亮，是有光线从那门内透出的原故。

恐怖之念，逐渐代替了好奇。

在水底生活，不是妖，必是怪。

儿经踌躇，他终于到了石门之前，两扇八尺上下的石门，朝里洞开，里面象是天然的洞道，洞顶嵌着拳大的明珠，照得潭水一片空明。

一层层的石级，是人工开凿的，顺着洞径，斜斜向上沿伸，隔水视物，不能及远，五丈之外，又是一片蒙蒙。

莫非沉入海底的奇书，已被洞中人所得？

这个意念，使他不顾利害，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他硬着头皮，进入石门，步步为营地顺石级而登。

石级无穷无尽，惟都是倾斜向上，每隔十丈左右，又有一颗明珠，是以视线极为明朗，三丈之内，可以说丝毫毕现。

行行重行行，石级居然伸出了水面。

周靖几乎失口而呼，恍悟其中道理，那伸入水中的，仅是洞府的门户，如此看来洞中住的人，既非妖，也非怪，胆气也随之一壮。

他打量了沿径一眼，继续上行，两丈之后，洞势开朗，变为平进。

他想，此刻当在潭边的山腹之中。

蓦地——

一声粟喝，疾告传来：“什么人擅入洞府？”

周靖怦然心震，不期然地止住了脚步。

一条人影，从洞的前端疾射而至，赫然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者。

那老者目射青光，灼灼地望着周靖，半晌才又开口道：“小鬼，你找死来了？”

周靖不由气往上冲，冷冷地道：“阁下说话客气一点！”

“不客气又待怎样？”

“那说不得在下只好冒上门欺主的罪名了！”

“哟，小子，你讲打？”

“悉听尊便！”

那枯瘦老者哈哈一声怪笑，伸出鸟爪似的枯手，罩头抓向了周靖，这一抓之势，真的快如电闪石火。周靖一闪身，避过来势，道：“在下礼让一招！”枯瘦老者目中青光大盛，暴喝道：“小子，看老夫取你狗命！”双掌一划，但见掌影千重，罩头袭向了周靖，劲气触肤如割。周靖心头一凛，一招“一招残身”，以攻应攻，猛撞过去。“砰砰！”连震，双方各退了三个大步。那老者似乎惊异周靖小小年纪，就有这等功力，倏地双手不攻，喝问道：“小子，你闯这‘水府洞天’，意欲何为？”

“阁下是此洞主人？”

“老夫职司门户！”

“看门的！”

“小子，少贫嘴，说出你的来意？”

“在下求见贵洞主人！”

“你不配！”

“要如何才配？”

“家主人不见生客！”

“请问贵主人如何称呼？”

“你不配问，最好道出来意，老夫决定你的生死！”

周靖冷笑了两声道：“你阁下要决定在下的生死？”

“一点不错！”

“那我告诉你，你不配！”

“好小子，你死定了！”

声落招出，其势如电。

周靖意念都来不及转，身上已中了五掌之多，震得他连退了六七个大步，方始稳住身形，若非仗着“玄龟神功”护体，不死也得受伤。

那老者愕了一愕，欺身上步，指出如风，大喝一声：“躺下！”

指尖戳正周靖的“黑虎穴”。

周靖身躯一震，并没有倒下。

那老者怔住了，对方掌指无伤，这确属骇人听闻的事。

就在老者怔愕之间，周靖再度施出了那一招“一招残身”。

那老者反应神速，抽身暴退，但仍然慢了一着，虽不致身残，却已受伤不轻，惨哼声中，飞栽一丈之外，口中鲜血汨汨而冒。

就在此刻——

一个冰凉苍劲的声音道：“何人敢闯洞伤人？”

从声音中，周靖判断这发话的是个女人。

